

世界十大戰爭

空軍軍官學校印

世界十大戰爭總目

美國獨立戰爭

克利米亞戰爭

鴉片戰爭

普法戰爭

俄土戰爭

普奧戰爭

英法戰爭

美國南北戰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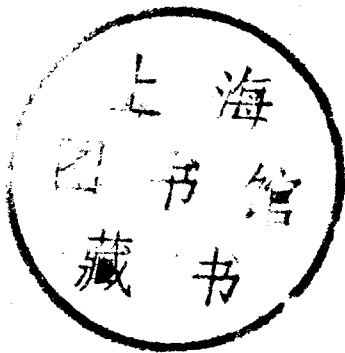
日俄戰爭

歐洲大戰爭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17 79698



原著者日人矢橋三子雄
陸軍大學校函授處譯印

32679

美國獨立戰爭目次

美國獨立戰爭之原因

美國獨立之遠因

英首相之妄斷與美洲殖民之激昂

誓死不應英國要求

獨立戰之戰況

第二回聯合會議與華盛頓被舉爲大元帥

榜卡山之激戰

賓倫頓與朴林斯頓之戰

法國承認美國獨立

英國媾和條約

華盛頓就任第一屆大總統

目 錄

譯印原起

戰史研究之方式有三，一、爲始末記方式，二、爲應用戰術方式，三、爲戰地旅行。始末記則敘述經過、不加評論，或有于篤末略伸所見。應用戰術方式，則以戰地地形圖，爲所用地圖，其原起及經過，爲想定及狀況，于其中應有之工作，則作爲問題研究之，擇其原來事實之合理者爲原案，其不合理者，雖勝亦無取焉，蓋不以成敗爲得失也。戰地旅行，其手續略同上述，則又不啻戰史之現地戰術。然二、三兩方式，亦只能擇最近或最要之戰史摘授之，其餘世界各大戰爭，祇需瀏覽而知其梗概，則始末記方式之戰史尙矣。本處爲修學人員講義以外之參考起見，特延專家，將日文世界十大戰爭，譯出付印，并爲公諸同好起見，廉價發行，茲于出版伊始，爰記其原起如右。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一月

日

楊 杰 述

美國獨立戰爭

一、美國獨立戰爭之原因

古人有言曰：「艱難與快樂，常成正比例」。旨哉是言。艱難之極，快樂之至也，個人亦然，國家亦然。君不見，美國於世界萬國之中，首創共和政體，其臻臻日上之富榮，今日固令世界各國，垂涎萬丈，不和美國至此，實演幾多慘愴悲劇，而犧牲生命，喪失財產，難以數計乎，此皆丹心報國之志士，茹苦含辛，誓為獨立，鞠躬盡瘁之結果，美國之有今日，決非偶然也。茲畧述北美合衆國開國迄今慘愴悲劇之歷史，而與讀者回想當時美國獨立之遺跡焉。

十五世紀末葉，哥倫布，在伊薩伯利亞皇后後援之下，欲達極東（日本），遂於大西洋中，屢試航行，征帆東駛，不圖所發現者，乃美洲大陸，此項發現美洲大陸之消息，一度遍傳歐洲，歐人爭先恐後，相繼移住美國者，不知凡幾，而美國大陸，竟忽為十餘小國之聯邦所佔領矣。

其中英國居先，次之則為荷蘭瑞士法蘭西諸國，不數年間，數萬之歐人，越山渡海，而至美洲，曩昔虎狼成羣，毒蛇遍地，老樹蒼鬱，白晝猶暗，人跡稀少，猛獸所居之地，忽一變而為鷄犬相聞之世外桃源矣。一六〇七年，英國人首先創建弗吉尼亞國於節姆斯頓，一六一四年，荷蘭人建立紐約國於留阿姆斯特爾丹，其他各國，相繼成立，茲將當時所建之各小聯邦，例舉如下。

1. 弗吉尼亞國（Virginia）。

美國獨立戰爭

2. 紐約國(New York)。
3. 新澤西國(New Jersey)。
4. 馬薩諸塞國(Massachusetts)。
5. 新罕普什爾國(New Hampshire)。
6. 馬利蘭國(Maryland)。
7. 科內提卡特國(Connecticut)。
8. 羅得島國(Rhode Island)。
9. 得拉韋爾國(Delaware)。
10. 賓夕法尼亞國(Pennsylvania)。
11. 北卡羅來那國(North Carolina)。
12. 南卡羅來那國(South Carolina)。
13. 佐治亞國(Georgia)。

邦。

以上所舉者，為美國獨立當時互結盟約，誓死保全獨立體面之諸州，後世謂之為十三州，或稱十三聯

星移歲易，經過幾多歲月後，英法等國人士，移住北美諸州者益衆，同國同種之士，相扶相助，齊集各處，於是，發生各種之部落，而組成一小社會矣，此即所謂殖民地是也。

此種小殖民地，其初本屬幼稚，英國政府，對此等殖民地極厚，對於此等殖民地之住民，以寬仁爲懷，給予自由執照，諸如此類，英國政府對於殖民地之政治，可謂用心矣。

無如物換星移，時勢進步，人民亦隨之進步，幼稚之殖民地，漸次成長，遂不願受本國政府之干涉，首先發難者，即當時預料中之朴林摩斯殖民地也，該地殖民，欲得政治宗教之自由，遂大聲急呼曰：「吾人遠涉萬里重洋，離鄉別土，來此未開之地，現在吾人所造成之殖民地，實無受本國政府干涉之必要」云。至一六三六年，彼等議決：「無論任何租稅，非經代表彼等之議員同意，概不繳納」。此種「無議員則不納稅」之主義，從此確立，實非後日獨立之際始行決定者也。

但英國對於此等主義，則完全反對，英政府主張，對於一切殖民地，均須課稅，於是，殖民地對本國之糾葛，遂肇端於是矣。

美國獨立之遠因

既如上述，殖民地否認本國議會之課稅權，而實行抵抗，其原因，不外殖民地漸次發達，由殖民之自覺，不願本國政府干涉其內政之結果，但英政府，則既置重於獲得內政上之干涉權，後置重於增殖歲入之財源，苦心經營，惟盡力吸取殖民之膏血，以充本國國庫是圖，首唱壟斷殖民地之貿易權，以爲增稅之方法，欲達其希望，最初一六二七年，當時英國議會，遂決定「凡殖民地所產之烟草及其他之貨物，非先在英國上岸完納關稅之後，不許向外國港口運輸」之規則。

一六五一年，更制定有名之航海條例，即殖民地之輸出入品，必須裝載英國或殖民地之船舶，一六六三

年，又復禁止世界各國，輸入物品於殖民地，只許由英國，以英船輸入貨物，至一六七二年，更規定由甲殖民地運至乙殖民地之砂糖、烟草、棉花等類，概須課稅。

依據此等條例，在殖民地方面，必須僅與英本國買賣，不能與他國直接貿易，於是，此種買賣之利益，遂為英國商人所獨占，幸製造之權，未受英國干涉，殖民地人士，尙能忍從，欲藉紡績事業，補其利益，對於紡織方面，大盡厥力，今也，紡績事業，成效卓著，臻臻日上矣。

英國議會得悉上述狀況大驚，竟謂：「殖民地建設製造所，為滅殺服從之信念」。發佈法令：「自後在美洲殖民地製造之毛線，毛氈等，一概禁止輸出外國」。

當時，在新英蘭盛行製造之帽子，嚴禁向外國及其他殖民地輸出，殖民地聞之，異常激昂。因之，對抗英國政府之精神，漸次勃發，尤其如新英蘭之人民，平素勤儉，製造貿易漁獵，大為他洲之冠，今勵行上述條例，三業皆受極大之影響，全體殖民，切齒扼腕，不勝憤怒，於是，遂團結一致，決心組織不買英國製品同盟，決議：「自後除萬不得已而外，不可購買一切之英國製造品，以其予英商以過分之代價，毋甯不買」。各家相誓，盡力實行，不用一切奢侈品，服用自製之織物，決不用由英輸入之衣服。力行儉約，反以服用布衣，麻布為榮。

一方面，新英蘭之殖民，又復設立各種公司，獎勵國內製造，其紀念日之一節，殖民不問男女老幼，皆齊集在波士頓會館，紡績一日，哈瓦德大學畢業生，為堅定其愛國心起見，參加授受學位儀式時，必着國內所製之布服，凡此種種，皆所以表示其團結也。

乃英政府不僅禁止帽子輸出，一六五〇年，更以殖民地之製造，妨礙本國，完全禁止，違者科以五百元之罰金，此項法令，一度傳布，殖民激昂，達於極點，對於英國苛令之怨聲，漸趨惡化矣。

要之，英國自設置殖民地之初，即以殖民爲國家之機械，而壟斷其利益，而殖民則原爲愛好自由之人士，不能甘受本國之壓迫，今也，美洲殖民，竟高唱自由與獨立，一殖民地之奮起，立使全美殖民地之人民，爲爭自由，起而奮鬥，此實美國獨立之遠因也，其次，關於更令殖民地人民此種精神激昂之原因，卽所謂獨立戰之近因者，亦不能不進而言之。

英首相之妄斷與美洲殖民之激昂

在上述情勢之中，適值法國與印度之戰爭勃發，美洲殖民，因之所費金錢，實達一千六百萬之鉅，而英本國所支出者，不過五百萬元，且併此五百萬元，英政府亦藉口實，欲令美洲殖民負擔。卽謂：「此次之戰爭，乃爲保護殖民地而起，此等費用，不能不由全部殖民地負擔。於是，勵行航海條例，力圖防止密賣，當時所以發行「助力狀。」卽爲此也。

於是，稅關之小職員，常藉此項條例爲後盾，擅入人家，或闖入商店，掩索密賣品，甚至藉此爲名，侮辱婦女，竟至個人家庭之和平，亦遭破壞，而人民私怨，亦不可得而禁矣。一七三一年，馬薩諸塞州，開始實施「助力狀」，人民大爲激昂，對抗英政府之精神，因之喚起，贊成與否，竟訴諸法廷，當時，檢事長節姆斯，鄂體斯，(James Otis 1725年生1783年卒)就其地位言，固應贊成「助力狀」，但彼乃正直君子，不能屈己以從不正，決然拋棄其職，爲殖民力爭，英國黨之一律師聞之，詰難之曰：「英國議會，主權者也，苟爲

良民，不可不遵奉命令，足下有何所見，而違背命令，援助若輩耶？」鄂體斯大呼：「予將竭上帝所賜之智能，右手退治此類苛酷之法律，左手抵抗其黨之小人，死而後已。」以斥之，自後，彼爲美洲殖民，出廷雄辯，其雄辯一度遍傳，輿論益被刺激，而反抗英政府之精神，更及於其他條例，抵抗之精神，益趨猛烈矣。

在此種狀態之中，一七六四年，英國歲計，不敷三百萬磅，投入償還公債之基金，猶不能彌補，無論如何，非另求補給不可，當時英國首相古倫斐爾（Grenville）爵士，才識凡庸，無洞察將來之明，困窮之餘，以爲美洲殖民之財力，可以負擔，遂輕率從事，欲求此不足額之財源於美洲殖民方面。其年之三月十日，竟將上述議案，提出國會，即課美洲殖民以證券印花稅，藉此以爲此種國家急務之應急策是也，此種可恐可怖之意見，實爲激起驚天動地之美國革命之最大近因。

當時，英國國家。對於此項提案，亦未詳加考究，即輕率決定，古倫斐爾更以上項法案，提出五月五日之國會，國會亦毫無異議，予以決定，於是，首相古倫斐爾，大爲得勢，意氣揚揚，召集美洲殖民地各代表，通告課稅之意旨，當時，彼謂各代表曰：「在本屆議會中，此項命令，未必發布，諸君或自行決議，或用其他方法，務須繳納十萬磅之稅額。」云，是言一度傳至美國，適值殖民對英政府苛令，憤憤不平之際，對於此種不法之通告，豈能緘默，於是，殖民憤激，益達極點，反抗英國政府之氣勢，已達絕頂，各州議會，異口同聲，大呼不法，謂：「近來英政府，對我輸入品，實行課稅，吾人且以爲蠶食我輩之特權。況此次之課稅乎？如此次之課稅者，實蹂躪吾人之特權，而陷吾人於奴隸之悲境者也。」。殖民地之憤激怨怒，既已如此，今也，彼等團結一致，憤然而起，以抵抗本國之政府，亦不得已也。

其間，激烈派則以所謂根本的抵抗爲目的，溫治派之諸州，則目的不在根本抵抗，僅在拒絕上述英本國之要求，諸州各派代表至英本國，請願中止制定證券印花條例，佛蘭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博士，亦充賓夕法尼亞州之代表至倫敦，與其他各代表，同謁當時之首相古倫斐爾，力爲陳情，舌敝唇焦，請求中止上述條例，無如無情之古倫斐爾不聽，佛蘭克林等之運動，亦無益而終，當時，佛蘭克林曾致書賓夕法尼亞議會，謂：「英人中，竟無一人視吾人爲臣民，而以主權者自任，殊足令人驚異。」是言，實足以暴露當時英國政府當局之昏昧，受佛蘭克林等之嘲笑，而依然頑強無謀之首相古倫斐爾，明年二月，更將證券印花條例案，提出議會，當時，議會中，亦有二三議員激烈反對者，如孔威將軍白克佛德市長等，則謂英國政府無對殖民地課稅之權力，巴利上校，則謂：「英國既壟斷殖民地之貿易權，又復對殖民地課稅，凡此種種，既不正當，亦非得計也。」該上校又復一一列舉實例，痛論英本國衆議院議員，不明瞭殖民地之實際情況，如巴利上校者，誠可謂有先見之明之偉大人物也。

當時出納院長查爾斯童森德，反駁巴利上校曰：「我美國殖民，豈非因吾人之注意，而移住美洲者乎？豈非由吾人之恩惠，而有今日之發達乎？豈非藉吾人之武威，以爲保護者乎？爲支配出區之費用，動輒議論紛紛，揆諸情理，殊屬不合，區區負擔，毋寧謂爲過輕也。」

巴利上校聞之，憤然而起，滔滔不絕，力加反對，其詞曰：「足下乎？所謂彼等因足下等之注意而移住美洲者，是何說也，彼等決非由足下等之注意而移住美洲，毋寧謂足下等之壓迫而移住國外，詳言之，彼等恐怖足下等之虐政，遠逃荆棘之地，遭遇艱難，苦於疾病，是故，與其謂彼等由足下等之恩惠而有今日，毋

寧謂彼等，惟其是彼足下等附之等閑，而後始有今日之榮榮，又與其謂彼等，抑足下等之武威以爲保護，毋寧謂彼等爲保護足下等而用武力」。

雖然，當時縱有此等反對者，而上述議案，卒爲多數議員所贊成，三月二十二日，竟以二百五十票對五十票之最大數可決，其後，閱十日，貴族院亦殆全場一致可決，於是，殖民地之請願，亦成泡影，悉被批駁，而證券印花條例，經喬治三世(George III)裁可，即將發表，是時，喬治三世，相傳爲一瘋癲之人云。

發表印花條例之消息，一度到達美國，時弗吉尼亞州，正值議會開會中，一議員名帕提利克亨利(Patri-ck Henry)者，少壯之律師，當時美國著名第一流之雄辯家也，彼捧讀此項消息。見英政府蹂躪殖民地之權利，怒髮冲冠，憤然而起，以慷慨之言詞，感動大衆，更在壇上，進一步，以其緊握之拳，擊卓而言曰：「……希查之世，有布爾克斯查爾斯一世之時，有庫隆威爾，而喬治三世之世，則有……」。其言將涉及英皇喬治三世之時，喊聲四起，大呼：「叛逆，叛逆，逐出叛逆」。此皆英國黨議員，欲妨礙其演說而爲者也，但亨利毫無所忌，待喊聲既止，更繼而言曰：「……現在喬治三世，實不可不以過去之覆轍爲殷鑑，……」。其言滔滔，議員多受刺激，彼更提出對英之意見，無如其他議員，皆不若彼之大胆，惟竅以英政府無課稅權之意見，決定抵抗英國政府。

弗吉尼亞州如此，其他各州，亦奮然而起，忙於講求對英方策，其中如馬薩諸塞州，竟於六月六日之議會，決議傳檄各州，定期十月之第一火曜日，在紐約開美國殖民地總聯合會，協同一致，講求對付英政府迫害之方法。

當時，應檄而至者九州，提出種種意見，會議三星期之久，結果，決定對英王陛下，上書請願，對兩院提出意見，其要旨畧謂：「吾人僅遵吾人所選議員之決議，完納租稅，英美遠隔重洋，無庸選舉議員，出席英國議會，遵從我州議會之決議可也。」○暗示無納稅之必要，此種意見書，經到會會員，全部簽名蓋章後，即遞至英本國，此次集會，實為殖民地協同聯合之發端，而他日十三州聯邦之發達，亦肇基於足矣。

誓死不應英國要求

正議論紛紛之際，滿載證券印花之英船來矣，其第一箱，既卸至陸，殖民地住民聞之，憤怒達於極點，其卸貨地之波士頓，忽然一變而為騷擾之中心場所，當時殖民地之書記長鄂利發，受英本國之命，担任分配印花，其年之八月十二日，激昂憤怒之殖民地住民數千人，以鄂利發之偶像，吊諸木上，遊行市中，大呼應處彼以絞到」，警察見狀，術加制止，彼等不服，齊呼：「甯死不應英國要求」，夕刻，搬偶像入市政府，表示輕蔑之意，更担至鄂利發之門首，大呼：「應行斬首」○闖入門內，欲捕鄂利發，時鄂利發已由後門潛逃，得告無事，暴動發生後，參事會震恐，即求民兵上校，出而鎮撫，該上校更不之應，蓋民兵之大部分，亦參加上述暴動故也。

今也，殖民憤激，達於極點，非將鄂利發斬首，或令其辭職，不肯作罷，殖民地住民，入夜後，猶結隊赴英政府之各機關，吶喊示威，鄂利發恐怖震慄之餘，翌日即行辭職，凡庇護鄂利發者，無論何人，不稍寬容，皆闖入其宅以洩憤，當闖入彼輩家宅之際，相傳殖民常先燃鋒火，於其門前，然後各自口呼：「自由財產」，而闖入之，彼等之暴亂行動，既無人制止，閱日愈久，暴行益恣，其月二十五日，彼等竟進壟收稅員

及登記員之家宅，恣意放火，旋又馳赴知事公館，時知事已逃，邸中空虛，乃將珍寶器財，悉行破壞，放火焚燒，大唱凱歌而去，因此，殖民地創始以來之歷史，全部化爲烏有，而暴動日甚一日，可惜波士頓全市，又將歸於昔日之荒野。

有志之士，深以爲憂，乃先訪知事，力謀善後，約定暴徒之罪，一概不究，努力撫慰暴民，曉以大義，其後，秩序雖得漸次恢復，但此種騷擾，不僅波士頓一處，凡屬搬運印花上陸之地，皆發生大小之騷擾。

當是時也，英本國方面，首相古倫斐爾辭職，已由羅京幹 (Marquis of Rockingham) 侯爵繼任，彼固愛好自由之士，殖民地事務，一切由孔威 (Conway) 將軍任之，孔威將軍者，昔年在議會中，舌敝唇焦，爲美洲殖民地，竭力辯護之人也，美洲殖民聞之，固屬喜出望外，卽倫敦與其他英國本土各大都市之市民，亦捨棄貿易上之利益，捧呈意見書，以援助孔威將軍之意見焉。

當時，內閣各大臣，仍以英政府之名譽與權勢爲念，始終主張貫徹初衷，謂：「現在若因殖民地之激烈抵抗而屈服，則權力恐將從此喪盡矣。」雖然，彼等亦深知初志不易貫徹，顧此慮彼，政府之根底，亦徘徊歧路，莫之能定，當此之時，如古倫斐爾者，始終反對自由之說，力主貫徹，僅此內外漸次動搖之際，彼有名之老皮特 (Pitt the Elder) 雖久苦於病，閉戶靜養，茲以國難當頭，不忍旁觀，遂扶病出席議會，先以自由之說，對抗當時內閣，力言課稅之不可，彼之言曰：「……其必發生惡結果之確證，握在予之手中，苟許予乘病輻往舍間一行，當取其參考書來，以示諸君」彼之論說，極爲悲痛，彼更進而言曰：「在立法行政上，英國固爲主權者，大之支配小也，事屬當然，但租稅者，既非人民之贈品，亦非政府可以隨意徵收者也

，……予反以美人之抵抗爲可喜，若三千萬之人民，不解自由爲何物，徒爲毛無氣骨之奴隸，則必然可以使其他人民，淪國奴隸，實可畏也，現在假定彼等之主張不正當，彼等之要求不正當，吾人一繫之下，何難繫退彼等，不過此次之事，實際彼直我曲，假令訴諸干戈，爲吾人計，特屬危險，即令美洲殖民地敗北而倒，而吾人所受之損失，實際亦不可以道里計。〔彼既斷然力言徵稅之不可，其議論之沉痛，竟爲感動當時政府之動力，就美洲殖民地言，更恰如良醫之藥石，起死回生之道，除此而外，無從他求，於是，英國內閣，再三思維之結果，遂向議會提案廢止印花條例，但同時，英國主張：「皆有統治殖民地之權。』此種主張，一方面表面上，課稅權雖亦包含其中，但要不外爲安慰反對黨（反對廢止印花條例之一黨）如此措詞，當時國會方面，始則主張不可廢止者居多，議論百出，結局，衆議院以一百六十七票對二百七十五票，貴族院以七十一票對一百零五票遂通過廢止印花條例案。

美國殖民地之願望既達，此項消息，一度傳至殖民地，彼等手舞足蹈，欣喜莫名，當即舉行慶祝，熱烈異常，但事之得達目的，要不外皮特之賜，自紐約提倡弗吉尼亞，馬利蘭等州之議會，甚至有建設英王肖像之說，惟英國與美國殖民地之間，表面上雖保持調和，但兩者之軋轢，又復爲異日發生大軋轢大糾葛之原因矣。

至一七六五年，羅京幹侯爵內閣倒後，由被稱爲美國良友之偉大人皮特任首相，由表面上言之，英美間之和平，當可永久保持，惜乎首相皮特，身體素弱，政務日繁，二豎復侵，病勢日趨沉重，遂將一切政務，委之財政大臣查爾斯童森德（Charles Townshend）已則隱退鄉里從事靜養，童森德雖具雄辯達知之才，惜乎

主義不定，缺乏政治家之見識，因此，爲買反對黨議員之歡心，多表失其信用，當時見前內閣廢止印花條例，議員多反對者，欲得其歡心，遂提出代替印花條例之課稅案，即一七六七年，彼所提對於由英向美輸出之茶、紙、玻璃、顏料等，悉行課稅之案是也。此類物品，殖民僅仰英國輸入，對於此類物品，實行課稅，則歸全部殖民負擔，殖民地方面之不能緘默遵從，不待智者而知矣，無如議會昏昧，不識大體，彼所提之租稅案，竟未詳加討論，輕易可決，六月二十九日，英王亦竟裁可施行，於是，殖民地課稅問題，又復勃發，首相重森德，只知汲汲於保全祿位，缺乏先見之明，提案通過批准後，即於各殖民地，建設收稅官吏之邸宅，發布法令，勵行徵收，此種舉措，適如放火枯草，殖民地烏能緘默，上述條例可決之消息，一度傳至美國殖民地，殖民之心目中，早已充滿不滿意英本國壓制之感情，聞訊之餘，反對之聲，全殖民地爲之傳遍，情勢猛烈，發行各種印刷品，皆力言英政府侵害人民自由，就中如蒂肯遜（Dickinson）者，則執筆著作所謂賓夕法尼亞農夫之書籍，大加痛論。

於是，美國獨立之精神，遂漸臻濃厚，而將向實際邁進矣，各洲無論何處，莫不爲此種精神所鼓舞，而重要之人士，則互通聲氣，協商將來之方針：一方面，英國議會之一舉一動，益爲離去英本國之原動力，因此，協力之精神，爲之益堅，各州極以互相提攜，着手聯合運動之必要，者東印度公司向英國會請願之問題發生，全美殖民，爲之憤激，於是，脫離英關之志決矣。

當時東印度公司，上書首相謂：「近來因爲美國殖民地人心不穩，茶葉未能如意暢銷，堆積倉庫中者，實達一千七百萬磅，願將此項茶稅，悉數繳納本國，而以茶向殖民地輸出，如是，則在該地無納稅之煩，自

「不可望暢銷」。

當時之首相諾斯爵士 (Lord North) (彼一七七〇年一月就職，在任迄一七八二年三月)，本屬庸愚，無先見之明，美人不納茶稅，雖屬無理，但不足輕重，彼不之悟，竟指令東印度公司謂：「東印度公司應以總稅額四分之三，繳納英國政府，其餘四分之一，即每磅三辨士之說，當由英政府令美人完納，至於免除殖民地租稅一節，違背命令，決難許可」云。

東印度公司，喜出望外，立即將茶向美輸出，殖民地聞之大驚，以爲此種之茶，一旦在各地卸貨，則不能禁其買賣，決在此類茶葉未卸貨前，設法防礙，使其不能卸貨，一方面，東印度公司，因既得英政府之許可，又已完納四分之三之租稅，揚揚自大，以汽船三艘，分載茶葉，於其年十一月，向波士頓出發。

消息傳至波士頓，市民大爲動搖，三五成羣，脅迫該公司之代理店，代理商人被其脅迫者，皆逃往威廉堡，滿載茶葉之汽船三艘，不知美國方面，發生此種騷擾，竟在波士頓入港。

波士頓及近隣之人民，聞訊聚集者，無慮五千餘人，決議驅逐此種船舶歸去，通知其代理店及其他與船舶有關係者，嚴重交涉，望其迅速退去，三船船長至是，始知美國殖民地發生騷擾，簽認在茶未損失以前退去，較爲得計，擬從殖民地之意志，乃當地知事，本爲壓制政府之一員，不能從殖民之言而許可之，不允發給該船舶出港時，必須向稅關呈驗之出港狀，船長等莫可如何，不得已停泊港內。

知事此種態度，益令殖民激昂，殖民聚會於波士頓，大呼：「宜將茶葉，投諸海中」，是言一出，不啻火上加油，喊聲一起，隨即有四五十人，面塗黑色，扮成印人，攜帶武器，乘風破浪，向停泊茶船之碼頭突

進，其後有一隊護衛保護之，彼等一方面防備船舶之攻擊，一面侵入船中，將茶箱悉數破壞，所有茶葉，悉投海中，船員等畏其聲勢，未加抵抗，陸上羣衆，皆在岸上旁觀，緘默不言，事後，彼等竟悠悠離船，各人歸家。

是時，紐約亦到茶船三艘，其中一艘，被美人拒絕入港，回首歸去，一艘則藉名載有其他物品，駛入港內，私以茶葉與其他物品，相混卸貨，忽爲美人發現，悉投海中，又開到查爾斯頓（Charleston）之茶船，美人雖態度溫和，許其卸貨，但積存於陝陋之倉庫中，竟不知何時失去，一箱不留，此種手段，實屬巧妙，至於向菲列得爾菲亞進航之茶船，則船長在途中聞訊，深知終於不能卸貨，半途節行折回，按那坡利斯方面；有茶船一艘入港，竟被美人連船一併焚毀，該船船長見狀，爲緩和美人憤怒計，曾助美人放火燒船，其心亦可謂悲哀矣。

英茶在美之卸貨問題，情形既然如是，此種消息，一度傳至英本國，上自帝王，及國會方面，皆憤美人上法，欲探一種敵對行動，對美人暴力，實施威壓，其中尤以爲波士頓乃匪行之本源，不可不從嚴究辦，以儆其他，此種議案，一提出議會，即以一對四之比可決，且決議封鎖波士頓，禁止一切貿易，將馬薩諸塞州政廳，由波士頓移至沙倫（Salem）一方面，馬薩諸塞州，對消毀之茶，上書請願，負責賠償，而英國議會，爲懲戒該州起見，猶毀其請願書，決議奪其特權，當日所謂「港議案」者，即指此也。

此外，英國國會，又復更進一步，制定各種苛酷法律，其一爲新定士兵住宿法，其法規定在殖民地方面，應以民費供給士兵住宿，并規定若輩士兵，行爲無論如何亂暴，責罰之權，操諸本國政府，殖民地方面，

無論對於任何事件，皆不能抗議，實屬不法不當之法律也。

此類法令，即在英國國會中，亦有認爲無用之虐政，而大加反對者，美國殖民，豈能甘心服從耶？殖民地之憤怒，因之益深，殖民地之怨恨，深入骨髓，反對英政府之精神，與脫英獨立之精神，日漸增大，亦不得已也。

一方面，英國威壓殖民地之政策，益令美人協同團結之精神，日臻堅固，波士頓一度被英封鎖，無由貿易，市民陷於貧困，殖民地各州，一齊對之同情，如沙倫雖定爲政廳所在地，可望從此遭逢好運，日趨繁榮，但顧念隣地波士頓之不幸，亦大加反對，如馬古爾赫得，亦以其港供波士頓商人使用，不取分文，元來波士頓市民，皆以貿易爲生，今貿易之要道既遭阻塞，自然失其職業，迫於飢寒，新英蘭見波士頓市民之窮困，首先贈送日用品，南卡羅來那送米二百包，更約定再送八百包，北卡羅來那，則釀金二千磅，以濟波士頓之人民，當時，此等殖民地之人士，皆互相激勵，簽以「諸君乎？正理是從，勿撓勿屈，即令一握之茶，亦決勿納稅」等語相勉，弗吉尼亞，馬利蘭等州，亦爭相援助波士頓，波士頓亦握有志會之牛耳，自捐五十磅爲人民圖謀安全，而加拿大之英人法人等，亦同送麵包粉千桶，遠在倫敦之人士，且釀金十五萬磅，以激勵波士頓之市民，當時波士頓市民，雖遭遇此種困厄，音無一人暴動，在平靜之中，歷然決定對英態度。

全殖民地協議，決開大陸聯合會議於菲列得爾菲亞，由各州派代表出席，共同決定對英態度，於是，一七七四年九月五日，各州代表齊集菲列得爾菲亞之卡賓卡斯館，舉行第一次大陸聯合會議，會集者凡五十五名，皆爲各殖民地第一流之人傑，茲舉其重要者如左。

喬治華盛頓。

帕提利克亨利。

利查德亨利李。

葉德瓦德拉提列齊。

約翰拉提列提。

噶真。

沙謬爾亞丹斯。

約翰亞丹斯。

羅嘉夏曼。

飛利浦李溫古斯頓。

約翰謝。

威廉李溫古斯頓。

威查斯朋。

當時出席者，皆有爲之士，代表中，以弗吉尼亞代表拍提朗郎多爾夫（Petran Randolph），最年高，任議長，賓夕法尼亞代表查爾斯唐遜，（Charles Thomson）被舉爲書記，議長郎多爾夫本愛爾蘭人，少壯時渡美，野於開拓殖民地事業，大爲盡力，後任菲列得爾菲亞之利葉卡商業學校校長，以誠實著名之君子也。

將着手議事之際，有人提案，應先祈禱，然後開議，一人反對，謂禮拜方法，各有不同，一致祈禱，殊屬不可，雙方各有其贊成者，不易決定，時沙謬爾亞丹斯，立於席上發言，謂：「當此緊急之際，非吾人討論祈禱方法異同之時，無論其他任何方法，予亦樂予贊同，諸君宜贊成予之意見」於是，衆議始決，召菲列得爾菲亞素有名望之基督教會資舍爲法師，合唱讚美歌第三十五篇，旋即着手議事，會有格吉將軍，已向波士頓砲擊之謠傳，各代表，一時失色，厥後，證明其爲謠言，始各安堵，當時，各代表之間，協同團結之決心，益臻堅固，所謂殖民皆屬同胞，不能不互相提携，以當共同敵人之決心，業已熱烈喚發於各人心中矣。

其間，祈禱亦既告終，滿場沉默，寂然如無一人，旋帕提利克亨利，徐徐起坐，對衆演說，言辭流暢，議論切適，衆皆嘆服。

討論之結果，選舉委員起草，「權利宣言書」，宣言書事，列舉殖民有生命，自由，財產等，天賦之各種權利，主張同爲英國人民，應享參政，陪審公令請願諸權，并詳述彼未得殖民同意，在殖民地設置常備軍，又如喬治三世即位以來，所制定之十一條法令等等，皆屬蹂躪殖民之權利，最後更加一項，決院大呼：「我美人對於此類有害之法令政策，不能服從」之口號，此實不外向英政府表示獨立之宣言，當時，出席各代表，更以由和平手段，恢復權利，救正疾苦爲目的，組織「亞美利加協會」，會章中約定：「不與大不列顛，或西印度羣島，或實行販賣奴隸制之國家貿易，不用英國物品，尤其不用英國茶，對於不加入協會之殖民地，亦與之斷絕貿易」。

更囑託約翰吉肯遜起草上英王喬治三世之請願書，及致加拿大人民之檄文，又由利查德亨利李，作告殖民地人民之紀錄，由約翰謝，作告英國國民之檄文，起草完畢，提經會議決定後，即分頭發送。

此種美國殖民之行動，英國本土方面，有心人皆大爲注意，如老皮特者，尤極口讚揚美人之態度，一方面，更向英內閣力言，應容許殖民之要求，互相攜手而行，不幸勞而無功，英美之隔閡，日甚一日，彼此之軋轢，暗中益趨濃厚，而被裂之日至矣。

獨立戰之戰況

大陸聯合會議議論正酣之際，波士頓及其近隣方面，一切漸改面目，殖民着手演習武事，警備人員，城鄉各處，組織隊伍，互相發誓：「一旦非常事變發生，不過一分鐘，即須完整戰備」，同仇敵愾，暗待時機，會英政府嚴禁運送軍用品至美國，密令王黨各知事，掠奪殖民地各武庫所藏兵器火藥，格吉奉命後，即於夜間，暗遣兵卒一隊至查爾斯頓，奪其武庫中所存火藥，全部移諸威廉堡，民間警戒人員得訊，當即集齊，發露憤怒之色，面會知事，而問其理由，迫令將所奪火藥，送回查爾斯頓，當時，形勢不穩，大亂即將爆發，幸其他羣衆，百方撫慰，始得無事，原來馬薩諸塞州之知事格吉，乃一只知有腕力之軍人，愚昧不明，不知時勢，徒恃武斷壓制，不解自由主義爲何，被見民間警戒人員動搖，以爲若輩企圖叛亂，即以士兵一團，扼波士頓與大陸聯絡之咽喉，遮斷若輩之交通。

此舉一度傳播全殖民地，殖民激怒達於極點，查爾斯頓附近之住民，即佔領武庫，以備不虞，新罕普什爾之朴次茅斯 (Portsmouth) 方面，則由其後晉任陸軍少將之約翰沙利旺率兵一連，奪堡壘，運去火藥一萬箱

，大砲若干門，新坡特方面，乘軍艦不在，奪去大砲四十九門。此種情形，不僅新英蘭爲然，北部及南部之殖民地，亦頻謀防備之策。

各州人心恟恟，急於防備，弗吉尼亞，則數隊民兵，研磨武器，實行操練，華盛頓以下之將校，皆巡視各地，大有防備。

一七七四年，在此種騷擾之中告終，至一七七五年一月，此等騷擾，皆傳入英人耳中，英人中，對殖民表同情者，固屬不少，尤其是大陸聯合會議之檄文，由佛蘭克林（其時佛蘭克林在英國）之盡力，廣布於英國全土後，英人亦漸明真相，謂英府違法，而非難漠視殖民權利之政府。

一方面，格吉將軍在美國，則使用偵探，以窺殖民之動靜，據偵探報告，知殖民貯藏武器彈藥於空可爾得（Concord），即欲以兵陷其武庫，密祕着手準備，惟愛國者之耳目，莫由能惑，結局，竟被安全委員名吳鄂倫者得悉，具報於列旗新頓之約翰項可夫庫特，沙謬爾亞丹斯，此四月十八日事也。是夜，使者將由波士頓出發，會格吉當日下令，日沒以後，無論何人，一律禁出府外，使者二人，於禁令尙未發表以前，急行先出府外，二人分道向列旗新頓進發，同時，在此教會之尖塔上，吊一燈籠，向查爾斯頓之愛國者，表示非常警告。

其夜十時，英國之輕步兵及砲兵，合計八九百人，乘夜色黑暗，駕舟至肯布利吉（Conbridge），更欲向空可爾得潛行，不圖爲美人知悉，各處擊警鐘，放警砲，以報敵人來襲，英將斯密氏中校得訊，知爲美人探悉，大驚，急遣使向格吉求援，而命皮提匡少校急行，佔領空可爾得之二橋，皮提匡少校，即率所部前進，

途中每遇敵人，皆俘虜之，獨一農夫逃脫，馳往列旗新頓，傳播警告。

十九日，皮提匡與部下到達列旗新頓，時美國方面之警備人員八九十名與其他美人，一同潛伏於草地之上，見英軍前進而來，不審何故，以爲英軍之來，爲捕項可夫庫特與亞丹斯二人也，往告二人，促其逃去，此外，非所計也。

乃皮提匡既至，卽命部下，準備戰鬥，親自馳馬前進，大呼：「叛賊，其速解散」。繼而部下亦和之曰：「罪徒，罪徒，繳械解散」。言猶未了，一場戰鬥，已開始於兩者之間矣，英兵求勝砲擊，美人亦以槍砲應射，無如事出意外，美人方面，未能充分準備，致被英軍射殺七人，負傷九人，不得已，暫時解散，於是，最初之勝利，遂爲英軍告先占矣。是役固屬小戰，但歷時七載之美國革命獨立戰爭，實從此開幕矣。

未幾，斯密氏上校，率部下諸兵開到，於是，全軍乘勝，悉向空可爾得前進，將達六英里之地點時，空可爾得方面，已接到列旗新頓事件之消息，警備人員，皆在北教會附近草地集合，整其戰鬥準備以待命，午前十時，英軍分二路前進而來，警備人員見之渡橋向小丘之頂退去，英軍乃置精兵於橋上以守之，其間，軍用品被英軍發現者，皆遭毀棄，英兵且闖入人家，恣行掠奪，是時，丘上美兵，忽然增加，竟達五百五十餘人，旋即徐徐向橋上守兵，開始戰鬥，兩軍混戰不久，英兵卽漸呈敗狀，開始退去，美兵見狀，頻由樹蔭籬下以及家宅之中，發砲不止，當時英兵，不得已退却待援，乃援兵不易到來，而美兵人數益增，其勢益烈，旋對英兵，開始攻擊，斯密氏上校，身負重傷，部下兵士，亦多戰死，今也，英兵勝負既已絕望，惟有棄甲而逃，歷兩小時以上，漸達列旗新頓，幸在列旗新頓遇帕希爵士之援兵一千，野砲二門，始得暫時休息，以

整理其新防禦之準備焉。

一方面，美兵亦以許斯(Heath)將軍及休鄂新等到來，鼓舞指揮，士氣大振，進迫英兵，英兵退至列旗新頓，未得片刻休息，不得已又復退却，當其退却之時，沿家放火，捕辱婦女，恣行掠奪，美兵見狀，益爲憤怒，追擊益急，英軍之帕希爵士，迫於危殆，加以鄰近美人，奮然而起，各處響應，因此，英兵四面楚歌，八方受敵，帕希爵士所部，只見死亡人數，時刻加增，今也，彈藥告盡，進退維谷，急速後退始得逃去。

是役也，美軍死八十人，英軍死者，實達三百餘人，於是，第二次之接戰，竟歸美兵大勝，而前回之敗北，亦藉此挽回矣，此種消息，一度傳至各殖民地，無異暴風煽猛火，延燒莫能止，而全殖民地之愛國者，皆奮然而起矣，當時，各地愛國之士，適如洪水汎濫，蜂擁而至，其中如布提蘭者，當日正在從事勞動之際，聞訊，立即跨馬首途，十八小時，馳驅百英里以上，及到波士頓，猶衣勞動服而未之易也，於是，二萬以上之美兵，即在波士頓建築城塞，從事驅逐英兵，一方面，殖民地各處，皆召開大會，託安全委員招募兵員，以應危急，因此，自馬薩諸塞以迄西約吉亞之間，王黨知事之權威，完全墜地矣。

二、第二回聯合會議與華盛頓被舉爲大元帥

一七七五年五月十日，第二回大陸聯合會議，再在菲列得爾非亞舉行，其議員與職員，殆與第一回相同，僅拍頓卽多爾夫，被弗吉尼亞州知事召去，選拓馬斯居發遜爲議員，以補其缺，議長一席，則舉約翰項可夫庫特充任，此外，佛蘭克林博士，久充殖民地代表，住在英國，第二回大陸聯合會議開會，歸抵美國，卽被舉爲議員。

當時各方面，因見第一回聯合會議，關於各點，所議定之種種方策，各州議會，皆全部承認，大受激勵，乃奮起而舉行第二回之聯合會議，第二回聯合會議之舉行也，其目的在掌握自己之權力，以斷行各種政策，較諸第一回之僅爲反對英本國之處置，而協商請願者，自然大異其趣，故第一回期與英本國調和，公開舉行，此次則種種方面，大改面目，尤其是戰亂既起，彼此互相敵視之際，此種會議，焉可公開，於是，祕密舉行，禁止旁聽，而代表各州之議員，其志氣亦自然與第一回迥然不同矣。

開會之時，先由各委員報告國情，更就去年以來，發生之各種事件，加以考察，首先考究列旗新嶼及空可爾得戰鬥之原因，當時，軟派人士，主張致書英國國會請願，約翰亞丹斯決然反對，滔滔其詞，力言不可，彼謂：「吾人既不能沾陛下之恩澤，而國會又不以同胞視吾人，請願不過徒遭一笑，要求之書頻上，亦無非反被輕蔑而已，既往如此，今後之事可知，此際爲無用之要求，而遷延誤事，不能謂爲得計，」，因此，衆議一決，遂僅對英王，上一形式上之請願書，一方面，始終奉戴英王，一方面，講求正當防禦之手段焉。

此外，在會議中，更組織所謂「盟約聯邦者，盟約中規定各殖民地所轄境內之事務，由各該殖民地處理，關於宣戰媾和，及條約貿易等，則由聯合會議處理之，聯合會議，握中央政權，負萬機之責，施政之初，第一即由不論何人，無論有任何情由，概不許以物品，供給英國陸海軍，實行在殖民地內，築壘塞，集齊兵器彈藥，招募兵員之計劃，以合衆殖民地之德義爲抵，保證償還，發行公債二千萬元，以充各種費用，舉辦諸事。

當時會議中，復有選定大元帥一人，委以兵器全權之議。各議員之意見，分爲兩派，一則主張「新英蘭

軍選舉一人爲新英蘭軍司令足矣」，一則反對其說，主張「應選一可以統轄全殖民地軍隊之司令官」。

時，華盛頓正長軍事委員會，提出攻守二策。博得多數贊同。聯合會議，遂知其長於軍事才，而知其爲溫厚之政治家，屬意於彼者，又頗不乏人，吳鄂倫致沙謬爾亞丹斯書中，亦告以馬薩諸塞州多數名士，皆希望任華盛頓爲大元帥，帕提利克亨利，於第一回聯合會議閉幕後，歸抵鄉里時，鄉里人士，訊彼「會議中第一人傑爲誰」。彼亦對曰：「若論舌辯之才，則南卡羅來那之拉提列齊氏，不愧首屈一指之雄辯家，苟就明智善斷之人才而言，則華盛頓上校，全場中唯一一人，無出其右者」。約翰亞丹斯，亦暗示以華盛頓，擔當大元帥之大任。

閱數日，聯合會議，既可決軍隊編成等案，規定大元帥月俸爲五百元，將着手選舉，馬利蘭州之約翰遜，即指名選舉華盛頓，結局以無記名投票，全場皆舉華盛頓爲大元帥，翌日，即六月十五日，由議長正式通告華盛頓當選。

於是，華盛頓即席起立，簡單致詞，感謝意外之榮譽，在全體議員之前，誓專心一意，以盡厥職，維謂：「予固不敏，深知不能勝此大任，只以汲汲於救國家之危難，敢任其責，願懇辭一切俸給，而以自費供職」。云。聯合會議，感謝華盛頓之廉潔無慾，誓爲美國之獨立自由，縱拋棄各自之生命財產，亦助之護之而信賴之，北美合衆國獨立之基礎，實由華盛頓之就任大元帥而確立矣。

榜卡山之激戰

美國殖民地之大陸聯合會議開會「盟約聯邦」正在組織之際，英軍已於一七七五年六月，以一萬軍隊，

集合波士頓，大爲之備，美將瓦德知英軍將布陣營於馬薩諸塞州之榜下山，欲先發制人，由朴列斯可特上校，命部下之一隊一千餘人，集合肯布利吉託哈瓦德大學校長，向上帝虔誠祈禱之後，向查爾斯頓地峽前進，決定以布利得山爲對抗榜卡山之好地，終夜以鋤犁，努力工事，時天清月朗，萬籟俱寂，波士頓英軍，大呼「萬事妥當」其聲無異近在咫尺，明瞭可辨，美軍嚴守肅靜，含枚無聲，英軍固無由知美軍之據其地也。及翌（六月十七日）晨，見美軍砲台忽然築成，大驚，即欲盡驅美軍，由英將哈武率兵三千人，着手攻擊，開始攀登布利得山，山上美軍，靜坐於砲台後，以待英兵接近，未幾，英兵進至離砲台二十五碼以內，朴列斯可特，大喝一聲，命令發砲，一時彈如雨注，亂射英軍，英軍傷亡，不計其數，殘敵胆寒，不堪再用，於是英軍隊伍大亂，而開始退却矣。

英將格吉，由查爾斯頓見狀，切齒大怒，號令諸兵，以槍砲亂射美軍，砲烟冲天，不辨咫尺，英軍之勢復振，再來襲，美軍仍努力誓死防戰，英軍又復不能進兵，開始退却，旋以新兵來援，三向美軍開始攻擊，美軍人存必死之心，努力防戰，不幸彈藥告盡，不能砲擊，於是，勇敢愛國之美兵，乃擲碎石，揮槍床，以抗敵人，無如此種情形，到底不能持久，結局，不得已棄山退却。

是役也，美將吳鄂倫，身負重傷，卒告死亡，回憶當初，拂曉作戰，朴列斯可特，以司令之任託之於彼，彼謂：「鄙人尙未熟練，不能勝此重任，不過爲演習起見，個人前來參加而已」再三力辭，朴列斯可特，復再三勸進，彼不能拒絕，遂就其職，今彼遭此不幸，實可憫也，傳英將聞之，欣然而喜，謂：「彼之死，較諸死五百兵卒痛快」云。

是役，美軍雖敗，而勇氣更增百倍，美軍雖然武器不精，彈藥缺乏，但心如堅鐵，克以寡敵衆，最初兩次戰鬥，英軍爲之胆寒，苟彈藥不缺，必握勝算無疑，此美軍之所以自信，雖遭敗北，不稍挫折其銳氣，而益形激勵奮起之原因也。

華盛頓既護選就任大元帥，未幾，即率大兵一萬四千人，向波士頓進發，與英軍對峙時，所部兵卒，多新由田間來，初不料與敵交鋒，一聞實際戰鬥之艱難辛苦，未及交兵，即欲歸去者甚夥，加以粗衣惡食，兵器不足，槍砲彈丸，每人不到九發，華盛頓費盡苦心，勸慰激勵，一方面，補其兵器之缺乏，一方面，不使英將格吉，越波士頓一步，其心勞，實匪言可喻也。

其間，雖在各處小戰，華盛頓仍滯留肯布利吉，而開戰第一年之歲月，亦告終矣。

明年（一七七六年）英王喬治三世以下，英內閣初則侮辱美國軍隊，謂「若輩叛徒，何能成事，鎮壓若輩，易若反掌耳」。君臣上下，大爲安心，乃事實大相懸殊，每次由殖民地傳來之情報，皆適相反對，不覺呆然大驚，於是，英內閣乃遣使至德，募集傭兵。

一方面，美國之聯合會議，既汲汲於兵器彈藥之購入，見華盛頓仍滯留肯布利吉，不再進攻，即頻迫促，望其迅速攻擊波士頓，驅逐英軍，當時華盛頓本非故意遲滯，只以士兵多未熟練，彈藥尙欠充分，輕舉妄動，殊非得計，故滯留不前，着着準備，今也。各項準備，既畧就緒，即欲一舉擊破英軍，乃於其年之三月十六日，乘夜半之際，派兵至朶切斯塔高丘，建築砲台，朶切斯塔者，距波士頓最近之高丘，一登其頂，不特波士頓全市在望，即波士頓港之全部，亦俯瞰無遺之要地也。

翌晨，英軍無意中眺望丘上，見美軍砲台已成，不禁狼狽大驚，焦急之餘，謂非擊退美軍不可，無如是日，強風暴雨，攻擊未能如意，其間，美軍軍備益整，由丘上，向波士頓之英軍陣地，激烈砲擊。

英將哈武將軍，想起美軍前年在榜卡山之善戰，認爲以其向美軍交戰，毋寧退而避之之爲得計，於是一戰未終，有砲不發，卽率陸海軍及其他王黨之士卒，全部乘船，向哈利發庫斯退却，結局，不傷一兵，克復波士頓，華盛頓之功大矣，明日，華盛頓帶兵入波士頓，市民歡迎，拍掌喝采，祝其萬歲，波士頓全市，歡聲盈耳，老弱男女，皆手舞足蹈，以迎其軍。

此亦勢所必至，理所當然也，波士頓被英軍佔領，於茲十又一月，市民苦於英兵之專橫惡辣，目覩幾多侮辱暴虐舉動，如捕無罪之婦女，侮辱於大衆之前等等，十一個月之歲月，全屬慘澹黑暗，今賴華盛頓之神威，擊退可憎之英兵，市民得重見光明，高枕無憂，其狂喜之情，固迥異尋常也，故華盛頓一至，市民卽圍而迎之，歡欣雀躍，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一方面，聯合會議中，六月七日，利查得亨利李，提出意見書，倡言：「合衆殖民地，應宣言改建自由獨立國，與大不列顛國解除政治上之聯絡」。此議一出，議論紛歧，主張爲時尚早者，有之，駁斥反對者，亦有之，雖以七對六之比，勉強通過，猶再三慎重，暫不發布，待大多數贊成時，再行決定，乃同月十一日，始在佛蘭克林博士以下，約翰亞丹斯，拓馬斯居發遜，羅嘉夏曼，羅巴提亞爾，李溫古斯頓等，爲獨立檄文案之起草委員，從事起草。

同月二十八日，獨立檄文案起草委員，向聯合會議報告脫稿後，更將居發遜所草之檄文，交由林柯隆博

士與亞丹斯二人，加以修正。

結局，向聯合會議提出之檄文，大致不外攻擊英政府之虐政，非難買賣奴隸，攻擊英王對於禁止買賣奴隸之法律案，不予裁可，最後以「……吾人於是宣言自由獨立」一語爲結，當時，刪去二三過激之文句，即以原文，提出會議，徵訊各州之意見，至是，或係時機已熟，亦未可知，結局，全場一致可決。畧加修正，決於七月四日採用。於是，十三殖民地始成爲「亞美利加十三合衆國」，而宣言獨立矣。

是日，聯合會議，雖禁止旁聽，祕密討論，而會場之外，愛國人士，仍如山積，大呼「自由自由」，隨時注意會議情形，時間一刻一刻過去，會場內外，緊張臭名，正午，自由獨立宣言之議案，既邀可決，由一議員發出：「可決」之信號，會場內所置之警鐘，即隨之亂打，報告場外民衆，議案通過，於是，數萬之自由愛國者，皆連呼「自由獨立，自由宣言」。狂喜莫名，場外歡聲與場內鐘聲，內外相應，而會場內外熱狂之愛國者，竟至夜半，猶不肯去，且不問相識與否，輒携手而狂舞焉。

自是，愛好自由獨立之士，更加吸呼自由，聯合會議，又復公布檄文，朗讀於軍隊之前，軍隊聞之，亦喝采歡呼，竟使朗讀之人，一時屹立不動，於是，誓與軍隊盡力維護此項檄文，而同時報上街頭，亦有熱狂愛國者表示慶祝之演說，以傳播此可欣可賀之消息於十三州之人民。

至是，一般人屢望調和，妨碍戰爭活氣之心理，乃完全消滅，而快活自由之氣象，則忽然發生，自由愛國者之志氣，更爲之促進，而勇往直前，雄心勃勃矣。

當時，真可憫者，王黨中人也。若輩多擁資鉅萬，切望糾葛早日解決，今既大失所望，而新政府之法令

，又處之以禁獄罰金，沒收其財產，今昔相比，判若天淵，雖云時勢使然，莫可如何，亦殊可憫也。

資倫敦與朴林斯頓之戰

英將哈武，由波士頓退却後，即滯留哈利發庫斯。會其兄哈武（Admiral Howe）艦隊長，由英本國率兵來援，由德國募來之傭兵，亦參雜其中，庫林頓將軍，亦由摩爾圖利堡敗退哈利發庫斯，於是，英兵合計三萬餘人，聲勢大振，哈武互相連合，擬由隆谷愛蘭道路，向紐約進攻，華盛頓早知其計，集兵紐約，防衛該市，時美軍堪上戰線作戰者，不過五千餘人，華盛頓之苦心，可想而知矣。

其間，英軍既已渡河，向紐約前進而來，華盛頓布陣哈倫丘上，英將哈武，知其堅固難陷，繞至哈倫丘之背後攻之，時，華盛頓軍，聞過去隆谷愛蘭之役，美軍敗北，士氣沮喪，加以全軍四分之一，皆為病魔所苦，不能持械作戰，華盛頓知己知彼，認為「以少弱之兵，當敵之大軍，必無勝算，不如目前不戰而退，以期他日之勝利」。遂率全軍向懷提朴倫斯退却，英兵見狀，士氣大振，當即隨後追擊，與一部分美兵交戰，而擊敗之，華盛頓不得已，更向諾斯卡斯爾之陣營退却，英將哈武，復加追擊，激戰之後，諾斯地方，亦為英軍所陷，時十一月十六日也。

於是，華盛頓不得已，更退至瓦加塞。知敵將向菲列得爾菲亞前進，欲遮斷之，會英軍司令孔鄂利斯率兵六千餘人新到，追擊華盛頓之軍隊，至三星期之久，當時美軍，無力作戰，一被追擊，惟有逃之一途，且美軍之中，足下無靴者多，長途退却，足力疲乏，甚至兩足流血，一踏冰地，即留血痕，其狀之慘，實非言語所能形容，尤其是美軍後衛，距敵前鋒，不過數步，亦無向敵一戰之勇氣，華盛頓備嘗辛苦，始達得羅耶

亞，旋由得羅耶亞乘船赴菲列得爾菲亞。英將哈武聞之，計劃一俟河水結冰，即一舉而攻陷菲列得爾菲亞。是時也，美軍襁褓不堪，前途絕望，人數不過數千，擁右財與勢力者，皆去美軍而左袒英軍。尤其是新英蘭之大都會，如紐約如新坡特，皆已落敵手，今也，菲列得爾菲亞，亦被哈武攻擊，危在旦夕，愛國者之厄運，實達極點，愛國者之苦心焦思，亦可謂至矣盡矣。

當時，華盛頓深知有勝敗由天，試行一戰，以振士氣之必要，聖誕節之夜，風雪霏霏，裂肌刺骨，船行冰塊之上，破碎可虞，華盛頓亦不之顧，竟率二千四百精兵，渡得羅耶亞河，攻擊滯留波士頓之德國傭兵陣營，時由德募來之傭兵，正大張宴會，慶祝聖誕，忽遭攻擊，即告敗北，於是，華盛頓遂斬其隊長，俘千餘人，徐歸陣營，時，十二月二十六日拂曉也，是役，美軍僅死四人，既獲勝利，沮喪之愛國熱，猛烈復熾，援兵增加，滿期兵卒，亦留隊中，願意參戰，士氣大振，英將哈武知之，大加戒嚴，召還將回英國之孔鄂里斯，大整軍備，以對美軍。

華盛頓在波士頓勝利後，閱數日，復渡得羅耶亞河而去，時駐波士頓之英將孔鄂里斯，一再挑戰，迫華盛頓一決雌雄，華盛頓以時值日暮之後，小戰一次，即收干戈，以待明日，當時，華盛頓心中，以爲彼衆我寡，兵力大相懸殊，戰亦不克取勝，於是，心生一計，先派哨兵至陣營各處，燃燒烽火，暗中乘夜，率兵離波士頓，向朴林斯頓進發，英軍不知，待天明觀察陣地，美軍已去，不見隻影，華盛頓妙計莫測，孔鄂里斯亦不得不爲之呆然也。

當時，華盛頓欲離開資倫頓，而攻擊朴林斯頓之英軍，美軍正向朴林斯頓進軍中，忽遇爲援助資倫頓之

孔鄂利斯而來之英軍，於是，互相衝突，而激戰從此開始矣。當時，美軍武器不足，輒露敗色，華盛頓見狀，不勝遺憾之至，認爲除捨身誓死，背城一戰而外，別無良策，乃奮然而起，身先士卒，向英軍陣地突進，部下見之，士氣大振，咸呼：「不可失我大將」。爭先恐後，華盛頓而向敵陣突擊，兩軍混戰力鬥，美軍奮不顧身，結局，英兵不支，捲旗而退，華盛頓奮然而起，卒鼓舞美軍，獲占勝利，俘英兵二百餘人，此實一七七七年一月六日事也。

是役也，美軍雖克制勝，而糧盡食絕，睡眠不足，疲憊既達極點，殆難前進一步，華盛頓極力鼓勵士卒，始得急速行進，安抵摩里斯頓之小山，至是，遂先整其冬營之準備，以培養士氣焉。

華盛頓自此次勝利後，忽爲全世界所稱許，歐洲各國國民，皆以「救國者」呼之矣。

法國承認美國獨立

其間英軍屢次大敗，英將巴里英(Burgoyne)之計劃，完全齟齬，當其由加拿大退去也，先派森特聶嘉部下一隊前進，命彼先陷斯旗拉堡，繼破美軍於摩克谷，然後在亞爾帕尼，與其軍聯合，聶嘉從其命，向斯旗拉進攻，美將亞諾爾德來援堡兵，忽以權謀欺聶嘉，當時，美軍中，捕獲一有才之王黨少年，亞諾爾德謂之曰：「汝若宣誓願歸聶嘉軍中，散布美國大軍，現已來援之消息，則可赦汝，如何？」少年諾之，亞諾爾德先於少年衣上，穿槍孔數個，追還聶嘉軍中少年馳至聶嘉軍中，謂軍中人口：「予被敵人破擊如此，幸得逃歸」。聶嘉知之，呼少年至其前，問之曰：「敵之人數幾何？」少年仰天而指樹葉，聶嘉見之大驚，遂不敢一戰，棄天幕及大砲全部而退，於是，巴里英之計畧，完全失敗矣。

此外，巴果英又命博姆上校，往奪白陵頓美兵之武器糧食，八月十六日，美將石達克（General Stark）知之，急集剛勇民兵防戰。石達克一見英軍至，即謂士卒曰：「請看，赤軍來矣，今日不破敵人，石達克之生命，必不保矣。」民兵感其言，奮勇戰鬥，卒擊退博姆上校部，俘虜六百餘人，於是巴果英之計畧，又告失敗矣。

巴果英經此兩次失敗後，既不能得到兵器糧食，又無由求得援兵，已到最後關頭，勢將莫可如何，乃彼大怒之餘，意欲挽回失敗，一次勝負，九月十九日，美將格直率軍，攻擊沙拉托噶附近之白米斯丘阜，格直亦善戰，兩軍混戰，殊為激烈，雙方精兵，不相上下。入夜，勝負猶未能決，互相對峙，至兩星期之久，各據陣營，固守不動。

其後，英軍糧食日缺，不能長久支持。英將巴果英，乃召集諸將，而謂之曰：「現在惟有於速戰速退二者之中，擇定一途，不識諸君之意，究將何擇？」諸將不知所從，相視不言。於是，巴果英乃奮然而起，大呼：「現在我軍，除進而啓發戰端，別無良策。」言已，親立陣前指揮，諸將亦隨之開始攻擊，一方面，美將亞諾爾德，自前次戰爭以來，司令之職，無故被免，衷心不快，苟有機會，輒欲奮戰，以驚敵我之耳目，今也，奮戰之時至矣，兩軍再交于戈，彼竟欣然微笑，奮激若狂，一對部下頒發命令，即單身躍入亂軍之中，今也，彼被免職之一念，竟成爲使其博得稀世聲名之動機矣，彼躍入亂軍中，大顯其狂獅奮迅之勇，勇猛果斷，以不可當之勢，驅逐敵人，美軍司令格直見狀，妬其獨奏奇功，欲命亞姆斯特隆古上校，召彼歸來，無如其時，亞諾爾德既深入敵陣，無法可以召還。

當時，亞諾爾德，雖被奪去交戰之權，甚至司令之職，亦遭罷免，但彼之愛國精神，始終熱烈如熾，毫不介意，卒任良心之驅使，單獨奮戰，部下見其忠勇，亦欣然從命，猛攻英軍，英軍以勢不可當，亦悉退陣營以避之，德國傭兵，甚至隊伍全亂，潰散而逃，是時，亞諾爾德，足部雖再受傷，勇氣未嘗爲之稍挫，勇猛不屈，卒驅英軍，而獲全勝。

英將巴果英最後之決戰，亦徒成泡影，大敗後，欲向賽特噶爾退却，而四面皆敵，無路可逃，印度兵與王黨中人，叛之而去者，日多一日，尤其是糧食益缺，飲料水亦欠充分，加以美軍布陣於各處砲台，瞰制英軍陣中，砲擊不絕，英兵之胆，爲之寒矣。

至是，巴果英亦束手無策，再集諸將開軍事會議，詳述英軍悲境，而謂諸將曰：『現在鄙意認爲除投降而外，別無良策，不知諸君意見如見？』其時，美軍放出之十八斤砲彈，適落於會議桌上，悍然爆發，危險莫名，於是，衆議忽決，士卒六千餘人，全部繳出兵器，陣中高揭旗幟，表示投降。

美兵見狀，歡聲如雷，卽行進入英軍陣中，巴果英先解其劍，交美將格直，格直受之，旋復由格直還諸巴果英，於是，英軍投降之儀式，遂告終了。

此次戰勝之消息，一度傳至合衆全國，舉國歡騰，頓忘從前之艱辛困苦，人民咸有喜色，在此歡欣鼓舞之中，交戰第三年之歲月告終，而第四年之一七七八年至矣。

先是，一七七六年，卽在開戰之第二年，美國一般人士，深覺有與任何一國大國交際，仰其協助之必要，於是，聯合會議，遂派委員三人至法，密謀與法締結同盟，三委員者，卽佛蘭克林及丁（Deen）與李（Lee）

三氏是也。

三人先渡法，述美國經過之情形，求法援助，法國允諾，密祕輸送金錢人員至美，暫予援助，如拉發耶特侯者，亦馳至美軍軍中，大盡厥力，至一七七八年，法國遂公然承認美國獨立，與美結通商防備之約，其年二月六日，互相批准交換。

此事傳至全美，美人雀躍狂喜，稱快慶祝，英國方面，有心之士亦主張從速媾和，謂：「現在徒事繼續戰爭，愚之至也，吾人不可不承認美國獨立，以結互相通商之條約」云。當時，英國政府，頑迷不誤，猶斥其說，而仍欲藉干戈，以保權勢，時法國將校德斯丹 (Caunt. D. Esting) 伯爵，任副艦隊長兼陸軍司令，率艦隊抵那拉港塞特灣，美軍士氣大振，其勢益盛。

於是，美法聯合軍，戰必勝，攻必克，在開戰第五六年中，其勢繼續不衰，其間，美國大陸聯合會議，雖發行紙幣二億元，而價格非常低落，以四十元之紙幣，不過換得正金一元，物價騰貴，達於極點，一雙之靴，價格漲至六百元，士兵一月之餉銀，不敷一餐之需，理財學者白利氏，敘述當時之狀態，謂：「在飯店一餐，所需紙幣，須以三頭壯牛負之。」由是可知當時美國之窮困矣，加以英人偽造大陸紙幣，真贗難辨，致美國各處，嫌惡大陸紙幣，通用甚屬困難，因之，士兵之流，困窮達於極點，爲不平而迫及政府者日衆，例如摩里斯頓陣營中賓夕法尼亞之數團，主張期滿，要求解散，因政府尚未發餉，若輩竟欲以槍桿索之，一千三百餘人，結隊向朴林斯頓出發，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合衆國當局之苦心，實非言語所能形容也。

美國情形，既如上述，英國方面，亦同樣窮困，同屬交戰國家，要亦理之當然，當時，如英國者，亦每

每恃其強大之海軍力，闖入中立國船舶，以探戰時禁賣品之有無，不法不當，在所不顧，致俄國女帝卡特利(Catherine)不能默從其不法之行爲，與丹麥瑞典，締結有名之『戒嚴中立』同盟，採取所謂『自由船舶，載運自由貨物』之政畧，主張雖在戰時，中立國船舶，亦無被交戰國捕拿之憂，而運輸商品，荷蘭旋亦加入，且欲與美結通商條約，於是。英國一方面，以美爲敵，互相交戰，同時，在歐洲方面，對於此等國家，亦須整其戰備，因此，在本國附近，亦需多數海軍力，至是，英國亦陷於極困難之境遇矣。

英國既四面受敵，對於既閱七載之英美戰爭，不免稍感疲倦，一方面，美法聯合軍，勢益旺盛，南北激戰與海上戰爭，皆連續大勝。

當時，華盛頓乘機欲一氣佔勝，以鞏固美國之獨立，一七八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擬以美法聯合軍，擊破孔鄂里斯於約克頓流布『美軍向紐約前進』之虛報，以淆惑英軍總督庫林頓，華盛頓親率一萬六千餘人，向南方推進，布陣營於約克頓。

華盛頓在約克頓，築砲台數座，激烈砲擊市府，復放紅熱彈，焚毀港內船舶，一方面，美法兩軍，又復各焚英軍砲台一座，當時，美軍多露天而臥，所有天幕，則舉以供給法軍，以盡賓主之誼，美法聯合軍，包圍敵堡，竟達三重，水洩不通，嚴重無比，分兵三縱線，延長一英里以上，第一線由華盛頓指揮，第二線以羅雄波伯爵爲司令，激烈攻擊英堡。

英將孔鄂里斯，知不持久，由堡內試行反攻，與美法軍大戰，卒爲美軍所敗，再退堡中，孔鄂里斯企圖乘夜突破法軍戰線，渡約克河，與在紐約之庫林頓軍合併，既着手實行，其一分隊，亦已渡河，會遭遇猛烈

之暴風雨，其餘英兵，莫之能渡，既渡之一隊，亦無所措其手足，千辛萬苦，結局，翌日又不得不退回堡內，於是，孔鄂利斯之計劃，亦成畫餅矣。

至是，孔鄂利斯，除待庫林頓之應援而外，別無希望，而庫林頓之來援與否，又在不可知之列，現在彼既恃其所難恃，除力謀持久之策而外，別無良法矣。

乃聯合軍之砲台，漸次移近英堡，砲擊益加激烈，至是，孔鄂利斯，亦計窮力絕，舍投降而外，無法可施矣，於是，乃於十月九日，由殘兵七千餘人，全部繳械，以表投降之禮焉。

華盛頓見狀，莞爾微笑；彼固寬厚仁慈之士，當時洞察英軍心情，誠恐傷其感情，即集部下士卒，而戒之曰：『決不可對投降之人，表示輕蔑之意，決不可見其繳械示降而笑之，若有此類行爲，不免貽笑後世也。』由此亦可想見華盛頓富於一視同仁之愛矣。

於是，美法兩軍，向英堡前進，列爲二縱線，英軍悄然徐行，表示投降之禮，約克頓市民，故瞻仰英將孔鄂利斯之風采，環堵如山，萬頭攢動，孔鄂利斯心痛羞恥之餘，稱病未出，由鄂哈拉將軍，代理交劍於華盛頓，而投降儀式，遂告完畢。

孔鄂利斯既降，英美兩軍，皆以爲戰爭完全結局，尤其是美國國民，一聞孔鄂利斯投降之消息，即欣喜雀躍，慶祝戰勝，竟忘其苦難，咸慶美國已獲自由，如菲列得爾菲亞，深夜更夫，一面報告二時，一面大呼：『孔鄂利斯已降』，且呼且走，市民聞之，夜半擁出戶外，遊行道中，家家戶戶，燈光燦然，市中各處，歡聲如雷，自由獨立之聲，不絕於耳，相傳當日聯合會議之老傳達，過於喜悅，竟至喪命。聯合會議據報孔

鄂利斯投降，即開會感謝上帝。

英美交戰七年，今以孔鄂利斯投降，始告閉幕。茲將其間美國十三州動員之兵數，示之如次。

馬薩諸塞。	六、七九〇七
科內提卡特。	三、一九三九
弗吉尼亞。	二、六六七八
賓夕法尼亞。	二、五六七八
紐約。	一、七七八一
馬利蘭。	一、三九一二
新罕普什爾。	一、二四九七
新澤西。	一、〇七二六
北卡羅來那。	〇、七二六三
南卡羅來那。	〇、六四一七
羅得島。	〇、五九〇八
佐治亞。	〇、二六七九
得拉韋爾。	〇、二三八六
合計。	二二二一、一七九一

英國媾和條約

美軍大敗孔鄂利斯，舉國歡騰，額手稱慶之時，英國則在歐洲方面，不得已，又將與法蘭西西班牙，荷蘭諸國，兵戎相見，同盟艦隊，已侵入英吉利海峽，威脅愛爾蘭海岸，英本國在歐美兩洲，皆遇大敵，困難情形，難以言喻，當是時也，喬治三世陛下，適接孔鄂利斯降敵消息，明日國會開會之際，即以此種噩耗，報告議員，要求國民協同援助，以當國難，議員等拜聽之餘，貴族院方面，即由謝爾班（Shelburne）執牛耳，衆議院方面，即由帕克執牛耳，開始攻擊政府，衆議院議員，甚至非難對美洲主張權利之拙劣淺陋，英國國會上下紛爭之際，地中海最良之海港，同時又爲英國船舶停泊場所之米諾爾加，竟於一七八二年二月，被法佔領，當時，例如在國會中爲美國辯護之孔威，則對於英美之戰，提議應由英國進而媾和，大發議論，責問政府當局，首相諾斯爵士，知其力不能支配兩院，辭職而去，羅京幹侯爵繼任首相，年終亦告死亡，其後，謝爾班新任首相，彼固繼承其先輩丹伯爵之意見者，當初即主張本國與殖民地不可分離，今見繼續戰爭，到底無益，遂自行提議媾和，國會方面，亦自不待言，一致贊成，予以可決，於是，即向美國着手談判。

因之，美國亦派媾和代表，兩國代表會於法京巴黎，開始媾和談判，此次談判，美國僅要求獨立，英國則誠心希望和平，互相讓步，別無困難，最困難者，第一、英國不願以新芬蘭之漁獵權，讓諸美國，其次，則爲英國向美政府，要求賠償王黨戰爭損失之條件，關於以上兩點，結局，英亦讓步，此外，美國一度要求割讓加拿大，結局亦自動撤回，談判進行之順利，出人意表。一七八三年九月三日，英美兩國，竟拋棄多年之糾葛，締結和約，於是，美國之獨立，遂得英國確認矣。

英美和約，雖告成立。美國國步艱難，實達極點，蓋自獨立戰爭發生以來，於茲七年，其間，不論有意無意，皆以戰爭爲唯一之職業，因此，如貿易製造農業等等，完全放棄不顧，戰禍所至，村落被焚，市壁毀壞，田園荒蕪；皆成原野，欲恢復舊時之隆盛，夏受其難，加以鉅額外債，無法償還，國庫空虛，紙幣大跌，大陸紙幣，殆與廢紙無異，至於士兵餉銀之類，在此種狀態之下，自然長久積欠，更不知何時始能清發也。

在此種情形之下，中央政府，權力微弱，不能駕馭各州，因此，各州政府，互相軋轢，輒有分離之勢，士兵無知，又復迭向議會，要求發餉，不能得到滿足之處置，其中往往顯出不穩之徵兆，乘機思逞之外國，又復虛構事實，妄造謠言，國會之命脈，亦在危殆之中，當時愛國者之心中，亦云苦矣。

於是，一般識者與議員之間，一致認爲非先制定憲法，鞏固中央政府，增大其權力，以剷除各州之四分五裂與一切災難不可，非整理財政，以鞏固政府之信用不可，非用圓滑手段，處理外交，以宏貿易之實效不可。

因此，一七八七年五月，各州所選議員，會集菲列得爾菲亞，先議制定憲法，時華盛頓被選爲議長，議員各持其說，意見分歧，議場騷然，難望決定，佛蘭克林見狀，以爲無論如何，各州所選議員，既任此榮譽之職，不宜有此舉動，如此騷擾，殊不雅觀，因提議「今後每朝着手議事以前，先由法師祈禱上帝，虔求神慮，全體禮拜，以靜其心，然後開始議事。」全體議員，亦表贊同，決自翌日實行，自後，彼此之間，殊屬圓滿，遂於九月十七日，議定憲法草案，此即今日猶適用於美國之合衆國憲法也。

當時議決之憲法草案，更交付各州，徵詢一般國民之意見，各州中之盟約黨，則謂：『此種憲法，加大中央政府之權力，可使聯邦對內對外，日臻強盛』表示贊成，州權黨則謂：『強大中央政府之權力，要之，無異於樹立君主政府。』非難反對，於是，又復議論紛紛，各持其說，不易決定，至一七八八年，十三州之中，已有九州批准，至是，始漸有制定憲法之徵兆，明年，北卡羅來那州，先予批准，其餘三州，亦漸次批准，既得十三州全部批准，此不磨之大典，遂於一七九〇年，宣告制定焉，茲揭當時憲法之大體如左：

1. 凡屬關於國家全體之法律，須經兩院決議。
2. 兩院之一，定名為元老院，其他一院，稱為衆議院。
3. 兩院稱為合衆國之國會。
4. 國會每年應開會一次。
5. 元老院議員，由各州立法院選舉之。
6. 衆議院議員，由各州人民選舉之。
7. 法律由合衆國高等法院之推事，負解釋之責。
8. 行政之責任，由大總統負之。
9. 大總統每四年選一次，以複選法選舉之。
10. 大總統有不認可之權。

11 大總統對於兩院之決議，行使不認可權時，若兩院議員三分之二以上，不再予可決，應屬無效。

12 大總統爲陸海軍大元帥。

13 大總統有任命文武官員，締結條約之權，但須得元老院之承認。

14 大總統與副總統，同時選舉之，大總統在任期內死亡時，由副總統代理之。

15 各州關於州內之事務，得獨立自由處理之。

16 關於國家全體之事務，由中央政府掌理之。

憲法既經制定，於是，北美合衆國乃新組政府，定期一七八九年，實施此項憲法。

華盛頓就任第一屆大總統

合衆國獨立成功後，舉國衆望，咸集於華盛頓一人，開國之初，國步艱難，全國國民，皆欲戴之爲元首，乃華盛頓之目的，在國家之利益，非一身之私利，爲一己之利益，而犧牲國家之利益，彼所最惡者，因此，決然拒絕國民擁戴之願望，一七八三年，英美講和完成，彼卽於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辭去大元帥之職，退隱鄉里，從事農事，以渡其平穩之歲月。

但開創之初，端賴賢良，國家決不許其久居草莽，安閒高蹈，及合衆國憲法制定，設置大總統之時機到來，全國國民之信愛熱望，咸集其身，卒舉之爲第一屆之大總統，時一七八九年四月三十日也。

華盛頓就任之初，國庫仍告空虛，政府信用墜地，土蠻侵擾國境，海賊掠奪美船，加以，美人爲亞爾吉爾人所捕者，呻吟於該國獄中，西班牙又復拒絕美國國民巡航密士失必河，英國雖曾與美媾和，以立於對等

地位爲辱，不派公使，亦不締結通商條約，在此種情形之下，北美合衆國開國之初，真所謂國步艱難，內外事多也，國難如此，不識華盛頓何以處之，以下試畧述其施政方針，以爲是篇之終結焉。

整理財政 華盛頓就任總統後，即舉用當時與彼合稱美國三傑之居發遜及哈米爾頓 (Alexander Hamilton) 二人，以居發遜爲國務卿，任哈米爾頓爲財政部長，二人亦助華盛頓處置國難，先是華盛頓採納哈米爾頓之意見，計算戰爭中山各州借入之債額，定償還到期內外國債之議，又對於輸入品與國內釀造之酒類，實行稅課，以充償還內外債之基金，此外，更在非列得爾菲亞，設立造幣局與國立銀行，藉此等手段，力謀鞏固合衆國之信用。

外交方面 至於外交方面，則首先爲對英問題，當時，英美和議成功，爲日雖淺，而兩國之間，又復發生糾葛，即英國以美不還債務爲理由，非難美國，美則列舉（一）英軍押送美之黑奴。（二）英國既與美媾和，仍未撤除兵營。（三）壓制美之水兵等等。以迫英國，情形險惡，勢將交兵，華盛頓乃派推事長謝爲特派大使，至英，締結各種條約，以謀防止後患，時一七九五年也。

同年，對於西班牙，亦締結一種條約，取得密士失必河通航之自由，劃定當時西班牙所領佛羅里達 (Florida) 之國界，又與亞爾吉爾締結條約，釋回被捕繫獄之美人，且獲得美船自由往來地中海經營貿易之權利。

此外，係於法國，就人情而論，美人當然對法同情，及英法間，以干戈相見，美國即時援法，亦屬當然，華盛頓固深知不易制止，惟彼既以不與歐洲一切國家締結攻守同盟，爲美國之直正政畧，自不得不斷然採

取局外中立之策，此種舉動，在法國國民方面，誤認爲反面無情之態度，亦未可知，而華盛頓則認爲美國之政畧，斷然宣布中立，當時，法國駐美公使則勒之流，不僅恃美人之同情，在美國各港，捕拿英國商船，加以躉裝，且計劃唆使美人，抵抗英國政府，華盛頓以法使此種態度違法，卽向法國政府談判，使其召還則勒，諸如此類，無論如何，非華盛頓，不能斷行，以上所述，皆華盛頓在職中所執行之要件也。

華盛頓前後在職八年，一七九七年，辭職回瓦隴山麓之鄉里後，卽以農爲樂，安享餘年，閱二年，一七九九年十二月十四時，遂與世長辭，時年六十有八，美國國民，一聞噩耗，如喪考妣，哀悼莫名云。

克里米亞戰爭目次

克里米亞戰爭之原因

俄帝尼古拉之野心

英國公使看破俄帝奸謀

英法土對俄宣戰

克里米亞戰況

巴拉庫拉巴及其他之激戰

塞巴斯托波爾城之激戰

克里米亞戰爭之終局

講和會議之結果

克里米亞戰爭 目錄

克里米亞戰爭

克里米亞戰爭之原因

在敘述克里米亞戰爭之前，先有一述當時歐洲強國土耳其之狀況，及英俄關係之必要。

土耳其，自其始祖鄂斯曼（或稱鄂提曼）起於比西尼亞及布利吉亞（皆在小亞細亞）之境，平定小亞細亞之大部分以來，至十四世紀，更渡伏爾倫斯朋特海峽，遷都於亞得里雅那堡，嗣復蠶食斯列斯、馬塞洞、塞爾維亞、南希臘等地，侵畧匈牙利，敗德意志法蘭西之聯合軍於尼柯頗里斯，一四五三年，摩項德三世，率三十餘萬大軍，滅東羅馬，陷君士坦丁堡，自是而後，土耳其皇帝，益以攻畧四隣爲務，統一希臘埃及，勢若旭日初昇，一五二〇年，有名之索利曼二世卽位，更攻畧亞細亞與亞非利加諸國，大拓其版圖，合併匈牙利，奪取維也納，使德意志爲之震恐，更擴張海軍，在地中海上，甚跋扈而睥睨一世矣，自鄂斯曼帝建國以來，凡三百年間，是爲歐洲方面土耳其帝國之全盛時代，及索利曼二世崩，國勢漸衰，先失匈牙利，更受俄侵畧，各部藩王，亦各宣言獨立，不遵土耳其政府之命，繼而一八三二年，希臘首先獨立，自行擁立君主，自是而後，土耳其日益衰微，而俄帝尼古拉，竟以不治之大病人目之矣。

土耳其之所以至此者，究其原因，不外往昔各種族，征服希臘人後，皆從其征服之希臘人，習學問技藝，學通商貿易之法，獨土耳其人，毫不學習，物換星移，年更歲改，仍與昔日之土耳其無異，往時，土耳其雖以不改古昔之面目，而能大破敵國，擴張領土，但在文化日進之今日，則實際上，到底不能與智識進步，

精通戰術之各國相角力，此土耳其所以有今日之大原因也，同時，土耳其人，多屬斯拉夫族，（按此指在歐洲之土耳其人）信仰希臘教，俄人亦同屬斯拉夫族，同信希臘宗教，於此二點，俄土兩國，互有密切之關係，故土耳其政府，對其人民，每有所處置，俄土之間，必常發生紛爭，俄人本為塞國住民，信仰之心殊深，即令平生行爲，欠誠實，極欺詐，而對於宗教，則殊屬熱心；每見土耳其國內信奉希臘教之斯拉夫族，被土耳其政府虐待，常不勝憤怒之至，俄國政府，因利用俄人此種心理，藉名保護基督教民，以收攬人心，而遂漸逞其吞噬之慾望，歐洲各國，見俄大有野心，竊欲加以檢束，相率釋去歷來對土之嫌怨，且以土耳其對各國之暴力，雖為其歷來在歐權勢之餘波，亦有增加俄國口實之虞，對於土國一切行動，又復不與計較，就中英國，則深恐俄國把持土耳其事體，以扼地中海之咽喉，而遮斷通印度之要道，對於俄國此種態度，心中大為不悅。

英俄土三國，版圖皆跨歐亞兩洲，今土耳其勢力衰微，已無侵犯亞洲方面英國利益之舉動，而俄國則逞其勢力於中央亞細亞，為欲達其目的，屢屢煽動阿富汗，以圖離間英國與阿富汗之關係，更向印度方面，擴張版圖，動輒有衝擊英國背後之勢，英國畏之，遂採取以土耳其為屏藩，以抑制俄國勢力之政畧，關於此點，有名之歷史家馬家駒氏，曾謂「英國之某種政治家，及某種社會人士，因對俄之戒心，竟以保全土耳其帝國，為英國之一種義務矣」。

此不獨英國為然，當時，歐洲各國，對俄皆存戒心，咸欲助土，以抑制俄之勢力，此英法之所以以俄為敵，而交戰於克里米亞也，以下請就其近因與經過，而畧述之。

俄帝尼古拉之野心

俄國在歐亞兩洲，勢力漸盛，既如上述，及俄帝尼古拉即位，益欲達其野心，時，西歐愛好自由之士，見俄從前瓜分波蘭、虐待波人，大惡俄國，且非難俄國妨礙其文明之要道，俄不之顧，會匈牙利發生叛亂，俄遂助奧平之，自是而後，對於隣國，益加乘勢睥睨，視奧恰如屬國，且與普王菲特烈威廉四世，關係最爲親密，法帝拿破崙，即位不久，由俄帝尼古拉觀之，則法受內亂餘波，國內疲憊，畢竟無企圖大事業之餘裕，回首一觀，與彼銳意經營之東方問題有關係之英國，則首相阿巴京爵士，又爲故友，素稱莫逆，故當時尼古拉曾披瀝其野心之一端，而有言曰：「英爲絕大之海軍國，我既與英結爲同盟，而法又不能獨力與我對抗，至如英法聯合以當我之事，畢竟不可得而有也。」結局，英法將計就計，聯合抗俄，頗屬趣事，當時尼古拉之所以始終相信而不疑者，蓋以英國政治家，素不信用拿破崙，故不料英法可以聯合也，情勢如斯，此晚歐洲列國之尼古拉，所以忽然勃興其傳統之野心也。

尼古拉素性本屬熱情，往往全神貫注於一事，雖可謂之勇敢，動輒不免輕浮，寬容愷勳，具備東洋君主之性質，而最富於功名心，常慕亞歷山大大王之爲人，喜讀亞拉伯故事等書，當時，不知何人，預言歐洲土耳其，建國四百年而亡，歐洲方面，「一八五〇年，正土耳其滅亡之年。」是說，甚實塵上，尼古拉併吞土耳其之野心，所以益趨熾烈者，亦未始非此種風說有以致之也。

尼古拉既即帝位，欲增進英俄舊交，於一八四四年，訪問英國女皇維多利亞，英廷以其風格不凡，威容堂堂，曾予以好評，尼古拉在英，與英國女皇之意中英雄惠林吞公爵，會談土耳其現狀，及關於將來之種種

問題，當時，尼古拉已述及土耳其危在旦夕，且反復明言對土方針，既歸，即命塞爾維德伯爵，綜修意見書一篇，以致英國女皇，其意見書之要旨如次：

英俄兩國，確信維持土耳其之獨立，使其保存現在之版圖，實為兩國共同之利益，蓋此乃可以保持世界一般和平之良法故也。

根據前項理由，英俄兩國，以戮力同心，使土耳其之存立，臻於鞏固，而避免一切有害其存立之危險，為彼此之利益，欲達此種目的，必須以樂享泰平天地為要，不由外面苦惱土耳其，亦不干涉土之內政也。

此外，關於實行方法之意見，書中亦曾述及，此項意見書，後日俄帝尼古拉，即認為關於攻畧土耳其，英國已與俄國相約聯合之確證，而英國則斷言決非與俄相約聯合，關於此事，當時有名之歷史家金古列齊氏，在某書中評之曰：「尼古拉以其訪問英帝時所力言之意見，不見容於英國之政治家，乃致此種意見盡於英帝，以謀付之於曖昧模糊之間。」反之，歷史家馬家駒氏則謂：「非也，即令英國政治家，對於尼古拉，毫不同意，未加獎勵，而尼古拉亦相信贊成其意見，然後發出此種意見書」云。

馬家駒氏又謂：「俄國皇室之系統中，本有精神性之遺傳，屢屢出生真正之狂人，古昔姑且不論，即就卡他利那二世以後而言，卡他利那之殘忍奸惡，實非常人所為，其子波爾，則真正瘋狂，拿破崙曾以「狂帝波爾」之綽號稱之，其子尼古拉弟兄中，亦有近於瘋癲者，如是言之，則俄帝尼古拉，亦不免有幾分精神病，當其致上述意見書於英也，亦未始非出於已之所是，他人即應同意之思想，例如上述意見書之實行案中，

當作奧國與俄國利害均等者，竟視爲奧國與俄聯合，而筆之於書，諸如此類，豈非精神上稍有缺點之明證乎，其對英國也，恐亦如是耳。」不過尼古拉雖以意見書致英，而英則未之復也。

時，尼古拉野心勃勃，益不能自禁，欲與英國作協同一致之運動，俟好機之到來，會一八五二年十二月，英國內閣更動，尼古拉訪問英國時，任外交部長之阿巴京伯爵，繼達比之後，任首相，俄帝竊以爲時機已至，無任欣喜，明年一月九日，赫倫大公爵夫人，在俄都聖彼得堡之私邸，舉行夜會之際，尼古拉遂招英國公使哈米爾頓西馬於別室，潛述關於土耳其將來之意見，力言英俄必須聯合，以完整其處置之準備，當俄帝尼古拉之意見，則謂：

「俄固不欲佔領君士坦丁堡，但英法或其他國家，佔領該市，俄亦不能同意，且不能依從更改英臘之組織，使其建設一個東帝國之計劃，更不許分割土耳其爲數個共和國，以作意大利革命黨員一類人物之避難所。」

要之，尼古拉之意，欲以塞爾維亞、布加利亞、波斯尼亞爲獨立國，而以摩爾達維亞與瓦拉西亞作俄之保護國，昭然若揭，對於英國，則謂英國併吞埃及與康吉亞，俄國國民，亦不反對，以爲報酬。

英國公使西馬，當即以俄帝尼古拉之意見，報告英國政府，英國政府，尤其是英國國民，察知尼古拉包藏禍心，大爲反對，當時，英國察知俄之所謂保護國者，要不外表面上之體裁，實欲爲以俄之屬國，俄國一旦得布加利亞，則必進入君士坦丁堡，而更將自多瑙河以迄馬他龐岬之希臘半島全部，歸其治下，故英國對於尼古拉所言，不能應允，而毅然決然，大呼：「我英國不能參與劫奪友邦土地之舉動。」以斥俄之引誘，俄

帝尼古拉，當初相信英爲俄之同盟國，必能相助，以遂其瓜分之野心，今英完全與之反對，尼古拉遭遇此種意外之拒絕，心中大爲不快，度英必將單獨壟斷其利益，一面恐懼英國此種態度，一面又復猜疑英國，且以胸中機密，既對英國洩露，深悔萬事已爲英國知悉，不禁忿忿，於是，欲謀於法，以成其志，而以其旨，通告法帝拿破崙，提議共同動作，約於事成之後，舉來因河左岸，悉與法國，欲藉此非常有利於法之條件以誘法，而法竟一言以拒絕之，因此，尼古拉雖不免失望。然其心一徹不變，素志不稍挫折，仍翹首引領，以待時機之來焉。

英國公使看破俄帝奸謀

當時，會俄帝尼古拉可以藉口實行其計劃之事件發生，卽所謂聖地問題是也。

在敘利亞（土耳其四大部之一）之首府耶路撒冷，及基督誕生地白資列亨，皆有基督教徒所謂聖地。聖地者，屬於基督降生時代之建設，指堂塔伽藍而言也，當時拉丁教民與希臘教民之間，卽爲此項聖地之所有權，發生爭執。

元來此種問題，在兩教徒之間，各有主張，互相爭論，爲日已久，法王佛蘭西斯一世之時，與土耳其王索利曼二世，締結關於聖地之約，以法王爲聖地及拉丁教民之保護者，以拉丁教會爲聖地之監督，自是而後，聖地遂落於拉丁教民之手，厥後，土帝對於希臘教會，亦與以此種特權，歷代土帝，又復任意予奪，不顧舊規，從此，拉丁與希臘之間，復播爭執之種，互爭權利，迄無已時，而法則爲拉丁教會之後盾，俄則出而援助希臘教會，於是，爭執愈益擴大，竟成爲俄法兩國之糾紛，拉丁教會，若稍有利，俄則以爲辱，反之，

希臘教會，若稍有利，法則以爲恥，小題大做，相爭不已。

在此種情形之下，更有對於雙方爭執，猶如火上加油者。即羅馬教皇與奉天主教之各國帝王，認爲希臘教民奪取屬於拉丁教民之堂塔伽藍，一八五〇年，各國代表，會於一堂，誓助法國，爲拉丁教民，決定此種爭執，於是，駐君士坦丁堡之俄國公使聞之，大示反對，明言希臘教民之所爲，本屬至當，毫無可爲他人非難之理由，且謂俄帝爲希臘教民之保護者，斷然拒絕法國公使之要求焉。

英國公使見狀，恐由此種小事，引起大事，欲於可能範圍內，和平解決，因勸當時之土耳其帝，對於兩方教民，公平處置，土帝乃選任委員，使其負責調停，無如兩方教民，各自固執己見，未克奏功而歲暮矣，至一八五一年，法國公使奉法國政府之命，令從嚴談判，始終主張拉丁教民之權利，而恢復之，而俄國政府，亦訓令俄國公使，謂希臘教民之主張，不可退讓一步，於是，土帝介於兩大國之間，而莫可如何矣，當是時也，俄國公使竟脅迫土帝，謂：「若不承認俄之主張，當離君士坦丁堡之使館而去云」。

至一八五二年，土帝想出一種手段，向俄國公使，闡述兩方教民關於聖地之分界，俄使聞之，憤然罵曰：「此種分界論，吾人不欲聞也。」法使亦怒，謂：「俄之提議，土帝苟稍容許，法國即以軍艦，問候達達尼爾海峽。」土帝益爲困厄矣。

一八五三年，俄知戰事難免，秘密募兵，着着備戰，駐俄英國公使西馬聞之，向俄政府，質問理由，俄國政府支吾其辭，答稱：「近日傳聞法帝借名保護耶路撒冷之拉丁教民，已對土耳其用兵，因此，俄國亦僅爲保護希臘教民，整其兵備而已。」俄帝尼古拉一面如此答復英使，一面欲威嚇土耳其政府，派海軍中將門

西可夫爲全權大使，帶護兵數千，至君士坦丁堡，門西可夫公爵之性質，本係粗暴過激，忿怒不能自制，以之爲使，危險益甚，元來使臣奉派初至外國，必先謁其國之首相，然後會其外交部長，古來之慣例也。門西可夫公爵則不然，到土耳其既不遵從慣例，出席土廷，亦傲慢無禮，大有目無土帝之慨，土國外交部長福德大怒，且以爲俄國使臣此種態度，侮辱土國，大加非難，憤而辭職，土帝心中，亦不勝憤懣，然莫可如何也。

時，駐君士坦丁堡之英國公使斯拉提福德，對於門西可夫之舉動，大爲懷疑，察知俄國近來野心勃勃，日益跋扈，乃急遽飛書致停泊馬爾塔島之艦隊長唐達志，要求派遣軍艦至達達尼爾海峽，法國公使，亦請求拿破崙帝，配備軍備於茲隆港。

在此種情勢之中，俄國欲以俄土兩國從前所結之開吉那條約爲口實，奪取土耳其之實權，三月八日，門西可夫公然謁土帝，會晤土國外交部長，提議俄土之間，再結密約，且出示草案，要求對於俄法及其他國家之公使，一切嚴守秘密，此要不外俄國欲欺土帝以逞其奸謀之計劃，其草案即以開吉那條約爲權，土國外交部長，對於門西可夫之心事，大爲懷疑，不允其請，茲引開那吉條約中之重要條項言之，則第七條規定：

土耳其政府，平常應保護國內之基督教及基督教會，俄國公使，得充君士坦丁堡新教會（希臘教會）之代表，又如第十四條所載，土耳其朝廷，應以其代表之言，提供參考。

該約第十四條，則規定

俄國朝廷，除在君士坦丁堡俄國公使館內，建設希臘教之禮拜堂外，并得在該府之噶拉塔區，公然建立

希臘教會，新教常仰俄國公使之保護，得藉其庇護，以免除一切之障礙危難。

吾人試解釋此二條件之精神，則關於第七條，俄國雖狡，亦無從藉口，第十四條，亦不過僅許俄國在君士坦丁堡府內，新建一個教會，與許可俄國公使，對於土廷，代表該教會及其職員而已，若僅如是，當然別無可以反對之理由，乃門西可夫，竟附會第七條，以爲俄國有保護土耳其國內全部希臘教民之權，主張土耳其既爲一個特別教會之信徒，予俄以干涉之權，則此權之可以伸張而及其全國各地之教徒，自不待言，但門西可夫此種意見，土帝若予承認，則歐洲土耳其全體國民，十之八九，皆在俄帝之保護權內，如是，則土帝實際上，雖爲土耳其之君主，已不成其爲君主矣，就土帝言，焉能許之。

當時，門西可夫公爵，既向土耳其外交部長，主張上述口實，強求交付全部希臘教徒宗教上之保護權於俄國政府，復謂土耳其若對英法及其他各國，保守秘密，締結此約，則俄當負保護土國之責，今後土耳其與歐洲列國交戰時，俄即出兵四萬，派艦數艘應援，以爲報酬，土希不惟不從，且通告英法公使，門西可夫本屬粗暴，聞之，忽然怒若烈火，蹴席退去。

一方面，俄國政府，頻頻募集兵士，着着整理其軍備，陸續向土耳其邊境進兵，海軍則集中黑海，至是，俄帝尼古拉，遂發急文，責門西可夫遲緩，令其速使土帝，遵從俄之要求，門西可夫心急，欲早日了結俄土密約，屢迫土帝促其承認，而土帝則拒絕如故，頑抗不允，尤其是土耳其首相列西德帕夏，乃受過歐風教育之政治家，毫不爲俄所欺，反覆前言，斷然拒絕俄之要求。

會法蘭西關於聖地問題，亦不讓步，土帝於其年之五月五日，下詔處置，採取可使俄帝充分滿足之辦法，

乃俄帝尼古拉之真意，並不在此，其目的在伸張權力於土耳其國內，土帝據報，亦頑抗不聽，門西可夫益迫土國外交部長李飛提帕夏，舉行最後談判，土耳其斷然拒絕，門西可夫知談判終難成功，五月二十一日，遂向土帝，大聲疾呼，狂言脅迫之後，離君士坦丁堡而返俄國。

英法土對俄宣戰

一方面，俄國益整理戰備，密令兩師人，屯集摩爾達維亞與瓦拉西亞交界，計劃一俟接到門西可夫之報告，不能滿意，即行着手進攻，今門西可夫既拂袖離土而來，尼古拉遂以保護希臘教徒爲名，下令征討總督米加耶爾哥爾嘉可夫公爵進攻，於是，哥爾嘉可夫，乃率上述兩師之兵，於六月十二日，涉布爾斯河，向摩爾達維亞進兵，其後不久，俄軍即佔領該州及瓦拉西亞州，在該處課稅募兵，徵收公款，如對屬國，而俄帝猶曰：「俄國決非向土宣戰，不過在彼等未承諾要求以前，佔之以爲質耳。」要之，此不過尼古拉之口實，不待智者而知也。

一方面，土帝河布達爾也言特，見門西可夫臨去君士坦丁堡之際，舉動旁若無人，知戰亂不可避免，遂從首相列西德帕夏之意見，於門西可夫去後第七日，即五月二十八日，爲避免陷於猛獅之餌起見，採取下列兩種方法，即第一，下詔確認基督教民之權利，力求其歡心，第二，用公文詳記與俄國大使談判之顛末，傳送英法及其他各國公使，以求各該國政府之援助。

在此種情勢之中，上述俄軍渡涉布爾斯河之消息，傳至君士坦丁堡，人心恟恟，府內騷然，於是，英國公使斯拉提福德，勸告土廷，竭力維持和平，盡量忍受俄之無禮，土帝素來雖主張和平，無如土民既聞俄軍

進攻，人心激昂，不可制止，朝貢國埃及與其他小亞細亞之艦隊，既到君士坦丁堡之港。而土耳其之愛國黨，又復上書上帝，嚴辭極諫，竟謂：「陛下若不能斷然抑制俄之跋扈，則請退位」云。此不獨愛國者爲然，其他人民，亦莫不憤土耳其政府之因循姑息，舉動愈益不穩，土耳其政府，見狀態如此，大爲憂慮，乃向英法兩國公使，誰求配備軍艦數艘，於達達尼爾近海。

不久，戰備畧整，至九月初旬，兵卒八萬餘人，集合君士坦丁堡，而陸續集合者，又有數萬，至是，土耳其政府，亦不得已，向俄責問佔領多瑙河諸州之理由，要求迅速撤去各州俄兵。俄國當然不允，於是，土耳其政府，遂於十月四日，對俄宣戰，俄既秘密備儲久矣。至是，亦繼土耳其之後，宣布開戰，而俄土兩國，遂以兵戎相見矣。時英法奧普四大國，始終主張和平，努力調停，尤其是英國，因與尼古拉素稱莫逆之阿巴京伯爵，適任首相，欲防止兩國戰禍於未然，大盡其力，嗣以英國輿論，憤俄違法，頗爲激昂，阿巴京莫可如何，遂辭職。旋由拿破崙之至友帕爾也爾斯頓繼任首相後，即命停泊拍西加灣之英艦，密整戰備，準備一旦有事，即可與法國艦隊，同赴戰地，未幾，帕爾也爾斯頓辭職，後任雖爲約翰拉塞爾，而英則猶採和平主義也。

一方面，法國，則自拿破崙即位後，即以俄國爲其叔父拿破崙一世以來之宿仇，欲待時機到來，以圖報復，且拿破崙近來之宿望，亦欲戰敗俄國，大振國威，使人民之不平，向外發洩，以圖穩固其帝位，今見俄國對土耳其，有不法之行爲，即認爲時機已至。英國首相阿巴京，雖躊躇不決，亦不之願，仍促英國參加，一面嚴裝艦隊，於六月十四日，派遣軍艦至達達尼爾海峽口之拍西加灣停泊，整裝待命，準備英法公使之報

告一到，即可開戰。

奧普兩國，亦認俄國態度，大為不法，但努力保持和平主義，故四大國中，奧普專以和平為宗旨，英國則內閣方面，分為兩派，和戰未決，法國則渴望交戰，未能如意，於是，一八五三年七月，四國大使，乃會維乃納，討論調停，草成各該國之意見書，而綜合之，以歡迎俄土議和。

一方面，土耳其對於俄之要求，除交付全部希臘教民之保護權於俄國政府之一條而外，大抵亦決予承認，無如俄國要求之主眼，即在交付保護權一條，在俄認為此條苟不能貫徹，即令土耳其在其他方面讓步，亦與不讓無異，俄帝尼古拉，一見土耳其致俄之通牒，即故作誤謬之解釋，謂保護一項，土帝亦已承諾矣。

君士坦丁堡內市民，一聞俄帝尼古拉此種無禮之言，益形激昂，倫敦英人，亦大為憤激，達於極點，如素以精通東方問題有名之聶亞德，則極力攻擊俄國親友黨內閣，主張為土耳其迅速採取斷然之處置，言論殊為激烈。

形勢急轉直下，土耳其帝乃起用勇將鄂也爾帕夏，任為軍務部長，委以軍事上之一切，以制俄之先鋒，鄂也爾帕夏者，本生於奧，而歸化於土，賦性勇敢，長於軍畧，既奉命，即先率土耳其本隊，布陣於多瑙河右岸，十月二十八日，由威京密渡左岸，築城塞於卡拉發提，十一月四日，俄軍向鄂爾尼資亞城進攻，鄂也爾帕夏，在中途迎擊，與俄軍大戰，破之，自是而後，連戰連勝，驅逐俄軍，勢如破竹，時，俄軍在小亞細亞方面，表面上，佯示防守，以欺土軍，其間，俄國艦隊長那利錫摩柯，則突然由塞巴斯托波爾港，率軍艦

數艘來襲，十一月三十日，乘陰天，突然襲擊停泊西諾浦港中之鄂斯曼帕夏所部土耳其艦隊，悉數擊而沉之，且放火焚燒港內民房，大示暴威。

此項消息，一度傳至歐洲，各國對於俄之態度，皆大爲憤恨，迄今徘徊於和戰兩論之歧途，而躊躇不決之英國，亦忽然一致主戰，及帕爾也爾斯頓再任首相，更與拿破崙相謀，決定協同對俄矣。

一方面，維也納之列國會議，亦再致書俄帝，要求迅速撤去屯駐多瑙河沿岸諸州之俄兵，并希望俄之回答，能在四十日以內，經過土帝之手，時，俄帝尼古拉，既聞英法兩國海軍同盟，闖入黑海，大爲忿怒，斷然拒絕列國會議之要求，命駐倫敦巴黎之俄使，迅速下旗歸國，對於駐俄京聖彼得堡之英法公使，亦迫其退去，英法兩國公使，遂離俄都，下旗歸國。

於是，英法兩國，根據一八四一年之倫敦條約，遂於三月二十六日，對俄宣戰，英法既對俄宣戰，奧普亦當然應以俄國爲敵，宣布開戰，乃普國自一八四八年，被奧屈辱於鄂爾繆茲以來，國勢頗爲衰弱，今則完全在俄之下，汲汲於圖謀不傷俄國之感情，奧則與俄土接壤，此次戰爭，大受影響，對於俄軍之渡多瑙河，心中殊爲不快，俄國亦知奧之心事，對於奧之要求，始則從之，今俄背約進兵，奧即與普締結攻守同盟，俄軍若攻畧多瑙河沿岸諸州，而越巴爾幹山，決心即行興師問罪，不過目前，則決定先守局外中立耳。

當時俄國，以爲奧國對俄，必不忘當年之恩誼，更恃普國對俄屈從，相信奧普兩國，必不與英法同盟，遂斷然拒絕維也納會議之要求，殊事出意外，奧國竟於六月十四日，與土締結條約，奧軍獲得佔領多瑙河沿岸諸州之權利，奧國軍隊，既向國界推進，俄軍遂陷於腹背受敵之狀態，此俄所大懼者也，不過奧軍，當時

僅在該地屯集，未嘗布告宣戰也。

英法兩國，既同盟攻俄，英國即先以出於惠靈吞公爵門下，在滑鐵盧戰役，失去右臂之拉古朗爵士，爲英軍總督，率三萬餘人前進，法亦以阿爾諾爲法軍總督，率兵五萬出發，英法兩軍，各由倫敦、朴次茅斯、掃桑波敦（以上英國之港）及馬賽、圖隆（以上法國之港）開船，集合於噶利波里，兩軍合計八萬人，以船艦六百艘運輸。威風堂堂，由瓦爾那出發，向克里米亞前進，除以上之英法兩軍外，更有土耳其兵約七千人，加入聯合軍，俄國對聯合軍之兵力，則爲騎兵十六營，徒步砲兵七十二門，騎砲兵二十四門，總計三萬五千餘人。於是，英法土之聯合軍與俄軍，皆各集大兵於克里米亞，而大興干戈，成激烈鬥爭矣。

克里米亞戰況

九月十九日，英法同盟軍，以一部分英兵，留守於上陸地幽巴托利亞（在克里米亞半島之西岸）之近傍，其他軍隊，則悉向阿爾馬河前進，艦隊亦由阿爾馬河應援，二十日午前六時，由前夜之陣地，出發前進，英軍決定當敵之右翼，法軍決定當敵之左翼。右翼卽南方，在俄軍方面，認爲最關緊要之地也，同盟軍所經之路，山岳起伏，恰如高原，高低廣狹，隨處不同。各地皆有既涸溝渠，儼成狹小豁谷。河上有木橋一座，橋右山上。有俄軍所築之野堡，備砲一十二門，砲口皆向山上。其他重要砲台，則爲備砲十三門之土砲台，該砲台之後方。有備砲九門之胸壁，向橋右之方面。更有野砲臺二，其一位於距河三百碼之處。

是日正午既過，同盟軍之艦隊，向山上猛烈砲擊。俄軍不支，開始向前砲臺退却，其最左翼之部隊，則向法軍右方面來。時，法軍右方。側面爲拿破崙帝所率之一師，與英軍之第三師。互相連接，而英軍之第二

來富爾旅，則作兩翼，首先渡河，諾柯提少校所部之支隊，則冒彈雨，與孔林存少將砥礪台，目該少將始，布隴中將等，皆指揮作戰。

兩軍戰端既開，俄軍向正面及兩翼射擊，彈如雨注，屍集成山，而同盟軍更加勇往直前，毫無躊躇狐疑之色，其中，如第七團，由老練之伊悅上校指揮，全軍視生命輕於鴻毛，死亡雖達半數，亦不屈服，第十九團亦向敵軍勢若噴火之野堡直進，此種忠勇，實令聞者驚嘆，此外，第三十三團，由俄軍側面攻擊，因丘上俄軍砲火極爲猛烈，暫避其鋒，未幾，勢力復盛，各團齊向俄軍侵入，以槍矛刺殺守兵者有之，放火焚燒城堡者亦有之，忽然之間，竟成一大激戰，兩軍混戰奮鬥，結局，俄軍不支退去，而同盟軍第二十三團所有之軍旗，遂飄揚於壁上矣。

其時，俄國大軍，欲奪回土砲臺，勢若洪水，大舉突進而來，兩軍又復開始大戰，激戰數小時後，同盟軍流血喪命，得之匪易之數座土砲臺，又復落於俄軍之手，時朴拉旅與第一師來援，同盟軍勢力大振，復向俄軍反攻，尤其是第一師師長肯布利吉公爵，指揮近衛兵，加以第二旅旅長康伯爾，久經沙場，經驗豐富，雖在槍林彈雨之中，亦不稍屈，指揮全軍，因此，同盟軍士氣大振，旋即挽回勢力，卒驅俄軍。

同時，列西葉望石任師長，由發查旅與亞丹士旅編成之第二師，又向俄軍之中堅與右翼之中央突進，聯合拿破崙所率之師，渡涉阿爾馬河後，更向適遭俄軍焚燒，猛火焰焰之朴爾柳齊村突進。

師長葉望石，記述是日之激戰，曾有：「當日彈雨之烈，殆爲任何富有經驗之軍人，所不知也」之語。由此亦可知其爲激烈之接戰矣。當時，戰爭雖烈，而驍勇之英軍，則毫無畏色，勇往急進，徒涉激流，冒兩

座俄軍砲臺之彈雨，進攻俄軍，第九十五團，轉瞬之間，損失上校一員，少校一員，士官九員，兵卒百七十人。第五十三團，亦損失一百三十餘人。第三十團，亦戰死士兵一百五十餘人。

一方面，法軍則向俄軍左翼中央，猛烈突擊，旋即驅逐俄軍砲兵，更得英軍第二師援助，大破俄軍，一切得照預定進行，當時，英法兩軍，槍矛相向，由山腹進迫俄軍本陣，勢若破竹，英法軍進一步，則俄軍退一步，結局，阿爾馬河畔最初之激戰，勝利全屬同盟軍時，正午後五時也，今也，阿爾馬河畔，同盟軍雲集，英法國旗，高揚於河畔之黃昏風中矣，是時，拉古爵朗士與諸將，悠然通過同盟軍之間，諸兵一齊喝采，適如百雷同鳴，歡呼之聲不止，河水爲之騰躍，在此最初之激戰中，俄軍傷亡，合計三千三百餘人，英軍約三千人，法軍傷亡一千五百餘人。

巴拉庫拉巴及其他之激戰

最初接戰，大獲勝利之同盟軍，更於同月二十五日，乘夜半之際，攻擊巴拉庫拉巴城，俄軍莽提上校，僅以百十餘人及臼砲四門守之，同盟軍既至，莽提上校以寡少之兵，竭盡死力防戰，無如同盟軍人數既衆，且有軍艦二十艘，對該城盛行砲擊，衆寡不能敵，彈缺不能戰，陣亡者不乏其人，而莽提亦告負傷，不得已，遂飲淚吞聲，與將校六員，士兵六十人，投降同盟軍。

於是，同盟軍勢力益振，二十七日，向塞巴斯托波爾城進發，意欲一氣攻陷該城，該城堅固，不易攻下，同盟軍除採取持久之策而外，別無良法，因此，法軍首先退屯卡米休，英軍亦退屯巴拉庫拉巴，然後包圍該城，築堡塞以守之，且遮斷俄軍與外方之通路，以絕其糧食時，同盟軍屯駐巴拉庫拉巴，因水土不服，加

以霍亂流行，死亡甚夥，駐屯一星期，死亡人數，將與阿爾馬河戰役中之陣亡數相等，一方面，俄軍依然頑抗，仍無陷落模樣，於是，同盟軍深恐長此以往，一入冬季，更感困難，欲於此時，猛襲俄軍，攻陷該城，十月十七日，乃由軍艦與砲臺，向塞巴斯托波爾，開始砲擊，當時，英軍使用大砲六十一門，法軍使用大砲四十六門，而俄軍則以一百三十門應戰，黑烟冲天，白晝猶暗，同盟軍雖猛烈砲擊，效果毫無，兵數雖云三萬五千，而實際可用者，不過一萬五六千人，不特不能攻下俄軍。反有被俄軍擊退之勢，蓋俄軍當時欲突破包圍，集注同盟軍之側面及後方，猛烈砲擊，數日之內，其勢一變，先採攻勢之同盟軍，反居於防守之位置，及俄軍益以猛勢反攻，同盟軍遂告退却，而採取列堡壘爲二線，守備由資鄂爾拱至巴拉庫拉巴之諸道，以阻止俄軍之計劃，第一線，爲山脈頂山所築之四座堡寨，甲、丙、丁三座，各備大砲三門，乙則備砲二門，第二線則有一座堡寨與一個牆壁，甲堡寨以康伯爾少將爲司令，由第一師第二旅與砲兵一營守備之，乙堡乃巴拉庫拉巴丘上之四面堡，以土耳其兵一營守之。

至十月二十五日午前，俄國精兵，襲擊土耳其軍守備之四面堡，此項消息，傳至同盟軍之本營，康伯爾司令，卽以第九十三團，配備於府道前面，以海軍陸戰隊，配置丘上，盧康爵士所部之騎兵，則整頓其戰備，以至俄軍騎兵，第一第四兩部，及法將頗斯克所率之一師，則各着手攻擊運動，英軍總督拉古朗，亦向戰場進發。

一方面，俄軍進攻四面堡時，土耳其軍雖竭力應戰，卒不能敵，棄堡而逃，俄軍更以哥薩克兵，追擊土軍，同時，復向英軍第九十三團，頻施砲擊，英軍極力應戰，奮鬥殊烈，卒擊退俄軍，一方面，俄軍騎兵，

亦向英軍砲擊，英軍砲兵應戰，初則彼此相距六百碼，最後則近至二百碼，兩軍奮鬥力戰，結果，俄軍亦告失利，不得已，退却而去。

此外，史家烈少將部下之重騎兵旅，則作二線前進，第一線，以蘇國鼠色兵及伊尼斯齊林古斯兵前進，第二線，則由第一號皇家龍騎兵，與第四號第五號近衛龍騎兵編成，俄軍之騎兵，矛騎兵，龍騎兵等，一齊向山下而來，英法各旅，即向之進攻，俄軍亦猛烈攻擊，兩軍激戰頗烈，尤其立於第一線之英騎兵，在敵軍長矛如林之中，縱橫驅馳，輾轉進攻，第二線之英騎兵，亦同樣猛進，結局，擊潰俄軍，俄軍雖勇，遇英國此種猛烈之騎兵突進，亦惟有捲旗而逃耳，俄軍既退，英兵復追擊而大敗之，俄軍死傷，實屬無算。

是時，盧康爵士（英國騎兵師師長），更奉到前進之命令，盧康爾傳令使曰：「應向何處前進乎？」傳令使諾朗上尉，指俄軍敗退之方向對曰：「彼處有敵有砲，不可不進攻也。」

元來，戰場上，騎兵不得步兵應援，決不能攻擊砲兵，此兵法也。今騎兵單獨前進，步兵遠在後方，且前者與敵軍砲兵之間，為長一英里半以上之平地，盧康爵士見形勢如此，認為「在此種形勢之下，六百名騎兵，欲攻三十名砲兵，令六營步兵應援，猶不可不謂之輕舉妄動。」於是躊躇不進，嗣以總督拉古朗已下進兵之命，不得已，始令卡吉爾爵士進攻。

午前十一時十分，盧康以部下騎兵，分爲二隊，第十三號龍騎兵與第七號矛騎兵爲先鋒，第四號龍騎兵與第八號第十一號重騎兵，爲第二列，遽急追擊俄軍，彼此相距約一千二百碼時，俄軍激烈射擊，反攻英國騎兵，英軍傷亡無數，一時屍集如山，剛勇之英騎兵，竟越屍山奮鬥激戰，俄軍亦奮勇力戰，不亞英軍，時

英軍步兵，既由英軍正面砲擊，丘上砲兵，復自英軍側面猛攻，英軍傷亡甚夥，結局僅剩六百餘人，此六百名英騎兵，正後日成就英國著名詩人特尼松不朽之傑作，使其傳名後世之「六百名」也。故此六百名者，當時，死亦不惜，傷亦不顧，只知猛進，而不知退，正奮勇力戰之際，會英軍之應援隊，與法國輕騎兵二百名來援，六百殘兵，勇氣大振，猛攻俄軍，俄軍不能敵同盟軍之大兵，遂退却而去，同時，同盟軍亦退至四面堡，自後兩軍遂各築障地，互相對戰，其間，雙方皆有應援隊開到，兩軍勢力，大為增加。

在此次激戰中，俄軍雖不能克復巴拉庫拉巴，但就大受痛苦之英軍一點而言，俄軍已先勝矣，因此，大放祝砲，咸慶戰捷，翌日，更以七千餘人，襲擊英軍第二師之障地左翼。該師得近衛兵與第四師之數團應援，且其障地之後，又有法軍第二師在，於是，大舉反攻，俄軍腹背受敵，不支而退。

翌日，即巴拉庫拉巴戰之第三日，英國騎兵，移障營於巴拉庫拉巴大道之丘上，與法國軍隊之本障取聯絡，以前配置障營之丘麓，則任俄軍佔領焉。

是時，俄軍方面，因門西可夫與哥爾嘉可夫兩大公，皆在營中，志氣大振，欲襲英軍右翼，以解塞巴斯托波爾之圍。於十一月四日，分其兵為左右翼兩隊，右翼由索米諾中將指揮，自第二四面堡前進，左翼以赫樂中將為司令。準備由般克爾曼橋，向敵進攻。為使攻擊方向之敵軍勢力分裂起見，更由哥爾嘉可夫，率別動隊一隊，自資鄂爾拱前進，同時，塞巴斯托波爾城中之兵，又由第六四面堡，向同盟軍之左翼攻擊，而各處之砲台，則戰鬥開始。即一齊發砲，使敵留壘壕中，不得出援他兵。

同盟軍方面，英將葉望石，認為障地位置不固，動輒易受敵軍侵畧，迭向總督建議，未邀採納，蓋英軍

布陣之丘上，有多數洞穴，非迂迴以出斜坡頭不可。而右翼即布陣於此。從前斜坡上，雖有砂囊砲台兩座，現已撤去，全無砲台，且無塹壘，因此，葉望石中將，認爲甚危險，特向總督建議，而拉古朗總督，不聽其言。

其間，俄軍之攻擊準備既成。十一月五日清晨。天未大明。欲出敵不意，突然攻擊，秘密向殷克爾曼谷上高低起伏之丘上進兵。乘英軍第二師之無充分防備，突然射其右翼。時正爲午前五時。孔林吞將軍，正巡視該旅之營外兵。聞丘麓砲聲轟轟。急命輕兵師與第二師前進。會營外兵被俄國大兵壓倒。忽然敗走。正向丘上而來，於是。英軍由第四十一、第四十七、第四十九三團編成。歸亞丹士少將統率之第三旅左翼隊，則向丘端推進。以防俄軍由該路來襲。以第三十、第五十三、第九十五三團編成之混成旅。則由發查少將指揮，向其側面推進。此外卡斯卡提中將，則率其麾下之一師。列於第三師之右前進。朴拉少將旅。則守第二師之左。向山頂可以俯視切爾勒鴉谷之處推進。近衛旅。則已由洞穴。到達接近塞巴斯托波爾（高原之一端）之地點時，俄軍已分兩隊。由灌木繁茂之難所。大舉登山而來。忽然之間，兩軍遂互交砲火，激烈接戰，英軍總督，亦到該地。見狀。即命甘鄙亞部下之砲兵隊。以十八門砲。已行砲擊。俄軍亦應戰。砲煙朦朧，掩覆密林。火焰冲天，令人生畏。英軍砲兵司令甘鄙亞負傷而倒。吉肯松代理指揮。此次砲擊，實爲是役之決勝點。嗣以細雨霏霏。道路濘泥。灌木繁茂。砲烟密布。雖屬晝。全如暗夜。司令已陷於不能指揮之狀態。將士等亦惟有各憑其勇氣與才畧。於是，戰鬥遂完全一變而爲英軍各團連與俄軍之關係矣。

時。卡斯卡提中將（第四師師長），本欲率第六十三團。向丘上俄軍進攻。乃戰至半途，頭部被射。且身

爲槍矛所刺，已負重傷二三處，結局死於陣頭。其麾下士兵，彈丸既已告盡，復被俄軍包圍，亦將全軍覆沒，幸士兵竭盡死力奮戰，損失上校以下六百餘人，更加勇躍力鬥，卒能突破一方，到達丘上，此外，該帥第一旅旅長哥爾吉少將，率第一旅，向段克爾曼大道左側力戰中，亦負重傷而倒，其他將士，亦遭俄軍射殺，面俄兵復不容赦，捕獲英兵，卽行虐殺，慘死於俄兵之手者，爲數亦復甚夥。

當時，向右翼攻擊之朴拉旅，亦決死血戰，傷亡實夥，第八十八團，被俄軍包圍，第七十七團第四連，攻擊一方之俄軍以援之，始得逃出虎口，向最右翼前進之近衛軍，則遭遇數倍其兵力之俄軍，血戰數次，一度由砂囊砲台，驅逐俄軍，旋以彈丸完全告盡，後尾又爲新加之俄軍所衝，卒被俄軍驅逐，全軍損失大之。

在此次激戰中，第二師完全居其中心，受敵激烈砲擊，全軍誓死奮鬥，戰死大半，僅遺三百餘人，激戰最酣之際，拉古朗爵士巡視戰場，時，砲兵將軍史倫節斯因中流彈，失其右腳，一見拉古朗爵士，卽留悲痛遺言，倒斃其側。

一方面，俄軍則乘四面朦朧，物色難辨之際，大博勝利，奪獲英軍砲台二座，封其火門，勢不可當，因此，英軍完全疲憊，死傷續出，將敗之際，法軍大舉來援，復向俄軍肉搏，時正九時也，當時，俄軍乘勝而來，雖因丘上突現法軍，大爲狼狽，而仍以猛烈之勢，進迫法軍，激戰數小時後，俄軍卒被新銳法軍，由丘上驅至谿谷方面，於是，極其悲痛壯烈之朴爾鄙可拉激戰，遂暫入休止狀態，而克里米亞戰爭，對陣數月，今交冬季，形式上亦自然休戰矣。

塞巴斯托波爾城之激戰

一八五四年，巴拉庫拉巴及般克爾曼兩役，同盟軍漸獲勝利，已如上述，今交冬季，尤其是戰後連日大雨，不能作戰，是年戰事，從此告終。當時，英土軍因無冬營之準備，頗爲寒氣所苦，加以霍亂赤痢等，病疫流行，死亡者達數千人，法軍幸有相當準備，損失較少，於是，拿破崙欲定最後之勝利，派以工兵術超羣，而著名於世之尼爾將軍。至克里米亞，實地詳細視察，以推進其突擊敵軍弱點之計劃，嗣以發現適當之地點，即向南部卡拉白爾那鴉進兵，一方面，俄軍名將拓德烈本，亦頗有才幹，即在其新攻擊地，築成塹壕，是即有名之馬拉可夫不可破之高塔也。

在兩軍各整戰備，同盟軍正包圍塞巴斯托波爾城之際，秋去而冬來矣，當時，兩軍既入休戰狀態，奧遂召開維也納會議，努力調停，不幸結果亦徒勞無功，於是，英法兩軍，依然準備再戰。一八五五年四月九日，冬季漸告終了，即進攻塞巴斯托波爾城，自四月九日迄二十二日，前後十四晝夜之間，同盟軍向俄軍陣地，試行砲擊，殆未斷絕，射入城中之各種彈丸，實達二十餘萬枚之多，俄軍亦復報以砲擊，始終應戰，其間，如有名之工兵將軍拓德烈本者，則常奔馳於砲煙彈雨之中，督勵工兵，見堡壘之被破壞者，即修理之，因此同盟軍之猛烈砲擊，更無效果，不過徒使兩軍之間，發生傷亡而已。據當時之公報所載，同盟軍之傷亡，每日平均達二百餘人，俄軍方面亦然。

在此種情勢之中，法軍總督阿爾諾上將，患霍亂病逝世，由昔年在阿爾比利亞忒意殺戮之伯利希爾將軍，繼任總督。拍利希爾將軍，五月十六日，來戰地就職後，即與英軍總督拉古朗爵士協商，更改同盟軍之編

同盟軍之編成漸改，六月六日，愈益着手塞巴拉托爾城第三次之攻擊。時，英軍使用之大砲臼砲，合計百五十四門，定於七日午後六時，英軍向石坑，法軍向馬麥隆開始攻擊，英軍第九團之砲兵，由康伯爾上校指揮，首先大破俄軍，佔領石坑，夜間，俄軍欲奪回石坑，乘黑暗攻擊，英軍始終奮鬥力戰，卒能驅逐俄軍，此次激戰，英軍將士之死傷者，合計約達六百餘人，其中如後來之伍爾志爵士，當時，亦充工兵士官，正在指揮工兵隊之際，偶爲鐵筒彈所中，貫穿股部，奮勇指揮，卒達目的，實爲是役中之美談。

當英軍在石坑方面，正占勝利之際，法軍亦在拍利希爾將軍指揮之下，突擊猛進，佔領馬麥隆，是役法軍傷亡三千餘人，俄軍傷亡二千餘人，同盟軍攻城七月，此次始獲最初之勝利。

六月十七日，更着手第四次之攻擊，英軍以大砲六十二門；攻敵之右翼，又以一百零四門，配備左翼，明日，英軍攻擊列敦與馬拉可夫，俄軍頑強，出人意外，同盟軍奮鬥力戰，徒勞無功，死傷續出，爲數甚夥，卒爲俄軍所敗，是役，英軍傷亡最多，計一千五百七十餘人，法軍傷亡三百餘人，俄軍則傷亡九百餘人。

此次大戰前後，兩軍各發生悲痛事件，開戰後，閱十日，即六月二十七日，以劑毅果斷著名之英軍總督拉古朗，罹霍亂病，死於軍中，法軍總督阿爾諾上將，亦死於病，俄軍勇將門西可夫公爵，亦以同一病疫，在軍中逝世。此外，俄軍所最悲痛者，則爲俄帝尼古拉以狂疾崩御，嗚呼蒼天，以病奪去與克里米亞戰爭有關係之人物，何以如是之多耶。

拉古朗既死，英國政府，即以節姆斯辛朴松爲總督，派往戰地，辛朴松具才畧，有名望，部下士卒，皆極敬服。

其間，同盟軍爲攻擊塞巴斯托波爾城而興造之建築物，漸近完成，俄軍亦恐其落成之日，卽爲失城之時，俄將李德認爲與其坐待失城，毋寧竭盡死力，突擊而戰，以解同盟軍之包圍，八月十六日，李卜明吉，乘霧向則爾那鴉線突擊，其勢實不可當，同盟軍以事出意外，遽急防戰，而俄軍恰如企圖破檻而出之飢獸，以猛烈之勢迫來，同盟軍不支而退，俄軍追之，愈益接近其目的所在之攻城建築物，輾轉破壞，其勢猛烈可畏，同盟軍亦惟有扼腕旁觀而已。俄軍既破壞全部建築物，蹂躪同盟軍之軍列，英軍不支，將欲潰去，會法軍與撒丁軍來援，英法軍又復聯合，以抗俄軍，俄軍遂敗，不得已退却而去，當時，法軍來援，實予俄軍以極大痛苦，不過俄軍能破壞其目的所在之攻城建築物，亦屬克里米亞戰爭中之殊勳也。此項建築物，既爲俄軍破壞，同盟軍自非再建不可，於是，從此銳意盡力，工程與日俱進，而完成之期，又不遠矣，一方面，法軍亦將其陣線，漸次推進，接近城寨，而俄軍亦新增建築物，漸向同盟軍之陣線接近，何者爲包圍軍，何者爲被包圍軍，旁觀者殊難辨別，其間，俄軍屢向盟軍，試行夜襲，每次皆被擊退，不能達到目的。

一方面，法軍總督拍利希爾，由數學上算定，欲舉全力砲擊，一舉以決勝負，着手準備，八月十九日，愈益着手攻擊，同盟軍以大砲八百門，一齊發射，不分晝夜，繼續砲擊，砲聲震地，黑烟冲天，三晝夜之間，完全不能得見天日，在此三晝夜中，竟使俄軍傷亡五千餘人，雖熟練有名之俄將拓德烈本，亦莫可如何，惟有默不一言，以待陷落而已，是誠空前絕後之大激戰也。

九月五日，同盟軍又復乘勢開始總攻擊，首由法軍以三萬餘人，大舉向馬拉可夫高塔突進，英將威廉柯資林吞則率輕兵師與第二師全部，開始攻擊列敦。

法軍由馬庫麻洪指揮，突進奮鬥，先將馬拉可夫塔之外圍，完全佔領，最初本城，因城中俄兵，竭盡死力防守，激戰數次，猶無陷落模樣，嗣以俄兵不支，棄塔而走，法軍遂正堂堂，大舉入城，時，地下一帶，忽然震動，法軍大驚，甚形狼狽，旋見埋有鐵絲數條，通達地底，斷之，得告無事，此項鐵絲，通城內三十處之大藥庫，可藉引火，使其一齊爆發，而得免於難，亦云幸矣，漸進，更攻畧稜堡及中央五稜堡，至是，俄軍所誇言之高塔，亦落於同盟軍之手矣。

一方面英軍，則輕兵師首先侵入列敦，繼而第二師復繼續進攻，時，俄軍亦以多數兵力攻擊，連發葡萄彈對抗，其勢極為猛烈，英軍不屈，力戰，轉瞬之間，損失二千四百餘人，如某旅者，甚至除溫古模上校而外，全軍覆沒，英軍人數本少，加以未見援兵到來，衆寡不敵，不得已，暫時退却，翌晨，英軍大勢挽回，又復着手攻擊，時，馬拉可夫塔已爲法軍佔領，英軍察知列敦終難維持，遂於夜間，由塞巴斯托波爾城，秘密退去，同時，亦放棄列敦，是役也，俄軍喪失兵卒將近萬人，哥爾嘉可夫公爵，知在此處不能與同盟軍抗，乃爆沉所餘之船舶，炸毀殘存之堡壘，携剩餘之兵器糧食，向北退却，布陣於要害之山地，占強有力之位置，保持其與彭可夫及俄國本土方面之聯絡，以與同盟軍對峙，上述最後一役，實爲空前猛烈之激戰，全市悉遭破壞，一星期之內，俄軍死亡三千，平均一日竟達五百餘人。

今也，歷時一年有餘之塞巴斯托波爾城攻圍戰，亦與該城之陷落同時告終，而克里米亞戰爭，亦大概宣告結局矣，同盟軍攻下塞巴斯托波爾城後，本應即行追擊俄軍，奈去年以來，迭次激戰，加以疫疾流行，傷亡甚夥，且塞巴斯托波爾之攻擊，已將全力用盡，今也，戰鬥力大半銷失，攻下塞巴斯托波爾城後，得多數

之軍用品及其他造船材料等，同盟軍之勢力，雖漸已挽回，仍無作戰勇氣。同盟軍猶且如此，况敗北之俄軍乎。

然當時音有一可爲俄國挽回敗北面目之事件，即卡斯之役，俄軍將土耳其與英國之聯合軍，全都粉碎，卒使聯合軍降伏是也。

卡斯最後之大勝，卒使俄帝亞歷山大二世，以爲唯一之面目，決心媾和，促成其期望和平復現。派遣全權使臣出席法京巴黎列國會議之決心，於是俄與在克里米亞交戰年餘之英法軍，亦締約媾和矣。

克里米亞戰爭之終局

克里米亞戰爭開始後，撒丁率先加英法土之同盟軍，瑞典挪威亦欲與俄軍對敵，獨普居於類似俄國奴隸之地位，惟有袖手旁觀，奧則開戰之初，即再三盡力調停，一八五五年四月，復集各國大使於維也納，會商和議，當時，因英法間表示異議，事遂不成，自是而後，奧國仍欲始終貫徹調停之志，如外交部長郝爾則奔走於兩國之間，大爲努力。

元來俄國，不過表面上裝作非常強硬之勢，表示不使同盟軍敗北不止之意氣，其實則以傷亡過多，軍資不足，渴望他國出而調停，會塞巴斯托波爾陷落，俄國大爲失望，知除媾和而外，別無良法，而歐洲全部，亦知俄之內情，一般皆認爲不久可以議和。

於是，俄奧代表，秘密往還，一再商議，結果遂決定媾和條項之大綱，以示英法，英國斷然反對，法亦謂爲不可，調停議和，殊難成功，嗣經奧國奔走，結果，更由俄國讓步，修改媾和條項，以示英法，和議始

告成，其大綱如次：

第一、所有摩爾達維亞及瓦西拉亞等一切多瑙公國之保護特權，從來雖為俄國占有，現在俄國。對於此種特權，自願放棄。

依該地人民之希望，變更政體時，雖未經土帝裁可，其人民所設立之政體，歐洲各國政府，應予承認。

為保持摩爾達維亞邊境之安寧起見，俄國願將白沙拉比亞州之若干土地，割讓摩爾達維亞國。

第二、多瑙河鑿於全體，有最大之關係，應使其通航自由，除去政畧上一切之障礙，且對於此次和約有關係之各國，為保持通航自由起見，有在該河口停泊二小軍艦之權利。

第三、黑海為海防警察之便利起見，僅許二小軍艦巡航，不許其他一切軍艦通航。

俄土兩國所屬之海港，只得供通商之便利，不許設置陸海軍之造艦廠。

第四、在土耳其之基督教徒，應由基督教法國同盟，一致負其保護之責，俄國不得單獨保護之。

但保護者，對於土帝之主權政權，不得加以障礙。

由以上媾和條項之大綱觀之，俄國在黑海之海軍勢力，即將全被滅殺，當時俄亦莫可如何，只得承認，其他有關係之各國，亦漸次承諾，於是，歐洲各國之帝王及政府，乃在法國巴黎，舉行媾和會議，一八五六年一月十五日開會，由各國派代表至巴黎，當時各國代表如次：

英國全權大使

克里米亞戰爭

克里米亞戰爭

顧拉倫東爵士 (Clarendon)

考勒爵士 (Canley)

法國全權大使

瓦留斯基伯爵 (Walewski)

德保爾奎尼 (De Bourqueney)

奧國全權大使

保爾伯爵 (Bail)

何不勒爾男爵 (Hobnel)

俄國全權大使

鄂爾羅夫伯爵 (Comte Orloff)

布隆諾男爵 (Baron Brunnow)

土國全權大使

成喜爾，阿利，帕夏 (Visier Ali Pasha)

摩哈麥提，塞斯爾白 (Mohamet Celbay)

撒丁國全權大使

徐嘉寶公爵 (Sicabot)

許拉馬公爵(Hilamale)

普國代表

莽吞菲爾男爵(Martenffel)

噶提伯爾錫男爵(Gutberg)

以上出席會議者七國，代表計一十四人，當推薦議長之際，奧國代表保爾伯爵，推薦法國外交部長瓦留斯基伯爵，各國代表，亦表贊同，於是，瓦留斯基伯爵遂任議長。

此種會議，以秘密爲要，爲防止洩漏秘密起見，以法國外交部長之官邸作會場，且以應行討論者，皆屬重大事項，各代表均須充分深思熟慮，因規定每議一事，則留二三日至五六日之餘裕，以便同僚互相熟議，故此次會議，於一八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開幕，至同年四月十六日，始告終結，其間，前後開會凡二十次，三月三十日之第十九次會議中，各代表對於媾和條約，皆已簽名蓋章完畢，且以休戰期限將滿，又復決定延期至交換媾和條約之日爲止，各通告戰地知照，此外，各代表又於是日，以條約書送呈各該本國，各國帝王，皆予贊許，於四月二十七日批准，繼而相互交換，亦告完畢，於是，和平之局，得以完全實現矣。

媾和會議之結果

依據此次之巴黎和約，俄國干涉土耳其內政之實權與機會，皆被剝奪，而土耳其則因此得列爲歐洲國家之一，歷來被歐洲諸國，視爲野蠻人，視爲惡魔，平常視爲警敵之不幸，自此次和約交換後，皆一掃而除之矣，一方面，俄國自亞歷山大一世以來，對於俄土兩國間之事件，認爲只有俄國可以干涉，歐戰列國，毫無

置喙之權利，自此約締結後，不特此種偏見，完全爲之打破，而俄根據一八一二年朴卡列斯提條約所得之版圖，與一八二九年在亞細亞掠奪之土地，亦喪失殆盡，其以一七七四年所結之開那吉條約爲楮。主張俄帝對於土耳其領域內之基督教徒，皆有保護權之說，從此亦完全歸於無效，自是而後，俄因此次和約，勢力顯然爲之減殺，而回復其五十年前之舊狀矣。

要之俄帝尼古拉之自信，卽所謂俄軍必勝之妄想，此次業已完全打破，一八一五年以來，俄國久居歐洲霸權者之地位，至是，此種地位，亦一變而爲法帝拿破崙所占矣。雖然，俄國豪傑，如哥爾可嘉夫公爵，猶不以爲恥，且豪語曰：「俄決不悲觀，惟正已耳。」至於普奧及其他德意志聯邦各國，則依據此次和約，乘俄失敗，始得免其壓制。

當時媾和條約簽定後，各國代表，仍留巴黎，會商各國交涉之重大事務。茲舉其結果決定之重要事項如下：

第一、禁廢私艦（捕拿船）。

第二、局外中立國之旗章，可以保護敵國之貨物。

但戰時禁制品不在此限。

第三、局外中立國之貨物，縱在敵國船中，亦不得掠奪之。

但戰時禁制品不在此限。

第四、凡屬封港，欲使他國遵守，須有實効，換言之，即不可不以有力軍隊，從事防備。

以上四項，乃其重要者，經各國代表反復考慮後，結果至四月十六日，各國皆表同意，簽字完畢，在此最後一次之會議中，英國代表顧拉倫東爵士，提一建議，謂：「今後萬一不幸，兩國之間，有糾葛發生時，應先託他國調停，竭力避免干戈。」當時全場代表，亦皆同意而別。

和議既成，危在旦夕之土耳其，幸得免於危難，從前尼古拉帝視爲重病人之土耳其，今則已能恢復健康矣。不過由另一方面言之，則依和約之規定，以其領域內之基督教民，置於歐洲各國共同保護之下，要不外證明土帝已失統治基督教民之信用，而爲不能統治本國國民之確證，由此點而言，土耳其尙不能謂爲充分健全也。

土帝阿布達爾也吉特，雖於一八三九年十一月三日，頒布勅令，許可萬民一律同權，然此種法令，無異空文，實際未能同權，克里米亞戰爭既終，英國大使杜列德庫列夫，勸土帝真正許可同權，土帝從之，一八五六年二月八日，更頒法令，所有基督教民，亦一律許其得與回教徒同權，不過此項法令頒布後，政治上之差異，雖已除去，而土帝憎惡基督教民之心理，則依然存在，此實釀成未來糾紛之種子也，厥後發生俄土爭戰之一原因，亦已胚胎於是矣，此外，依據巴黎和約，土耳其雖得確保其境界，而希臘對於此點，則異常不平。希臘人民，送向國王申訴，責其在戰爭之際，不採取斷然之處置，此亦後日俄土戰爭之原因也。

克里米亞戰役中，英國喪失三萬餘人之生命，而無數士卒，又復死於霍亂，法國則戰死六萬餘人，俄國亦犧牲五萬餘人。

克里米亞戰爭

中英鴉片戰爭目錄

鴉片戰爭之原因

中英宣戰

鴉片戰爭之戰況

清廷媾和與廣東河口之戰

二次媾和及其後之激戰

中英最後之激戰

中英媾和

條約締結後中英兩國之狀況

中英鴉片戰爭
目錄

中英鴉片戰爭

鴉片戰爭之原因

吾人欲叙述中英鴉片戰爭，不能不先述英國與中國鴉片貿易盛行之由來。

距今約五百年前，即十五世紀前後，鴉片始由印度及亞拉伯地方，輸入中國，當時，僅粵閩人民中有吸之者，固未嘗成爲一般普遍之嗜好也，乃鴉片之爲物，無味之中，有不可得而言之至味，一旦嘗試，終身難忘，煩悶憂鬱者吸之，則煩消鬱散，忽然心氣和暢，恰如微醺，快味莫名，以是，逐漸流行，竟至無貴無賤，無貧無富，皆爭相追求而嗜好之矣。初，英荷諸國之商人，只鴉片輸入中國而獲巨利，英商遂爭先恐後，競爭輸入。其間，英人竟在印度領地內，廣植罌粟，製造鴉片，對華輸出，以爲牟巨利之一大財源，而清廷亦許各國輸入鴉片，准其在粵貿易矣。

厥後，清廷知鴉片之爲物，害及人身者甚大，常用之，則傷精神，損血液，終於損害身體，不可救藥，十八世紀末葉，遂下令禁止，更將當時國內所存鴉片千箱，付之一炬，制定法律，嚴罰吸者，即國內商人販賣鴉片者，枷一月，杖一百，充軍邊疆三年，侍衛官吏犯者免職，枷二月，杖一百，流三千里以外，因此，鴉片貿易，一時中止，乃未幾，法令漸弛，吸食者密賣者日衆，又復昔日之狀態矣。

於是，清廷復於一八一六年，焚去鴉片三千二百箱，同時，再申前令，永禁賣買，無如吸烟嗜好，深入人心，法令縱嚴，禁絕匪易，甚至巧避官吏耳目，吸烟船底者有之，携至暗室，或無人之地吸食，以爲無上

快樂者，亦莫不有之，秘密輸入者，相繼迭出，政府之禁令，實有若無。

情況如是，政府禁令，終等具文，於斯時也，英商等重賄賂清廷駐粵地方官吏，力圖秘密輸入，而清吏貪賄，反樂於收受，而密許之，甚至不辭媒介之勞，助桀爲虐，是故，由英輸入之鴉片，在一八一八年當時，不過每年四千箱左右者，至一八三〇年，則一躍而爲一萬八千箱，至一八三七年，更達三萬四千箱之多，英商之利益，實達美金一千六百萬之鉅，其後，逐漸增至七萬箱，英商亦隨之大獲其利。

至此，清廷禁令，全等具文，英商竟乘機公然請解禁止輸入之令，清廷徘徊岐路，躊躇莫決。

嗣以一般識者主張斷然禁絕，上奏以聞，清廷乃集臣僚，廟議決定禁止，更頒法令，嚴禁吸食輸入，以十人爲組，謂之一保，使互相警戒，一人犯法，十人悉受其刑，貯藏鴉片，或置有烟具者，處死，官吏默許，而不糾其罪者，罷官加重論罪。

此項法令制定後，清廷即首先通告在粵英商，嗣後嚴禁鴉片輸入，更令將當時商館內，及船舶中所有之鴉片，悉數送回英國，英商不得已，全部送回英國，於是，自宣宗以下，政府當局，皆先告安心矣。

然以英商一旦將庫中鴉片，全部送回英國，即認爲國內吸煙，從此絕跡，此種見解，淺薄實甚，英國著名鼻學者米爾有言曰：「習慣固爲第二天性，但有時深入浸染，竟至令人誤認爲第一天性」。誠哉是言，習慣者，實不易剷除之天性也。昔比利時政府，欲矯正當時國內早婚之流弊，制定法律，限制結婚年齡，男子不到二十五歲，女子未到二十三歲，不許結婚，深信此法實施，宿弊即可剷除，不圖自是而後，國內竟化爲男女野合之巷，與私生子女之窟，毫不顧慮道德，政府大驚，遂廢去前令，但此後數十年間，國內風俗，竟

敗壞無遺，不易改善矣。

中國人吸烟之習慣亦然，政府無論如何嚴禁，嗜者日增一日，犯者屢見迭出，而商人，則豫爲貯藏，秘密販賣，故表面似已禁絕，其實仍與從前無異，不過有公開與秘密之不同耳。

中國政府，自公布禁令以後，大爲安心，旋知私吸密賣，盛行如故，不禁大驚，認爲當時所以不能斷絕禍根者，要不外乎外商秘密輸入鴉片所致，苟能從嚴取締外商，則縱令國內尚有存烟，早晚必爲嗜者用盡，結局，政府之目的，亦可得而達矣，於是，挑選適當幹員，從嚴取締外商密輸。

當時獲選者，卽有清一代人傑林則徐是也。清廷擢林爲兩廣總督，使掌理一切政務，林遂於一八三九年（道光十九年）由北京出發赴任，林至廣東，卽窺探英國商館之內幕，見去年大申禁令後，一度歸國之英商，又復渡海重來，港外英船二十四艘，列檣而泊，粵商出入英商館，經營貿易，林一見而斷其爲秘密買賣鴉片，卽欲根本予以驅逐，先與部下鄧廷楨商議，捕詢出入英國商館之華商，稍有形跡可疑，卽殺之於英國商館門前，更令英商，限三日以內，將運到之鴉片，悉數繳出。

英商不願服從中國官憲命令，尤以爲所有鴉片，當不至盡爲林則徐所奪取，於是，對於林之指揮，一致認爲無服從之必要，置諸不理，而林命所限三日之期，亦空閒過去矣。

林則徐得知大怒，謂：「英商傲慢，實屬可惡，去年公布禁令以後，既秘密輸入，奪我財寶，現在對於本總督之命令，苟仍玩忽蔑視，實屬無理之至，嗣後，非悉捕英商，嚴加懲處，以大儆其將來不可，」卽命兵士數百，襲擊英國商館，英商以事出意外，大爲驚恐，乃各自將秘藏館內之鴉片，全部繳出，請求退兵，

而林則疑其隱匿尚多，不允其請，且縛捕英商中重要人物，嚴加拷問，英商等不招，林更捕英國領事甲必丹義律 (Captain Elliott) 以下各在粵英人，悉投獄中，復命兵士，奪去停泊港外之英國商船，禁絕華人與英國商館一切交際，供給食物之類，禁止尤嚴，當時英人，惟有坐以待斃耳。

英商等既恐戮及領事，復見自身目前，迫於飢渴，但亦莫可如何，而對林之命令，不得不徒事服從矣，於是，林復曉諭彼等英商，令出所藏鴉片二分之一者，與以食物，出四分之三者，仍許貿易，時英商等日暮途窮，私慶再生，悉出所藏鴉片，謝罪林前，請求速將領事以下英人，悉數釋放，解除賣買糧食禁令，准許仍舊貿易。

於是林則徐即將上述顛末，馳使上奏，請示辦法，清帝大賞林之英斷，更命將英商繳出之鴉片，即時在粵，悉數焚毀，林奉旨後，當即焚毀，所有灰燼，悉投海中，此次焚毀鴉片，實達二萬二千箱之多。

繳烟問題，既告結束，對領事以下英人，仍監禁未釋，亦不許英商貿易，於是，英商數百人，遂離粵到印度，而訴之於印度總督。

在印英人聞之，皆憤清廷之處置，於是，印度政廳，馳使上奏英國政府，此中國與英國開戰之根本原因也。

中英宣戰

中政府禁止鴉片貿易，漸趨嚴厲，英政府乃訓令駐粵領事義律，關於鴉片問題，務須隨時請示，遵旨辦理，但粵地與遠隔重洋，屢遇緊急之時，欲待英國訓令而後處置，究屬困難。

義律將林則徐焚毀鴉片，投灰海中情形，奏聞英廷，英政府復訓令義律謂：「如援助英商，使其破壞通商國之法律，殊非正當之處置，女皇陛下之政府，不能爲之，如中國政府，實行國法，英商縱蒙損失，係亦咎由自得，不可不自負其責」云。此項訓令之主旨，若予以真正之解釋，則爲義律者，無論清廷如何，惟有竭力忍耐，保守和平而已。然當時東印度會社，及其他英國商人，在英政府默許之下，對中國秘密輸入鴉片，已非一朝一夕，其間，英國政府從未過問，英商亦自以爲仰賴英國政府，得營密賣，換言之，即以爲英政府認鴉片之密賣爲公開之秘密，予默許也，因之，義律自身，亦認爲此次之訓令，不外爲外交上之一種虛禮，故對於中國官憲之採取手段，深以喪失國利，有損國威爲憂，而復讐之心，由此生矣。

英商爲林則徐所苦，離粵逃至廈門，廈門官吏又復虐待，英商益形窮困，遂逃香港，以窺清廷之動靜，乃林則徐更嚴令沿海居民，若遇英人欲上陸者，務須嚴加防範，勿令登岸，於是，英人徒在船中，漂海度日，嗣以食物漸盡，進退維谷，與其束手餓斃，毋寧一決雌雄，而英商主戰之意決矣。

先是，英政府以軍艦駛入河內，至使清廷生疑，益傷感情，曾飭令義律注意，不許軍艦進入廣東河內，但當時，因情勢切迫，義律先後請求印度總督，儘量令多數軍艦，巡航粵境，以保英商之生命，財產。

情況如斯，駐粵領事義律以下，在粵英人之間，遂決定一戰，而義律向印度總督請求之軍艦二艘，亦於一八四〇年三月，奉命巡航到粵矣。

於是，義律乃令同船人員，宣言糧食告盡，飢餓不堪，希望准由該港買進糧食，苟中國官憲不准其請，則惟有訴諸武力云，林則徐聞之，大爲憤怒，以爲英人可惡，彼既以兵力來迫，我亦當以兵力對之，即下命

令，完整戰備，對於英艦，則置之不覆。

英國軍官，對於清廷官吏之凌辱外人，大爲不悅，嘗思訴諸武力，今幸清廷無一字之答覆，欲乘清軍戰備尙未充分完整，而威嚇中國，於是，英軍遂開始砲擊矣。

中國人士，平常輕視外人，今英人以僅少之兵，抵抗大國，實屬夢想所不及，甚爲狼狽，勇猛素著之名將楊靖江，雖即時應戰，無如英軍不特擁有多數之大砲，而且射擊之術，遠勝中國，交戰少頃，英軍砲聲，轟天震地，清艦三艘，忽被擊沈，清軍敗走，死傷無算，英軍既占勝利，卽由河內向海洋，收兵而去。

時，清軍接到被英艦砲擊之報，急遽開到兵士數隊，大砲數十門，其時，英艦既已航海遠去，不見隻影，清軍茫然，相隔甚遠，徒脾睨海上，林則徐獨恐英艦再來襲擊，當卽大整兵備，嚴其海防，偶遇有歐式之汽艦一艘，遠航洋上，清兵見之，以爲英軍來襲，卽派軍艦出動，意欲襲擊，而屢殺其船員，該船見狀，驚恐遁去，清兵以爲英艦一見清兵，卽行逃走，意氣大振，不知該船實非英艦，乃西班牙之商船。清兵之狼狽粗忽，實可笑也。

中國官民，經此次失敗後，除慮將來之事，日漸加多，清帝宣宗，憂慮尤甚，召集百官相議，令各抒意見上奏，其中有曾望賴者，上書言事，以爲：「中國之大黃與茶，爲英夷不可一日或缺之必須品，苟禁其輸出，則英人必困而乞降無疑。」此種迂腐之說，清廷亦予採納，由此足見當時中國之一般，曾望賴更謂：「縱令英夷率若干軍艦前來，彼終爲客，我無須派艦遠出，但極力誘之入於險隘，豫設火船，載善泳者若干人，令縱火燒之，則一舉而可以便敵人全軍覆沒矣。」是則不謂爲愚策之甚者也，然宣宗以下，政府當

局，大用其說，卽以此旨通報兩廣各衙門，總督林則徐，亦以爲是，而秘密從事軍備。

於是時也，英國軍艦二艘，由司令斯密氏率領，巡航至廣東，斯密氏上校，致函中國政府，提議互相努力維持和平，仍舊通商，清廷官吏，不特原封送還，而且調派兵船，出其不意，砲擊英艦，乃英國雖竭力採取和平之方策，而斯密氏上校，亦曾完整其準備，以備不虞，今見中國政府，不特毫無禮貌，原信送還，而且派出軍艦，勢將砲擊，斯密氏上校，遂命所部勿中清廷之計，漸益接近清艦，清艦見狀，益爲得意，鼓勇接近，砲擊英艦，英艦不動，更形接近，斯密氏上校，下令一齊砲擊，英艦忽然開始發砲，砲烟冲天，丸如雨注，清軍大敗。二艦完全破壞，三艘遭擊沉，水師提督楊靖江，負傷逃走，幸免於難，自後中國官民，益憂中國將來之前途矣。

是時，英國以美國人爲媒介，提議媾和通商，中國，亦適值再三爲英艦大敗，憂慮將來前途之際，和議遂得逐漸進展，將告成功。不幸中途發生故障，結局未臻實現，而英國竟派大軍東來，與中國交戰矣，鴉片戰爭之原因，既如上述，讀者當可畧知梗概，以下不得不畧述當時英國情形，以資參照。

當時英國方面，得知在華英人，被清廷官吏，奪巨額商品，并加以監禁，甚至喪失生命，同時，又復據報，清廷官吏，對於英旗，亦加以無禮行爲，英國官民，激昂達於極點，大罵：「清人野蠻，妄自尊大。」A B C 猶且不知，而反呼文明國人爲夷狄，橫加虐待，視如犬馬，污及國體，奇怪至極，宜加痛擊，以挫其自大之念。L 認爲廣東之小戰，殊屬緩慢，而希望與中國開始大戰者，頗不乏人，今也，內外英人，皆非議清廷之處置，而主戰之論，甚囂塵上矣。

在此種情形之下，英國政府，雖曾訓令駐粵領事義律，宣言烟商損失，政府不理，并禁止軍艦駛入粵河，但兩國人民之間，戰端既開，究竟不能善之不顧，乃於一八四〇年，召集國會，討論軍費支出，與對華出兵等要案。

時，衆議院主要議員，對於中英事件之惡化，猛烈攻擊政府，其中有議員詹姆士古列霞者，評論政府，大加非難，直謂：「此次中英事變，全由英國不德所致，至爲顯明，數年以來，中國政府，禁止鴉片貿易，我政府苟重德尙義，則對於取締英國密商，理應一面託付中國政府，一面竭我全力以赴，即令以爲無庸如此，或認爲到底不能取締，我政府亦應決然與密商斷絕關係，若輩在此種不正當之貿易上，無論如何損失，政府毫無考慮之必要，乃我政府，優柔寡斷，有時以爲政府放棄密商，其實又似予以保護，政府真意何在，幾令駐華當局不得而知，今日事之至此，職是故也，換言之，即因政府失策，而後始有今日，政府不可不負其責」云。

當時，英國陸軍部長麥寧萊爵士答之曰：「吾人固如君言，不以密賣鴉片爲正當，政府爲杜絕密賣，曾經竭盡心力，無如東西隔絕，未能盡如人意，尤其是關於此種問題，每次訓示指揮，縱非事實所許，實際亦無必要，故歷來不過指示大體方針，瑣屑事項，則委之於駐華當局，吾人身居倫敦，不能支配印度，印度事務，不得不概在印度處理，想爲諸君所洞悉，在印度既如此，在中國亦莫不然，且政府從前對於駐華當局，曾予訓令，說明政府之意志在案，而駐華當局，不遵守此項訓令，致有今日之事變，在政府當然應盡之道既已盡矣，相信毫無受人非難之理由，但事實上，在中國印度之英人，與中國政府之間，此戰端既開，吾人

，若不派兵援救，則第一，不特有損國威，而且辱及國體。第二，同胞危難，袖手旁觀，亦爲情理所不許，因此，欲與諸君，共議軍費支出之方，以謀迅速派遣軍隊。麥果萊主張出兵，各議員又復議論自出，惟反對出兵者，雖舌敝唇焦，攻擊政府，而彼此既動干戈，究竟不能明言置之不救，結局，攻擊政府之議員，亦惟有效法金人，而緘其口矣。如是者，論爭三日，出兵論者，始以九票之差，獲占勝利，於是，英國遂定對華出兵，致宣戰書於中國政府，謂因保護英僑，不得已始行出兵，而中國政府，亦同時布告宣戰，備戰益急矣。

鴉片戰爭之戰況

先是，印度總督哈丁（Hardinge）爵士，應廣東英領事必丹義律之請，派軍艦至中國，與清軍小接觸兩次，既如上述。今也，英國國會，對於軍費支出，既經可決，而同時又奉英政府大舉侵華之命，哈丁乃召集駐紮印度好望角之海陸軍萬五千人。海軍以駐印度之水師提督喬治義律（George Elliot）爲司令率領，陸軍由伯麥（J.J. Gordon Bremer）爲司令統制，以軍艦二十六艘，載砲一百四十門，由新加坡解纜，於六月十二日，到達澳門，澳門爲廣東香山縣地南方海中之小地，英軍滯澳，約一星期，六月十八日，擬首先攻取中國咽喉要地，遂由澳門出發，向舟山島之定海前進。

定海屬浙江，與錢塘江口相對，爲東南諸省到北京之海上要道，貿易商船，必停於此觀查風潮順逆，而後航行，雖係孤島，地位重要，尤其是接近北方各都市，船舶以之爲根據地，易向北方都市航行，且欲奪漕運之糧食，亦以定海最爲方便，英軍之欲先取定海，以爲根據地者，要不外固其居於上述之樞要地位故也。

時，定海知縣兆公鎮，鎮台張朝發，不虞英軍首先攻擊定海，毫無防備，一八四〇年七月一日，英艦二十六艘，突如其來，其中十三艘，不知何往，剩餘之十三艘，即入海港，人民大駭，尙未一戰，即欲逃往上海乍浦方面，知縣兆公鎮，欲詢英艦來意，由兵士數名扈從至英艦，晤英將伯麥，問其理由，伯麥因言語不通，當出漢文書札一通，以示公鎮，蓋無異於英國政府對中國之宣戰書也，公鎮聞畢大驚，即攜其書歸示鎮台張朝發，朝發亦以事出意外，大驚，朝發，武官也，不能見書即降，遽急召集諸兵，防守城之內外，更將港內所泊商船，加以武裝，載以大砲，組織艦隊，同月七日，自將向英軍進戰。

英艦十三艘見狀，乃排爲一列，齊其砲口，數十門一齊發射，向清兵開始戰鬥，清艦係由商船遽急改造而或，戰備尙未充分完整，忽遭英艦砲擊，破壞而沉沒者，竟達數艘，戰不數刻，清軍全部大敗，朝發，亦負傷遁去，幸免於難，至是清兵大懼，皆爭先恐後，逃入城中，實無再戰之勇氣矣。

英軍乘勝上陸，攻擊城兵，清兵由城內，搬運米袋，堆積城門，以防英軍砲擊，英軍不以爲意，益形接近該城，占領附近砲台，布置砲列，一齊向城內，開始射擊，英軍彈丸，飛越米袋，落於城內，頻頻爆發，定海全市，砲烟瀰漫，各處起火，狀極淒涼，於是清兵益形狼狽，鎮台張朝發以下，羅建功王萬年龔配道諸將，以及兵士，莫不爭先逃走，稍有勇氣之兆公全福教諭兩將，雖指揮殘部，竭盡死力防戰，終不擊退乘勝而來之英軍，知縣兆公鎮，投身城塹而死，公全教諭兩將，結局亦告陣亡，而全島遂悉歸英軍掌握矣。

此島五處有港，英軍暫時以爲海軍根據地，分艦守之，集島中石碑，以築城壁，盡入城中，從事修築，夜歸軍艦，實施警備。

至四月二十四日，英軍更由定海而西，渡錢塘，攻乍浦，乍浦者，浙江之都市，隔錢塘而位於定海之西，乃甯滬南之要地也。英軍渡錢塘江後，即向乍浦砲擊，清兵應戰，不數時，英軍僅死九人，反之，英軍砲彈，粉碎城門，破壞城壁，清兵死者無算，清軍潰散，城將陷落，英軍遽急中止攻擊，仍返定海，清兵見狀，勇氣大振，尤其是副都統見英軍已去，忽出告示，激勵清兵，即：

一、能奪獲載砲八十門之英艦者，賞銀二萬兩，如少大砲一門，賞亦減少百兩。

二、焚毀英艦者，亦準前條行賞。

三、擒獲英國軍官者，賞銀五千兩。

四、擒獲白鬼者，賞銀百兩，擒獲黑鬼者，亦準本條，酌予賞賜。

（按白鬼，係指士兵中之歐洲人，黑鬼，係指士兵中之印度人而言。）

此示一出，清兵爭先努力，乃其時英艦既已遠去，隻影亦不可得而見矣。

翌月中旬，英將伯麥，乘汽船一艘至廈門，高揭白旗，示其並非軍艦，一面以書札一通送至清軍，清軍不收，予以砲擊，伯麥莫可如何，即回定海，改乘軍艦，駛赴甯波，駐錢塘江口之清艦見之，即開始砲擊，英艦不得已，亦即應戰，未幾，擊敗清軍，更上陸圍攻甯波城，短兵相接，其勢殊急，清兵無出戰之勇氣，惟閉城堅守，英將伯麥，乃告示該地民衆，謂英國心目中之敵人，僅爲中國政府與官吏，決不害及一般人民，人心稍安。

伯麥一面對於中國人民，充分保護，一面對於甯波城之攻擊，益加猛烈，但當時，疫疾流行，士卒因之

而死者，每日竟達數十人，會居住澳門之美國人與英國人之間，發生問題，彼此隔膜，華軍將領得知大喜，計劃乘機斷絕澳門之交通，以苦英軍，適在粵英將斯密氏，以軍艦載運大軍來援，清軍計劃，完全失敗，未戰即走，斯密氏下令追擊，大敗清軍，致澳門附近，不見清兵隻影。

清廷媾和與廣東河口之戰

一八四〇年九月，英國水師提督義律，由定海解纜，遙向成山角巡航而入白河口，勢將進迫北京，先是，英軍佔領定海，攻畧廣東虎門，福建廈門之報，傳至北京，清帝宣宗，大為憂慮，茲聞大敵已入白河口，將迫北京，大驚，急召羣臣，會議方策，結果，簽謂欲免危急，除欺騙英軍，使其由天津退去而外，別無良策，而欺之法，惟有先奪兩廣總督林則徐之官，歸罪於彼，以謝英軍，而便議和，議既決，遂先派琦善與伊里布二人充使者，令總督廣東與閩浙省務，負責進行，使其自退。

於是，伊里布，即先至天津，與義律會晤，提議議和，義律提議，此種重要會議，與其在津舉行，何若先至北京，親議於清帝之前，伊里布反對其說，并謂義律曰：「閣下若允議和，本官尚須奏聞之後，方可使宣行事，至天津原非外國使船停泊之所，望到廣東候覆為禔。」時，總督琦善，既已到粵，專待義律南來，故伊里布又謂諸事可與琦善商議，義律深信不疑，即行離津赴粵。

於是，義律堅守與伊里布之約，於其年十二月下旬，率軍艦數十艘，去天津而至廣東，廣東方面，琦善曾奉清廷密令，與伊里布計劃有素，義律一到，即歡迎至省，優予招待。

時，義律扈從數十，上陸入城，琦善，厚禮招待，饗應甚隆，義律提及伊里布請求議和，且言和議一旦

咸宜，希望永借香港，設置商館，琦善當即承諾，且以上奏北京政府，可望速遞批准答之。

然自是而後，歷時月餘，北京與琦善兩方面，皆無消息，義律懷疑，自後，遂屢次要求琦善答復，而琦善皆左右其詞，終於不得要領，一方面，琦善益思所以誑騙義律以下各英將之策畧。

清廷密令兩廣總督琦善，對於英將義律，遷延確定和議之時日，琦善亦巧以酒色，欺騙英將，使其虛度時日，其間清廷，則苦心孤詣，大整戰備，風聲所樹，義律對於清廷之舉動，亦竊懷疑慮，惟事已而此，莫可如何，只得焦燥在心，虛度時日而已。

果也，清廷以兵備漸整，大爲奮起，宣宗欲親征英軍，破其巢穴，大臣等進諫勸阻，乃以皇弟爲大將，代理出征，皇姪奕山先鋒，由參贊楊芳，率滿洲湖南之兵萬餘人，於一八四一年（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先到省垣，楊芳到粵，首先即親登黃埔，視察地勢，然後率全軍入城，開放四方城門，粉飾悠閑，以待後續部隊之到來。至四月二十二日，靖逆將軍奕山，率衛兵六千，雄師五千，參將隆文，率豫黔贛桂等處之兵二萬餘人到粵，其他各州之兵，亦相繼而至，總兵力五萬有餘，防守省城內外。

一方面，英國水師提督義律，對於清廷官吏之動靜，既抱疑問，注意警戒，未嘗稍忽，今也，據報中國大軍到達省城，防各處要地，遽令部下，潛離旅館，各歸軍艦，是夜，清兵果襲義律所住之旅社，義律早已離去，清將以機先被制，大爲失望，厥後，誇擁五萬之大兵集團，意欲一舉覆滅英軍，四月二十五日，全軍乘船出發，向英艦肉薄，聲勢浩大，海爲之蔽，而沿岸砲台，又復以數十門之大砲，一齊向英艦，開始攻擊。

時，義律既歸艦，遽急整其戰備，乃即應戰，於是，竟為兩國交戰以來之大激戰，彼此竭盡全力，交戰數時，不分勝負，入夜後，英軍夜半襲擊清艦，大有所得，翌二十六日，英軍乘夜來之勇勢，益加猛烈突擊，無如清軍擁有五萬大兵，不易屈服，盛行砲擊，激戰不減前日，當時，海上為砲煙所蔽，完全不能看到前方，英軍集合軍艦為一團猛進，以必死之勇氣作戰，勢非數萬清兵可得而敵，激戰敵時後，清軍艦四十餘艘，竟被擊破，數千死傷，續出未已，終於潰敗，英軍大為得勢，更進而攻畧廣東河口之堡壘，如是大激戰二日，中國五萬大軍，亦告不利，終歸英軍大勝，此次大激戰中，傳英軍死者一名，負傷四名，由此亦可畧知中英兩軍之勢力矣。

當此之時，英國政府，據報中國將以詐術詭計，欺陷英軍，遂以為專任水師提督義律一手處置，殊屬危險，乃更派當時駐紮印度之印度征討軍分隊長陸軍少將，臥烏古 (Hugh Gough, Vis-count) 為軍之指揮官，又令海軍部長巴爾克 (Sir William Parker) 代替水師提督義律，兩人即由任地出發，率領大軍，到達廣東河口之澳門。

一方面，清廷既破棄前令總督琦善，與伊里布向英軍請求之約款，忽然攻擊英軍，後清廷以其債事喪師，對於琦善伊里布二人，遂褫其職，令以檻車護至送京。

當時，英國政府，以陸軍少將臥烏古為軍司令，海軍部長巴爾克少將為海軍司令，既畧如前述，乃該司令等來華時，英國政府更派特命全權公使濮鼎查 (H. Pottinger) 來中國，厥後，是人對於中英兩國，締結媾和條約，後任香港總督。

二次媾和及其後之激戰

英國臥烏古少將，到達廣東後，英軍勢力益厚，士氣大振。臥烏古少將，先將自己所班之三團，分爲兩軍，而巴爾克司令所率之海軍，由英本國及印度開到後，對於陸軍，更予援助，一八四一年五月二十三日，陸海兩軍，聯合而進，決定着手攻擊廣東，先在廣東上陸之英軍，更布置陣營於東北山上，海陸兩方面，一齊向省城東門，開始砲擊，靖海門樓，忽遭破壞，而英軍砲擊猶不稍弛，頻向省城亂射，致東門外之民房，毀於砲火，烟焰冲天，延燒不已，城外街市，將變瓦礫之場，時，守備砲台之清兵，適在風下，爲烟焰所苦，皆棄砲台，爭先逃入城中。

於是，英軍益勇，佔領砲台，而留在艦隊中之英兵，亦以所僱之無賴土人百餘名爲先導，將由南岸上陸，川軍在岸上防之，彼此大戰，旋城中清兵來援，更向英軍砲擊，彈丸如霞飛來，落於英軍陣中，只以清兵徒事亂發，無甚效果，結局，英兵之斃於砲彈者，殆無一人，而清方友軍因此傷亡者，其數反夥，甚至清軍軍官祁貢，欲奪回砲台，指揮清兵，向該地英軍而來，卒以英軍鋒銳難當，傷亡數百餘人。

反之，英軍又復進兵，由泥城上陸，進攻北門，北門守兵，死力防戰，終不能敵英軍，紛紛敗退，湘軍內應英軍，私逃出城，砲擊友軍，至是，清軍全亂，遂將武器兵糧，悉數放棄，時，總兵段永福，激勵所部，以大砲十餘門，大向英軍奮戰，英軍目指永福所守之一砲台，實施砲擊，永福一人，雖扼腕奮鬥，無如守無可守，各處砲彈爆發，砲台被敵擊破，結局，永福一身，爲數處槍彈所中，已告半死，而清軍在廣東之激戰，亦告敗北矣。

翌日，(二十四日)適爲英國維多利亞女皇卽位之第四週年紀念。是日，英軍又以大兵萬餘，攻擊北門，城兵見狀大恐，未及交戰，即向城內逃走。英軍如入無人之境，佔領四方砲台，更於各砲台上，布陣地，置大砲，向城內熾烈砲擊，奕山以下楊芳隆文輩，僅以身免。密走出城，王廷蘭諫曰：「英軍縱強，以兵之多寡言，不及我十分之一，奈何以十倍之兵，棄城而逃，請以滿洲貴州四川之兵與我，當誓死與英軍激戰，收復所失四方砲台。」廷蘭怒髮冲冠，請兵討敵。奕山深信終無勝算，存心議和，不准其請。其他軍官，知無勝算，亦無一人贊成其說者。

初，清帝本欲親征，嗣以大已諫阻，乃令皇弟爲大將，皇姪奕山爲先鋒以對英軍，及知彼等勢將敗退，清帝大怒，嚴令一舉驅逐英軍，不料事與願違，連戰連敗，士氣喪盡，今也。奕山以下，且將求和也。

至二十五日，英軍益迫城下，連發大小砲，威嚇清軍。清軍官兵，全無戰意，於是奕山以下，參謀楊芳隆文等，益決計請和，知商人伍榮紹與英善，乃託其至英軍陣地乞和，使軍官余寶仁密赴伍榮紹家，隨伍至英軍陣地，訪其司令。

伍榮紹與余寶仁二人至英軍陣地，向英軍司令臥烏古，表明奕山乞和，臥烏古少將，不特不之許，且叱責之曰：「貴國曩以皇帝之詔，令大臣琦善，向我軍乞和，和議告成休兵，相約仍舊通商貿易，乃口墨未乾，而奕山等密率大軍到省，襲擊英軍，其背理不信之行爲，明道理之國家所不爲也。今既爲國家之所不爲，而破棄神聖之誓約矣，以後不能保證其不再爽約，與其訂立難於保證之誓約，不如自始至終不立誓約，大英國，終將藉干戈，與貴國一決雌雄，而進入北京城也。」終以伍榮紹余寶仁請求，臥烏古將軍，遂允議和。

使其約定賠償鴉片欠欸六百萬元，所捕英兵，全部放還，且將從前英曾畧取之定海廈門虎門諸地與英，伍余回城報告，奔山以次，均喜和議之成，不計利害。

於是英軍交戰僅二日，竟大敗清兵，獲得鉅額賠欸，和議既成，英軍離粵回艦，清兵亦由省城撤退。但當時，廣東近鄉，士民相集，每一鄉黨，樹立平英團三字之大旗一面，五千餘人爲一團，六月二十八日天明，襲擊留殘廣東海岸之砲台，而包圍屯集在艦船上之英軍，時英兵既收戰備，將歸軍艦，毫無準備，不禁大驚，雖以現有之武器，必死應戰，無如士卒僅二三百人，華軍則在五千人以上，終於寡不敵衆，全軍將告覆沒。英將臥烏古，在艦聞報，大驚且怒，卽遣使至清軍將領處問罪，奔山以下，楊芳等亦大驚，深謝其罪，當卽命令暴民解散，幸獲了事。

自是而後，英將亦留意清軍之動靜，清軍撤退六十華里之後，又復全部折回，修築城堡，以爲防禦，一日，英將來河斯，見清船滿載大石，秘密運搬，殊爲懷疑，近而偵之，清船突然發砲抵抗，英將不得已，亦應戰，遂擊沉該船。

英將臥烏古聞之大驚，卽遣使促清軍迅速實行和約，且責清兵時時表示敵意，清軍將領答稱：「賠欸非經皇帝陛下裁決不可，目下尙未奉到裁可之命，未便施行，通商貿易，則吾輩不能允許，至於定海以下三處地方，本屬我國領土，決無歸還之可言。」臥烏古，聞之大怒，卽欲進兵，決先向附近之廈門，開始攻擊。於是，中英和約，將告成立，又復破裂，英軍八月二十五日，進兵廈門，佔領海岸所備之砲台，乘勢上陸，清廷官吏，聞訊大驚，不戰遁去，英軍遂不費一彈，佔領堅城廈門，旋入城中，將清軍兵器，悉移艦中。

，留三艦於廈門，從嚴守備，其餘英軍，益決計北進。

北進之英兵，先達舟山島，同年十一月一日，更在定海登陸，海陸兩軍，互相援助，將清軍驅往鎮海。先是，義律提督曾在該島上陸，陷其城，使其歸英國掌握，上年末，中英媾和，即將該島歸還中國，自後漸次由該島撤退，今則全部撤去，不留一人矣，乃清廷違約，竟至再動干戈，結果，既於八月，佔領廈門，又復進而攻擊定海，於是中國將領葛雲飛以下，其他諸將，皆防禦甚嚴，以備英軍來襲，九月二十八日正午，英艦十餘艘，來襲竹門山下，葛雲飛見狀，即命諸將士，令海岸一帶之砲台防備，更於城之內外，配置士卒，以備英軍，且即時開始砲擊力戰，英軍亦以必死之氣勢攻擊。是日，未決勝負，翌日（二十九日），英軍以軍艦二十餘艘進攻，向葛雲飛之本營，一齊砲擊，其勢極為猛烈，清兵盡力奮戰，卒不能敵，竟至散亂，英軍欲乘勢由竹嶼山上陸，清將鄭國鴻見狀，率兵三千餘前來，欲防止英軍上陸，與英軍交戰，其勢實不可當，而地形尤為不利，英軍遂退去，不欲由該處上陸，而至五奎山，夜中建築陣營，以為根據地，三十日，以二千餘之兵力，由吉祥門進攻東港浦，鄭國鴻欲防之，誓死防戰，卒擊退英軍，英軍不得已，更向曉峯嶺竹門山二處進兵，至十月一日，英軍分三路，一向五奎山，一向東港浦，一向曉峯嶺前進，三面夾攻清軍，向曉峯嶺前進之英軍，首先上陸，清將王錫明，以三千五百餘人，努力防戰，忽被英軍擊破，王錫明以下，將士多死焉。

一方面，英將臥烏古，由五奎山進兵，向竹門山，開始攻擊，清將鄭國鴻迎戰，大盡死力，交戰數小時後，卒為英軍所破，清將鄭國鴻，為波斯奔砲所擊，全身負傷，遂告陣亡，全軍失其指揮，分崩離析，皆敗

走。

此外，向東港浦前進之英軍，雖由葛雲飛誓死防戰，卒不能敵，兵卒四散，傷亡不少，雲飛單騎，進退維谷，投身東獄廟傍之池中而死，其副司令徐桂馥，亦身受數傷，猶盡死力，防止英軍，及英軍益迫，卒不能支，率殘兵入城中，閉城死守，嗣接三面清軍敗北之報，知終於難守，乃以所餘金九百兩及縣印一顆，交托典史鄧鈞，使秘密渡海，至鎮海府，而彼則縊死城中。

於是，英軍遂再佔定海城，悉收舟山島於掌中，留部卒若干於該處，更乘軍艦向鎮海進發，駐鎮海之欽差，大臣裕謙等，令諸將努力防禦，卒以城中防軍僅二千餘人，募集新兵，皆懼英軍，無一應者，裕謙乃虛張聲勢，毀四方廢屋，以其材料，布列陣營於城外，樹旗數十，夜間，則於各處焚燎火，擊鐘鼓，如有數十萬大兵者然，如是以待募兵到來，而卒無應者，正憂慮間，九月十日拂曉以後，大雨傾盆，各河氾濫，鎮海縣本係低地，平地出水，達五六尺，土兵等不能留駐城外陣營，以船載運火器火藥，赴城內高處，悉入城中，以避水災，時值西北風起，海邊民房數百戶，因之倒塌，城外所建之營房，亦被風吹倒，而漂浮水中，二十六日夜半，更爲海嘯所襲，城下士民，乘舟至城門避難，幸免於危，嗣以危險益甚，裕謙欲救難民入城，而水勢益極狂暴，不能開城，城之內外，人民士兵，正騷亂之際，在定海獲勝之英軍，遂乘勢，以軍艦數十艘，薄鎮海城下，忽砲擊命中，城內起火，城樓粉碎，士卒傷亡甚夥。

英將臥烏古，更欲以水攻城中防兵，擊壞牆壁，濁水滔滔，流入城內，浸及樓閣，城中士卒千五百餘人

，皆溺死城中。殆無幸免，裕謙投水而死，文斌僅以身免，往寧波，於是，鎮海亦完全落於英軍之手。

二、中英最後之激戰

英軍陷寧波以後，半年之間，兩軍未嘗交戰，惟各謀其戰備之充實，一八四一年告終，一八四二年三月十日，清軍欲收復定海鎮海寧波，先以大兵襲擊定海，當時諸將，聞英軍已由定海乘艘出發，欲攻乍浦上海等地，以爲駐在定海之英軍，爲數當屬有限，擬乘虛而收復之，先以陣亡之鄭國鴻遺子鄭鼎臣爲將，率萬餘人，以討英軍，鼎臣欲報父仇，期在必勝，率軍艦數艘，由海門向定海進發，清軍三月九日，到達梅山港，十日，到達紅毛港，卽向英軍，開始攻擊，英軍以事出意外，大驚，急準備應戰，未幾，擊破清軍，清軍一時退出定海，旋又改變方向，攻擊寧波，在寧波亦不能達其目的，更襲擊鎮海之英兵，被英軍反攻，又回定海，英軍逆襲，大破清軍，清軍遂退至花谿縣，其駐紮定海之英軍，猶擬追擊，四月十五日，千餘人乘艦進發，清兵努力防戰，英軍之巨彈，忽毀清軍堡壘砲火蔓延四方，火災大起，清兵不能戰，悉數潰去。

明日(十六日)，英軍乘勝攻擊清軍第二陣營，旋即佔領，鄭鼎臣遠去，因此，舟山寧波鎮海一帶，不復見清軍之隻影矣。

於是，英軍司令臥烏古少將，察知清兵已不來襲，欲大舉攻擊杭州，既已進發，中途忽變方畧，向乍浦前進，乍浦地屬浙江，隔錢塘江，北與上海相對，東與舟山羣島相對之港也，清帝嘗以乍浦行封鎖港主義，由滿洲募集兵士，常駐其地，置副都統指揮諸兵，惟官兵流於文弱，士氣不振，但求英軍不來襲擊而已。

當時，英國海陸軍，分東西兩路進兵，陸軍由臥烏古少將指揮，由東方推進，海軍由巴爾克提督指揮，由西方推進。陸軍方面，雖以糧食缺乏，士氣頗為沮喪，但將軍臥烏古，率先前進。

清軍軍面，則數萬大軍，深居堅固城中，復有守兵八千餘人，費時年餘，而後築成砲台數個以守之。各砲台中，又復配備滿洲之精兵九千七百餘人，為交戰之準備，蓋已全部完整矣，惟將士怯弱，故擁有數萬大兵，卒為英軍所陷。

一八四二年五月十五日，英軍來襲，放小舟以測海底之深淺，及暗礁之有無，士民見狀，大呼：「英軍來矣。」携妻子，負家財，相率逃走。至四月二十日，英艦共十二艘，進入港內，砲台中之清兵見之，即向英艦，開始砲擊，惟皆心慌意亂，致砲彈鮮中，徒落海中。

英軍見華兵慌亂，即一面向砲台砲擊，一面率兵登陸，驅逐砲台守兵，進迫城下。

時，城中防軍早去，未及去者，亦無意再戰，獨副將洪正，率滿洲精兵二百餘人，秘密出城，潛伏陸家街旁，欲出其不意，襲擊英軍。當時英軍，乘勝而來，不虞有此伏兵，將以猛烈之勢前進時，清軍伏兵忽起，襲擊英軍背後，英兵事出意外，大為狼狽，傷亡忽達四五十人，英將臥烏古，見全軍將敗，命令全軍，以大砲數十門，一齊向滿洲軍發射，滿軍死亡無數，兩軍奮戰，不分勝負，艦內英軍見狀，遽急登陸，向滿洲軍猛烈突擊，滿洲軍誓死力戰，卒不支，及洪正飲彈陣亡，全軍遂為英軍所破。

英軍更追擊迫城下，將由東門，侵入城內，城中防軍盡死力防戰，清將周恭壽，射穿左肩而死，其他將士，亦皆負傷，遂由該城退至葫蘆城時，都統徐雲，既至該地，乃自刎而死，諸將見之，亦於其旁自殺。

於是，乍浦亦入英軍手中，全軍開入城內，英軍留乍浦城數日，以休養將士，更欲佔領揚子江，由乍浦港出發，距海岸不遠，即與由英國本土開到之援兵第九十八團，邂逅海上，英軍士氣，因之益振，自後遂由柯林康伯爾（Cankdell）上校指揮，同向揚子江口之吳淞進發。

英軍由乍浦發，五月二十八日，到達吳淞，吳淞清軍，聞訊大驚，諸將嚴命士卒守江口，并急築堡寨，難加防備，只以交戰年餘，殆皆敗北，一聞英軍來襲，士氣沮喪不振，今英軍果來，開始攻擊，士卒未見英軍，多已逃去，結局未及交戰，而清兵已悉數潰散矣。

英軍貪得無厭，既攻畧吳淞，六月十六日，更進攻上海，上海清軍，固無力以敵英軍，畧為抵抗，小戰之後，卒為英軍所破，大將陳化成以下，諸將皆戰死，其他逃去，甚至有投降英軍者，至是，上海地方，亦為英軍佔領矣。

英軍既佔領上海要地，即以上海為根據地，更將向其目的地北京進兵，康伯爾上校之援兵，既已開到於先，而沙爾敦（Soltann）將軍與叔特（Schoedde）將軍，又新率援兵到滬，於是，英軍勢力，益為雄厚，遂以七十三艦之大艦隊，乘破竹之勢，溯揚子江而上者，一百七十華里，一八四二年七月二十日，到達鎮江。鎮江府為揚子江頭之一大都會，稱為中國咽喉之要地也。鎮江若歸英軍掌握，則不特英軍便於向四方發展，而南北兩岸亦將因之遮斷，故鎮江之於中國，關係至為重大。

是故，清帝宣宗，聞英軍漸次進入，將接近鎮江，大為憂慮，召集文武百官會議，決調各省之兵，悉赴鎮江，府城內外，固不待言，即鎮江周圍數英里之間，亦陣營相連，士卒密布，更於海岸，建築砲台，嚴加

防備，大有不易接近之勢。當時，兵力之雄厚與築城之堅固，足令華人，深信英軍固不敢犯，即歐美各國中任何一國，一時來襲，終亦不能攻下鎮江，由此，可知當日鎮江防備之嚴重矣。

英軍欲陷鎮江，先以陸軍分乘三艦，於七月二十一日，在鎮江上陸，決定方畧，分兵三路，一路由沙爾敦率領，爲右翼，向城外之清兵進攻，一路由叔特將軍率領，爲左翼，以畧取北廊爲目的，其他一路，爲中央軍，由臥烏古將軍指揮，向南廊攻擊，三路同時進兵。當時，鎮江城表面上雖凜然似不可犯，但城外清軍，見右翼英軍來攻，即狼狽不堪，雖擁有二萬餘人之大兵，竟無向英防禦，相率遁去，不過由城中砲擊，聊表抵抗之意而已。

東南岸上配備之清軍，原爲英艦來襲，即可實施砲擊而設，乃英艦來襲，反棄職守，奔赴砲台，致被英艦砲擊，砲火包圍陣營，轉瞬之間，砲台失守，清兵三百餘人，亦告損失。於是，英軍之左翼與中央軍，遂由城之南北進攻，城外清兵，寂無一人，臥烏古將軍，更欲先放火箭，以燒府城，于是放射火箭，絡驛不絕，清兵以水浸綿，纏諸竿頭，東奔西馳，協力消防飛來之火箭。

當時，將軍齊慎，督勵清兵，盡力防戰，而英兵益逼城下，以皮類作雲梯攀登入城，南門內之門戶，遂爲所奪。其間，叔特將軍，率左翼登城後之北固山，在該山上，配備大砲數十門，一齊向城中亂射，石正門卒被燒毀，英軍因由石正門侵入，齊慎及都統海齡等，指揮滿洲兵，登石正門旁之鼓樓崗，誓死盡力防戰，無如英軍由北固山上，不斷砲擊，清軍不能防禦，將告敗走，時向北門前進之英軍，又揭十字旗先入城中，清兵益形狼狽，清將，祥雲盡畢生之力防戰，殲英兵數十，英軍不屈，益進，清軍領域，逐漸縮小，時南門

方面，臥烏古將軍之中央軍，又復實施砲擊，粉碎城門，英軍蜂擁而入，將軍齊慎盡力迎戰，卒以身負重傷，不能指揮。都統海齡，被英軍追擊，投火而死，驍騎祥雲，投濠自殺，最後僅剩滿兵百餘，亦皆先後戰死。

是役，爲時雖僅二小時，然在中英鴉片戰爭中，最稱激烈，清軍將校以下，悉數戰死，殆無一人生存者，由此可知是役極其激烈，足證清兵努力奮戰，戰鬥終止後，英兵巡視市街民房，住民雖已逃避殆盡，但死難市民，積屍猶達數百，其中有絞殺妻子，而後伏屍以死者，獨將軍齊慎，負傷而逃，得全性命，當時，中國書中，記載其事如次：

將軍齊慎，身負重傷，仰天太息，概逆夷之跋扈，將欣然自殺。一兵卒趨前諫：曰「將軍一人自殺，終不能退大敵。況太夫人年逾八旬，聞將軍自殺，悲嘆何如，將軍徒死，既不能全忠，又不能盡孝，最要者莫如首先退出此地，以謀再舉」。言畢，即挾齊慎混身亂軍中而逃。既至丹陽，以齊慎臥廢祠中，而爲之醫療焉。

一方面，英軍僅以兩小時餘之戰鬥，竟佔領最爲要害之鎮江。當時恐清兵逆襲，鎮江十三門之外，皆埋地雷，重要處所，皆備大砲，以防萬一。而嚴守備，鎮江一戰，實爲鴉片戰爭中最後之激戰。鎮江既陷，英軍更欲向首都北京進兵，清帝聞英軍將迫北京，大爲恐懼，遂再議和。

三、中英媾和

英軍一八四二年七月二十一日，既僥倖攻畧鎮江，更欲從此突進，攻畧南京。

初英軍之侵畧虎門廈門及舟山羣島也。清帝宣宗，一意專欲屢殺英軍，以懲將來。宣宗之意如此，而諸大臣不甚主戰，君臣之間，意見紛歧，一度在津議和，忽以義律軍在粵被清軍襲擊。臥烏古將軍攻陷廣東，清廷又約定支付賠款六百萬元。及二次和議將告成功，英軍又遭襲擊。反復無常，益失威信，人心毫不安定，今也，英軍漸破圖山關，陷鎮江，不日攻南京之報，傳至北京，清帝宣宗，有出狩之意。

當此之時，英軍進攻南京之報，傳至沿岸居民之間，沿岸居民，莫不危懼，甚至有準備逃走者，各地騷然，至是清帝益懼，遂決心起用曩時免職之伊里布，以宰相任乍浦副都統，使其再與英軍議和。

於是，欽差大臣耆英，乃召集伊里布與兩江總督牛鑑及其他要員商議，席間耆英謂衆人曰：「余等奉陛下勅令，雖日夜爲掃除敵軍，盡心軍務，策劃防禦，迄無寸效。而干城要地，反爲敵軍蠶食，君民不能一日安枕。縱再盡力血戰，萬一不幸敗北，無非徒增敵勢。成爲國家大患，不如首先奏請陛下，與英媾和。以救萬民之危難。而策國家之安全。」耆英言畢，在座者表贊成，當即上奏宣宗，宣宗固畏英軍，自無異議，請和，遂以耆英伊里布二人爲特使，準備媾和。

於是耆英奉清帝之旨，於一八四二年（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十六日，到南京與英國全權公使濮鼎查（Hertinger）會見議和。

是時，會有清廷募集壽春縣勇兵，有將出其不意，襲擊英軍而掃除之謠言。英軍聞之，以爲清廷又將採取謫詐手段，即於鍾山之頂，配備大砲數十門，準備一擊之下，即可破壞省垣。英艦亦揚紅旗備戰，住民見狀，大爲狼狽驚愕，老幼男女，爭先恐後，逃往近鄉。耆英聞訊大驚，急訪英使，白其無稽，濮鼎查公使亦

漸明瞭，聽着英之言而收兵，於是，四月二十日，兩軍休戰之約，益有成立之望矣。

厥後，着英與英國公使濮鼎查，會於南京，一再折衝，結果雙方一致，定立條約如次：

第一、中國政府，允許賠償鴉片損失及軍費二千一百萬元，但六百萬元即時支付，餘數分年支給，英軍領獲首次支付之六百萬元後，即退出南京上海，滯留其他各地之英軍，一俟賠款全數領清後，即須退去。

第二、中國政府允許以香港割讓英國。

第三、中國政府允許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港，以爲中外互市之商埠。

且在此等地方，許可英人建設商店，准許英商家族，自由往來。

第四、中英兩國，彼此應行對等之禮，嗣後決不以蠻夷野蠻人等稱呼英人。

着英一旦回京，將所訂條約，奏聞宣宗，宣宗對於其他各條，皆認爲可行，獨第三之開五港爲商埠，及携妻子常住等項，未予裁可，但謂舟山之定海，及廈門之石浪嶼二處，與內地不相連屬，許可居住，因此，着英復返南京，傳達帝旨，談判之結果，至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八日，兩國之意見，始漸趨一致，和平條約，因得締結。

中英兩國之全權代表，簽字既畢，中國即遵照條約規定，將賠款二千一百萬元中第一年分之六百萬元，交付英國公使濮鼎查，濮鼎查收到後，即日退出江寧，停泊鎮江瓜州等處之英艦，亦相繼漸次溯江而下，向英本國及印度航行，同時，中國亦將各地軍兵，悉數撤去，於是，中英兩國間之鴉片戰爭，遂完全結局矣。

至於英使濮鼎查，則仍留中國，巡視新歸英領之香港及五港商埠，定下各種計劃，又與伊里布會於廣東，決定關於船舶往來之貨稅等等。

條約締結後中英兩國之狀況

英國本土方面，聞條約締結成功，中國以香港割讓英國，并支付賠款二千一百萬元，官民皆大歡喜，尤其是議會方面。因惠靈敦公爵之提議，對於陸海軍之從軍將士，決議頒給恩賞，英政府嘉濮鼎查公使之功績，晉任陸軍上將，任爲香港總督，給予巴斯大勳章，對於陸軍少將臥烏古，亦授以巴斯大勳章，叙男爵，其他官兵，亦皆論功行賞，厥後，濮鼎查任香港最初之總督，在任凡二年。

當時，從事鴉片貿易之英商，以賠款數少，不足償曩時被焚鴉片之損失，咸告不滿，向英國政府，陳情請願，結局互相讓步，始告了事。

一方面，清帝宣宗，締結條約，事後，又復變更，以福州繁華，不願許可英人居住，提議以他港代之，濮鼎查，已知其意，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在福州開港互市，因之清帝亦將前議，作爲罷論。

先是，英國商船二艘，通過台灣，遭遇暴風，船體大損，欲加修繕，駛入華港，華人大叫「英人不逃可遁」。由四方聚集，捕其船員，地方官憲，復處理不善，香港總督濮鼎查聞訊大怒，迫清廷究其虐殺之罪，并謂苟不嚴懲，當再訴諸武力，清帝大驚，即誅該地官憲一人，其他一人，則予以免職處分，馮遣耆英，前往謝罪。

一八四三年一月，廣東中國搬運府糧之伏役，與英國勞動者之間，發生爭端，中國伏役被英人毆傷，於

是多數佚役聚集，圍燒英國商館，其他華人爲救火而來者，亦助桀爲虐，更向英國商館放火，致火勢益熾，不易撲滅，及火勢益盛，地方官欲令兵士努力灌救，又遭暴徒之怒，妨害清兵救火，不能達到目的，府尹乃急報英國官吏，英國官吏據報，即乘船來援，將告鎮定，會噶羅伊將軍將返香港，適在海上，聞訊即馳回救援，於是暴徒遂悉爲英將所捕，時伊里布亦將回京，適在途中，聞之大驚，馳回廣東，而暴動已告鎮定矣，伊里布乃向士民訓示，誥戒將來，且向英人謝罪了事。

中英兩國之鴉片戰爭，既如上述，宣告結局，厥後不久，中英兩國，又復惹起第二次戰爭，及第三次戰爭，惟每次戰爭，中國皆告敗北，賠款開港，每次皆然，因此，漸爲歐人所輕侮，以迄於今日。

按原書出自外人之手，于當時我國朝野，盡情醜詆，故畧有刪節，且原書如一方面之言論，參合他書，比較研究，是在閱者，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註。

普法戰爭目次

普法戰爭之原因與兩國之兵備

戰前之普法兩國

普法戰況

洛林激戰

師丹與洛亞爾之苦戰

巴黎戰

巴黎開城與媾和條約

巴黎開城

媾和條約

目

録

普法戰爭

普法戰爭之原因與兩國之兵備

一八七〇年，西班牙國內，大亂勃發，不可收拾，女王伊薩伯拉，棄國出奔，不知蹤跡，於是，同年七月四日，西班牙人，決迎普國霍亨索倫王室之雷普爾爲王，法人聞之，大爲動搖，深恐普國王室出而統治西班牙，於法必將大爲不利，蓋普魯士與西班牙，均歸同一王室，則無異囊昔查理士五世時代，其自然之勢，法國必有腹背受敵之虞故也，因此，法人如外交部長古拉猛爵士者，大爲痛心疾首，力言普國王室若爲西班牙王，則不特墜落法之國勢，而且有損法之國體，主張要求普王，命其王族，勿爲西班牙之國主，於是，其月之八日，法政府乃命法國駐普公使白勒德齊，晉謁普王威廉，要求勿令其族即西班牙王位，時普王威廉一世，適避著萊姆斯，法國公使，復往萊姆斯，晉謁威廉，而呈法帝拿破崙之書翰，陳述上列之意旨，且希望勿傷普法兩國之和平，殊威廉嚴詞拒絕，竟謂：「霍亨索倫，吾輩之同宗也，以言分之，則爲族黨，以義言之，則爲君臣，今西班牙選之爲王，實一國之公事，決非一家之私事。吾輩焉有阻止之權。」法使無法，告辭而退，閱數日，又再晉謁，反復以法政府之意旨，而奏力請，威廉仍重述前言，謂：「非吾輩之所與聞。」始終固持其說，而不稍動。

雷普爾察知普王與法國間之情形，自動辭退王位，法政府猶以爲未足，致書普國駐法公使，要求再由威廉致書拿破崙帝，保證今後決不令霍亨索倫家同族，登即西班牙王位，普相俾士麥，以法國來書，頗屬無禮

，壓攔手中，不予奏上，法國公使白勒德齊知之，以爲俾士麥從中阻格，一日，威廉適在別邸院中散步，法使遂親至其側，奏上法政府之希望，威廉不特不聽，且毅然決然謂之曰：『今後，關於此事，一概不與公使面談。』此實普法戰爭之根本原因也。

翌日，法國公使，將會見普王情形，報告法國政府後，法政府即命公使白勒德齊，迅速下旗歸國，白勒德齊奉到法國政府此項命令，即離普京，首途歸國，同時，普國駐法公使，亦遵普國政府之命，離巴黎而歸普國，於是，普法戰爭，從此開幕矣。

普法兩國開戰之原因，固由於西班牙王位繼承之爭執，但此乃近因，其實兩國之所以至此者，皆各有其不得不然之事情，一八〇六年，普國遭法帝拿破崙一世蹂躪，軍隊破滅，不能編成，普人因之大憤，其間，沙倫和斯特奮然而起，改革兵制，實施全國國民皆兵之主義，規定出陣兵由常備兵與後備兵編成，一八一五年偃武之後，即適用此項憲法，自一八一五年至一八六〇年之間，普國人口，非常增加，由一千萬人增至一千八百萬人，而徵兵之數，則每年相同，致人口與徵兵之比例，日漸減少，殆達最初之半數，及一八六一年，普王威廉卽位，鑒於當時兵制，有改革之必要，遂決然加以改革。

威廉一世，本生於歐洲戰亂之中，嘗目擊普國宗教蹂躪於法軍鐵蹄之下，怨法之情，深入腦海，卽位以來，常抱銳意圖強，努力訓練全體國民之意志，以統一德意志，懲挫法蘭西，而爭壩歐洲之大志，一八六三年，先與丹麥戰，大破之，一八六六年，更與奧戰，亦獲大勝，德意志聯邦，殆告統一，威廉一世之目的，亦畧告達成，但其時，實際僅北德意志與普一致，不能謂南德意志亦完全可得而聯合也，加以，法國佔領來

因河左岸一帶，離間南北德意志之聯合，而防害普國之目的，不先破法，則威廉一世所企望之德意志聯邦盟主，無由成功，此實普國之所以決心與法干戈相見，而覺悟於中者也。威廉一世，自即位之初，即已有此決心，今普國既受法政府之侮辱，威廉一世，固不待言，即普國人民，亦同樣惟有與法交戰之一途矣。

一方面，法帝拿破崙三世，見普國既勝丹麥，頗有什列斯威與好斯敦二州，更與奧戰，又復大破奧軍，其勢益盛，於是，對於普國，時存妬心，聞普軍侵入奧國，即欲派兵助奧，且謂：「法奧合力攻普，必然勝利，戰勝普後，使來因河邊之地分離，亦屬事之當然。」乃俾士麥獨具慧眼，早知拿破崙之計謀，法將派兵赴奧，彼即致書拿破崙謂：「貴國若不助奧，普國戰勝之後，當割來因河上之土地以爲和好之報酬。」大政治家俾士麥之智力，雖拿破崙亦不能敵，拿破崙大喜俾士麥所言，決守局外中立，中止出兵，蓋彼之胸中，以爲普敗於奧，其勢當不能敵法，以法之軍隊，亦易佔領來因上流之地，普勝，則普既以其地許法，法國當然坐享報酬，無論普國勝且，於法均屬有利，況既知勝負在普，法可不費一兵，佔有目的之地，在拿破崙，實以爲天下妙事，無逾此者，彼一見俾士麥來書大喜，固亦事之當然，乃普既破奧，拿破崙遣使至普，請求分離來因上流之地，俾士麥傲然謂其使者曰：「貴國欲取其地，則請任意取之，吾不敢從貴國之命。」拿破崙聞之，憤火中燒，莫可如何，而怨恨普國之心，遂從此深刻於拿破崙之胸中矣，此又法國對普交戰之第一原因也。

其次，則拿破崙即位以來，大敗歐洲諸國，其勢力爲各國之冠，法國國運，隆盛將達極點，不意國民對於拿破崙之政治，漸生倦意，倡言自由，共和之論，漸漸盛囂塵上，騷擾擾擾，勢非激起革命不止，於是，

拿破崙欲使人民鬱結之氣，向外發洩，以杜內亂，乃借盧森堡問題，向普挑戰，此又法國與普干戈相見之第二原因也，今西班牙之王位問題，不過提早兩國開戰之機會耳。

普法之戰，自表面觀之，法國似爲主動，其實，法國不過妬忌普國漸次勃興，欲抑制普國，同時，欲使本國激昂之民心，向外發洩，故法與普戰，自始卽爲孤注一擲，居於最危險之地位，所謂不勝於外，則敗於內，胸中固無必勝之成算也，反之，普國則自始抱主動的主義，斷行兵制之改革，力謀兵備之完整，又復與俄締盟，定政畧，積謀謨，蓄精銳者久之，至此，所有一切，一時齊發，其勢恰如雷擊電掣，不容一刻猶豫，故未戰之先，勝敗已決。

戰前之普法兩國

兩國分裂之報，竟於十五日，飛呈葉姆斯避暑中之普王威廉，威廉接飛報後，卽由葉姆斯起程回柏林，過先王腓特烈之第二城，而將入王宮之際，市民熱烈歡呼，以迎王駕，王自車上，對此等民衆，一一答禮，徐入王宮，王子腓特烈查理士以下，大宰相俾士麥參謀總長毛奇等恭迎，卽於其夜，召開御前會議，翌日，發表勅令，同時，卽開始準備出兵。

一方面，法帝拿破崙，亦於巴黎郊外之森庫羅，召集羣臣，密議戰事，結果，遂於十四日，由首相古拉猛在國會中，發表法帝拿破崙之宣戰勅諭，同時，國會命令準備出兵，可決陸軍費五億佛郎，海軍費一千六百萬佛郎，國會議員，一同晉謁拿破崙，感謝其因爲維持法國國威，對普所採之行動，法國人民，知普法開戰，爲期不遠，皆欣欣然而有喜色，舉趾高而心不固，意氣揚揚，迥異常態，高唱藝術之詩人，又復詠唱戰

歌，以助工作職工之興趣，市中燈火，輝煌如晝，茶樓酒館，三五羣集，酣歌狂飲，旁若無人，街市之上，結隊遊行，有之，高唱詩歌，得意揚揚者有之，奏樂跳舞，不勝欣喜者，亦莫不有之，囂囂擾擾，舉國騷然。

一方面，普王威廉一世一回柏林，柏林人民，即環立宮門之前，高唱德意志國歌，示其必勝之意氣，各地人民，更派代表至柏林，上書普王，大示全體國民之意氣，表明協力一致，以對外敵法國之決心，至此，威廉一世，遂於十九日，亦公布宣戰之詔勅。

當是時也，法普兩國，互相訐罵，各各以書飛遞歐洲諸國，宣傳敵人之罪，其中令歐人耳目爲之驚動者，普相俾士麥所謂一八六六年法國公使對普國政府提示之祕密條約草案之公布是也，該約草案之主旨，即所謂：『法國不阻碍普國統一德意志，同時，普國對於法之併吞比利時，亦不表示異議，』是也。俾士麥既發表此項草案，同時，又謂法國政府提倡此種條約，實非出於法國政府之真意，爲確證此項草案起見，更將當時法國公使白勒德齊親筆所書之草案攝影，送致各國政府，當時，白勒德齊力加辯駁，曾於其月二十九日巴黎印行之官報上，發表聲明，謂：『將比利時併吞於法之計劃，余敢言並非出自拿破崙帝之本心，實爲普國政府所勸誘，右列條約草案，實際，亦不過當時依照俾士麥所口授者，而筆之於書耳。』

當時，英國政府，爲謀歐洲和平，向普提議調停，普竟以在法國尙未首先承諾以前，不能同意爲辭，無意採納，同時，羅馬教皇皮由斯，親函普王，諭以調停之議，普王亦不聽從，普國望戰之心，恰如積水潰裂，任何勸告，終屬無效，於是，歐洲諸國，亦莫可如何，惟有一任普法之意志，而公告局外之中立，其中，

荷蘭比利時瑞士等三國，雖以地域上之關係，成爲兩國交戰之場所，亦在國境配備兵備，斷然嚴守中立。

如是，兩國皆排斥一切外來干涉，着着整其戰備，普王下令出兵，同時，發布防備要塞之命，令先防備沿來因河而位於國境內之要塞，所防備者，邁恩茲柯布楞茲却隆及威色爾等，其次，則在來因河上流而位於國境上之要塞古爾也爾斯海姆以下拉斯塔夫特要塞等，亦皆固其武備焉。

一方面，拿破崙一八七〇年七月十五日，甫下出兵之令，翌日，法國軍隊，即向國境進兵，當時，法軍之所以不能以柏林爲作戰之目標者，蓋以一八七〇年以前之柏林，不過北德聯邦之一首府，並非全德意志之首都故也。

因此，拿破崙之目的，在即時進軍，渡來因河，侵入南德，以遮斷其與北德之聯絡，而使巴威利亞、瓦敦堡、巴登、黑森四國，立於局外中立之地位，或附和法國。

當時，拿破崙以爲三十萬大軍，迅速侵入南德，截斷南北德意志，使南德之兵力，合併於法軍，則法軍勢力，即可優於北德之軍隊，更以丹麥奧地利二國，前與普戰，皆遭慘敗，勢必助法，以圖復仇，故拿破崙欲令法軍之一部隊，在丹麥上陸，以衝其背，即其後欲令守備次爾斯之一師在丹麥上陸之計劃是也，此外，拿破崙在意大利建國之際，曾予援助，意之得力於法，不爲不大，故當時拿破崙見意大利對普，亦無好感，料意當然助法一臂之力，以爲丹麥意大利奧地利諸國之軍隊，必皆助法以戰普，不意結果適與拿破崙之豫想相反，甚至南北德意志之兵力，猶且不能分割，天下事每每出乎意外，豈盡人力所能致哉。

當時，拿破崙欲利用全國所有之鐵道，以運輸軍隊，依據鐵道線路敷布之形狀，選定兩處爲軍隊之集合

點，一爲斯特拉斯堡，一爲美茲，美茲附近之洛托林梗，有二條路線，由法國北部貫通其間，斯特拉斯堡，亦有一條路線，由法國南部通之，其中通洛托林梗方面之第一線，向齊翁比爾方面而行，第二線達美茲，第三線向南西而去，通亞爾薩斯方面之第四線，則達斯特拉斯堡。此線爲由法國南部連絡亞爾薩斯之路線，在法國南部及亞爾塞利之法國軍隊，則利用此鐵道，以集合於斯特拉斯堡，其中大部分，則集合於洛托林梗，除以上在國界集合之軍隊外，更令一部分之軍隊，集合沙龍，即拿破崙之計劃，擬以十萬兵集合斯特拉斯堡，十五萬兵集合美茲附近，其餘之五萬軍隊，則作豫備隊，集合於沙龍，而在美茲及斯特拉斯堡集合之軍隊，則合併於斯特拉斯堡北方，在卡爾斯盧埃渡來因河，侵入南德，乘北德援兵未到以前，擊破南德全軍，而集合沙龍之五萬預備隊，則跟隨本軍，向東北前進，一面監視北德，一面掩護侵入南德之本軍左側，拿破崙此種策戰計劃，固屬周到，無如在實戰上，則大相懸殊，竟成畫餅。

一方面，普國之作戰計劃，一八六八年，已由毛奇元帥擬呈普王，此次作戰，即依照計劃而行，當時普軍之作戰計劃，大別爲二，即一則僅以北德之軍隊作戰，一則舉南、北、德意志之全軍以當法是也，毛奇亦作兩種之計劃，其作戰計劃之要旨，在追求敵之主力，不論何處，一與敵之主力相遇，即決行攻擊，同時，毛奇對於非依此種計劃之主義，結局不能獲勝一點，又復使德意志之軍隊，充分領會。

德意志軍隊作戰計劃之主戰既定，其次，則爲德意志軍隊之集合點，僅以南德之軍隊防護南德，則以來因河爲防禦線，最爲適當，蓋來因河右岸，有休瓦查爾德山脈，敵軍侵入南德，非越過該山脈不可，故軍隊集合於山脈背後，以防法軍，最爲適當也，其次，僅以北德之軍隊，防護北德，則以憑藉下來因河防禦法軍

爲得計，蓋下來河因，不特對於柏林爲適當之防禦地，且其間雖有多數大河，而以來因河之位置距敵最近故也。

將近開戰之前，威廉一世召集德意志之諸侯及代表於柏林，會議作戰計劃，毛奇在會議席上，謂南德之軍隊曰：『若南德軍隊，在休瓦查爾德山防禦法軍，則無論地形如何，北德軍隊決不能即時赴援』云。拿破崙之所以欲首先侵入南德遮斷南、北、德意志之軍隊者，亦不鑒於此也。毛奇又謂：『德意志軍隊，若集合凡爾茲，則巴黎必陷於危，法國軍隊，必不棄巴黎而侵入德意志矣』。蓋爾茲離柏林雖然甚遠，而距巴黎則近故也。德意志軍隊決採此策後，毛奇遂併南北德意志之軍隊，而集合之於凡爾茲，即來因河與其支流摩塞爾河之間，毛奇又以爲法軍決不以主力，取道海上，來襲德意志之北海岸，亦決不由美茲，向東北進入德意志。故推測首先與法軍相遇之地點爲巴塞爾與廬森堡一帶。

普法戰況

最初，拿破崙擬由美茲，經薩爾布留肯前進，嗣以法軍軍長奏稱，到底不能由該地進行，拿破崙遂從其言，中止一切進行。及八月二日，法之第二軍，畢竟向薩爾布留肯開始進兵，第三軍亦向佛約爾庫林梗，派出偵察隊，第四軍亦向薩爾雷派出偵察隊，而第五軍則派偵察隊至薩爾克敏德以外之地，極力偵察敵軍之動靜。

一方面，德意志軍不過配置少數部隊於薩爾河畔，配置騎兵一團於茲奎布留肯，步兵一營，騎兵三連，於薩爾布留肯，又於佛約爾庫林梗配置步兵一營與騎兵一連而外，不過在遠隔波雷後方之地，配置若干騎兵

連而已。

於是，法軍乃向薩爾布留肯之德意志步兵一營，騎兵三連，開始攻擊，拿破崙亦與王子同在攻擊軍三中法將伏羅沙爾午前進至薩爾大戰，普軍亦對之大事砲擊，激戰數小時，普軍以寡不敵衆，遂向拉休凡爾退却，法軍追至薩爾布留肯之橋邊，不敢窮追，普軍遂得連同負傷者一併統率向規亨巴斯退去。

此外，法國第三軍之偵察隊，則向佛約爾庫林克進軍，向該地之普軍，開始攻擊，第四、第五兩軍之偵察隊，則未與普軍遭遇，無功而還，不過法國軍隊，二日夜，已攻畧薩爾布留肯，先占最初之勝利，只以何時受普軍逆襲，殊難預料，五日夜間以前，依然配置與從前同樣之兵力，以任守備。

果然，普軍竟下行軍令，以第三軍攻擊法軍，此歪森堡之激戰，實普法最初之大戰也，當時，普國王子之企圖，在畧取歪森堡與洛特爾堡，故以普之第四軍，立於第一線，向洛特爾進兵，其他之一軍，位置於第二線，巴威利亞之第四師，則担任畧取歪森堡之任務，其第二軍之殘部，四日午前四時，向鄂特爾巴哈行進，守備第四師之背後，在鄂特爾巴哈露營，此外，第五軍則向卡朴斯歪黑爾前進，以前衛經鄂庫灰塞爾與桑特列米，向洛特爾推進，巴登瓦敦堡之混成軍，則向桑達堡張布陣營，以爲佔領該地之準備。

一方面，與此等普軍對抗之法軍，則由法將馬庫莽總指揮，配置步兵一師，騎兵一旅於歪森堡，以法國將官資衛任指揮，此等駐紮歪森堡之法國軍隊，完全陷於孤立狀態，不能得到其他軍隊之應援，該師以所轄之營，守備該地，無如該地市街，雖有城壕，城壁，以及易於撤去之橋梁，但不能以大砲砲擊敵軍。

四日晨，普軍開始進兵，當時，因前夜以來，大雨滂沱，道路濘泥，森林中尤甚，諸兵大感困難，是日

微雨不止，氣候大涼，海萊爾之第四師，由本道前進，到達歪森堡後，午前九時，即首先開戰於休歪梗，砲隊即進至該地南方，向歪森堡開始猛攻。

先是，據法將傅輔向馬庫莽上將報告，以普軍專集合於凡爾茲，決率該部，由亞爾薩斯，向比茲齊進兵，此要不外集中力量，以當普軍之意也。

是日午前五時半，法軍之一支隊，奉命出發偵察敵情，亦無所得，法軍據其報稱，不見敵蹤，大為安心，迨將早餐，砲聲轟然一響，衆皆大驚，當即着手準備戰鬥，此巴威利亞之砲兵連，在休歪梗之南方高地，佔領陣地，向歪森堡，開始砲擊也。

法將資衛，即命拍隆，率第一亞爾塞利兵團，及砲兵第一連，佔領市街東南之車站，更率其他之步兵旅及蜂巢砲加農砲兵各一連，佔領休羅斯與皆斯白爾錫之高地。

一方面，巴威利亞之第四師，在休歪梗開始砲擊後，中途察知獨力佔領之不可能，遂在休歪梗東方之高地，佔領陣地，以待第五軍之到來，一方面，配置於白爾分波隆之支隊，則經波奔塔爾，向歪森堡進兵，由兩方面，夾攻歪森堡，此欲分第五軍前衛爲二隊，使其經洛特爾前進故也。

一方面，第十軍，午前八時半，位置於洛特爾巴巴謬勒之近傍，派其前衛至休來塔爾，及歪森堡方向，砲聲頻發，即向該方面進兵，除留一小部隊之兵於休來塔爾，警備該地外，本隊前進，在鄂庫灰塞爾，與第五軍會合，於是，更與該軍計劃作戰，結果決經尼德瓦爾，突擊法軍右翼，時爲午前十時三十分，先鋒連已達沙托佐姆，開始射擊，是時，經桑特托列米前進中之第五軍部隊，亦向該地車站，開始攻擊，該軍軍長，

則命本隊先頭之一旅，佔領亞屯斯達特之陣地。

第五及第十一兩軍之前衛既開戰，於是，巴威利亞之第四師亦前進，一舉開始攻擊歪森堡，不易畧取，反之，第五軍之前衛，則經亞屯斯達特，更行前進，畧取車站，此外，第十一軍之先頭，向皆斯白爾錫城推進，第五軍之軍隊，更經亞屯斯達特進兵，大加攻擊，法軍三面受敵，大陷苦戰。

法將資衛，十時左右，視察戰況歸來，即擬退却，惟向南退却，頗爲困難，尤其是右翼，非以非常之力當之不可，於是，將官白爾錫，因令亞爾塞利散兵團之第六營，由郎多門退至車站，竟至陷於非應援散兵線不可之困境，雖遵師長之命，徐徐着手退却之準備，無如普軍砲擊頻頻，即退却亦不易於實施矣，適派赴師長處求援之參謀歸來，據報豈特援兵無望，師長且中流彈陣亡，法將大爲失望。

一方面，普軍於法軍畧取車站之際，更行前進，四面夾攻法國駐屯歪森堡之守備隊，該隊大與普隊肉搏，結局不敵，至午後一時三十分，普軍一舉總攻，逼近城門，擊破門柱，守備隊五百餘人，遂降於普軍，皆斯白爾錫城之戰，殆亦同解決，蓋普軍在皆斯白爾錫之苦戰，亦與歪森堡之戰無異，死傷續出，其數甚夥，法軍砲擊猛烈，壁壘堅固，普軍實莫可如何，不易佔領，於是，普軍乃組織決死隊，以大砲進至法軍陣地近處，開始砲擊，到底是決死之德意志砲手，其勢猛烈，敵莫敢當，法軍雖盡力奮戰，無如援兵無望，彈丸漸盡，至午後二時，遂投降普軍。

法將馬庫莽，接到此次戰敗之報，即決定舉全部軍隊，集合於來錫斯霍亨，四日夕刻，該軍佔領陣地於威爾特，在該地集合敗兵，如是，普法最初之激戰，可惜法軍竟告敗北矣。

於是，法軍大本營，決定守戰，令鄂黑耶爾薩斯之第七軍及第五軍，隸屬馬庫莽之麾下，更以巴振率第二、第三、第四各軍，担任防守，以近衛軍及布陣於沙龍近傍之第六軍與預備騎兵等，歸法帝拿破崙統轄。

一方面，普軍大本營中，因普國王子，未充分明瞭馬庫莽軍隊之配置法，擬向西南取正面之方向前進，由騎兵師偵察哈基落及來錫斯霍亨方面，巴威利亞之二軍，則向倫巴哈進兵，在普軍之意，本欲於七日夕刻，集合軍隊於右翼，故六日即令第十一軍，向霍休羅前進，而以其前哨，配置於供斯得特方向。

一方面，法軍亦配置諸兵，努力防戰，期無遺憾，六日午前七時，普軍前衛司令，命砲兵一連前進，充任攻擊偵察，更以步兵一連，攻擊威爾特，法軍在威爾特雖無所防戰，但普軍一至該市西方，即為法軍所阻，法軍砲兵四連，突出於該處高地，猛攻普軍，普軍前衛司令，竟至不得已命全軍退却，其時，法軍步兵隊中若干步兵連，更向該普軍之右翼，猛烈襲擊梗斯塔特，大破普軍，其後，法軍步兵隊，又復進攻普軍之後衛部隊，砲擊普軍守備中之布爾休勒，燒其陣地，是時，註紮倫巴哈之巴威利亞第二軍，因威爾特方向，砲聲頻繁，即令軍隊，向該地前進，其軍隊到時，戰鬥既已告終矣。

當時，巴威利亞之第四師，向法軍左翼砲擊，欲大破法軍，只以其地多森林，砲擊殊不自由，未能奏厥膚功，至午前十時左右，戰鬥漸趨激烈，兩軍奮鬥決戰，一進一退，當此之時，第五軍之參謀長，在前衛陣地，與第十師師長，互議決定作戰計劃，為向法軍陣地砲擊起見，決以全砲兵隊，配置各處，更令第五軍整其軍備，待軍長命令一下，即大舉攻擊，時普軍最高司令部，設在卓爾茲，王子欲明悉戰地情況，派參謀將校赴第五軍，今據復命，得知該軍計劃，全軍大舉攻擊，王子即命令第五軍軍長，告以不可攻擊，無如其時

，兩軍戰鬥既酣，第五軍軍長，亦不能無故中止戰鬥。同時，巴威利亞之第二軍，亦奉到同樣之命令，遂遵照命令，暫時退至郎肯卓爾巴哈，繼而更向倫巴哈退却，反之，第五軍則恐敵軍乘機猛襲，遂違背王子之命，向巴威利亞之第二軍及駐梗斯塔特之第十一軍求援，時第二軍軍長。因既遵王子之命，中止戰鬥退却，遂以整頓軍隊後赴援復之，至於第十一軍，則正值戰鬥中途，無法赴援。

法軍守備威爾特益力，布陣於該市南方草叢中，努力奮鬥，攻擊普軍，其勢猛烈異常，普軍大爲苦戰，靜待援兵，而援兵亦不易到來。

一方面，普國第十一軍之前衛，雖已進入與奴怕巴哈相對之森林，但法軍集全力攻擊，破其前衛，遂奉命退至佐耶爾，於是，第十一軍之司令官，乃令所轄之師及該軍之砲兵隊前進，至正午，守備梗斯塔特之高地，由該地向法軍砲擊，卒使法軍中止射擊，至是，普國王子，遂斷然決意親自出馬指揮，命巴威利亞之第一軍，以一師，由第五軍之右翼，攻擊法軍。

一方面，第十一軍攻擊法軍右翼，其前衛之旅，不利退却後，更以第二十二師之一部，向亞朴列錫提灰塞爾和夫進兵，以其殘部，經鳩爾倫巴哈，向摩斯布隆進兵，以攻法軍右翼。

法軍破普國第十一軍之前衛後，更欲進佔梗斯塔特及佐耶爾河之橋梁，其目的卒不能達，當是時也，普之第二十二師，雖與法軍大戰，結局亦陷於苦戰，備嘗辛苦，始得攀登亞朴列錫提灰塞爾和夫之高地，守備鄂斯布隆，其後，過鄂斯布隆，更向前面高地，攻擊法軍之際，得第二十一師加入，勢力大振。

法軍屢次由其右翼，反攻普軍，一次，向亞朴列錫提灰塞爾和夫方面，以其騎兵旅，襲擊由摩斯布隆前

進之普軍，普軍砲擊之位置，非常良好，由該處射擊法軍，法軍騎兵，損失過半，其殘餘之騎兵，與普軍步兵，背道而進，迂迴摩斯布隆之後方，欲與其友軍會合，普軍第二十二師之騎兵團，暗中布陣於摩斯布隆之後方，由側面襲擊迂迴而來之法軍騎兵，法軍騎兵，不料為敵所乘，遂遭慘敗，全軍覆沒。

此外，一方面，在先頭前進之數營普軍，則惡戰苦鬥，卒棄亞朴列錫提灰塞爾和夫而退却，時，法軍之攻擊戰，猶在普國砲兵射程之內，於是，第二線之數營普軍，乃進而畧取尼德茲爾，位置於摩斯布隆之左翼旅，亦向前推進，因之，第二十二師，遂成為第一線，而援助第五軍之苦戰，第五軍亦大為得力，向前推進，向威爾特西方法軍守備之山嶺，實施攻擊，卒畧取其突出部。

普國第十一軍之步兵，更向亞爾薩斯好森攻擊，其砲兵隊，亦參加猛攻，遂驅逐法軍，畧取亞爾薩斯好森。

於是，法軍欲試行最後之突擊，配置敵萬預備兵於伏羅休威列爾，更配置騎兵旅於其南方，以此等軍隊，一舉而向亞爾薩斯好森，開始攻擊，結果，騎兵旅大敗而退，其他諸兵，努力奮鬥，亦陷於苦戰，損失士兵甚夥，不過幸得固守其地，未告陷落，當時，法軍右翼，雖然失敗，其左翼及伏羅休威列爾之守兵，則奮戰固守，不易屈服，十二時，巴威利亞之第一師，向該守兵之右翼突擊，瓦敦堡之第一旅，亦於三時至四時之間，加入普之攻擊軍，由四面砲擊伏羅休威列爾，法軍奮鬥力戰，卒以四面受敵，氣窮力絕，乃向來錫斯霍亨退却，巴威利亞之第三師，更向來錫斯霍亨追擊，巴威利亞之第一師，亦由左翼追擊，法軍不能敵，卒

敗於普。

此次激戰，普軍俘虜法軍官兵，約五千餘人，畧收鷲旗一面，軍旗四面，大砲三十五門，傷亡人數，普軍約一萬餘人，法軍約四千餘人，普軍既勝，王子由戰場電普京柏林，向王后報捷，大爲得意。

洛林激戰

法軍自馬庫莽一敗，於亞爾薩斯之伏羅休威列爾，再敗於伏羅茲薩爾與洛林交界之斯皮克隆以後，士氣大沮，法帝拿破崙，變更攻勢主義，令向美茲退却，更欲令其軍隊退至沙龍，至九日，恐法國帝室因此沒落，遂決心中止退却，留第二、第三兩軍及近衛軍於美茲，一任巴振統率，十三日，更以統帥權，讓諸巴振，拿破崙以統帥權讓於巴振後，同時，欲與其大本營一同出發，惟作戰以來，既無一次勝利，欲歸巴黎，又恐人心騷亂，彼亦決心中止回京，駐在美茲，嗣又變更策畧，決心再向比烏耶爾基榮退兵，是時，法軍將由摩爾河之右岸，渡至左岸，而波爾尼之大戰，又忽然發生矣。

蓋十四日，法軍將渡摩塞爾河，向耶烏爾基榮退却之際，普之第一軍，出其近傍，而監視之，第二軍在捧湯鐘渡河，第三軍向休爾特河前進，此等普軍，既已佔領巴斯亞爾薩斯及伏洛林之一部，更集合後備兵與戍兵於該地，以圍法軍之諸城。

於是，法軍不得已，亦與普軍大戰，首先集合軍隊於柯隆白之凹地，向東跨薩爾布留肯與薩爾雷之兩道，分其四師爲二線，由古利吉配置迄古比龍，第四軍則在洛利耶爾北方，向桑鳩利安之堡壘退却後，更於美茲北方，渡摩塞爾河，是日夕刻四時左右，也依之陣地，僅有一師人。

一方面，普之第一軍，駐紮尼德河畔，其前哨山薩爾雷道前進，到達列通黑桑怕爾布之港，第七軍亦在

尼德河畔，其前哨由薩爾雷道前進，到達馬爾列利附近。

最初普軍之目的，在進攻法軍，法軍一度堅守尼德河之兩線，嗣又漸次放棄此等陣地退却，普軍見狀，僅由第十二師進至亞爾斯拉克勒庫西，大攻法軍，攻畧柯隆白之村落，法軍再舉，欲奪回該村，盡全力砲擊，卒不能達到目的，普軍因此不能以右翼之兵，由拉朴郎西耶特推進，第一軍軍長，發兵救援，此項援兵，雖佔領柯隆白之高地，不能更越拉朴郎西耶特山前進，第二師經奴依利前進，於其地與法軍衝突激戰，卒攻畧奴依利，此外，右翼之軍，亦向也依進兵，是役，始於午後三時半，至六時，漸告終結，各師之本隊，皆不能救援其前衛，尤其是拉朴郎西耶特方面之軍隊，因之，大為苦戰，雖一度畧取該處要地之松林，旋以法軍再舉來攻，大驅普軍，復為法軍佔領，至是日午後十時，又再落於普軍之手，自後普軍逐竭力固守，而普軍砲兵第四連，則向拉朴郎西耶特之高地前進，藉補充隊援助，佔領該處高地而守之，時第一軍側面，大受法軍脅迫，且法軍第四軍軍長，在退却中令該軍向背面回轉，第一軍雖遍敗退，尚在同地守備，旋第一軍又得援兵，令該軍砲兵射擊，入夜未決勝負，兩軍遂收兵休戰。

一方面，普之第七軍軍長，派第十四師及該軍砲兵，赴援第十三師，僅留一旅，作預備隊，第十四師之一旅，向法軍左翼開戰，佔領波爾尼森林之高地，第九旅來援，騎兵師亦參加作戰，於是，大舉合攻，至夕刻，遂併歸基亦畧取焉，法軍不得已，棄戰地而退。是役，普軍傷亡，實達五千餘人，而法軍之死傷，則不過三千餘人而已。

法軍十四日，雖向烏耶基榮推進，卒因柯隆白之戰，不能達其目的，十五日薄暮，達威翁威爾之高地，

布陣設營，十六日，拿破崙率領軍隊，由騎兵一旅護衛，赴沙龍之陣地，即駐蹕焉。

普軍漸次乘勢而進，其第一路軍，以第一軍位置於油爾列爾斯爾尼德，更向摩塞爾河畔進兵，十六日午後，第三軍之第十六師，一到亞利，頻聞砲聲，當即參加威翁威爾之戰。同時，第九軍亦至果爾齊耶以一師參戰。

此外，第三軍亦督勵騎兵第六師，於十六日清晨，渡摩塞爾河，向對岸高地進兵，是時，法軍二師，欲逐普軍騎兵二師，猛烈襲擊，適普軍第五師來援，反攻法軍，法軍雖與之大戰，結局不利，普軍遂佔領威翁威爾附近之高地，時法之第二第六兩軍，尚佔領威翁威爾及伏洛依古尼附近之高地，配置其左翼於波依斯、德、威翁威爾，普國第三軍之第六師，欲攻該地法軍，以其左翼，配置於圖隆威爾之叢林中，更以第三軍之砲兵，配置高地，以與法軍對抗，激戰數小時後，卒畧威翁威爾，乘勝前進，因之，法國第二軍，大為苦戰，軍長率兵一旅赴援，途中負傷，師長此次作戰，亦告陣亡，於是，全軍向列振威爾退却。

第六軍，一面固守其陣地，一面以其他之一師，向桑克、馬爾色爾進兵，而第三軍，則在第五軍之右翼展開，法將巴振，親臨戰場，力謀救援，竊以為普軍必由列佐尼威之南方迂迴，以斷其與美茲之連絡，因令盧瓦索爾、索爾瓦茲之師，向南推進，又以近衛騎兵一旅及大砲數門，配備於古洛耶洛特與列振威爾之間，駭騎兵旋與普軍相遇，激戰之後，士兵馬匹，損失三分之二，法將巴振所指揮之砲門及其他，皆為普軍所奪，巴振僅以身免。

一方面，法軍由桑庫特、馬爾色爾前進，以當普軍，因此，威翁威爾北方之普國第三軍，不能前進，退

至圖隆威爾之叢林中，法軍猛襲，益陷苦戰，時，第十軍之半旅，遽急來援，力戰奮鬥，固守叢林，但法軍兵力，殆爲普軍之三倍，其勢猛烈，普軍大爲苦戰，且法軍乘機猛攻，普軍之第三軍，毫無預備兵，僅其所屬第五師之一旅，布陣於圖隆威爾，當即會合該旅，使襲法軍，法軍之第一第二戰列及砲兵線見之，一齊反攻，普軍敗退，是時，普軍步兵，欲侵入伏洛古尼，亦因此不能前進，此外，當時第三軍之右翼，雖有援兵開到，亦遭法軍猛擊，未能如意，結局全軍退却。

於是，普國第十軍之半師，與近衛兵旅，同向桑庫特錫來進兵，正午，到達該地，一時半，接到向馬爾斯拉茲爾前進之命令後，即行出發，所餘第十軍之步兵與砲兵，則獨斷行事，經沙伏來向戰地急行，法軍以縱橫奮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迫之，激戰之後，畧取圖隆威爾森林之北部，普軍不得已，退至馬孔威爾，此外，向左翼前進之普軍，將被法軍擊退之際，第二十師，適到圖隆威爾，當即令前衛，進至叢林之中，以援第三軍之右翼，砲兵隊亦急馳而來，在叢林兩側，布置放列，猛襲法軍，法軍亦卒不得前進，兩軍激戰，傷亡數千，結局普軍頹勢，逐漸挽回，漸向叢林北方前進。

此外，是時，普之第十九師，亦經馬爾斯拉茲爾前進，途中不知向北推進之法軍大舉進攻，一意前進，及兩軍相距數百步時，法軍猛烈攻擊，普軍不料爲敵所乘，慘敗而退，死傷無算，司令亦告陣亡，法軍乘勝追擊，普軍令砲兵隊停止以抗之，且欲以近衛新騎兵及第一團赴援，旋該團亦損失人馬三分之一以上，卒爲法軍所敗。

當此之時，法軍騎兵第二師，依照第四軍軍長之命，向威隆、拉爾、依龍東方之平野，攻擊普軍之側面

，普軍亦以其左翼之預備兵，集合於馬爾斯拉茲爾西方，以援助退却步兵之左翼，於是，兩軍各各有六團之砲騎步兵，正相遇於威隆、茲爾、依龍，時正午後七時也，兩軍皆以猛烈之勢，互相衝突，冒死奮鬥，所謂砲烟蔽天，日月無光，其斯之謂乎，普軍五千餘之騎兵，皆在塵中接戰，結局普軍勝利，其左翼遂得免於危。

一方面，普軍右翼，援兵既到，第十六師，亦已前來，其中三團，欲攻畧列鍾威爾南方高地，法軍努力奮戰以防之，不果而退，同樣，法軍欲攻畧波依斯桑魁，亞爾烏德林之北線，亦爲普軍所阻，不得達其目的，兩軍互有勝負，入夜猶未停戰，至十時，各地砲聲漸衰，兩軍士卒，依然各各在其陣地對峙，兵不解甲，馬不卸鞍，而夜漸深矣。

十七日清晨，普之第九軍，渡摩塞爾河，向波亞德，威翁威爾之高地出發，第七第八兩軍，十七日，亦向亞爾斯托，末基爾及果爾斯出發，近衛兵則是夜，布陣於波孟德，第七軍則布陣設營於孟塔威爾與列克威爾之間。

一方面，法軍上將巴振，十七日晨，退至後方，午後，法軍更由列佐多威爾退去，而普軍之大本營，則於前日，移至馬爾斯拉，拖爾，十七日午前五時，普王威廉，親臨戰地，下命令如次：

第二，第五兩軍，列爲梯形，由其左翼前進，第一軍之第八師，與第二軍之右翼聯合，第七軍守備其陣地，且於全軍向右旋回當中，担任警備。

要之，其目的不外因法軍向北迂回，不向沙龍退却，亦未可知，故部署如此，以迫之於美茲也。

至十八日，普之第七軍，由馬爾斯拉，拖爾出發，向木依勒威爾方向進兵，近衛軍亦向董柯爾進兵，第九軍更至烏耶聶威爾，率先對法軍開始攻擊，法軍亦對之猛烈砲擊，攻畧第九軍左翼連之陣地，奪去該處普軍之大砲四門，其他二門，普軍備嘗辛苦，曳之退却，其他各連，人馬傷亡亦夥，普軍遂敗。

此外，與第一軍相連之第七第八兩軍，正午開戰，大試砲擊，無如古洛耶洛特高地之法軍，距離殊遠。其間谿谷隔絕，不能接近，徒事砲擊，不生效果，而凶狂之普砲兵，則以百三十門之大砲射擊，其勢極為猛烈，不過普軍砲擊，法軍即中止砲擊，普軍攻擊，則法軍變幻出沒，以攻普軍，普軍大苦，砲擊益形猛烈，砲聲隆隆，山崩地裂，而法軍更無屈服之色，對陣如故。

此際，普國近衛軍及第十二軍之左翼，又復攻擊桑庫特，馬利鄂色勒，法軍以步兵一團，及砲兵一連得守備。至午後三時，普軍竭力突擊猛襲，法軍傷亡雖多，仍頑強固守，普軍乘勢進兵，激戰數小時，卒不任逞，向桑庫特馬利之脊後退去，法軍亦不追擊，退至桑庫特朴利頗之高地，佔領陣地。

當此之時，普國第二軍，到達古洛耶洛特，該軍之到達，實為此次大戰決定勝負之因素，該軍到達古洛耶洛特，為午後七時，正夕陽將下，日沒西山之時也，該軍一到，即擬攻擊法軍，無如該地一帶，土地險惡，且薄暮黑暗，不能整頓隊伍，繼集合衆兵，開抵波安德、休爾，而夜色漸暗，彼此莫辨，同志相打，層見迭出，遂中止戰鬥。

一方面，第九軍得近衛第三師應援，又復開戰，當其進攻亞汪威爾之際，第二十五師，亦來增加，進而畧取該地西部，惟不能向其前面進兵，當時，近衛軍亦已為時機已至，不待第七師到達隆庫爾特，即先向桑

庫特、朴利頗，開始攻擊，步兵第四師，由街道之南推進，第一師由街道之北進兵，惟該地一帶，地勢平坦，既無可以爲楯之樹木，亦無可以爲楯之丘岡，因此，普軍傷亡甚夥。即其目的地桑庫特、朴利頗，亦不能攻畧焉。

當是時也，第七軍在桑庫特，馬利鄂京佔領陣地。其一隊進至安波爾東方之森林，他之一隊，進至孟圖瓦，近衛砲兵，爲援助陷於苦戰之普軍，以其右翼，布置放列，於步兵攻畧之山嶺之一部，大向法軍砲擊，第七軍之砲兵，亦砲擊桑庫特、朴利頗，與孟柯爾間之法軍。

於是，法之第六軍軍長，乃令其右翼，退至約孟馬之森林，留後衛於洛柯爾特，因之，法軍之主要地，已移於楊孟特與桑庫特朴利頗之中間矣，至午後七時，普之第十二軍，更以一師，進至孟圖亞，又令他之一師，向安波爾進兵，以攻隆庫爾特。午後八時，兩軍大戰於隆庫爾特，時普之第十二軍及近衛軍，攻擊桑庫特朴利頗，法軍之第六軍，遂向美茲敗退。是時，法軍在由亞馬尼威爾西方至滿西果之間，配置前哨，僅令右翼之兵退却，左翼則在翌日午前三時以前，停止原處，防止普軍追擊，然後徐行退却。於是，普軍拂曉遂得佔領戰場之全地帶，而達到其阻止法軍於美茲之目的焉。

於是，洛林之大激戰，竟成爲近世之大戰，而歸普軍大勝，不過普軍傷亡，實達二萬餘人，而法軍之死傷，則不過半數。法軍逃至美茲後，普軍追擊，包圍美茲，法軍勇敢抵抗，毫不驚惶，其勇敢之行動，即普軍亦不得不驚嘆不置，普王向普京柏林告捷之電文中，亦有次之語句，贊賞法軍勇敢焉。

今日之戰，我兵雖勇，而法兵亦奮戰不屈，雖一步之地，亦乘機以矛攻我，不敢劣於我兵云云。

現在法軍失利，不得已退至美茲，所以至此者，蓋普軍方面，普王普王子以及其他諸將，皆身居戰場，鼓舞諸軍，故士卒傷亡雖多，士氣甚盛，卒獲大勝，法軍則前日激戰，總督身負重傷，加以不察戰鬥之輕重如何，每每遷延時間，遲到戰場，專注力於左翼，不覺危險反在右翼，此次大戰法軍敗北之原因也。今也，爲時已晚，後悔莫及，法軍失其機會，逃至美茲，爲普軍包圍，外援與糧食之來源，皆被遮斷矣。

師丹與洛亞爾之苦戰

八月二十日，法國以第四軍，編成沙龍軍，人數四萬，步兵五十六營，騎兵二十八連，配砲一百二十門，其他法軍，總計實達一十四萬，惟戰敗之餘，士氣沮喪，大爲不振，而與法軍對抗之普國第三、第四兩軍，則士氣甚盛，就訓練言，就編成言，皆非法軍可比，且普軍總數，實爲二十四萬，其優劣不問可知矣。

至於作戰計劃，普軍則在漸次侵畧土地，取得勝利，以亂法軍隊伍，然後乘機攻畧巴黎，法軍對之，亦有二策，其一，則移沙龍軍至巴黎，以援城中法軍，而嚴守巴黎，第二，則再取攻勢，即時向北東進兵，侵入比利時與普國第三第四兩軍之間，法軍之中，上將巴振，固不待言，其他將領，亦皆充分知悉第一爲上策，第二乃冒險，主張採用第一方案，獨身居巴黎者，與軍相距甚遠，特知政府之危急，與攻畧上退兵之不利，而於戰事之勝敗，則不介於意，是以沙龍軍之司令官，惑於兩策之可否，不能決定進兵之方向，嗣以美茲來書，報道向西北突進之危險，復遵巴黎政府之嚴命，與陸軍部長之指令，遂斷然決定向也拉資河行進，此實法軍繼續敗北之原因，亦法國之所以顛覆也。

於是，法軍遂撤去沙龍之陣營，經列姆斯，於二十二日夜，斷然向北方進兵，由休資河更向亞圖奴河前

進，二十五日，第七軍到朴吉耶，第一軍到達亞齊基，其他之第五軍，及第十二、第四兩軍，亦回旋向北而進，今也，第七軍已在亞圖奴河右岸朴吉耶之前方，佔領陣地，着手交戰之準備矣。

一方面，普軍至二十五日，第三軍向江畔克進兵，其騎兵過沙龍前進，巴威利亞之第二軍，及普之第五、第十一兩軍，亦由賈爾孟，經黑爾茲列白利，進入哈爾孟，是時，普王子之本營，在列皮基，撒遜太子之本營，在伏爾利，普王威廉一世之大本營，在巴爾鳩克，普軍得知法之沙龍軍向東北行進，急發新命令，二十六日，第二軍已轉換行進之方向，開始向北方進兵矣。

法將巴振，得悉其前衛軍在朴桑基與普軍小接觸後。知二十七日夜間難於進入美茲，乃向西方退却，更擬退至巴黎，預定翌日（廿八日）開始行動，殊是日夜間，陸軍部長，以巴黎政府之名義，嚴令沙龍軍向美茲進兵，於是，事態又復變化，沙龍軍不得已，向東方推動，全軍遂陷於最危殆之境地矣。

詳言之，即二十八日，法軍分二縱隊，由兩個方向，向苗資河前進，在右方，則第五軍向色奴河撤退後，現在又向白爾德爾推進，將達斯特勒大道，第七軍亦繼之向朴爾鄂亞前進。在左方，則第十二軍向拍沙資前進，第一軍在其後方之色奴河露營，繼而第一縱隊，向斯特勒前進，第二縱隊，向姆鍾前進，而普軍之騎兵，則漸迫法軍右側，出沒於法國第五、第七兩軍之附近。

至是，法軍節度紊亂，徒勞往返，士卒疲憊，軍紀廢弛，輜重與步兵混雜而進，道上人馬車輛，混亂莫名，困憊之狀，不僅一端，加以天氣不佳，道路溼泥，行軍未能如意，且法軍若於斯特勒渡涉苗資河，則非與普之大軍交戰不可，因此，竟於中途，決意向北推進，避免普軍攻擊，渡涉苗資，於是，第十二軍，乃於

二十九日，向姆鍾進發，在該處渡涉苗資河，第一軍，則向洛庫爾前進，擬於翌日在德列爾渡河。此外，第五軍則向波孟前進，第七軍則向白沙資進兵，至於第七軍，則以士卒疲憊，不能行進，不得已，遂在鄂吉耶露營。

一方面，普軍二十九日晨，以騎兵六師前進，佔領奴亞爾、布桑西、古郎朴列、朴吉斯朴，明日（三十日），普軍益進，以軍縱隊及師縱隊，向北推進，欲於其地與法軍大戰，一決雌雄焉。

普軍前進，其右翼在苗資河，左翼進至巴爾河之線，即達色奴附近時，其前方遂與法之第五軍相遇，此法國第五軍，原任本軍後衛，掩護他軍渡過苗資河右岸，只為恢復前日以來之疲勞，對其任務，非午後不能着手，乃十二時左右，普之第四軍，以第十二軍為右翼援兵，以第一軍留置兩翼，突然向法軍陣地，開始攻擊，法兵大驚，即整戰備，鼓勇奮鬥，卒不能支，由波孟附近之第一陣地，退至姆鍾前方高地之第二陣地，於是，作對陣之準備，固守該地，猛擊普軍，午後六時，會普國三軍聯合，一舉襲擊，法軍遂決定退却，時法之第十二軍，欲援助將由苗資河右岸退却之法軍，未果，其胸甲騎兵欲決死掩護姆鍾之架橋，亦不果，因之，法軍完全崩潰，遂向河之右岸退却，是役，法軍死亡，一千八百餘人，被俘虜者，實達三千之多，普軍死傷，亦達三千餘人。

是時，法之第七軍，慎重北進，途中，雖為普國第五軍脅迫，大感困難，卒能渡苗資河，而達師丹，又是時，法之第十二軍，則在苗資河右岸姆鍾之高地，應援第五軍退却，第一軍，則與輜重兵師，一一同前進，到達卡利南，時拿破崙適在兩軍中央之拜白爾田莊中，夕刻，接到戰報後，更傳令各軍向師丹退却，於是

，法軍遂決定集中師丹，而中止向美茲進兵之計劃。

三十一日，法之第七軍，集合師丹，前臨伏洛安之谿谷，在師丹西方，佔領陣地，第五軍，到夜半行軍，布陣營於城壘之下。

師丹爲法之第二要塞，若軍需品缺乏，在此城全然孤立，不能制普軍之死命，故在法軍方面，師丹最爲重要，乃法國各軍，因飢餓疲憊，長途行軍，加以前日敗北之故，軍紀廢弛，士氣沮喪，不能鼓勇進取，徒於其地布陣設營，選擇要害容身，不遑派出騎兵，偵察敵情，法軍之參謀，雖知普軍接近其陣地，而不料普軍來襲，且誤信巴黎傳來之情報，推測普兵人數，不過七萬左右，依此標準，以整戰備，此外，法軍參謀，對於伏列斯諾亞及伏利斯之橋梁，雖已實行破壞，而巴則利及通色利之橋梁，則明知大爲普軍利用，而不能破壞之。

如是，法軍正在師丹周圍集合之際，普軍已向北方進兵，大佔其陣地，三十一日夕刻，兩軍隔苗資河畔，互相對峙，九月一日，即開始交兵，是日之戰場，分東西兩部，東部跨於薩利南之道上，西部跨於也吉爾之道上，兩者之地勢，成三角形，依利之丘阜，居其角頂，吉洪之谷及伏洛安之谿谷，爲其兩脚，而南方之苗資河，則貫通其間，流向師丹要塞，參與是役之人數，普軍爲二十二萬，法軍計十一萬餘，較諸最初向師丹進發之時，其數大減。

兩軍戰備既熟，九月一日午前四時半，戰鬥遂告開始，兩軍竭盡死力，奮戰十餘小時，雙方皆有勝負，互不相下，但結局，法軍因邇來作戰敗北，士氣既已大爲沮喪，現在行軍數日，士卒又復不勝疲勞，加以苦

於飢餓，難敵二十餘萬之普軍，至午後二時，完全被普軍包圍，竟至無由退却，強健之普國砲兵，四面向法軍集中砲擊，其勢極為猛烈，恰如奔潮怒濤，非疲憊法軍所能當。乃法軍騎兵，亦不亞於普軍，猛健慍悍，誓死奮戰，努力守備其本陣，此項騎兵，集合於伏洛安之上方，向普之第十一軍及第五軍猛進，地形不利，亦不介意，屢屢襲擊普軍陣地，大奪普軍勢力，無如大廈將傾，一木難支，今也，將為普國大軍所粉碎之法軍，僅僅騎兵隊之活動，豈可得而支持哉，至午後三時，法軍四面皆敵，敗於師丹，砲兵既完全喪失其砲擊力，殘敗士卒，又包圍於普軍火力圈中，混亂達於極點，狼狽莫可名狀，而普軍之彈丸，又如驟雨飛來，傾注慘敗陣中，法軍是時，已陷於全軍覆沒之狀態，乃法將猶集合殘兵，欲向卡利南衝開血路而逃，結局，不特不能達到目的，且又陷於不能退回陣中之苦境焉。

當時，拿破崙接到師丹慘敗之報，知大勢已去，悄然嘆息，召集羣臣議降，在席上謂諸臣曰：『朕不願以一身禍全城，不願以一人，害兆民。』同日下午五時，即遣士官一人，至普軍本營，傳達投降之意，於是，普軍始知拿破崙在軍中，大喜，不禁歡呼：『大勝矣，法帝拿破崙今在吾人手中矣。』當時，拿破崙以親筆函，令一士官致普帝威廉一世，函中有：

『寡人不佞，不能死於三軍之前，願以劍置大土足下，敢布腹心。』等語，於是普王威廉，乃集羣臣，出示拿破崙之親筆函，與王子，俾士麥，龍將軍等，共同討論後，覆書拿破崙如下：

嗚呼，皇天降禍，使寡人與帝相見，不以玉帛，而以干戈。普之所言，敢不聽命，唯望遣使前來，同樣可立商約，專此奉復，不盡區區。

於是，拿破崙再集諸將，出示威廉來書，洩露乞降之意，諸將聞之，無不驚愕，如衛彭將軍者，尤爲慨然太息，竟謂：『吾人甯死於義耳，豈能甘心降敵耶？』言已，憤然退席，士兵之中，亦義憤填膺，大呼：『願以一死，奉獻我君。』拿破崙雖大受反對，斷然不變初衷，遣衛彭爲使，馳赴普軍本營，普軍將領，洞悉其意，力飾軍容，表示堂堂普軍之威風，先令衛彭驚嘆不置，及會見，又出示師丹之畫圖，指示普軍之方畧，而謂衛彭曰：『師丹城危，實如累卵，將軍尙未知耶？今將軍爲國死守，忠也，然古之明哲，皆先保其身，以圖後效，此非僅爲己，實爲國耳，今以將軍之才，而不出此，可爲將軍惜也。』衛彭歸，報告於拿破崙，且附言曰：『望將小臣之名，亦記入降書之中。』於是，拿破崙之議，遂告決定矣。

二日，拿破崙親至董雲利之普軍本營，訪俾士麥，俾士麥尙在睡夢中，聞法帝來訪，蹶起厚禮，見拿破崙，卽握其手曰：『見帝如見萬物之主。』旋與拿破崙並肩而行，入一民房，此情此景，不分敵我，竟者莫不下淚，及入屋中，室內全部，鐵工器具，散亂狼籍，毫無間隙，加以塵埃堆積，蛛絲滿布，無異藏垢納污之所，於是，拿破崙復出門外，坐於石上，俾士麥以粗糙椅子進，彼亦坐於法帝之左，其他隨員，皆列坐近傍草上，旋俾士麥以感慨無量之口吻，謂法帝曰：『兩國從此議和罷兵何如？』拿破崙對曰：『非也，議降者，僅師丹一城耳，今我大權旁落，無所措手，外則不能使巴振來歸，內則不能代法京人民立約，若兩國議和，則尙有法后在，今日我之所以來者，蓋欲會見普王，一決此等事耳。』俾士麥聞之，復謂法帝曰：『如是，則先訂獻城之約，而後見王，亦不爲晚。』於是，法軍以師丹城交付普軍，成立盟約，同時，威廉與拿破崙會見，結果，拿破崙決移住墨西哥之威爾倫斯霍城，翌晨，拿破崙卽由衛兵護衛，移至該城，於是，師

丹之大戰，亦法軍大敗，而且戰後，法國喪失帝王拿破崙，同時，法蘭西帝國，亦被推倒矣，當時，拿破崙降敵之報，一度傳至巴黎，全體人民，激怒達於極點，九月四日，激烈之共和黨員，相率闖入國會，於入口處，高呼共和政治，秩序大為混亂，議員即迫政府，廢除帝政，改建共和，以徐樂行為內閣總理，由其他共和黨員，組織內閣，新政府成立，即與普軍議和，嗣以普相俾士麥，要求大割土地之外，又復要求賠償軍費，於是，和議再告破裂，決定繼續戰爭。

當時，法國共和黨內閣，在美茲則僅以一部分守兵，牽制普軍，而專以全力，傾注於巴黎，為防禦巴黎起見，各州皆汲汲於編成共力新軍，以擔當巴黎之防備，於是，普法戰爭中，最後之巴黎激戰，從此揭幕矣。

巴黎戰

巴黎在開戰之初，即為普軍之目標，而巴黎之防禦，則為法蘭西全國防禦之中心，法國大盡厥力，以守京城，且汲汲於貯蓄軍實，利用鐵道、河川、食糧、固不待言，其他之軍需品，亦銳意聚積，更輸入牛三萬頭，羊三十萬頭，一方面，又復破壞道路，爆破橋梁，竭力充實城壘之防禦，新築堡壘，大加防備。

九月二日，法帝拿破崙，在師丹戰敗，降於普軍後，普軍乘戰勝之勢，分兩路進攻巴黎，普王子所部，經由馬爾奴河與色奴河之間，由東方向巴黎進兵，其他各軍，亦由各路進迫巴黎，人數計步兵十二萬五千餘，騎兵二萬五千，大砲六百三十二門之外，駐屯師丹之兩軍，亦來襲焉。

十六日，此等普軍漸次接近巴黎城下，十七日起，着手包圍巴黎，先由苗資軍以其三軍之兵，包圍色奴

河右岸，第四軍包圍布吉巴爾至桑德尼，親衛兵則自桑德尼至朋吉之森林，配置諸兵，自朋吉森林至馬爾奴河之間，則由第十二軍担任守備，於是，巴黎盡在包圍之中矣。此外，瓦敦堡之師，更據色奴河與馬爾奴河之間，包圍相鄰義至吉桑列塞爾，第三軍，在威列尼窩桑塞鄂爾休架設一橋，渡色奴河，進兵河之左岸，第六軍，布陣於色奴河與比耶布爾河之間，其他第四、第五軍等，亦各各聯絡，包圍巴黎。

當普軍包圍之際，法國第十三軍之偵察隊，向華吉桑列塞爾前進中，忽與普國第五軍之一支隊衝突，於是，巴黎戰最初之接火，遂開始於布列磅奴之林中矣，是役也，未至大戰，法軍退却，十九日，普國第五軍，達比耶布爾及帕列索，其前哨早已佔領拍齊比色托爾，而與法國第十四軍之前哨相對峙矣，於是，法國第十四軍，乃在沙齊龍高地，佔領陣地，十九日，普之第五軍，再向葉賽進兵，巴威利亞之第二軍，候於其後，此時，法之第十四軍，擬在比耶布爾河之方向，攻擊普軍，其左翼布陣於巴溝之凸角堡及沙齊龍之角面堡，右翼則由木董進出，向普國第五軍之前進攻擊，其勢極為猛烈，普軍死傷頻出，旋第五軍之第九師為左翼，第十師任右翼，向法軍猛進突擊，卒拒法軍，而佔領朴列西比克，因之，法軍隊伍忽亂，向巴黎郭門潰走，其餘波達於郭門之內，法之第十四軍，不得已，竟棄沙齊龍之高地而退。

經此二戰後，巴黎軍恐普軍攻擊，防備益形堅固，普軍則不敢攻擊，惟以萬全之策，陷巴黎於重圍之中，欲藉饑餓，以降法軍，因之包圍巴黎，益加嚴密。

巴黎被圍之初，數日之間，法軍銳意盡力，完成防禦之手段，普軍亦建營舍，築野堡，銳意盡力守備其圍繞線，法軍守城之兵，則清掃城之周圍，以便通視敵軍，設置遮障，以橫斷村落之入口，於村舍穿鑿射眼

，以資防禦，更樹鹿柴，設瀝水，不忘防禦之準備，一方面，普軍復於高處，設置砲台，以爲砲擊城中之準備，兩軍對於攻防戰備，既銳意盡力，又復各派偵察隊，努力監視敵軍之動靜焉。

今也，法軍以防備全部完成，二十三日，第十三軍之一師，進迫普軍，攻擊木林沙克、威爾鳩府、和提布留耶爾，卒收復之，因此得勢之第十三軍，更大鼓士氣，向本郭之外方及諸塞之前面進兵，第十四軍，亦由巴黎府內突進，向西方之相奴比利爾半島及奴依利大道前進，而布陣焉，如是，至三十日，第十三軍，更向南方進攻，欲破壞夏列之橋梁，其第三旅，於諸塞射擊大砲之中，向前推進，大爲奮戰，嗣以普軍抵抗，傷亡甚夥，及將敗北，而援兵來助，於是，兩軍戰鬥，益趨激烈，交戰數小時之久，法軍卒以衆寡不敵，宣告退却。

厥後，越數日，法之第十三軍，復欲向沙齊龍之高地，開始大攻擊，先以諸兵分爲三縱隊前進，戰端首先由砲兵之砲火開始，時右翼縱隊之一隊，向庫拉馬爾前進，因該地防禦薄弱，旋即侵入，左翼縱隊，未幾，亦畧取巴鳩，中央縱隊，亦奪取沙齊龍，到達該地之寺院，惟該寺院，設有堅固之遮障，不能越之而進，當此之時，普軍之大縱隊，由各各面，一舉突進而來，兩軍接戰，殊爲激烈，法軍結局，不利而退。

兩軍在一勝一敗，不分勝負之中，十月亦告終了，至十一月八日，法軍爲欲肅擊普軍，解除包圍計，編成三軍，第一軍，以後備兵之戰鬥營編成，營數八十，全部兵員，十三萬人，第二軍，以正兵及後備兵數團編成，兵數十萬，第三軍，係以少數正兵加入後備兵，編爲六師，兵數七萬，以此三十萬大軍，首先經白遜前進，欲向桑諾西半島，開始大攻擊，因於各處，架橋梁，設砲台，集合軍隊於利爾半島，以該半島爲

策源地。當時，法將之所以認爲由該方向開始攻擊，容易擊破普軍者，蓋以普軍恃有天然之障礙，備兵甚少故也。法軍所以欲攻桑諾亞半島者，蓋以爲該半島，地臨咽喉，在桑吉尼與馬爾也由之間，有堅固之障地，攻畧該半島，則由此可以向魯安方向前進，轉瞬即可到達安德爾河故也。至十四日，據通信鴿之通信，得知庫爾雪之戰，已獲勝利，於是，法軍士氣大振，先知羅亞爾軍計劃向北策動，以救巴黎，乃欲以此大軍向巴黎推進，大逐巴黎之普軍，於是遂變更從前向西北使用之戰畧，將其戰具與軍隊，向南方及東方輸送焉。

於是，法將決在色奴河與馬爾奴河之中間，以軍隊向庫隆米耶方向推進，攻擊位於相鄙義上方之高地，因以其左翼置於河布隆之高地，以其右翼，托諸馬爾奴河彎部之砲台，從此前進，但由此方向攻擊，不得不架橋渡河，索普軍於各寨大砲之射程外，而擊之於園宅村落毗連櫛比之高地上，若由威爾鳩府之高地進兵，向南攻擊，則無庸渡河越嶺，且可藉各寨大砲之射擊，以爲蔽護，故向南推進，以遮斷普軍通路，亦可與法之羅亞爾軍相會也。

法軍既決定由東突擊，乃先佔領河布隆之高地，在該處集合多數之砲兵，更準備砲擊馬爾奴之河流，及威利爾之坡路，以突包圍，且決定二十九日，實施攻擊焉。

一方面，普軍方面，則瓦敦堡之一師，防禦法軍所欲砲擊之方向，該師兵數，約一萬五千，編成三旅，普軍之參謀，預料法軍必攻，頗欲先發制人，三十日，以第十二軍之一師，跨馬爾奴河，布陣於色奴，第六軍之一旅，布陣於威列柳布桑學爾鳩，且色奴河一帶，更由第二軍，整其戰備，以援助瓦敦堡之一師。

當時法軍，事前以爲依照預定計劃，二十九日，一齊開始攻擊，則普軍援兵縱來，亦必遲誤時機，殊二

十九日，馬爾奴河，水量激增，法軍不能架設預定之橋梁，乃將攻擊方法，延期至三十日，即令各軍遵照，不幸此項命令，歷時甚久，始達色奴河左岸之法軍，色奴河左岸之法軍，決定向學阿吉哈伊實施攻擊，其攻擊軍，已於二十九日清晨，由該方面進攻，奪取哈伊北部及噶爾鄂布府時，奉到退兵之命令，倉卒之間，不得已，竟至士兵九百餘人，徒告損失而後退却。

於是，明日，法軍由各寨激發大砲之後，即入交戰狀態，其間，曾向包圍軍之數處，實行攻擊，即第一軍，由覺安、威爾，向相鄙義、庫伊利攻擊，第二軍，在諾相橋，渡馬爾奴河，向威利爾進兵，第三軍，更向諾阿吉渡河，由背面，攻擊威利爾，法軍一舉畧取相鄙義，佔領陵脈上，普軍因此，退至威利爾及庫依利，奮死力與法軍對戰，是時，法之第三軍，若依照其預定之行動進兵，則奪取威利爾，殆如反掌，無如該軍到時，三時已過，從新攻擊威利爾，卒為普軍擊退，激戰甚久，未決勝負，而夕陽已沒，法軍乃守相鄙義及陵脈，普軍則守威利爾以對戰。

翌日（十二月一日），兩軍不期然而然，休止戰鬥，法軍埋葬死者，整理諸軍，普軍亦分其新隊，以援瓦敦堡之兵，至二日晨，普軍以步兵八十營，向法軍前方推進，採取攻勢之態度，於是，法軍遂由其前面，開始攻擊，法軍之左翼，其勢殊極猛烈，善戰而守其地，左翼則以前哨兵備不足，為普軍所破，一度退却，未幾，整頓隊伍，又復其失地，惟法軍傷亡過多，尤其是塞威凜烈，被服粗惡，全軍大苦，傷亡實達一萬餘人。

法軍激戰後，閱數日，兵備漸次恢復，二十一日，又決定擊破包圍線，東方唯向威爾布拉爾及麥鍾、布

蘭休進兵，卒奪回朋吉、布爾鳩，惟以夜間混戰，隊伍大亂，諸兵損失殊夥，加以朋吉、布爾鳩，堅固不易攻破，是時，普軍應援隊到來，戮力向法軍攻擊，法軍卒被擊退，且將三百餘人之俘虜，引渡普軍，雖然，法軍亦不易降服也，二十四日以前，竟布陣於對濠之後，以守布爾鳩之平進，惟是時寒威益烈，達零下十四度，法軍凍死相繼，卒傳退却之命，令全軍入營房，更決定休養之後，改編各軍。

其間，歲云暮矣，一八七一年元月來矣，普軍對於攻城，汲汲不怠，法軍亦盡全力，以圖解圍，一月五日，普軍決以沙齊龍木通所準備之大砲二百七十五門，一齊開始砲擊，砲煙冲天，日月無光，砲聲轟轟，山崩地裂，應戰之法軍砲火，亦互相混雜，狀極悽慘，兩軍激戰又復激戰，歷時數小時，法之孟托爾鳩、榜布、伊吉三寨，卒爲普軍所轟炸，壞其營房，毀其弓窖，數處石垣，亦遭崩潰，該三寨以濠相連，左右兩翼，由大口徑之砲台守護，加以其後方有強大之一師與野戰砲隊，本郭之中，更有波安資鳩爾及第七十三號劍角堡所備之長射程砲，力予應援，不易陷落，被普軍砲擊，前後達二十二日之久，不特未嘗陷落，而且兩軍相約休戰之際，其勢動輒可以擊退普軍，南部方面，普軍轟炸之際，三寨之守兵合應援之，一師、每日平均，死傷六十餘人，由此可見普軍砲擊，極其猛烈，雖然，此種傷亡之人數，若與法軍使用之兵力相比，則又微乎其微矣。

此外，普軍在桑德尼方面，亦開始第三線之轟炸，其形勢殆與南部相等，極爲猛烈，普軍逐日向府內進攻，破壞各處之城寨，巴黎市民見狀，大爲激昂，後備兵之戰鬥營，自動參戰，其數實達八萬三千，分三縱隊，向普軍進發，只以夜色黑闇，橋梁破壞，道路泥濘，不熟練之後備兵，未能如意推進，遭普軍抵抗，大

爲延延，幸濃霧密布，防碍普軍砲擊，法軍大得其利，中縱隊，不費火力，即達白爾鳩利，左縱隊，亦到孟托爾痴之角面堡，突然襲擊普軍前哨，大破敵軍，向學奴門驅逐之，未幾，對峙於陵脈上，法軍以未帶充分之砲兵，不能援助步兵，陷於苦戰，一方面，右縱隊，亦進而奪取布查巴爾城，普軍藉隆坡阿覺門固守，努力應戰，以圖擊退法軍，法軍卒不能達陵脈。

當此之時，普軍之預備隊，皆由各方來襲，第四軍之砲兵四連，首先布陣於開耶爾，桑德尼，向法軍右端猛攻，他之四連，又布陣於桑米巴爾，砲擊法軍正面，此外坡扶列松之牧場，布列金之養育院，及覺奴門等處之普軍砲隊，亦向孟托爾痴，施以猛烈之十字火，法軍退避，無力應戰，將行退却之際，普軍之步兵隊，一舉來襲，包圍法軍，法軍善守其地，再向普軍攻擊，至午後六時左右，法軍死傷續出，加以陵脈上，毫無援助之兵，於是，法軍遂棄該地退却。

此時，普軍從新開始攻擊，適前方敵人，僅爲法軍後衛，未幾，即收復今晨法軍所奪之陣地，法軍步兵一營，守備桑利爾，以其他各隊，不予援助，業已退却，翌晨，普軍由四面攻擊，法軍寡不敵衆，遂降於普。

於是，巴黎城，遂時時受普軍侵畧，而危在旦夕矣，同時，巴黎市民，窮困莫名，饑餓不堪，加以時值冬季，寒威凜烈，全市之中，慘狀實達極點，此亦巴黎開城之原因也。

巴黎開城與媾和條約

普軍包圍巴黎城，法軍欲解其圍，奮鬥力戰，流血犧牲，正對戰間，而一八七一年一月十八日，普王威

廉一世，即帝位於凡爾賽之喜報，已傳至普軍軍中矣。

原來、普國、自一八六六年，戰勝奧國，一躍而為德意志聯邦之盟主以來，即欲恢復往昔之德意志帝國，以其國王，登即帝位，當時，德意志之人民，各邦雖相嫉不睦，今則大為覺悟，知其不利，欲奉普王為德意志皇帝，以大張其國勢，北德固不待言，即南德聯邦，除巴威利亞，恃其聯邦之強大，發表異議外，其餘皆大贊同，今也，德意志人民，對於破法國，圍巴黎，聲勢赫赫之普王，益加尊崇，而巴威利亞，亦大表贊同矣。

於是，一八七〇年夏，北德議會，乃起草新憲法草案，決心復興往昔之德意志帝國，將此項憲法議案，提示全德聯邦，徵詢意見，無論何邦，皆無異議，乃定為德意志帝國之憲法焉。

當時，為使征法軍全體，尊奉駐驛凡爾賽之威廉一世即帝位起見，議會方面，曾舉代表，馳赴該地，該代表等，十五日，抵凡爾賽，十八日，晉謁威廉，先由代表中一人名西姆遜者，進前一步，陳述北德聯盟大議會，命彼等代表勸進普王登即帝位之意旨，并以議會勸進書，捧呈威廉，威廉答曰：「此次議會，決議復興往昔之德意志帝國，而以其帝王之位授余，此種人民愛戴之情，余實不勝感謝之至，惟以此種志願，為全德人民計，關係特為重大，不能獨斷承諾，宜與德意志各邦之君主，及獨立都府全國人民謀議，然後決之。」於是，該代表等，即歸柏林，傳達普王答詞，議會據報，當即以尊普王為帝之旨，向各邦君主及獨立都府，徵詢意見，又令全國人民，投票表示可否，結果，贊成者皆居多數，乃據此奉告普王，決定一八七一年元月十八日，在凡爾賽宮中，舉行即位禮焉。

十八日正午，普王入宮殿，王子，及宰相俾士麥元帥毛奇與其他德意志聯邦之君主數名隨之，在懸掛法王路易十四世之肖像而著名於世之玻璃廳中，先行拜神儀式，繼而向衆宣言，應德意志人民及各邦君主之請，登即皇帝之位，最後令侍立於側之俾士麥，朗誦告德意志人民之詔勅。

俾士麥讀畢詔勅，宮殿內外觀禮之德意志人民，一齊高呼皇帝萬歲，恰如百雷一時齊落，歡喜之情，溢於內外，於是，即位之禮告終，而德意志人民，從此統一各邦，一八〇六年以來廢絕之德意志帝國，從此復興矣。

巴黎開城

巴黎之包圍，歷時既久，加以北風飛雪，寒威凜烈，終日砲烟蔽天，炸彈如雨，巴黎府內，時遭亂射，一般市民，生趣毫無，且不能與府外一通消息，完全與苦於孤島之中無異，悲慘之狀，實難形容。

乃普軍益固其重圍，增築砲台，表示不讓一步之勢，而法軍則本隊與巴黎軍不知，援兵完全絕望，今也，法京巴黎，已完全握於普軍之掌中矣。

雖然，勇敢之巴黎軍，猶善防敵，過去四月有半之長期中，養巨萬之人民，在內外危迫之形勢下，維持府內之公安，一方面，又救治病傷士兵，放輕氣球或傳書鴿，漸與外部通信，巴黎府民，萬衆一心，其義勇殉國之精神，實不能不以勇敢稱之也。

當此之時，普軍在各處，設置堅牢之堡壘，配備普兵於三線，且利用各種附屬防禦法，如砲台、遮障、鹿角柴，穿眼壁垣等，進至法軍由寨壁射出之砲城外，大攻法軍，法軍多年幼者，且多不熟練，困難不僅一

端，反之，普軍則以戰勝之餘，士氣奮發，其勢凜凜，有不可當者。

是時，普軍攻圍益堅，與外部之通信往來，完全杜絕，各地軍隊，皆告敗北，來援之望，業已喪失，今也，巴黎軍已漸沉入絕望之深淵矣，普軍之砲，乘此機會，轟聲如雷，飛彈如雨，巴黎市內，隨處中彈，火星四散，市民避之不遑，死傷續出，各處屍積如山，病兵傷兵，倒臥街衢，厥狀至慘，目不忍睹。

因此，人心恟恟，莫可名狀，加以城中糧食告盡，莫可如何，諸兵皆殺馬爲食，一般市民，亦呈絕糧，貴官富豪，縱出鉅金以求一片之牛肉，亦不可得。僅藉兔肉芋頭等，免維生命，最後，甚至捕鼠捉雀，以爲食品，悲慘之狀，實難形容。

悲哉壯哉，一月二十有六日，是日何日，豈非法軍抵抗將盡，巴黎軍暗然告終之日乎？豈非法軍不忍再徒表諸兵，重苦市民，甘居屈服，請求休戰之日乎？於是，其月之二十八日，巴黎遂實行開城，而普法一年有餘之交戰，遂告終結矣，悲哉，一八七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巴黎竟爲普軍所佔，而宣告閉幕矣。

媾和條約

一八七一年一月二十六日，法將齊耶爾，先赴普軍本營，晤普相俾士麥，再三折衝之後，二十八日，卒以巴黎周圍之寨壘及大砲千五百門，士兵十有五萬，悉數交付普軍，成立休戰之約。

齊耶爾携草約赴波爾多後，二月十三日，即開國民議會，非正式議定建設共和政府，齊耶爾先被任爲行政長官，厥後被選爲大總統，十三日，齊耶爾在議會中，朗讀草約，一欸未終，涕淚交流，伏面慟哭，不能續讀，退席後，由廷臣孫托爾代之續讀，由此亦可見齊耶爾心中之悲痛矣，是項草約，十三日尙未議定，至

三月一日，開最後之議會，始行決定，議員中，對於割地一條，雖有反對者，但以國勢危在旦夕，結局決定議和，遂結假約，當時之條約如次：

第一條 法國應以洛林州五分之一，及亞爾薩斯全部，割讓普國。

第二條 法國應償普國五十億法郎，其中十億法郎，於一八七一年內支付，其餘之四十億法郎，由一八七二年起，分四年支付。

第三條 本條約確定批准後，普軍即在法國領土內，作撤退之準備，先退出巴黎內部及西方之數州，其次，自領取一八七一年內應行支付之十億法郎後，即漸次由其餘各州撤退，及領收五十億法郎之全額後，即完全退出法境，又法國自本條約批准之時起，以後對於賠償金之殘額，應支付百分之五之利息。

第四條 普軍在所佔之法國各州地方，不得徵收人民之物品金錢，但其據守期間之費用，應由法國補給之。

第五條 割讓德意志帝國之地方，其人民究欲隸屬兩國中何方之國籍一節，為使其陳述意志起見，得予以猶豫。

第六條 戰時俘虜，兩國修好後，應即釋放。

第七條 本條約批准後，更應商議確定之議和條約。

第八條 普軍所據守之各州行政事務，雖由法國官吏任之，但應受德意志軍將之監督。

第九條 本條約在非普軍據守之地方，不得因爲德意志人，而使之獲得其權利。

第十條 本條約應由法國國民議會批准之。

於是，法國國民議會，乃由波爾多移至凡爾賽，五月十日，更確定議和條約，由兩國全權簽字。

先是，德帝威廉，與其將臣重臣，同離法京，凱旋德京柏林，同時，佔據巴黎及其他法國境內十九州之德軍，賠償金支付後，亦漸次凱旋回德，一八七二年九月五日，法國政府，已將應支付德意志之償金五十億法郎，支付完畢，德軍亦完全退出法境，至是，法國爲補救兵禍之餘傷，遂努力改革兵制，挽回國力焉。

普法戰爭

俄土戰爭目次

俄土戰爭之原因

俄國對土耳其之野心

俄帝亞歷山大二世之宣戰布告

俄土戰爭之戰況

俄軍前進勢如破竹

俄土戰爭與英國之態度

朴列瓦那最後之激戰

俄土媾和與善後

柏林會議

俄土戰爭目錄

俄土戰爭

俄土戰爭之原因

俄土戰爭之原因，一言以蔽之，不外起於俄國對地中海沿岸之野心，而當時土耳其政府之虐政，又復與俄以可乘之機會，初，土耳其屬國波斯尼亞與黑色哥維那兩州，不堪土之虐政，宣言獨立，稱兵叛變，塞爾維亞蒙泰內格羅兩州，亦欲起兵援助，兩國君主及歐洲各大國，盡力制止，雖告鎮靜，然自此種變亂續出而後，土耳其之勢力日衰，即對於最爾一州之黑色哥維那，亦不易征服矣。

塞爾維亞蒙泰內格羅兩州人民，見土耳其勢力衰微，皆謂：「吾人欲達獨立之素志，此正其時，大好機會，不可失也。」因益決心與土交戰，一意企圖獨立，人心益形興奮，激昂達於極點，兩國君主，雖欲極力制止，結局人民不從，叛土獨立，時一八七六年七月二日也。

先是，塞爾維亞國，以君主米蘭公之名義，發布全國皆兵制度，且募集軍事公債，減少官吏俸給，苦心積慮，籌備軍費，準備八萬人隨時可以出征，以四萬人稱護國軍，配置各處，未幾，為宗主國土耳其知悉，責問舉兵理由，而歐洲之英法德俄奧意等六大國，亦誠其輕舉忘動。

當時，塞爾維亞首相李恩齊，為老成之政治家，不待他國箴誠，決不敗作輕率敗事之舉，土既責問，彼即先與蒙泰內格羅政府商議，各派使節至土京君士坦丁堡，舉平素之希望，向土要求，且言土若不允，萬不得已，自當出兵，土耳其外交部長蘭提帕夏，斷然予以拒絕，於是，在塞蒙兩屬國，亦唯有訴之武力矣。

時，同爲土耳其屬國，從來整其兵備，保守中立之羅馬尼亞，亦乘兩國興兵，土耳其政府內外多事之際，向土提出七項要求，同時，復以同樣之宣言書，分致歐洲六大強國。

一方面，塞爾維亞，則於一八七六年七月二時，出兵進攻土國邊境，蒙泰內格羅，亦於七月三日，發兵入黑色哥維那州，會合該州之兵，以攻土耳其，時，土京君士坦丁堡，適以外交部長蘭提帕夏，陸軍部長索森佛尼帕夏二人，被刺殞命，物情騷然，政府內部，尤極混雜，塞蒙既有不穩舉動，開戰之前，土亦任阿布拉爾庫林爲總督，配兵邊境，嚴密守備。

六大國知土內亂，卽命駐土公使，勸土勿先下手，六國公使，因於六月二十九日，通告土國政府，同時，在土國近傍，屯集各該國之艦隊，以備不虞，當時六國之欲屆間調停，不辭其勞瘁也，可以知矣，乃塞蒙兩國，自誇兵強，拒絕列國調停，其後，戰事進展，最初揚揚得意之塞蒙軍，漸受土軍攻擊，居於防守位置之士軍，逐漸進步，竟轉入攻擊之順境，而原居攻擊位置之塞軍，反陷於防守之逆境，於是，塞爾維亞，卒於拋棄成見，密求六國調和。

六國政府命駐土公使通告土國，各公使會商後，結果先勸土政府休戰六星期，時，土軍正勢如破竹，連呼殺賊，土政府見土軍勢盛，欲使敵軍全部屈服，然後議和，遲遲不覆，嗣以六國公使再三催促答覆，土政府迫不得已，故作難題，以圖遷延議和之時日，答稱：「土耳其政府，對於貴國等之勸告，固願遵從，但亦有所要求，此種要求，幸而爲貴國等所容許，則吾人亦欣然遵從勸告，不幸而遭拒絕，則吾人於貴國等之勸告，亦不能遵從也。」同時，并以如次之要求書致六國。

第一、塞爾維亞君主米蘭公，須親至土京，向土帝執屬臣之禮。

第二、如亞歷西那賽發，羅斯尼亞等，接近土耳其邊境之地，須一律割與土耳其。

第三、塞爾維亞須賠償土耳其五十萬達卡。

第四、塞爾維亞之軍隊，須一律解散。

當時，六國公使，皆不贊成，俄使則謂：「此種含有責罰意味之要求，決不可以容許」，主張由六大國，提出意見書，使土遵從。一方面，土耳其當然不能默認俄之主張，愈益反抗六國，更提出五項要求如次：

第一、塞爾維亞首府培爾格拉德及其他塞爾擊亞境內之各城寨，得配置土耳其之守兵。

第二、限制塞爾維亞之兵額。

第三、增加納稅額。

第四、米蘭公到土京來朝。

第五、敷設鐵道。

六大國接到此種要求書，莫不反對，尤其是俄國，照例大為反對，因此，雙方議論，益形糾紛，難趨一致，九月既終，十月將盡，仍無結果。

六國見情勢如此，深憂戰禍延長，再三主張休戰，土耳其政府亦稍讓步，答覆六國，主張休戰期間，至少非六個月不可，并提出兩項要求如次：

第一、嚴禁俄國派兵至塞爾亞維應援。

第二、商議休戰以前，先嚴禁叛民據守城寨。

當時，俄國雖承認中止派兵應援，而對於休戰六個月一節，又復大加反對，且派公使伊古那啓夫將軍至君士坦丁堡，照英國之主張，提議休戰六星期。

其間，土耳其軍無端大勝，土國政府遂遵從六國勸告，六國亦折衷雙方意見，於其年之十一月一日，決定休戰兩月，翌日，雙方簽字完畢，從此暫告休戰矣。

俄國對土耳其之野心

休戰條約既告成立，其次則為媾和條件，六國為協商媾和之條件起見，各選派全權辦理大使至土京君士坦丁堡，舉行會議。一八七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六國全權大使，開預備會於君士坦丁堡之俄國使館。

土耳其見列國舉行會議，欲干涉土之內政，頗為不快，當時土國第一流之政治家進步黨領袖米達提帕夏，憤懣之餘，欲乘機請求頒布其平素所擬之憲法，以防列國干涉，十一月二十一日，向土帝提出其憲法草案，欲改獨裁政治為立憲政體，以謀國民之統一。

此種憲法，專以權利平等為主旨，規定回教徒與基督教徒，在政治上之權利，一律平等，當時首相麥達提盧斯吉帕夏，為守舊黨首領，迷信回教，極力反對，而土帝則竟嘉詳而採用之，麥達提盧斯吉帕夏，以其主張未邀採納，遂於十二月十九日，稱病辭職，於是，進步黨之米達提帕夏繼任首相後，即於十二月二十三日，召集土耳其帝國之黨族，宣布憲法，改爲立憲。

要之，此舉一方面在改革土耳其從來之政體，固不待言，而另一方面，則在謀國民之統一，嚴整兵備，

以備萬一，而防列國之干涉也。

但此種憲法，係本先進國英法所施行者，加以折衷，取其所長，施之於文明不若英法進步之土耳其，不無緣木求魚之憾，乃土耳其政府，最初即無意實施，雖經頒布，等於空文，不過，土人咸慶土國萬歲，人心因此堅固結合，則係事實，而演出戰爭慘劇，發揮忠君愛國之精神，亦皆由頒布憲法而來也。

一方面，六國預備會議既終，向土耳其政府提出之土耳其改革協議草案，亦已確定，一八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即將舉行正式會議，是日，土耳其政府亦派代表出席，慎重商議，由德意志公使蕭德禧伯爵，宣讀六國商定之土耳其改革案草稿，時正土耳其頒布憲法之期，市中祝砲，響聲如雷，土國政府代表查衛提帕夏聽畢，即揚揚得意，起而演說，謂：「我土耳其國，憲法既經頒布，即可着手改革，無庸各國干涉，自當以本國之力量，一掃積弊也。」

一八七七年一月一日，土耳其對於六國之改革案，全然反對，概予拒絕，根據本國之主張，另行提出改革案。六國始終欲貫徹其意見，更於一月十五日，作最後之談判，結果，將上次之改革案畧加修正，向土耳其提出兩項要求如次：

第一、予六大國之代表，以干涉選任各州知事之權。

第二、六大國得選委員三人監督土耳其之一切改革。

土耳其政府難於答覆，乃於一月十八日，召開空前之全國大會議，討論應付方法，結果，六國提案，概遭否決，於是，土耳其政府，遂毅然決然，於一月二十日，通告六國，不承認上列二項要求。

六國提案，既全部被土拒絕，同時，各國全權大使之面目，亦因之掃地，俄國全權大使，憤激之餘，甚至主張即時開戰，結果，仍由各全權大使，先將土耳其政府拒絕六國提案情形，報告各該國政府，各國政府亦因之大傷感情，即令停會歸國，至是，土京會議遂告中止，而六國全權大使，亦各首途歸國矣。

當時，塞爾維亞與蒙泰內格羅兩州，全賴六國居中調停，與土交涉，今六國會議既經解散，各全權大使亦已歸國，所恃既失，准有直接向土談判，而土耳其政府，亦以正如所願，認為良機難到，當即開始直接交涉，於是年三月一日，僥倖塞爾維亞，締結和約，一切恢復戰前狀態，而土耳其之國旗，遂與塞爾維亞之國旗，一同高揭於塞爾維亞首府培爾格拉德之城頭矣。

至於土耳其與蒙泰內格羅之和約，則以割地問題，未得承認，互相爭執，不易解決，至四月十三日，雙方談判，卒告破裂，兩國之間，又以兵戎相見矣。

此正俄國朝夕佇候千載一遇之大好機會也，俄土戰爭，即肇端於是矣。

先是，是年一月三十一日，俄以質問式之覆文，致歐洲五大國，謂：「今日歐洲六大國會議之決議案，既為土耳其所排斥，貴國等將採何種方針乎？」當時，在俄國方面，早有向土開戰之計劃，及英以「擬與以一年之猶豫，以觀其成績，」覆俄，俄更以外交部長哥爾嘉可夫之名義，質問英國，謂：「土耳其政府，在此一年之間，若不斷行時，貴國意欲作何處置耶？惟我推想，非六國聯合，實施強迫手段，土國決不斷行也，故俄國斷然主張六國聯合，實行強迫手段，不識貴國以為如何？」時英國本不願擔負此種保證之責，不過信用土耳其自行改革之言，姑且聽之而已，因此，對於俄國此種質問，未與答覆。

一方面，俄則不待英國答覆，且無服從英國覆文之理，始終主張聯合實行強迫手段，命其派往土耳其充任全權大使之伊古那啓夫將軍，藉名漫遊各國，前往倫敦巴黎柏林維也納四都遊說，結果，伊古那啓夫之遊說，忽然奏效，六國竟於三月三十一日，各派代表，集會倫敦，簽定草案。此種草案之目的，要不外使土耳其政府，知歐洲聯合，目下正在進行而已。

簽名蓋章之際，俄國代表蕭帕羅夫大使，發表宣言，謂：「若土耳其政府與蒙泰內格羅媾和，且聽吾人之勸告，則可向俄帝商議撤兵」云，但俄國在此次會議前二十餘日，即三月三日，除將派遣兵增至八旅而外，又增加砲兵一旅。由此觀之，俄國實不希望土耳其政府與蒙泰內格羅媾和，即土耳其商請撤兵，俄亦無意撤兵，可知矣。

故俄國代表發此宣言後，英國代表達畢爵士即報之曰：「英國之所以贊成此種草案者，正以其含有土俄兩國同時撤兵之條款。今依貴代表所言，則僅土耳其撤兵，而一方不撤兵矣，果然，則英國自不能表示同意，而此種草案將無異廢紙矣。」嗣以土耳其政府當然不能承認，斷然拒絕，果成廢紙，厥後，土耳其政府，更特派大使至各國，以使各國政府自警之覆文，分致各國，此實俄土戰爭最大之近因也。

此種覆文到英國後，達畢爵士，雖於四月十九日，在貴族院中，說明土耳其表示毫無希望英國援助之意，但英國竟不復與各國謀議，已於上月三十日，派遣與土耳其最為親密之鄂斯清聶家德，為全權公使，馳赴土京君士坦丁堡矣。

俄帝亞歷山大二世之宣戰布告

當時，土耳其領土內之基督教徒，苦於土國政府暴虐無道之壓制，身在倒懸，俄國欲假營救之美名，以大遂其野心，早已派兵至土國邊境，會土耳其屬國反抗土國政府之虐政，稱兵獨立，俄更以爲好機到來，自是而後，遂欲聯合五大國，壓迫土耳其，以滿足其慾望，今見聯合強迫，緩不濟急，決意單獨實行強迫手段，遂於一八七七年四月十三日，命令全部俄軍動員，二十四日，俄帝亞歷山大二世，下詔宣戰，同時，以外交部長哥爾嘉可夫之名義，回覆其他五國政府，并通告俄國駐土之代理公使勒利多夫，謂現在俄土國交，已由本國政府斷絕，令其迅速離土歸國，於是，勒利多夫，遂報告土耳其政府，由君士坦丁堡退去，一方面，則由外交部長哥爾嘉可夫，以絕交公文致駐俄京聖彼得堡之土耳其代理公使特飛齊拍，望其迅速退去，當時俄帝之宣戰詔書及外交部長之公文如左：

詔書

朕亞歷山大二世，受天之佑，兼領全俄羅斯國獨裁皇帝，波蘭國皇帝，芬蘭大公等大位，茲告爾等萬民，吾人對於土耳其境內身在倒懸之基督教民，深憫其薄命，此我親愛之爾等萬民夙所熟知者也，今我人民（指軍人）爲改良此等基督教民之境遇，已具率先獻身之覺悟，且亦既與朕決意着手改良矣，（中畧）當初，歐洲各國，極力採取和平手段，以謀改良東方基督教民之境遇，戮力同心，力求達其目的，最近兩年間，吾人亦常誘導土耳其政府，欲於地方專橫官吏之虐政中，努力營救波斯尼亞黑色哥維那布加利亞三州之基督教民。

吾人嘗努力使土耳其政府，履行其對歐洲各國之誓言，以期此種改良之實施，結果，吾人及其他歐洲各

國之盡力，皆屬泡影。而土耳其政府竟排斥吾人爲基督教民之安穩起見，出而監護之主張，（中畧）既拒絕君士坦丁堡會議之決議，（中畧）又不依從各基督教國政府之希望，併倫敦草案，亦行拒絕，凡此種種，無理實甚。

土耳其既如此執拗傲慢，而吾人可以維持安寧之手段，亦早已用盡，更不得不依賴較嚴重之手段矣，（中畧）土耳其政府，既拒絕吾人之厚意，使吾人不得不動干戈，吾人確信我之行爲，光明正大，謹賴上帝之恩惠與援助，以上述各節，普告於我忠誠臣民，（中畧）以是，朕今日祈禱上帝，助我驍勇士兵，面命一般士兵，越我國境前進。

基督降生後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即朕即位二十三年四月十二日（此爲俄曆四月十二日即西曆四月二十一日）。

亞歷山大二世

外交部長之公文

自東方事件迫切以來，俄帝國政府，與歐洲各大國，協同一致，爲維持土耳其之安寧，用盡萬般之手段，且與各大國政府相謀，屢向土耳其政府，試進忠告，乃土耳其政府，頑迷不悞，悉行拒絕。

夫倫敦草案者，歐洲各大國協同一致，以其希望，勸告土耳其之最後手段也。俄帝國政府，不特以此種草案，爲俄可以維持安寧之最後手段，而勸告之，且同時又以一篇演說文，附添於此種草案，以致土耳其政府，表示土耳其政府，對於此約，若能正當履行，即可恢復安寧，使其臻於鞏固之意。

不圖土耳其政府斷然答覆。一概拒絕，吁，此實不得不謂爲意外之答覆也，（中畧）於是，俄皇帝陛下，乃採用第二手段，曩之希望各國政府協力者，今則決以獨力成就之，且對士兵，亦已下詔，令其越土耳其國境前進矣。

以是公等須將此種決定之旨趣，通報各該任地之政府爲要。（下畧）

外交部長哥爾嘉可夫

令駐劄各國之俄國大使

土耳其政府，見俄帝已下宣戰詔書，大驚，即據巴黎條約第八條，請求各國政府調停，無如爲時已遲，各國政府，亦皆斷然拒絕，因此，土國政府，非常驚愕，又復困憊，但亦莫可如何也，反之，聞俄土交兵而欣喜雀躍者，則惟有蒙泰內格羅與黑色哥維那公部下之賊黨耳，至於俄國，此次藉口救濟基督教民，對土宣戰，而若輩基督教民，則反因此次戰爭，身遭兵禍，將陷於困窮，其苦難更在土耳其虐政之上，俄豈未曾想及之耶？

至就各國政府對俄土開戰之態度而言，則英國於接到俄國公文後，除以：「在本國利益不受影響之範圍內，可以嚴守局外中立」之旨，通告俄國外，更通告俄國政府，謂：「蘇彝士運河，無論何國，無論如何強大之國家，無論用任何之手段，一概不許妨碍通航，君士坦丁堡市，亦須保存於現在所有主權（土耳其）之手中，關於達達尼爾海峽與博斯普羅斯海峽之現行規定，亦須存續至將來，此外，俄國若超過一定期限，而佔領布加利亞，則不得不發生糾葛」云。

以上各點，於英國之利害，大有關係，俄若進出地中海沿岸，而領有其一角，則害及英之利益，故如此以限制俄國向地中海沿岸之進出，乃俄國今日開戰之目的，亦實在此，誠不得不謂為危險也。

當時，法亦宣布局外中立，奧國政府，亦於五月五日，在衆議院發表局外中立，其次德意兩國，則與他國不同，對於東方問題，無大關係，俄土宣戰，仍不介意，德國並未宣布中立，意亦不過於四月二十九日，公布局外中立而已。

羅馬尼亞，介於俄土之間，俄土交兵，最感痛苦，自不得不與一方聯合，於是，羅馬尼亞政府，在俄帝未下宣戰勅詔以前，即於四月十六日，早與俄國締結條約二項如次：

第一、俄軍得在羅馬尼亞國內，自由通行。

第二、俄軍得使用羅馬尼亞國內之鐵道，郵政，電報，及軍船等。

土耳其政府聞之，異常驚怒，即致書羅馬尼亞，責其破壞屬國之義務，左袒俄國，且以絕交狀致駐君士坦丁堡之羅馬尼亞公使，迫其退去。

土耳其既與羅馬尼亞絕交，羅馬尼亞即應俄軍總督尼古拉親王之要求，以卡爾公爵為總督，率步兵三萬八千，騎兵八千二百，野砲百二十門，增加俄軍右翼，於俄土兩國之戰機成熟時而戰亂之幕揭矣。

俄土戰爭之戰況

一八七七年四月二十四日，俄國前軍，進入羅馬尼亞，繼而二軍三軍，亦陸續開入該州，當時，羅馬尼亞已充滿俄國軍隊，隨處可以聽到歡迎俄國軍隊之聲。

俄軍既到羅馬尼亞即欲向土耳其進入，而羅馬尼亞之白沙拉比亞至土耳其間之唯一交通機關，僅有鐵路一條，會連日傾盆大雨，洪水汎及路線，交通完全杜絕，加以道路濘泥，步行不易，俄軍前進，頗屬困難，尤其是運輸輜重，困難更達極點，因此遲遲不進，所費日數，出人意表。

不久，雨晴路乾，俄軍即鼓其勇氣，向土進兵，以常備兵一百零六團，（每團約一千人）附加騎兵四十九營，野砲四百二十五門，砲兵輜重隊二十四連，架橋兵四連，海兵二連以上，爲正兵。另以哥薩克步兵二連，哥薩克騎兵二營，哥薩克百騎隊九十九隊，野砲四十八門以上，爲不規兵。兩部分合計，有大軍十二萬餘人，由尼古拉親王任總督，率領前進，現正屯集多瑙河畔，企圖涉河，攻入土耳其領之布加利亞，此隊俄軍，稱西南本軍。

此外，俄軍除此隊之外，尚有米海爾親王所率之一軍隊，總兵力十萬餘人。作別動隊，進入亞細亞（即土耳其領地），此項別動隊之目的，在分離土耳其軍隊，使其全軍不能成爲一團前進，其目的，即是欲分離土軍之勢力爲二也。嗣以各處戰鬥，皆獲全勝，其勢益旺，遂進而包圍卡爾斯市（土耳其之一都市）復分一隊士兵，包圍接近卡爾斯之耶爾塞姆爾市，力圖遮斷兩市之交通，該兩市間之交通，若能僥倖遮斷，則卡爾斯市亦可攻下，因此，全軍士氣大振，鼓勇前進。

除以上兩隊之外，俄帝亞歷山大二世下詔宣戰後，即由俄國石可白烈夫將軍，在以上兩隊未出發之前，先率騎兵一旅，急行向羅馬尼亞前進，更急行而入土耳其領內之巴羅波西，此外，又有步兵隊及砲兵隊一隊，先後跟隨石可白烈夫之後，大急行而至該地，該隊之目的，即在佔領該地所架之色列斯河鐵橋，色列斯河

者，位於多瑙河左岸之一支流，與朴爾斯河互相并行者也。此處所架之鐵橋，與羅馬尼亞之摩爾達維亞至瓦拉西亞之鐵道相連，對於俄軍之向土耳其進入，最占重要之位置，石可白烈夫部遽急到此，佔領鐵橋，以固噶拉資及布列拉之要津，功勳殊大，蓋因此，後來之俄國大部隊，即可自由使用鐵路，以輸送人馬於瓦拉西亞，就土耳其言，此處實可稱爲該國咽喉之要地也，當時土耳其方面，亦注目在此地，在俄國軍隊未到以前，已派偵察監視多瑙河中，充分注意，未嘗稍懈，不過，對此咽喉要地之鐵橋，躊躇不決，未能先事破壞，是則土耳其大失敗之一因也。

其實土軍方面，亦有相當老練之大將，深知此橋不可不毀，無如當時，羅馬尼亞左袒何方，尙未確定，土人對於政畧上，過於注目，竟遺誤軍畧上之大好機會。總之，就土耳其軍言，此地被俄軍佔領，實爲失策。當時土耳其軍，曾配備小艦隊於多瑙河之一要地，欲以之大抗俄軍，乃俄軍既於下流之布列拉及噶拉資與列尼托馬頃等要地，建築砲台，屯集兵力，又復在列尼托馬頃之海道上，浮設數百水雷，以備土軍來襲，於是，土軍特意擬定之計劃，又成畫餅矣。

多瑙河上土軍配備艦隊之要地一帶，河面異常廣闊，寬達三英里以上，由河口迄上流之加拉夫沙提（在土耳其領之威京對岸），長約七百英里，全線浮設水雷，絕不可能，土耳其艦隊，時常上下其間，數日之中，未遇危害。不過，每次皆與俄軍交換激烈砲火，尤其是多瑙河，一方面爲土耳其領域，一方面，對岸又爲羅馬尼亞領域，俄軍自由出沒其間，土耳其艦隊大感痛苦，同時，俄軍布列拉砲台之砲擊，土軍方面，尤覺

大爲所苦。

五月十一日，午後一時三十分左右，土耳其偵察艦利錫西鴉耶利拉號，溯航多瑙河，向布列拉俄軍砲台，開始砲擊，忽然之間，激戰揭幕，雙方砲聲，轟動兩岸山壁，砲烟冲天，情景殊屬悽愴，兩軍誓死奮戰中，會俄軍砲台所發射之爆裂彈，命中土艦汽罐，連發數彈，土艦不特包於砲烟之中，而轟然一聲，勢若山崩，最後一彈，竟貫穿甲板，而命中艦內之火藥庫，忽然之間，土艦竟於火焰中沉沒，而二百餘之士卒，全部溺死矣。時俄軍見士兵將溺死，急派小舟三艘，努力營救，無如艦內燃燒，大吐紅焰，莫可如何，救獲水兵一人而已，時午後三時也。

閱數日，土耳其軍艦一艘。又於該地，被俄軍砲擊，破壞沉沒，同月二十六日，土耳其偵察艦一艘。又在馬頃運河。遇俄軍士官邱巴雪夫與謝斯他可夫二人所率之水雷艇，受猛烈砲擊沉沒，至是，多瑙河之土耳其艦隊，勇氣完全沮喪，而有若無矣。

俄軍前進勢如破竹

一八七七年六月六日，俄帝亞歷山大二世，到達羅馬尼亞，閣員以下隨從，設大本營於俄軍大總督尼古拉親王屯駐之朴羅耶斯齊（在布加列斯提北方）時，尼古拉親王所率之軍隊，計九軍團，其中第十四軍團，屯集於噶拉資與布列拉之間，第十一軍團，屯駐於鄂爾特尼查與噶爾基斯之間，第八軍團，在西姆尼查第九軍團，在資爾奴馬古列里，第七軍團與第十軍團，在第八第九兩軍團之背部，守備克里米亞與阿得薩間之海岸，第十二軍團與第十三軍團，則屯駐於遙居後部之沙利沙亞歷山大利亞，布加列斯提，此等俄國軍隊，預定

以西姆尼查與查爾奴馬古列里之間爲本路，而渡多瑙河，乃適入夏季，多洪水，水量多在垂直面十六英尺以上，渡河不易實行。

一方面，與俄軍對抗之土耳其軍，則屯集威京者，三萬五千人，屯集拉斯確克者，三萬餘人，在休姆拉與多多拉基亞方面之營中者，各二萬人，集合於西利斯托利亞者，一萬餘人，合計十一萬五千餘人，此外，屯集於巴爾幹內部之預備兵，又有三萬餘人，以上皆屬正規兵，正規兵之外，更有不規兵，爲數甚夥，土軍總指揮爲阿布他爾克利姆帕夏，彼於四月七日，到達休姆拉，即在休姆拉設置本營，此等土軍，亦以總指揮帕夏優柔寡斷，每戰敗北，迭告退却，亦不得已也。

六月二十一夜間，俄軍由波拉哇要津，利用小舟渡多瑙河，全部既渡，即向土軍開始攻擊，兩軍奮戰三日，至四月二十三日，俄軍佔領馬頓，至四月二十八日，俄將金也爾曼將軍所率之第十四軍團，在多瑙河右岸上陸，時，土軍以多多拉基亞已爲俄軍佔領，不得不退，遂退至噶爾那波他與庫斯屯休之間，布置防禦線，七月十九日，俄軍來攻，卒被佔領，不得已，又復退却。

一方面，俄軍乘勝進攻，勇氣益增，四月二十六日夜半，更取道西姆尼查，以第十八軍團爲前衛，由該地開始前進，二十七日午後三時，即佔領西斯托巴，土軍不支，向尼可羅頗里退却，旋又向齊爾諾巴退去，於是，俄軍遂於同日，對布加利亞人，發布告示如次：

- 一、汝等布加利亞州民，自今以後，得免回教徒之壓制與暴虐。
- 二、汝等布加利亞州民，自今以後，須極力援助爲汝等大恩人之俄軍。

四月二十九日，俄軍移大本營於西姆尼查，其間，多瑙河之架橋，亦告落成，至四月中旬之間，第八，第九，第十二，第十三，四個軍團，悉向布加利亞前進，殘留於左岸之羅馬尼亞者，僅第四及第十一兩軍團耳。

當時，俄軍如入無人之境，未遇土軍抵抗，沿央多拉南進，七月一日，佔領皮油拉，七月七日，攻畧齊爾諾巴，十日，佔領卓列諾波與噶布羅波，七月十二日，俄軍總督尼古拉親王，更與切爾卡斯耶公爵，移大本營至齊爾諾巴，俄軍前進，誠勢如破竹也。

七月十三日，噶爾可將軍率第八軍團之前衛兵四旅及布加利亞兵與少數騎兵，由漢可伊街道，到西朴加東方，着手攻擊巴爾幹，準備翌日向坦基鴉谷前進，所有耶尼查古拉之電線，全部由軍中之哥薩克騎兵割斷，沿途勢若破竹，七月十七日，已向利朴夏前進，利朴夏之士軍，猛烈抵抗，卒不能敵連戰連勝之俄軍，遺棄傷亡而退，俄軍愈益發揮勇氣，向西朴加街道南端推進，佔領卡查林克及西朴加，十八日，與米斯基公爵，同出南迴街道，十九日，攻畧西朴加道及漢可伊道全部。

俄軍勢極獷狃，所至之處，數刻之間，即攻陷土軍城堡，此種消息，一度傳至君士坦丁堡，土耳其政府，異常驚愕，咸以爲情勢如斯，俄軍即將襲首都，亦未可知，市民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不能一日高枕而臥。

加以各地遭逢戰場慘禍，而來君士坦丁堡避難者，絡繹不絕，戰場慘禍，如在目前，於是，君士坦丁堡全市，大爲騷擾，適如鼎沸矣。

在此種情形之下，土帝固不待言，土國政府，亦異常心痛，但對於每日盈千累萬逃難而來之人民，實無方法處置，尤其是對於勢如破竹之俄軍，更屬無力抵抗。於是，土帝甚至召集大小百官，在宮中討論先將皇宮移至小亞細亞之朴羅查，且斷然更換首相以下各部長及教育總監等，任阿利錫帕夏爲外交部長，阿利錫帕夏曾任駐奧公使，爲傑出之外交官，就任後，即以公文致各國政府，謂：「我土耳其之回教徒，因憤恨俄國人與布加利亞人之暴虐，有遷怒於住在土國境內之基督教徒，虐待彼等，聊以洩恨之傾向，我土耳其政府，當此多事之秋，莫可如何也」云。

君士坦丁堡之外國人士，接到此項公文後，大驚狼狽，十之八九，馳赴雅典（希臘首府）或布林斯島避難，但土耳其政府發出此種公文，決非以實情通報各國政府，實欲藉此教唆回教徒，使其益逞暴行耳，英德公使，早已察知，對土激烈抗議，卒迫土耳其政府，令阿利錫帕夏辭職，因此，土耳其政府，遂以色爾白帕夏繼任外交部長，時八月一日也。

俄土戰爭與英國之態度

一方面俄國在出征軍隊未渡多瑙河以前，當時之首相哥爾嘉可夫公爵，欲探知英國是否幫助土耳其，抑嚴守中立，密令駐英俄使斯可巴羅夫，面謁英國外交部長達比爵士，以探英之態度，乃英國外交部長竟謂：「對於交戰之方法如何一節，此種談判，乃委任外之條項，予不能作任何答覆」。對於俄國所希望之答覆，則無論正面反面，皆未予一詞也，至於俄之所以向英作此協商者，決非起因於當時土國政府，向英要求同盟運動之風說，俄國決不相信英國有此種謠傳之行爲，俄之主眼，要不外事前向英陳述俄國之希望，以期戰勝

以後，俄英不至發生利害關係上之衝突，俄得在和平中遂其慾望耳，此外，尚有一點，則爲使英國斷然嚴守局外中立也，但英人素狹，俄之計畧，以由英國外交部長之答覆中，不能得知英國政府之要求爲何，竟成畫餅，嗣後在未追求英國真意當中，戰況漸漸進展，今則已到非急於解決戰爭不可之狀態矣。

當時，俄軍連戰連勝，勢如破竹，侵入土國之消息，傳至倫敦，英國政府固不待言，即英國國民，亦莫不大驚，是時，英國政府，又復接到俄軍已渡多瑙河之消息，當即以洪畢爲艦隊長，令率軍艦十三艘，向白西加灣急航，旋接俄軍已由巴爾幹橫行之消息，英國政府，復派兵三千至馬爾他島，一方面，駐君士坦丁堡之英國公使勒亞德，則遵英國政府訓令，以半公半私之口吻，照會土耳其政府謂：「貴國其使我英國軍艦入達達尼爾海峽，以鞏固君士坦丁堡否乎？」土帝鑑於曩時英國干涉西班牙之基布拉塔及意大利之馬爾他先例，答覆英使照會，竟附條件，謂：「貴國若與我土國締結攻守同盟，則我土耳其，當謹遵貴國之命，否則不能承認也」云。

旋英使勒亞德又謂：「如是，則英軍將佔領加利浦，土耳其亦照上次口吻，答覆英使，英知單獨不能成事，企圖與奧聯合實行，時，奧國首相安多拉吉以嚴守局外中立，有利於奧，不願破棄三帝同盟，而參加英國企圖，至是，英不得已，遂在白西加灣及馬爾他島，作壁上觀矣。

在此種情勢中，俄軍前進，其勢益如破竹，不過俄軍亦未嘗連戰連勝，小亞細亞方面，俄軍頗爲不振，七月上旬，被土軍追擊，大敗，傷亡二千餘人，反之，布加利亞方面，尼古拉親王所率之俄軍，則百戰百勝，既渡多瑙河，進出於西姆尼查與西斯托巴之間，更攻畧齊爾諾巴，土軍連戰連敗，士氣不振，該方面之土

軍總指揮阿布他爾克利姆帕夏，凡庸無謀，不知軍畧，惟彼之黨羽，則深信其富於韜畧，對於俄兵之越多璫河，亦爲之辯解，以爲彼用秘計引入俄軍，嗣以阿布他爾克利姆帕夏，一再失計，自己不進而遮斷尼古拉親王之進行，反使俄軍得安然進入蝦姆拉，至是，彼之愚而無謀，漸漸真相畢露，軍事批評家與通信者，皆以彼真屬愚人，一般人屬望於彼，以爲三年不鳴，早遲一鳴必能驚人，不圖彼真啞鳥，一聲不鳴，及俄軍益謂破竹之勢，進攻而來，彼除敗逃而外，任何秘計，皆不可得而見也。

但土軍之中，一方面，有阿布達爾克利姆帕夏之愚將，一方面，又有智勇兼備如鄂斯曼帕夏者爲司令，彼在事未至此以前，曾向總指揮阿布達爾克利姆帕夏建議，放棄威京之茅舍，總合全軍，佔領尼可羅頗里，以猛攻俄軍右翼，不幸總指揮不用其言，彼不得已，仍守威京，至七月中旬，彼所獻之策，雖邀採用，然閱日既久，時已遲矣，鄂斯曼帕夏，見俄軍早已佔領尼可羅頗里，膽寒失望，不得已，不復再歸威京，反向南方推進，到達朴列瓦那，當時朴列瓦那，不過一小邑，尙無城塞等設備，鄂斯曼帕夏，知其爲可以實現其計畧之要地，即在該處布陣設營，督勵部下，於數日之間，築就安全城塞。

七月十九日，俄軍乘勝向朴列瓦那前進，當時俄軍，勢若破竹，對此區區一小城塞，固不介意，以爲一轉瞬間即可攻畧，殊出乎意料，不易攻下，是役，自二十日之拂曉戰，揭幕後，二十日，雙方激戰，日暮尙未停止，土軍司令鄂斯曼帕夏，以爲欲洩近日之憤，此正其時，指揮諸軍，極力應戰，因此，俄軍之勢，不若從前之勇，漸呈敗狀，不得不退却矣，鄂斯曼帕夏以好機難得，益加追擊，卒破俄軍，大雪近來敗北之恥，是役，俄軍死將官六十八人，士卒死者，達二千二百七十一人之多，實土軍最大之勝利也。俄土戰爭中，

俄軍除此時而外，未嘗大敗，因此，鄂斯曼帕夏遂名震全歐，世人皆讚賞土軍難侮矣。

俄軍經此次大敗後，大將庫爾德勒，更以尼可羅頗里委諸羅馬尼亞軍，以全軍三萬八千餘人，向朴列瓦那開始攻擊，以圖復仇。時七月三十日也，當時，土軍已增至五萬餘人，努力守備，士氣大振，不復畏懼俄軍，俄軍欲雪前恥，奮勇突進，始終竭盡死力攻戰，土軍司令鄂斯曼帕夏，亦激勵全軍應戰，戰鬥之烈，數倍於前回，土軍乘大勝之後，勢殊猛烈，俄軍漸被土軍追擊，再成退却形勢，鄂斯曼帕夏見之，愈益發揮勇氣，激勵全軍，卒追擊俄軍至城外，再獲大勝，而連戰連勝之俄軍，又復因一鄂斯曼帕夏而再告大敗，卒不能雪恥復仇，此役俄軍死者，實達八千之多，朴列瓦那城之內外，竟至積屍成山。

至是土耳其連敗之恥，一舉而雪，鄂斯曼帕夏之名，亦轟動全歐，惜乎是時，土軍對於俄軍俘虜，悉處死刑，致此種得意之勝戰，竟被世人冠以殘酷之名稱，而受文明人之指責也。

八月三十日，鄂斯曼帕夏更乘勝攻擊拍利發提及塞爾比之俄軍，為俄軍所敗，於是，俄軍又恢復攻擊者之立場，九月三日，俄將伊麥利臣斯基，率兵二萬餘人，向羅巴克攻擊，佔領羅巴克後，更加入朴利瓦那攻擊軍，因此，俄軍人數忽增，聲勢大振，九月十一日，全軍一舉向朴列瓦那城，間始總攻擊，俄土戰爭之中，已集注於此次朴列瓦那城之一戰，兩軍各集其全勢力，以爭最後激戰之勝負，就土耳其言，朴列瓦那城，實屬重要地點，是役之勝敗，對於土耳其之盛衰，大有關係，故土軍竭盡死力防戰，同時，俄國亦以不佔領朴列瓦那城，則對於侵入土耳其，大有妨碍，不得不大破土軍，以恢復其歷來之面目，此次之朴列瓦那一役，實兩軍決定勝負之關頭也。

朴列瓦那最後之激戰

俄軍開始總攻擊後，土軍亦不易現敗色，甚至俄軍動輒不支，不得不退，如是一勝一敗，雙方傾其死力奮鬥，激戰二日，未能決定勝負，由此，亦可推知此一戰之極爲激烈矣，當時俄軍之中，惟有向城北進攻之羅馬尼亞軍一隊，攻下古利歪查閉堡，中軍之俄軍，被土軍窮追，業已退却，向城南進攻之石可白烈夫將軍，雖一度攻下朴列瓦那支堡，翌日，復爲土軍奪去，俄軍死者，實達一萬四千餘人，從前連戰連勝之意氣，已不復見，而大遭慘敗矣，當時俄軍，雖不以此次之慘敗而終止其野心，然對於朴列瓦那城之堅固，與鄂斯曼帕夏之智勇，雖屬敵人，亦咋舌驚賞也。

此次慘敗，俄軍頗爲不快，但知以現有兵力，即時採取攻擊手段，必難敵勝後之土軍，終無獲勝之希望，決待援兵到來，充分培養氣力，然後一舉以雪前恥，從此一月有餘，遂由該城遠退，包圍土軍，作戰抗戰。

九月下旬，往年在克里米亞戰役中，以築城妙技，名聞於世之拓德烈本將軍，到達朴列瓦那，對攻圍軍，指示必要建築物之攻擊法，俄軍勢力，因此忽然恢復，士氣大爲鼓舞，先照將軍提議，包圍鄂斯曼帕夏之堅城，至一二十重，遮斷其與外壁之一切交通，絕其糧食來源，以困土軍，使鄂斯曼帕夏，於食盡而降與決死突戰，二者之中，擇一而外，別無良策。

既入十月，俄軍因砲兵隊及近衛軍隊開到，勢力倍增，當即依照預定計劃，包圍鄂斯曼帕夏之堅城三匝，并絕其至索非亞之通路。

一方面土軍之計劃，則在位於朴列瓦那與索非亞中間之鄂爾幹特，配備第二軍，以切夫克提帕夏爲司令，與鄂斯曼帕夏之軍隊取聯絡，而輸送援兵及其他一般供給於朴列瓦那，且恐兩軍之間，被俄軍遮斷，鄂斯曼帕夏復於十月十一日，率二萬一千人，守備果爾可達布尼克與特利西兩處堅塞。

俄軍則以新到之近衛兵，組織兩軍，由顧爾郁將軍統之，欲陷朴列瓦那西方之土塞，先到朴列瓦那南方，由該處過威特，十月二十四日，開始攻擊果爾可達布尼克，同時，欲使鄂斯曼帕夏之謀畧，成爲畫餅，土軍不能向其背後迂迴，更於全線，配置砲兵，以備萬一之砲擊。

向果爾可達布尼克進攻之俄軍，以顧爾郁將軍之計全售，僥倖攻下果爾可達布尼克堅塞，繼而第四日，又攻下特利西堅塞，而佔領之，於是，顧爾郁將軍，即乘勝由南向北移動，勢如破竹，十一月二十一日，佔頭拉火帕，二十五日，復攻下耶托羅頗朴。至是，巴爾幹山與多瑙河之間，全部殆爲俄軍所佔，而鄂斯曼帕夏之朴列瓦那城，完全陷於孤立矣。

同時，土軍第二軍團司令麥赫麥提阿利帕夏，復中俄將顧爾郁將軍之計，大受窘迫，卒放棄所守之鄂爾加尼城塞，而越巴爾幹向索非亞退却，耶托羅波蘭一帶之兵營，則聽俄軍自由行動矣。

朴列瓦那城附近之堡壘，既全部落於俄軍之手，該城即完全陷於孤立，俄軍欲於此時，擊退鄂斯曼帕夏之兵，十一月二十日，尼古拉總督遣使至朴列瓦那城，致書鄂斯曼帕夏，懇切告之曰：「今貴城附近之堡壘，全部已歸俄軍掌握，貴城不特單獨陷於不幸，且無友軍來援之希望，縱令久抗俄軍，結局終無勝算。以其徒喪兩軍將士，作無益之辛勞，何如速降我軍，以救生靈之苦」云。

鄂斯曼帕夏大怒，斷然表其決心，而以書覆之曰：「吾人之心目中，惟有土耳其之名譽，他非所知也，吾人既欲始終爲土耳其之名譽犧牲其生命矣，豈可視然忍受恥辱，以降貴軍耶？」如鄂斯曼帕夏者，誠可謂唯一無二之名將矣，尼古拉大公接其覆書後，雖屬敵人，亦體其勇壯之心情，而爲之惻然也。

時鄂斯曼帕夏，以城中糧食既盡，莫可如何，乃下最後決心，擬由城中突出，以死當敵，衝突重圍，十月二十九日夕刻，除留病者傷者於城中外，其餘全部集合威特，十日拂曉，分全軍爲二隊，向威京方面突進，可惜彼之計劃，已爲俄軍知悉，土軍去朴列瓦那城，俄軍即襲擊該城而佔領之，一方面，又以羅馬尼亞軍，攻擊土軍，使追土軍回至俄軍所佔之城寨。

當時，鄂斯曼帕夏雖竭畢生之力，奮戰苦鬥，卒以脛部重傷，不堪再戰，加以衆寡難敵，漸現敗色，至其日午後零時三十分，彼知大勢已去，無復能爲，遂投誠俄軍，與其他將士，同爲俘虜焉。

一方面，俄軍本營，接到攻下朴列瓦那之消息後，咸以爲從此可以自由通過巴爾幹，而向亞得利亞堡前進，不勝雀躍大喜，連呼俄國萬歲，亞歷山大二世，更下勅令，嘉獎拓德烈本伊麥利臣斯基及夏勒夫基三將，謂：「此次大勝，全賴卿等之力，朕極嘉慰，不知所措」云。三將奉旨，不覺感激泣下，至於土軍司令鄂斯曼帕夏，則已護送至查爾可夫，彼雖屬敗兵之將，但俄人與全世界人士，莫不極口嘆美，認爲名譽俘虜，而優予禮遇焉。

朴列瓦那爲土耳其之咽喉，城寨堅固，大苦俄軍，今朴列瓦那既陷，俄軍益勢如破竹，逞兵進攻，大部隊聯合，開始向亞得利亞堡前進，而勝負決矣。

土耳其屬國，知俄軍已勝，皆欲乘機脫棄土之羈絆，羅馬尼亞塞爾維亞蒙泰內格羅及其他各屬國，皆先後獨立，會土耳其軍司令石來曼帕夏及麥赫麥提阿利帕夏等，奉召率部返土後，蒙泰內格羅即乘虛奪取尼庫西鄂安齊巴利古爾西克等地，其國主尼基塔公，復於一八七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企圖包圍北亞爾巴尼亞之斯庫塔里，經波亞那前進，塞爾維亞聞朴列瓦那陷落亦起兵攻畧柯西，侵畧其他地方，此外，土耳其境內殘存之唯一城寨庫利提，亦叛民蜂起，向希臘要求同盟塞沙利及耶皮拉斯，亦稱兵叛變，其月之二十二日，希臘派兵二萬二千人，援助此等叛民，而塞沙利馬塞多尼亞耶皮拉斯等地，竟爲希臘政府所畧有矣。

是時，土耳其外則受俄軍之侵畧，內則屬國一齊叛變，土耳其之生命，危在旦夕矣，幸英與援助，得免於亡，否則世界地圖上，將從此不復見土耳其三字矣，情勢如此，故土耳其不得已，與俄媾和。

俄土媾和與善後

土耳其既迫於情勢，必須與俄媾和，一八七七年十二月，土帝遂請求英國維多利亞女皇調停，乃女皇通知俄帝，俄帝斷然謝絕，且謂：「土耳其若希望和好，須直接向我要求」云。土耳其政府無法，遂依從俄之意旨，於翌年一月十九日，派媾和全權大使至卡章利克之俄軍本營乞和，惟當時土耳其竊欲依賴英國首相與英國政府，力圖締結有利條約，俄則依然交兵，亦所不惜，更欲以有利之條件媾和，因此，兩國之媾和談判，遲遲不見進展。

其間，英國方面，一月十七日，議會開會之際，女皇下，諭謂：「若不幸而俄土兩國，猶交干戈，則朕爲防止某種偶然事故之發生起見，不可不講求預防之手段」云。同時，財政部長復請預備費六百萬磅，以充

陸海軍臨時經費，俄國政府聞之，即欲從速了結俄土談判，於是，雙方媾和談判，遂急轉直下，至一月三十日，兩國和議成功，休戰及媾和之條約，皆簽字完畢矣。

但此次之條約中，載有土耳其應將黑海之得爾馬斯至北方馬爾摩拉海之桑斯特夫亞諾中間，土耳其之一切城塞，讓給俄國之規定，英國聞訊大驚，爲其利益計，不得不開始運動，故當時英國政府曾在議會中報告，謂：「英國自當與奧國同心戮力，反對俄土締結密約，且主張和好條約必須附之於各國會議」云。

同時，英國政府，又以保護英國人民之生命財產爲名，派遣軍艦至君士坦丁堡，該艦隊雖遭土耳其政府之反對，卒於一月三十一日，稱奉英國政府命令，強欲駛入君士坦丁堡，俄國首相得知，即憤然通告各國政府，謂：「在此種情形之下，俄國亦不得不爲保護在土耳其之基督教徒起見，進兵君士坦丁堡，風雲險惡，一觸接發，幸協商成功，二月十三日，英國艦隊，乃改泊於距君士坦丁堡約十英里之朴林斯島，其間，俄土和約，已經兩國全權代表簽字完畢，俄土兩國，當即通知各國政府。

當時，奧英兩國，雖表示反對，斷然主張召開歐洲會議，但不易得俄同意，且俄同時：「歐洲會議之決議，只能供俄之參考，採用與否，其權在俄。」主張俄土兩國間之交涉，當取決於俄，不讓一步，而英奧兩國，則始終固執前言，英國更根據一八五六年之巴黎條約，主張條約中之條款，應取決於歐洲會議，奧國亦放棄三帝同盟，左袒英國，在三月七日拍斯舉行之奧匈兩國議會中，首相竟要求六千萬鈞爾頓之巨額經費，更明示兩項如次：

對於布加利亞國之新組織，完全表示反對，渴望希臘種族蔓延於巴爾幹半島，以保其與斯拉夫人種間

之平衡。

企圖佔領波斯尼亞及黑色哥維那兩州一事，雖秘而不宣，其形勢亦自然顯露矣。

敏捷之俄國政府，由奧國首相之言行，已察知其意向，即欲以圓滑手段，設法打消，三月下旬，派伊達齊夫至奧京運動，結果，克奏膚功，奧國政府竟諒解俄國之意，而放棄異議矣。

惟英國則依然固執前言，不易承諾俄之意向，且顯有不惜訴諸武力，必須貫徹本國意見之覺悟，除召集預備兵，及造兵廠造船廠加緊工作而外，印度兵之第一隊，已奉英政府之命，於四月二十九日，全軍六千人，由孟買，向地中海之馬爾他島進發，先是，英國外交部長，四月一日，答覆各國，文中已有：「即令出席有議論桑斯特夫亞諾條約，自由之歐洲會議，亦屬無益，故我英國代表不欲出席」等語。當時，俄國首相，亦代表俄國，發表意見，以答之，英俄兩國，各自固執本國主張，不肯稍讓一步。

情勢如斯，英俄兩國，雙方益形執拗，惡感日甚一日，風雲險惡，漸趨極端，兩國之舉動，竟為舉世所注目，尤其是博斯普羅斯海峽方面英俄之軋轢，更為世人所重視，當時此種軋轢，日甚一日，俄國欲佔領博斯普羅斯海峽中接近黑海一小時半即可到達君士坦丁堡之布鴉庫得爾，令士兵由博斯普羅斯海峽乘船，宣言開住俄得薩，駐土英國公使斷然反對，同時，英國政府亦訓令艦隊，謂：「萬一俄國佔領布鴉庫得爾，即迅速前進，而投錨於君士坦丁堡」云。

是時，俄猶主張滿足其要求，派軍艦二艘至布鴉庫得爾，士為防止俄國佔領該地，屯兵於該處高地以守之，俄國大怒，認為土國出此舉動，與遲遲不還瓦爾那休姆爾及可托布山回教徒之暴動，皆出於英國之奸謀

，遂令拓德烈本，代古尼拉大公，爲對黑海博斯普羅斯海峽英國艦隊之戰備總督，拓德烈本當卽着手準備，在羅得斯至桑斯特夫亞諾之全海岸，建築砲台，以防英軍登岸，一方面，又由俄國本土出兵，以爲應援君士坦丁堡附近駐軍之準備，此外，又在莫斯科及其他地方，募集戰費，俄國海軍部，亦派多數將校至北美合衆國，急於驗收預訂之船艦，於是，歐洲天地，戰雲密布，將一觸卽發。

當時歐洲各國，欲防止英俄間之戰亂於未然，竭盡外交技術，努力調停，乃尙未得到良好結果，而兩國軌轢益告激烈矣，時駐英俄使蕭帕羅夫，發現良好手段，數次斡旋於兩國政府之間，促成兩國締結密約，英俄始得免於兵亂，不過，結果英國在柏林會議中，仍始終主張其說，爲本國之利慾，挾列國以恐嚇俄國，卒使俄國由戰功得來之桑斯特夫亞諾條約，成爲廢紙，因此，俄國怨恨英國，殆入骨髓，而俄土戰爭之結果，竟轉爲俄法同盟，英俄對敵矣。

柏林會議

俄土戰爭告終，歐洲列國會議於德京柏林，當時德之鐵血政治家俾士麥公爵，俄之哥爾嘉可夫公爵，英之畢孔資飛爾德侯爵，及列國第一流之大政治家，皆會集一堂，欲決歐洲之和戰於樽俎之間，誠世界史上之大觀也，雖然，此次會議，要不外英俄兩國權利上之鬥爭，當時英俄兩國之全權代表，雖各以虛者實之，實者虛之之手腕，盡力辯論，互相爭鬥，而英則玩弄列國於股掌之上，爲本國之利益，始終固執其主張，卒使俄國動兵數十萬，以鐵血戰勝而得之俄土條約，成爲廢紙，俄國雖強，對於列國之干涉，亦不得不忍氣吞聲而屈服也。

柏林會議中，英國之極力爭執者，實爲布加利亞問題，在俄則務期擴張布加利亞之境域，以伸其權勢於土耳其方面，英則力圖縮小布加利亞之版圖，以減削俄國之權力，英國極力主張其說，不稍讓步，結果兩國締結密約如左：

一、分布加利亞爲南北二國，以南半爲土耳其屬國，北半獨立，其總督由土耳其政府，在基督教徒中選定，經列國認可後，任命之。

二、巴加比提及亞拉休加提谷兩處，爲土耳其與波斯間之適度要地，俄國須以之歸還土耳其。

三、由土耳其以卡特讓給波斯。

四、俄國將來，決不向亞細亞土耳其方面，擴張領土。

於是，俄之戰功，竟被英國蹂躪盡矣，初，俄亦堅決主張，固執其說，兩國爭執，各不相下，柏林會議，又將無結果而散，時，英國全權代表畢孔資飛爾德侯爵憤然曰：「俄國若不容納吾人之言，惟有以砲火決之耳。」旅即準備歸國，夕刻，俾士麥公爵訪侯，見其正準備歸英，大驚，因問侯曰：「邇來之事務，徒使足下疲勞乎？」侯曰：「非也，余不苦於事務，惟苦於時間耳。」俾士麥公爵又謂：「稍予讓步，以謀調和，何如？」侯憤然曰：「我之來此，爲達成英國之意志，非爲求屈從而來也。」俾士麥見畢孔資飛爾德侯爵態度強硬，即訪俄國全權代表哥爾嘉可夫公爵，告之，會俄帝有讓一步以從英國要求可也之勅令，時哥爾嘉可夫公爵，正計無所出，加以俾士麥百方勸說，遂於七月二十一日夜，由兩國全權代表，在英國全權代表之旅邸，會商決定之翌日會議中，俄國竟完全依從英之主張矣，傳當時俄國國民，憤英國之強暴，深恐因英之

妨害，沒其戰勝之功績，以爲俄之榮辱，卽繫於畢孔資飛爾德一人，有密懷匕首，潛入柏林，欲暗殺畢孔資飛爾德者，頗不乏人，由此，亦可知俄之怨恨英國，已入骨髓矣，柏林會議後，俄國犧牲心血換來之戰功，全成泡影，桑斯特夫亞諾條約中之利益，大被剝奪，列國僅憑三寸之舌，得相當土地，英國不費一兵，獲賽布拉斯島，而俄所得者，反不過區區之地，俄之恥辱，莫加於此，加以普法戰爭之際，俄國對德曾表示好意，而德在柏林會議中，則只知爲英奧謀利益，不能作公平之調處，故俄不特仇視英國，且與法國同盟以當德，從此歐洲勢形益變，險惡風雲不絕矣。

俄土戰爭

普奧戰爭目次

普奧戰爭之原因

普國之野心與加斯泰因條約

德意志聯邦之瓦解與宣戰

普奧戰況

普軍進入波希米亞與克尼錫古拉資之戰

普軍大勝與媾和

普奧兩國之媾和條約

普王統一德意志聯邦

普 奧 戰 爭 目 錄

普奧戰爭

普奧戰爭之原因

一八六六年之普奧戰爭，一言以蔽之，不外由於普奧兩國爭奪德意志之霸權而起，蓋普國繼承腓特烈大王之遺志，欲掌握德意志之霸權，蓄意統一國內，會奧因循姑息，不能根本改革，普遂乘虛與奧交戰，故普奧戰爭，由來久矣，非一朝一夕所致也，其遠因在百餘年之前，其最大之近因，則爲丹麥戰爭。

丹麥者，德意志北方之一小國也，由查特蘭半島與多數島嶼而成，當時，面積一萬四千方哩，人口百九十萬餘人，都城名哥本哈根，建於西蘭島上。

丹麥南隣什列斯威，再南隔愛得爾河，則爲好斯敦，好斯敦之東，爲美克楞堡及什米林。

什列斯威與好斯敦，在普奧戰爭以前，皆爲公國，十五世紀時，因君主承繼之結果，隸屬丹麥，由麥丹王兼攝其王，同時，好斯敦公國，又爲德意志之一部，故丹麥王亦爲德意志聯邦同盟之一員，至於什列斯威好公國，則雖非德意志之一部，但以其人民大半爲德意志人，實際亦與德意志之一部無異，丹麥與什列斯威好斯敦兩公國，從此四百年間，相安無事，至丹麥王庫里斯匡八世時，始起紛爭。

蓋依丹麥國之法律，國王鄂爾吞布爾古朝之男統斷絕時，得以女系承繼王位，而什列斯威與好斯敦之法律，則僅由男子承繼，不許女子承繼，丹麥王庫里斯匡八世，已達六十餘歲之高齡，既老且衰，無異風前之燭，太子腓特烈，又復虛弱多病，難望久於人世，一旦庫里斯匡八世逝世，腓特烈夭亡，則丹麥王位當然傳

於皇妹（赫斯公威廉夫人）或其子腓特烈，而什列斯威與好斯敦公位，則當然傳於奧古斯清，布爾古公及庫里斯匡奧古斯塔夫，如是，則丹麥王位與什列斯威好斯敦公位，分而為二，此一四六〇年所結條約之精神也。

當時，好斯敦人與什列斯威之德意志人，即以此種條約為口實，主張什列斯威與好斯敦兩公國決不可分離，若丹麥王室之男統斷絕時，兩公國即脫離丹麥而獨立。

一八四六年七月八日，庫里斯匡八世，發表兩公國今後永為丹麥之屬國，兩公國之德意志系人民，奉詔大驚，好斯敦人民，尤大倡反對之說，訴於德意志聯合議會，於是，德意志大為激昂，咸謂：『丹麥以蕞爾小國，如此不法，我德意志所不能默視者也，原來好斯敦與什列斯威兩公國，適如德意志之肉塊，決不能由德意志截取而去也』。德意志全國，莫不聲援兩公國，甚至婦女幼童，皆唱：『近親什列斯威好斯敦』之歌詞，全國國民，對於恢復兩公國為德意志之版圖一事，無不熱心謳歌。

在此種紛爭醞釀之中，一八四八年一月，丹麥王庫里斯匡八世崩，其子腓特烈七世即位後，發布自由主義之憲法，陽唱增進人民之福利，陰謀合併兩公國之人民。

乃兩公國之人民，不特不墜其術中，而且更加激昂，咸謂：『我兩公國，歷來另有憲法，現在豈有立於丹麥憲法下之必要耶？』因此，脫離丹麥自行獨立之信念益堅，在其境內，設一臨時政府，向法蘭克福之中央政府，要求加入德意志聯邦同盟，且向法蘭克福之中央政府，及柏林政府，請求派兵援助。

丹麥國王知之，即認為不當，派兵鎮壓，一方面，法蘭克福之臨時議會，則允許兩公國之要求，請普聯

合德意志聯邦之第十軍團，派兵應援，普國大喜，慨然允諾，一八四八年四月二十一日，遂由普將郎格爾托聯合軍司令，率師出征，二十三日，與什列斯威好斯敦兩軍聯絡，大敗丹麥軍，五月二十四日，復破丹麥軍於鄂衛西，卒將丹麥軍驅出什列斯威，至是，久被丹麥屈辱之兩公國，遂完全成爲獨立公國矣。

當時普將郎格爾，既進入丹麥都市查特蘭，向丹人徵收戰費三百萬塔列爾，猶以爲未足，更佔領沿海地方，企圖妨碍丹人在波羅的海之海上貿易，時德意志各港，已爲丹麥艦隊封鎖，貿易大受損失，德意志痛感海軍不足，向英美購入船艦數艘，力圖充實其海軍力，厥後，自知終局不能大勝，且被英俄瑞典等國種種脅迫，大失勇氣，乃急將軍艦召還，於八月二十七日，在瑞典之馬爾麥，締結七個月之休戰條約，閱一年，至一八五〇年七月二日，遂媾和焉。

丹麥戰爭之所以中途結局者，實因大國干涉所致，蓋英俄二國，以什列斯威及好斯敦爲環海要地，不欲使其隸屬於強大之德意志聯邦，寧願使其隸屬普國，更以丹麥較普弱小，又希望其爲丹麥之屬國，大國之希望如是，故戰至半途，遂告結局，惟什列斯威與好斯敦之人民，則反對和約，再與丹麥交兵，七月二十五日，被丹麥軍大敗於伊哇特，迨至好斯敦，至是，全土遂爲丹麥軍所蹂躪矣。

當時英俄兩國，欲維持均勢之局，主張以什列斯威及好斯敦，爲丹麥之屬國；普王腓特列威廉四世，雖負保全兩公國權利之責，其實亦愛好和平，力圖避免與外國發生糾紛，不敢反對英俄之意見，因此，遂於一八五二年五月八日，締結倫敦條約。

依據倫敦條約之規定，則什列斯威與好斯敦，均歸丹麥，由丹麥王位之繼承者古留庫斯布爾古系之公子

庫利斯匡，及其男系子孫，水遠兼攝兩公國之君主，當時，德意志聯合議會與什列斯威好斯敦，對於此種條約，皆未同意。

因此，什列斯威與好斯敦之問題，懸置敵年，迄未解決，會一八六三年三月三十日，丹麥王腓特烈七世發布勅令，以什列斯威脫離好斯敦與羅因堡，而合併於丹麥，於是，猛烈之反對論，因之而起，德意志聯邦之人民，莫不激昂達於極點，十月一日，德意志聯合議會，決議反對，尙未實行，而腓特烈七世忽於十一月十六日崩去，由倫敦條約規定之庫利斯匡九世即位。

庫利斯匡九世之即丹麥王位，世人固無異議，惟丹麥王家之男統，自腓特烈七世崩後，即告斷絕。故在德意志方面，主張不能承認庫利斯匡九世有兼攝好斯敦與羅因堡兩國君主之權利，俄則主張不能與什列斯威分離，欲以最近系統中之人物，爲三公國之君主，當時最近系統中之人物，僅有奧古斯吞堡公。奧古斯吞堡公雖於一八五二年，公布放棄兼攝三公國君主之權利，但一八五九年，其子腓特烈表示異議，經其允諾，曾主張上項權利，自稱什列斯威好斯敦公，此外，其他德意志之君主中，亦有主張兼攝羅因堡公國君主之權利者，德意志聯合議會，對於倫敦條約，既然反對，未予簽字，於是，遂宣言三公國與丹麥脫離矣。

對於倫敦條約業已簽字之普奧及其他各國，亦以丹麥既違反倫敦條約，皆宣言無遵守該約之義務，於是，丹麥王庫利斯匡九世，若實行前王之勅令，則不得不與德意志交兵，若不實行，則國內必然暴動，喪失王位，二者必擇其一，結果，斷然決意實行前王之勅令，時十一月十八日也。

庫利斯匡九世之所以如此斷然決意者，蓋以爲縱與德意志交兵，丹麥有英與瑞典應援，德意志不足畏

也。

尤是英國方面，少壯血氣之人民，雖熱心爲皇太子妃之父（當時英國皇太子亞爾巴德愛德華之妃亞歷山大，爲丹麥王庫利斯匡九世之皇女），執劍奮鬥，無如英國政府，干與好斯敦事件，被德意志聯合議會拒絕，已完全陷於不能干涉之立場，只好忍氣吞聲，莫可如何。瑞典在腓特烈七世之時，雖與丹麥結攻守同盟，至新王庫利斯匡九世即位，此種同盟，尙未締結，以是，事實與庫利斯匡九世之理想，完全相反，而丹麥大有陷於孤立之勢矣。

一方面，德意志全國人民，異常激昂，皆謂非征討丹麥不可，好斯敦方面，亦激昂達於極點，自地主會之議員，以及貴族，僧侶，而下，基爾大學等，皆先後向德意志聯合議會，上書請願，請求承認堪充正統君主之腓特烈，爲好斯敦公國之君主，該公國之文武百官，又復聲言不能服從丹麥國王。

一八六三年十二月八日，德意志聯合議會，以事已至此，不容絲毫猶豫，決議征討丹麥，欲先以聯邦軍隊，佔領南公國，然後決定君位之承繼問題，議既決，同時遂對丹麥宣戰。

未幾，聯邦議會，即令薩克森與哈諾威聯軍，合計一萬二千人，侵入好斯敦，時普國在政界上，不願聯軍佔領什列斯威與好斯敦兩公國，更不願什列斯威與好斯敦成立獨立之自治國，普國之目的，欲在基爾港（在好斯敦公國），組織新艦隊，以爲海軍之根據地，決非欲助丹麥也。

是故，自俾士麥而下，當時柏林之內閣，在政界上，皆希望什列斯威與好斯敦兩公國不獨立，惟當時之普國，不若今日之強，獨力與聯軍爲敵，終無勝利之望，乃一再教唆英國，欲藉英國之力，以妨礙征討丹麥

之舉焉。

時，英國人民之中，血氣好戰之士，皆欲執劍奮鬥，以助丹麥國王，俾士麥得悉，大爲失望，欲單獨進攻好斯敦，以先發制人之法，對付德意志聯邦，旋以普若單獨進攻好斯敦，奧必反對普國擴張版圖，而德意志聯邦亦必左袒奧國，遂決將自行進佔好斯敦一節，留待將來實施，而先以其他方法，妨礙德意志聯軍。

於是，俾士麥乃誘奧人曰：『對丹麥之宣戰令，事關德意志聯邦，若任小國爲之，是顯然表示普奧失其領袖之能力也，實行宣戰令之責任，宜由普奧兩大國負之，其他各小國之兵卒，可令其退出戰場也。』奧國從之，於是，普奧兩國，各本其政畧上之立場，約定同盟，而各以其同盟軍征討丹麥矣。

奧軍由佛翁噶布倫資將軍統之，普軍由普王威廉之姪腓特烈查列斯親王統之，另以老練之郎格爾上將爲總督，統率兩軍。於一八六四年二月一日，渡愛得爾河攻擊登威克，大敗丹麥軍，進襲其都哥本哈根，丹麥王遂遣使向普奧乞和，同年八月一日，締結和約，由丹麥放棄關於什列斯威好斯敦及羅因堡公國一切權利，於是，多年之紛擾，遂告冰釋矣。

普國之野心與加斯泰因條約

當時哈諾威與薩克森聯軍，奉德意志聯邦政府之命，征討丹麥，駐屯好斯敦，普國別有野心，目無聯軍，戰爭中，對於聯軍之規則，亦毫不介意，且謂：『運用之妙，在不拘泥紀律。』進而佔領諸市，及和約告成，因政畧上有聯軍退出好斯敦之必要，乃與奧謀，於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以議和條約，提出德意志聯邦議會，主張聯邦政府之目的既達，好斯敦已無駐兵之必要，建議即撤兩軍，解除該地行政委員之職，乃此種

建議，竟爲巴威利亞籍之議員所反對，而遭否決。

建議既遭否決，翌日，普籍議員猶謂：「奧古斯吞堡公要求爲什列斯威好斯敦君主一節，須依普奧兩國間之條約，以決其可否，關於此事，普奧兩國，當與奧古斯吞堡公舉行談判，在談判中，薩克森與哈諾威須撤去戰地之兵，普奧兩國之內閣，亦已致書薩克森及哈諾威，要求撤兵矣」云。

是年十二月五日，德意志聯合議會，可決普奧兩國之建議，所有哈諾威與薩克森之軍隊及行政委員，皆由各該政府召還，什列斯威好斯敦兩公國之軍務，政務，概由普奧兩國担任，於是，普遂以步兵六團，騎兵二團，砲兵三營，駐紮該地，奧則僅以加利克旅駐防，此外，更由普奧兩國各派行政委員，以統轄什列斯威及好斯敦，當時普奧兩國之協同動作，自驅逐薩克森與哈諾威之行政委員後，即已告終，厥後，雖由普奧兩國派遣行政委員，以統轄什列斯威及好斯敦，但普奧兩國，在政界上互相反目，尤其是普之仇敵薩克森與哈諾威，動輒有與奧親密之傾向，於是普奧兩國，結局遂以兵戎相見矣。

普國自統轄兩公國後，野心漸大，竟欲以普國王族之布朗頓布爾古家，繼承兩公國之君主，十二月十三日，俾士麥曾以關係書面致奧國內閣，聲明絕對反對其他王族爲兩公國之君主，十二月二十一日，奧國外交部長門斯多爾夫之覆文中，最後一節，畧謂：「貴國若許奧國作同樣之膨脹，則奧國對於貴國之膨脹，亦毫不妨害」云。

此實奧國之一大失策也，何謂，此項覆文之意味，一方面，聲明爲德意志聯邦第二流國家之代戰士，而一方面，則謂苟於本國有利，此項代戰士之義務，亦可拋棄，暗中左袒俾士麥之主張故也，當時，此項覆文

，忽載於奧國朴列斯報上，奧國內閣大驚，訊其來由，莫知所出。於是，遂以爲必出之於普國之詭計，欲離間奧國與聯邦第二流之國家，而利用新聞者也。

當時，兩公國之親普派，上書普奧內閣，請以兩國合併於普，皆係普之詭計，由普煽動兩公國之親普派爲之，實非兩公國之全體人民，希望合併也。故兩國人民會上書普國衆議院，反對普之政策，而什列斯威與好斯敦籍之議員，對於普之政策，亦代表民意，大加非難。

無如普國政府，素具野心，對於兩國民意，充耳無聞，概不允許，只以即行吞併兩國，勢必暴露馬脚，乃欲先立普廷幕下之人物，爲兩國之君主，然後徐圖併吞。一八六五年二十一日，普國國務總理致書奧國內閣，聲稱普國內閣，爲保護普國與德意志一般之利益起見，要求在公國施行其政策，並聲明爲保護什列斯威與好斯敦未來君主之利益，及一般之利益起見，對於該兩公國之君主，將加限制，此項照會之主眼，即在要求對於兩公國未來君主之保護權也。

普國此種要求，顯係企圖在兩公國確立主權，與國政府接讀之下，頗感不快，由外交部長致書俾士麥，覆稱：「果以貴國要求之限制，加諸兩公國，則兩公國徒列於德意志聯邦君主之中，決不能立於同等之地位，且在聯合議會中，亦不能享有自由發言之權，貴國之要求，僅能增進貴國之特別利益，在普國與德意志聯邦，爲兩公國設想，實不得不予以同情也。」暗中對於普之要求，表示反對，更謂：「決定其他細目之條約，俟兩公國之主權問題決定後，再行締結可也。」云。

要之，普國志在併吞什列斯威與好斯敦，與則企圖阻礙普之野心，且欲使兩公國成爲德意志聯邦中之獨

立國，由一獨立君主統治，以實現德意志與丹麥戰爭之目的，而滿足與丹麥交戰時德意志之一般希望。

普奧自在兩公國設置聯合政廳以來，除上述情形外，更有不睦之元素發生，一八六五年夏，兩國行政委員之間，發生紛爭，愈演愈烈，結果一八六八年，普奧遂以兵戎相見矣。

當時，奧國委員哈爾巴與普國委員霍多利，皆掌管聯合政廳事務，彼此之間，因各該國內閣之訓令，完全相反，令飭該委員等實行之政策，適相反對，奧則獎勵發表兩公國內之輿論，普則對於親普派之一切政治的感情，禁止發表，故感情稍有不洽，激論隨之而起，普奧在兩公國內之不睦，竟影響於維也納與柏林之社會，兩國國民，日趨激昂，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普國欲戒人民輕舉妄動，再請奧國商議，結果皆以兩國君主親自會商協約為良策，於是，奧帝佛蘭西斯約塞夫與普王威廉一世，乃曾於加斯泰因，締結所謂加斯泰因條約，自是而後，普奧在兩公國之不睦，暫告和平。

普奧兩國，當風雲正險之際，雖藉加斯泰因條約，復採協同一致政策，但終屬一時之和平，有先見之明者，莫不注目隱伏之事情，而預料普奧衝突，為期不遠也。所謂隱伏之事情者，一則為普國與意大利日益親密，其次則為普奧在德意志中，互爭優劣之重大問題也。當時普奧在兩公國內之不睦，實使其爭霸之心，益趨激烈，而兩國卒亦因此破裂矣。

其間，兩國宰相，雖以文書往還，極力主張種種意見，而兩國之大衝突，卒有不可避免之危險，當戰機正熟之際，普國在奧國允諾之下，既經獲得任意實行其政畧之自由，德意志聯邦人民，不知俾士麥乘獲得此種自由之機會，將欲何為，惶惶不安，及見鐵血宰相俾士麥，暫無動靜，聯邦人民，又復造作種種謠言，俾

士麥自知不敵奧國武力與德意志全體之反對，亦竊欲與奧交驩。

然彼究竟非畏難中止之輩，深知不藉鐵與血，終難貫徹自己之趣旨，欲先與他國同盟，利用其一臂之力，以成大事，環顧德意志聯邦中，無可同盟者，乃決心與意大利締結同盟，三月十日，意大利全權大使來柏林，俾士麥莫名欣幸，當即與該大使商議，約定普意同盟以抗奧國，未幾，普意兩國，締結攻守同盟，相約自今以後，三個月以內，普若實行其革新政策，而發生戰爭時，意必助普，意國有事，普亦應援，締約時，意國宰相傅馬摩侯爵，要求佔領資倫齊地方，俾士麥斷然拒絕，惟許意國佔領威勒西亞而已。

普意兩國，自締結同盟以來，逐漸擴張兵備，日益準備開戰。

一方面，奧國則於三月七日，在維也納舉行將官會議，由皇帝佛蘭西斯約塞夫自任議長，主宰議事。

議員多數主戰，決議以聯邦中第二流之國家為友，陷普國於孤立之境遇，然後以大兵壓倒普軍，並決議先求第二流國家之歡心。關於什列斯威與好斯敦之問題，使其悉為奧國之黨與，會議既畢，奧即秘密着手開戰準備，藉口鎮撫在波希米亞之庫拉可府及其他二三市府暴動之猶太人，由匈牙利及其他地方，徵集大兵，開赴波希米亞，普國聞訊大驚，遽急整頓戰備。

同時，奧國政府，對於意大利方面之各砦，亦從嚴守備，一旦開戰，即時可以防備伊斯托利亞及達爾馬西亞海岸之準備，亦已完成，且密令軍隊，向瓦敦堡及薩克森前進。

一方面，普國聞訊，即下令戒嚴，急於備戰，普相俾士麥，世稱鐵血宰相，老練機巧者也，知普已進於有為之地位，非復往昔之普魯士，胸中確有成竹，聞奧備戰，亦無所懼，斷然決以鐵血屈服奧國焉。

三月二十四日，俾士麥通知德意志聯邦各國之政府，謂：「敝國若不幸而與奧國開戰，貴政府其助我否？」暗示乞援之意，並謂：「此際聯邦各國，實有改變從來不良風氣，而與實權者之普國利害一致之必要，普若敗北，則德意志必將瓦解，而蹈波蘭之覆轍也」云。巧用請求的忠告的以及脅迫的言詞，以期列國加入普國旗幟之下。

當時，第二流之國家，接到此項通知後，殆皆以同樣措詞，答覆普國，謂：「聯邦各國，互動干戈，實爲聯邦憲法所禁，吾人決不左袒交戰國（普奧）之任何一方，唯訴諸可爲調停人之聯邦議會，而聽其處置耳」云。是說也，僅能道之於平時，一旦戰端既開，實無效力可言，及本國領土被交戰國之軍隊蹂躪，更不能執是說以處之也。

普既着着整其戰備，乃於三月二十七二十九兩日，派遣軍隊，開往奧國極爲注目之危險地點，從嚴守備，不過普國自信一旦有事，可以迅速召集全軍，較諸平時，僅增兵二萬防守而已。

時，奧國外交部長門斯多爾夫，致書普國內閣辯解，畧謂，奧國派兵至波希米亞，實爲鎮撫猶太暴徒，決無他意，至四月二十五日，約定撤去有襲擊普國嫌疑之軍隊，而對意大利防衛威勒西亞一事，則表示斷然實行，普以奧整威勒西亞之軍備，爲恐嚇普國之行爲，極力反對，蓋預料奧國壓服其同盟國意大利後，必乘破竹之勢以當普國故也。

一方面，由奧觀之，則意爲普之同盟國，意既整其軍備，一旦普奧交戰，必乘機先攻威勒西亞，奧國對意防備，亦屬當然也。

四月二十二日，奧國派兵數團，開赴威勒西亞，準備隨時可攻意軍，俾士麥聞之，藉口保護意國，要求奧國撤去威勒西亞之軍隊，奧國不允。普遂決定整其軍備以對之，是時，二三第二流之國家，會於巴威利亞之首都，締結密約，普國探知，認為敵對普國，對於此等小國，亦決增加軍備。

普奧關係，既日趨危險，普知交戰之期已近，益着手全軍戰備，先是普王威廉一世，下令召集五軍團，以增加兵力，至五月十四日，四十九萬大兵，全部武裝，在閱兵場集合，準備已成，只待命令，一朝破裂，即可開赴戰場。

普國積極備戰，雖可即時向奧開始攻擊，但恐一方面攻奧，一方面為第二流之國家所攻，欲先突進波希米亞，於是在最初受第二流國家攻擊之地方，尤其是接近波希米亞之地方，屯駐軍隊，專事防守。

一方面奧國之北軍，五月十三日，決定在波希米亞集合，十八日，以砲兵將軍白勒德克為北軍司令，普則以第一，第五，第六軍團，配置西利西亞，第三，第二軍團，配置露沙基亞，第四軍團，配置埃爾夫爾提之周圍，其餘近衛軍團，則配置於柏林，第七軍團，則配置於威斯發利亞，第八軍團，則配置於來因各州。

一方面，第二流國家之中，如巴威利亞，黑斯古隆斯塔，那里等，則於五月間，召集本國軍與聯邦軍，如薩克森，黑斯選，帝國瓦敦堡與哈諾威等，則召集後備兵預備兵，着手增加和平軍團，此外，意大利亦着着整其戰備，為鼓舞敵愾心起見，在卡利巴爾其將軍直轄之下，組織義勇軍二十營，意國全體國民，皆協同一致，為征討從來之仇敵奧國，意氣殊盛，時與國強迫威勒西亞人民，募集二十萬基爾頓之公債，意人聞之

極爲激昂，顯有在普未開戰之先。將由意國發難之勢。

德意志聯邦之瓦解與宣戰

當時普奧兩國與意大利國內之人民，漸次昂奮。戰期將近。已如上述，會好斯敦之奧籍行政委員佛翁噶布倫資，不願普相俾士麥之反對。於一八六六年六月五日，發令召集地主會議，六月十一日，開會於伊資埃窩，此外，柏林方面，又復據報奧在聯合議會中動議，由聯邦問普之罪，普國內閣據報後，即於六月六日，向地主會議，表示異議，謂：「奧既破壞加斯泰因條約，則該約已成廢紙，普當追溯定約以前，認兩公國爲佔領地，實行共同統治」。並命充任什列斯威行政委員之普將莽托可飛爾，率普軍進入好斯敦，以重舉共同統治之實。且戒其避免與奧軍衝突，令其告知佛翁噶布倫資，普軍雖入好斯敦，決非向奧表示敵意，於是，普將莽托可飛爾，乃於事前，將入好斯敦事，預告佛翁噶布倫資，且向好斯敦人民，表示決無他意。

但佛翁噶布倫資，拒絕與莽托可飛爾，共同掌理好斯敦之政治，同時，率部下兵卒，突然由其本營（在基爾府）退至亞爾托那，好斯敦政府之官吏與奧古斯吞堡公，亦隨之退至亞爾托那。

六月八日，普將莽托可飛爾，先率所部南下，佔領查爾及其他各市府，六月十一日，以武力解散伊資埃窩之地主會議，閉塞其會場。

奧將佛翁噶布倫資聞訊，知衆寡不敵，在好斯敦無濟於事，復於十一月十二日夜間，退至漢堡，更乘火車過哈諾威，退至波希米亞，與奧軍會合。

於是，普軍不費一兵，不折一矢，而獲勝利，士氣大振，以爲將來之勝敗，亦在此一舉，勇氣百倍，至

是，普國遂任赫爾豐郝朴列森爲什列斯威與好斯敦之總督，而兩公國從此隸屬普國之治下矣。

六月十一日，德意志聯合議會召集開會，奧籍議員，在會場中發言，謂：『普國襲擊好斯敦，違背加斯泰因條約，而擾亂聯邦和平，聯邦同盟國，應根據維也納條約第十八，十九，二十各條，以武力問普之罪』云。說明理由畢，復建議除普國而外，各聯邦國之軍隊，概行武裝，在今後十四日內，準備一朝有事，可於十四小時以內進行，此實不得不謂爲奧國對普宣戰之表示也。

當時，普籍議員沙威尼，則謂予對於此種出人意外之建議，未蒙授予陳述意見之權利，未曾發表意見，而奧籍議員，則藉議長之職權，令將此項建議，即時付議，議員中雖有反對者，而多數議員不聽其言，卒定於六月十四日，作最後之決議。

從前聯合議會討論丹麥問題時，寒暑數易，始告決定，其議事之緩慢，盡人皆知，此次討論向普問罪案，而能如此迅速，異常熱心者，要不外第二流之國家，受他國教唆，仇視普國之結果也。

因此，普相俾士麥，在六月十四日以前，即先以改組聯邦同盟之意見書，分送聯邦各國政府，其意見書之第一條，即建議由德意志聯邦中，排除奧帝領地與和蘭王之領地，另以其他之各同盟國，組織聯邦，蓋謂士麥探知奧欲引誘聯邦各國，左袒奧國以抗普，爲先發制人計，故提議驅逐奧國於德意志以外也，至於所俾和蘭王之領地者，則指盧森堡與利姆堡兩公國而言，此二國者，最爲法所注目，故俾士麥在政畧上，在提議排除之也。

六月十日，俾士麥提出之改組意見書中，關於成立德意志國會新聯邦之特權，以及德意志之共同事務等

，皆有建議，德意志各州，閱之大驚，甚有感覺不快者，至六月十四日，聯邦議會對於奧國之建議案，將作最後之決定。是日，普籍議員，謂此種建議，無異瓦解聯邦同盟，反對列入議事，結果失敗。而此項議案，卒以九票對六票之差通過，於是普籍議員遂起立演說，畧謂：『由德意志憲法發生之各種權，普國政府，皆分而有之，聯邦議會，未經普國同意，決不能准許支出德意志聯邦之金錢』云。言畢，蹴席退出會場而去。於是，一八一五年組織之德意志聯邦同盟，遂在瞬息之間，完全瓦解，而內亂之宣告，遂展開於各議員之眼前矣。

至是，普國遂以剛毅果斷，決定一戰，惟極力欲使戰場遠離布蘭頓堡及首都柏林，並期望來因地方與普國東部之聯絡，不為敵軍絕斷，對於六月十四日在聯邦議會中，贊成普國方面之哈諾威，薩克森與黑斯選帝國，欲確知其向背，乃於六月十五日，對上述三國，作最後之談判，要求三國局外中立，解除軍備，贊成改組聯邦同盟，且以三國之領土為担保，限十二小時以內，作表示同意之答覆，並附言：『若過十二小時不覆，普即認為暗示宣戰』云。

三國接到普之要求後，躊躇莫決，經過預定時間，仍不能答覆，於是，普國遂於同日夕刻，首先對三國宣戰，對於奧國則未嘗正式宣戰，不過閱二日後，以開戰之意味，通告奧國分營而已。

六月十八日，普國下令宣戰，奧亦於其前日，發表同樣之布告。與普結攻守同盟之意大利，見機會已到，亦於六月二十日，對奧與巴威利亞宣戰，於是，各交戰國，紛紛召還其駐劄公使，而彼此間之紛爭，遂由政治界而移於軍隊之手矣。

普奧戰況

一八六六年六月十五日夜刻，普以哈諾威，薩克森，與黑斯選帝國三國，逾限不覆，對三國宣戰，當時就普國言，首先擊破上述三國，使其不能再舉，而以軍隊進入其地，則對於攻擊奧國與其同盟國，最稱便利，在普實有先攻三國，而佔領其地之必要，普將特具慧眼，有見及此，卒能臨機制勝，克達目的。

當普軍之襲擊哈諾威與黑斯選帝國也，以距離異常遙遠，進兵大費苦心，普不欲減少駐在薩克森及西利亞附近之本營軍隊，乃命駐紮威斯提利亞之發爾肯斯泰因將軍，率其二師，以攻三國而佔領之，於是，季樂本所率之一師，由明登向哈諾威前進，莽托可飛爾將軍所率之一師，由漢堡向哈諾威前進，同時，又命白埃爾所率之一師，由威資列爾，襲擊黑斯選帝國。

時，哈諾威之軍隊，尙未召集，黑斯選帝國之軍隊，純係弱兵，不足掛齒，故普軍僅以發爾肯斯泰因將軍所率之二師，與莽托可飛爾將軍所率之別動隊一師，都三師之兵力，已能在各處要地，充分配置矣。

惟令上述各軍出征，不得不使駐好斯敦之軍隊，悉數退出好斯敦，而好斯敦固多奧古斯吞堡公之黨羽，勢必煩累普軍，因此，欲使駐軍全部撤退，又非加以考慮不可，於是，普國仍擬於平穩之中，解決好斯敦公國，決定攻擊哈諾威後，立即派遣國民軍數隊，開往亞爾那及羅因堡，首先攻擊威資列爾，將該地駐軍，悉數驅逐。

普軍既迅速整頓，宣告開戰，哈諾威人民知之，異常恐怖，惶惶不安，而哈諾威人民所恃之奧軍，及隨從奧軍之哈諾威軍隊，則事前由好斯敦撤退之際，早已放棄防衛好斯敦首府之計劃，茲聞普國宣布開戰，奧

軍與哈諾威軍，皆於十五日夜間，遽急南下，欲與巴威利亞軍合併。由雀琴根鐵道行軍；當其退却之際，如彈丸，野戰病院等要器，多被遺棄，由此可以想見其狼狽矣。

當時，哈諾威王喬治，雖病目失明，亦在軍中，且秘密以其私產，送至英國，而集兵於雀琴根附近，及十六日晨，普將發爾肯斯泰因，由明登進兵，喬治不戰而退。當其退却之際，所有北至羅因堡，東至布蘭斯威克，西至明登之鐵道，皆破壞而去，普軍進兵，大費苦心，至十七日午後五時，始令第一軍，進入哈諾威府，其餘各部，則候鐵道修復，至十八日夕刻，全軍始入哈諾威府，哈諾威人民，毫未抵抗，至是，普軍遂掌握哈諾威政權，管理哈諾威人民矣。

普國陸軍既開始運動，同時其海軍亦開始活動，開入哈諾威之第二十五團，有一營於六月十七日夜十時，分乘隸屬下埃爾培河上普國艦隊之軍艦三艘，溯埃爾培河而下，十八日午前十時，到達資溫屯斯飛爾提，上陸後，即向斯特得之小堡前進。時水兵一班，亦一同前進，担任領港，前軍接近斯特得時，哈諾威分營中之一騎兵，遠見大驚，報告守軍，守軍極形狼狽，閉鎖各處堡壘之門戶，普國水兵，志在必勝，意氣甚旺，破門而入，守軍對抗，由堡壘中，激烈砲擊，惟彈丸甚為微弱，不能抵禦普軍，而普軍愈益接近市街，市街上有哈諾威軍數班，散在各處，發砲防禦，普國水兵與哈諾威軍，互相接觸，未幾，進入普軍數團，哈諾威軍司令，見衆寡不敵，恐被包圍成擒，乃令部下中止發砲，向普軍乞和，談判數分鐘後，普軍司令准之，結果，哈諾威王遂喪失斯特得堡壘矣。

普軍既以活潑迅速進入敵地，機警敏捷實行攻畧，取得哈諾威之各砲台，而舉凡哈諾威境內之兵器，糧

食，又悉入其手，於是，普軍聲勢益大，士氣益振。

反之，哈諾威軍，則僅剩雀琴根一隅之部隊，士氣完全沮喪，殆失戰鬥能力，惟有茫然一任普軍安排而已，回憶當時，哈諾威軍，若能奮勇直前，敏捷從事，則十六七日，即可到達黑斯選帝國。從此乘火車退却，亦可安全退至南方，乃以策畧錯誤，遂陷於萎靡不振之悲境，要亦哈諾威內閣缺乏先見之結果，結局，哈諾威之歸普軍掌握，淪於不幸，良有以也。

黑斯選帝國，亦不能防止普軍之侵襲，其軍隊接到普之宣戰令後，即着手準備，預定，月十六日，由卡塞爾，向馬因方面退却，大多數由鐵道運輸，當日到達亞爾古，退却之際，破壞黑斯選帝國與馬堡間之鐵道而去，普軍欲妨碍其退却，卒未達到目的，而黑斯選帝國之軍隊，因得於六月十九日，到達哈壞，與駐在法蘭克福之德意志聯合軍第八軍團取聯絡。

六月十五日，普將白埃爾，集兵一萬七千人，於黑斯選帝國邊界上之基森地方，十六日午前二時，大舉向其領內推進，在進兵之前，白埃爾先以檄文告示該國民衆，畧謂：『普國對黑斯選帝國宣戰，實出於不得已，故此戰爭，僅以政府爲敵，決不仇視人民』云。十六日，普軍前衛到達馬堡，閱二日，急進至卡塞爾，於是，白埃爾將軍，乃由卡塞爾，過白布拉，以右軍開往可達埃爾飛爾得及海振那哈之鐵道方面，時該處鐵道，已被破壞，彼下此項命令之目的，蓋欲阻碍尚在北部地方之黑斯選帝國軍隊也，殊爲時已遲。黑斯選帝國之軍隊，已於十六日夜，全部由該地出發，到達哈諾矣。

普軍自十九日夕刻，到達黑斯選帝國之首府卡塞爾，黑斯卡塞爾公未離該地，與部下同留威赫爾姆休赫

城中，該城以曾爲威瓦提發利亞王基羅姆舉行宴會之處，名聞於世。至二十二日，普國使節佛翁李約德爾將軍，與公新開談判，要求贊同普國改組聯邦之計劃，公始終不表同意，二十二日，爲普軍所捕，幽囚於俄得河上之普國堡砦，未幾，霍亂流行，普國欲移公至東普魯士之克巴斯堡，公斷然拒絕，至是，黑斯選帝國亦歸普軍掌握矣。

今也，哈諾威與黑斯選帝國，既歸普軍掌握，而薩克森亦被普軍佔領矣，當時普國入薩克森之軍隊，爲埃爾拍軍與第一軍，前者準備由北方進攻，後者則由東方前進。

一方面，薩克森政府，六月十六日夕刻，拒絕普國最後談判，接到普之開戰宣告後，薩克森軍，即擬取道和敦巴克，退至波希米亞，與奧軍聯合，所有國庫存款及王室財寶，皆納諸行李，由軍隊防守，準備退却。

同時，薩克森又欲極力防碍普軍之進行，由工兵隊着手破壞國界至多列斯頓之鐵道，該方面之鐵道有二線，一沿埃爾培河畔之溪谷，在利查與來朴齊錫線聯絡，一以基約爾利資爲起點，兩線皆由波茲因達到薩克森之首府多列斯頓，當時薩克森之工兵隊，爲破壞此等路線，雖利用暗夜着手，但一面從事工作，一面深恐普軍襲擊，結局預定之行動，未能迅速完成。

是時，普國大兵壓境，基約爾利資與西境之間，又有腓特烈卡爾親王所率之精銳三軍團，前進而來，北境方面，復有畢吞飛爾德將軍所率之三縱隊，由埃爾培河左岸，前進而來，夏夜雖短，普軍襲擊之準備，瞬息之間，即告完成，所有本隊，皆已聚集，是夜，各兵以肱爲枕，稍事安眠，預定天明，即行襲擊。

及東方漸白，各兵爭列陣頭，天未大明，而普軍早已向薩克森境內，駭駭推進矣。

時，薩克森之工兵隊，正從事破壞鐵道，見普軍來襲，周章狼狽，竟放棄其重大之任務，而逃走四方。首先由北方進兵之畢吞飛爾德將軍，翌晨九時左右，到達利查，即以武力，佔領該府，在府下之埃爾培河上，架船橋二，以該隊之一部分。渡橋向古羅森哈因前進，其餘之軍隊，則由埃爾培河左岸，向買森前進，此外，彼一到利查，即行野戰鐵道隊一班，着手修理薩克森工兵隊破壞之鐵道，對於薩克森軍焚毀之橋梁，亦着手修理。

其間，第一軍作數縱隊，向拉沙加前進，其中一班人，入羅合府，該府無一守兵，橋樑亦未遭破壞，因此，普軍安然佔領該地，不費絲毫之力。

和豐亦為普軍佔領，該處鐵道，為薩克森工兵隊破壞，普軍亦修復之。卡爾親王，則以來亨堡及噶白爾險地，位於該軍左方，為保持同地與基可爾利資之連絡，並保護其左翼軍起見，不急於進兵，徐徐而入。

卡爾親王，又於十七日，派右翼之一班，與畢吞飛爾德將軍之左翼連絡，親率所部，向多列斯頓道上之畢學夫蘇埃爾達突進時，畢吞飛爾德將軍之前衛，亦已佔領買森，於是，至十八日，兩軍遂同時向多列斯頓推進，同日午後，普國國旗，遂高揭於多列斯頓之城上矣。

今也，普既佔領三國，則公然與奧交兵之機會到矣，尤其是佔領薩克森，更使此種機會早日來臨，當時薩克森以普軍來襲，訴諸聯邦議會，聯邦議會中，普籍議員及其他國家之議員，多已歸國，由剩餘之議員，於六月十五日命奧國與巴威利亞援助薩克森哈諾威及黑斯選帝國，以阻普軍，奧國奉命後，當即覆稱：『我

軍自當竭盡兵力，以援助被普軍襲擊之三國。於是，普國遂認此項答覆，爲奧國公然宣戰之布告，而奧帝則於六月十七日，頒發宣戰詔書。大總督白勒德克，亦於同日，以開戰之旨，告示奧國北軍，至是，普奧兩軍，戰雲益急矣。

普軍進入波希米亞與克尼錫古拉資之戰

普之第一軍與埃爾拍軍，適如預定計劃，於一八六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拂曉，越過波希米亞國界，第一軍向來因堡前進，埃爾拍軍向蘭堡前進，其勢凜然，實不可當，二十四日，第一軍攻畧來因堡，命軍中老練之職工，修理奧軍破壞之鐵道，（基提與來因堡之間），埃爾拍軍中赫爾瓦斯將之前衛，則於二十六日，與奧將庫蘭噶拉斯將軍部，戰於匈瓦塞爾，敗之。同夜，腓特烈查爾斯親王所率之第一軍，亦敗噶拉斯軍於頗爾得，噶拉斯軍由伊薩爾河右岸，退去，於是第一軍與埃爾拍軍，遂如預定計劃，互相聯合。

兩軍聯合後，又與伊薩爾河右岸之奧軍，激戰數次，大敗奧軍，奧將噶拉斯，遂棄伊薩爾河沿岸之全部戰線，退至距該地十四英里之基匡地方，二十九日，查爾斯親王麾下之一師，追擊噶拉斯軍，再破奧軍於基匡，原來基匡爲薩克森軍防守，噶拉斯敗於伊薩爾河軍後，逃至基匡，連合二萬五千人，以抗普軍，而普軍則僅以一萬四千人，大敗奧軍，擒五千人，傷亡奧兵三千。

因此，噶拉斯軍，士氣完全沮喪，悄然向克尼錫古拉資退去，普軍不追，留基匡休息，以待預約之第二軍西利亞軍到來。

第二軍由普國皇太子率領，向奧領西利亞前進，畧取西利亞後，突然出現於波希米亞，奧軍大總督

白勒德克，爲之驚愕，該軍攻畧西利西亞後，留一萬人守西利西亞，其餘則作三總隊，於六月二十七日拂曉橫斷國境，其中第一軍團，則由波林將軍率領，由蘭得夏、經托蘭齊諾道路前進，近衛軍團，則由奧古斯提公率領，由古蘭諾、向埃列白道路前進，石泰麥茲將軍所率之第五軍團，則爲右翼隊。由來勒古、向那可得道路及錫卡列資道路進兵，繆夏石將軍所率之第六軍團，則充第五軍團之後衛前進。

當時，奧軍大總督白勒德克，以部下葉斯齊克伯爵之第四軍團，郎敏古男爵之第六軍團，聶頗提大公之第八軍團，及噶布倫資中將之第十軍團，都四軍團之兵，以當普軍，白勒德克見普軍來襲，即派第六第十兩軍團，開往托蘭齊諾及那優得，以其餘兩軍團，爲後備兵，先由噶布倫資中將部，向普將波林將軍部，開始戰鬥，郎敏古男爵部，則當普國石泰麥茲將軍，及繆夏石將軍之部隊。

普將波林所率之第一軍團，攻擊托蘭齊諾之奧軍，而驅逐之，更追至卡本白爾，夕刻，奧將噶布倫資，率援兵二旅到來，復向普軍挑戰，普軍以時令炎熱，長途行軍，諸兵疲憊，爲增加新兵之奧軍所敗，不得已，忍氣吞聲，退至今晨之出發地青榮堡。

明日，波林將軍，以近衛兵乞援，應之，擊奧軍於托蘭齊諾附近，激戰數次，卒破奧軍，奧軍自知不敵，向克林根合浦退去，普國近衛兵，更進而攻畧克林根合浦，佔領該地之和爾白河橋梁，遂得與查爾斯親王之第一軍聯絡，此外，普將石泰麥茲之第三軍，亦在各處，擊破奧軍，普軍勢如破竹，進迫奧軍，最後勝利，已可預卜，諸將固不待言，全軍士卒，莫不意氣大振，倍增勇氣。

反之，奧軍則屢次不利，僅僅一星期之內，喪失士兵三萬餘人，大總督白勒德克，漸失軍心，乃集所部

於克錫古拉資，是時所餘者，猶有二十萬人以上，苟指揮得宜，士卒一心，雖百萬之敵，亦不足畏也，無如奧國將領，始終不如普將之老練，雖欲破敵，以雪會稽之恥，卒以缺乏戰畧，無能爲也。

尤其是士卒方面，連戰連敗，勇氣喪盡，加以身體疲勞，無意再戰，白勒德克再三思維，仍無良策，乃上書奧帝，呈明以此種軍隊，不能抵當普軍，時奧帝佛蘭西斯約塞夫，以敗報頻傳，正痛心疾首，披閱之餘，既驚且怒，嘆曰：「普國無道，宜乎速予天誅」當即命白勒德克，斷然大舉以當普軍，白勒德克奉命後，胸中雖無勝算，無如勅命如斯，莫可如何，乃於埃爾培河與畢斯托利資河之間，布陣設營，長達六七英里，以旋條大砲六百門，守備適當之場所，部下士兵，見此種戰鬥準備，氣力漸畧爲恢復，欲雪日來之恥，而各將官，又復鼓舞士兵，振作其勇氣。

普國第一軍司令查爾斯親王，探知奧軍此種計劃，遂於七月二日夕刻，由卡麥尼資，遣使馳往雀琴之普國大本營請示，靜候指揮，適普王威廉二世，率宰相俾士麥及參謀總長毛奇，二十九日，由柏林出發，到達該地，夜半接到親王之報告，即從毛奇將軍之意見，命親王指揮全軍，對於第二軍之皇太子及赫爾瓦斯將軍亦由傳令使，星夜馳往，傳令進兵。

赫爾瓦斯將軍在斯米達爾，午前一時，奉到命令，皇太子在克林根合浦午前四時，奉到命令，兩軍奉命後，即向克尼錫古拉資進發，是時，皇太子軍，距目的地最遠，與其他軍隊，一致行動，非以跑行十二英里以上之長途不可。查爾斯親王所部最近，在赫爾瓦斯將軍部，尙未由右方來襲，皇太子軍尙未開到以前，早由正面，向奧軍開始攻擊矣，普軍當時，欲拔奧軍陣營，此計若售，則奧軍全敗，而士兵亦必爲普軍屠殺也。

，查爾斯既以此種目的，照預定計劃開戰。同日上午前七時，普王復率俾士麥毛奇等，由大本營到戰場，與親王之前衛，會合於達布村，由普王親立陣頭，指揮普軍焉。

午前中，查爾斯部，僅與奧軍相持於沙多瓦與斯托利資河畔，不欲前進。

一方面，赫爾瓦斯將軍部，向戰地進行之際，與薩克森軍邂逅於錫布羅克拉斯，薩克森軍，以地勢良好，強迫出人意外，赫爾瓦斯大受困苦，行軍遲滯，至是日午後三時，始得與第一軍之查爾斯部合併。

在是日之戰鬥中，普國陸軍中將佛蘭則基（查爾斯親王之部下）所率之一師，自午前九時至午後一時，屯駐於庫隆高地前面之森林中，向奧國大軍，繼續攻擊四小時之久，其陣地中，奧軍砲彈如雨飛來，諸兵大苦，佛蘭則基中將，不驚不懼，始終竭力防戰，一步不退，傷亡步兵，殆達四分之一。會皇太子之第二軍到來，士氣大盛，又復猛烈進攻。由此可知是役之激烈，同時，亦可想見普軍之饒勇矣。當時，歷史家繆烈爾，批評此時之激戰謂：『當日普軍在苦戰中，延首渴望皇太子軍到來之際，其心中之焦灼，實非言語所能形容，蓋此時若皇太子軍不到，則普軍上月以來之勝利，瞬息之間，即將一變而為全敗，結局作柏林城下之盟，亦未可知，故普國之有今日與否，俾士麥毛奇之成其為俾士麥毛奇與否，皆可謂在此一舉也，幸天佑普國皇太子軍一到，普軍之愁眉忽開，勇氣百倍，卒成全勝之功。』可見奧軍在是役中，亦竭死力奮戰也。

至於皇太子軍之遲到，上述遠距戰地十二英里以上，固為其第一原因，而其間道路險惡，平時一日亦難到達，近來連日大雨，道路泥濘，步行尤極困難，尤其是砲兵隊，幾於不能行進，皇太子在此種種困難之環境中，一面指揮該軍，一面顧念戰地上之普軍，其心中之痛苦焦灼，亦屬匪言可喻也。幸全軍皆知普國興亡

，在此一舉，以死而後已之精神。互相激勵，鼓勇急進，至午前十時，前衛先抵戰地，普軍大爲鼓舞，遂即協力向奧軍開始戰鬥。

先是，奧軍右翼隊，與查爾斯親王之砲兵激戰，頗受損失，到此又與新銳之近衛軍團第六軍團交戰，以疲憊之奧軍，烏能敵新銳饒勇之普兵，結局一戰而敗，合列尼奧斯及拉資埃茲，皆被普軍攻畧，普軍乘勝前進。至庫隆，馬斯維得與西斯托之間，敵兵寂無一人，近衛軍團之第一師師長錫列爾中將，率部突入該地，會奧軍砲兵，潛伏庫隆高地。激烈砲擊，砲彈如雨，集注普軍，普軍毫不介意，勇往直前，激戰之後，卒驅奧軍，佔領庫隆。旋錫列爾中將，又復進佔維松白利資村，被逐之奧軍，退守利巴高地，盡力血戰。

奧軍大總督白勒德克，最初即在利巴指揮全軍，見全軍敗來利巴，周章狼狽，彼先在普國，亦以中普國皇太子之計而敗，今在克尼錫古拉資配置奧軍，竟將皇太子軍，置諸度外，毫不顧慮該軍來襲奧軍何部，此實奧軍敗北之原因也。

及奧軍大敗，急以後備隊，對普之錫烈爾軍，而時機已失矣，其間，羅茲利白資村，雖一度爲奧軍克復，普將錫烈爾，死於榴彈下，普軍士氣爲之沮喪，然至午後四時左右，該村被普國近衛團襲擊，又復落於普軍之手，而奧軍本營之利巴，亦被普軍攻畧，於是，奧軍重要之地，皆入普軍之手矣。

至是，白勒德克、益知不敵普軍，下令退却，查爾斯親王追之，始終欲鏖殺奧軍，皇太子部下第六軍團之一連，亦奪取奧軍後備大砲，因時將普軍大砲，一併配置於該地，向退却之奧軍亂射，因此，殘敗之奧軍，益形狼狽，由克尼錫古拉資道路，向西南潰去，

是時，奧軍之後備騎兵，在庫隆南方斯托塞利資地方，欲防禦普軍，以保護退却之奧軍，普軍騎兵，又進而與此等奧國騎兵戰，敗之，至是，退却之奧軍，毫無援助，士卒益形惶恐，東奔西馳，散亂不堪，甚有狼狽之餘，隱匿在大砲後，以避敵人者，當時奧軍慘敗，由此可見一斑，是役，奧軍死四千六百人，傷一萬四千人，俘虜者二萬人，失蹤者四千人，合計喪失四萬三千餘人，此外，大砲一百七十四門，亦落於普軍之手，克尼錫古拉資激戰，極爲猛烈，而普奧戰爭之勝負，亦全決於是役矣。

普軍大勝與講和

普軍在此種機會之下，益欲追擊奧軍，便作城下之盟，召集從前留駐薩克森之繆爾白將軍部下後備兵，以增加人員，計劃一舉以當奧軍。

奧國大總督白勒德克，依然妄自尊大，蔑視普軍，以爲開戰迄今，普軍僥倖獲勝，今恐奧軍由左右前後夾攻，未必能進入維也納，於是大爲安心，擬僅以噶布倫資中將（第十軍團司令）之一軍團與若干騎兵，由布留道路，開往首都，彼則在奧國堅城鄂爾繆資（在摩拉布利亞），設置本營，不幸所上奧帝密呈，途中爲普軍所奪，此種祕計，悉爲普王得知，令皇太子、圍鄂爾繆資，命查爾斯親王由布留、向維也納進兵，令赫爾瓦斯上將，由伊古羅、一直線前進。

至是，奧軍大總督白勒德克，極力退避，命噶布倫資，向普軍請求休戰，嗣以談判不得要領，休戰之議破裂，普遂益決定追擊奧軍。

七月六日，普軍僅留偵察隊一隊，於克尼錫古拉資及約塞夫斯塔提，而舉全軍南進，羅振白爾錫將軍，

則於奧軍撤退後，以其部下之近衛國民軍，佔領波希米亞首府朴列古。

於是，維也納政府，災害迫於眉睫，人心惶惶，時恐普軍壓境，市民不能安眠，銀行現金，悉由政府移至匈牙利之柯摩林堡，市民莫不準備逃亡，甚有與其家族同往外國避難者，奧帝佛蘭西斯約塞夫，亦智窮計絕，束手無策，不得已，決將從前密許拿破崙之威勒西亞，公然割讓於法，欲請拿破崙居間調和，以救危急，乃於七月五日，首先公告割讓威勒西亞於法，當時，在奧帝之心目中，本以為意王威多爾，素來垂涎威勒西亞，欲乞援於法，以遂其慾，若以威勒西亞割讓於法，則奧意之戰，自然中止，而奧即可召還南軍（奧軍分南北兩軍，北軍對普，以白勒德克為大總督，南軍對意，以阿爾布列提太公為大總督）全軍協力，以當普軍，且法帝拿破崙，猜忌普國獲勝，必欣然允許奧之要求，苟命普國休戰，普軍不從，法必助奧與普開戰，如是，則一擊之下，自可壓服普軍也，奧帝之計，似屬妙矣，無如以彼之明，不足以觀察時機何，蓋當時普國，既非奧帝心目中的弱小普魯士，必不因為避免外國干涉而屈服，尤其是奧所希望者，為武力的調停，當時，法為遠征墨西哥，軍隊疲憊，無力參加外戰，今對已占勝利的普軍，實不能作武力的調停也。

雖然，拿破崙以奧帝乞援，視為救星，加以為世界和平計，亦不得不出而調停，乃以威勒西亞許意大利，勸與奧和，繼而又勸普國休戰，意普不從，普王尤斷然拒絕外國干涉，於是，奧帝徒失威勒西亞，結局一無所得，殊可憫也。

至是，奧亦決意，竭力以對普國，惟以從來之兵力，一擊之下，顯然必為普軍擊破，於是，奧帝乃令南軍，僅取守勢，防禦意軍，調回南軍八萬，更集合散在各地之部隊，以守維也納，果能如是，防禦猶不確實

，況此等召集之部隊，非至七月二十七日以後，全軍不能集合維也納乎，當時情勢緊急，智者皆知七月二十七日以前，不能集合各軍，維也納必遭普軍蹂躪無遺，奧帝胸中之憂慮焦灼，可想而知也。

情逼勢迫，不能聽其自然，奧帝乃決意於七月十三日，以南軍大總督阿爾布列提太公，爲全部奧軍之大總督，特令彼當普軍之衝，并任南軍參謀徐榮爲全部奧軍之參謀長。

一方面，普國查爾斯親王之第一軍，由布留道路，向維也納進兵，普王威廉一世，亦在軍中，七月十日，與奧軍軟弱之一隊，小戰於查爾，此外，沿途別無阻礙，十二日，佔領布留，十六日，在隆登堡村附近，遮斷鄂爾繆資與維也納間之鐵道，十七日，移普王之大本營於尼可斯堡，該處距維也納四十五英里，而普軍前衛，則已進至距維也納十八英里之地點矣。

此外，赫爾瓦斯上將部下之一軍團，則爲全部普軍之右翼，十四日，破奧之騎兵旅，十六日，佔領和列布隆，其前衛近迫維也納，相距不過十四英里。

當時，奧軍新任大總督阿爾布列提太公，爲護衛維也納起見，渴望南軍到來，而南軍遲遲不至，白勒德克將軍，則大敗之後，即率部下，據守鄂爾繆資，與普國皇太子軍對抗，期望妨碍查爾斯親王之第一軍，與赫爾瓦斯將軍之埃爾拍軍聯合，會維也納政府令該將軍，在七月二十二日以前，急統率全軍回維也納，不得已，首途回京，惟道路已被普軍佔領，改由鄂爾繆資與朴列斯堡間之鐵道返京，乃該處鐵道，已爲普軍破壞，不得已，越卡巴西安山脈，以至朴列斯堡，不幸普國皇太子早已探知，途中又爲普軍所敗，俘虜六百人，失大砲十八門，於是，普國皇太子，遂以部下之一軍團，防守鄂爾繆資，率其餘大兵南進，七月十九日，在

隆登堡與查爾斯親王軍聯絡，充其後備軍。

是時，普軍人數，實達二十四萬，左翼之極端，距朴列斯堡半日路程，右翼之極端，則在庫列姆，舉目一望，英非人馬，洵壯觀也，連戰連勝之普軍，大有不日即可進入維也納之希望，雖時值夏季，隊中霍亂流行，不特毫無畏色，且以維也納僅隔多瑙河一衣帶之水，舉目一望，即在眼前，普軍士氣，因此尤壯。

當時，據報奧軍十一萬人，在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之間，將先後到達維也納，普軍欲乘其未到，一舉而陷奧京，士氣益振，二十一日夕刻，查爾斯親王，命部下第七師師長，率騎兵二師與步兵一師，向維也納前進，第七師師長佛蘭則基中將，當即着手進兵，二十二日，與適到維也納之奧將○隆部戰，大敗之，更進而襲擊布留麥諾之蒙德爾上校部，又大敗之，旋命部下波石少將，越卡巴西安山脈，由背後攻擊敵兵，彼則由正面攻擊，午前已破敵軍，佔領其左翼之屯駐地，至正午，波石少將由背後攻擊，亦奏膚功，蒙德爾所率之奧軍，殆無一人生存者，於是，朴列斯堡遂為普軍佔領，時波石少將欲再前進，一舉而入維也納，會奧軍之官吏，在屋上高揭停戰旗幟，告以大本營方面，自二十二日正午起，已成立休戰五日之約，普軍雖不勝遺憾，亦惟有中止進兵，而普奧戰爭，實際亦以布留麥諾之役，為最後一戰，從此即宣告閉幕，締結和約矣。

普奧兩國之媾和條約

普奧兩國，既於一八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約定停戰五日，此五日中，普軍即停留於馬西福，至於停戰之所以忽然實現者，要亦因法國干涉所致也。

當時法帝拿破崙，見普軍在克尼錫古拉資大勝後，大有席捲奧國之勢，以其出人意表，不禁大驚，認為

苟不早謀妨礙普軍前途而阻其勢力之策，結局恐難制普。乃於七月二日，勸告普王休戰，普王雖斷然謝絕外國干涉，但聲明條件苟利於普，亦可相約休戰，拿破崙以普王不聽其言，只得忍氣吞聲，今據報普軍不久即可進入維也納，不禁痛心疾首，以爲普國一旦進入奧都，則叔父拿破崙一世之名譽，即將因之而毀，無論如何，非極力阻之不可，於是，乃令駐普公使柏勒德克，盡力奔走，十四日，柏勒德克即赴普軍大本營，謁俾士麥，竭力勸告，一面又由法國駐奧公使古拉猛，與奧國政府商議，柏勒德克勸普在可能範圍內，減少要求，古拉猛則勸奧充分允許普之要求，極力讓步。

柏勒德克憑三寸之舌，頻勸俾士麥休戰，俾士麥本不願法國干涉，故意會見布留之邑長，經彼之手，與奧國政府談判，直接向奧要求一切。

當時奧國苟有先見之明。謝絕拿破崙之干涉，而與普國直接商議，則不特受驅出德意志聯邦之恥辱，且可與其素稱莫逆之南德各州，互相聯合以迄今茲，無如奧國見不及此，反拘留普國派去之邑長，而唯法是賴，結果惡運臨頭，良有以也。

十四日，拿破崙向普奧提出六項條件，皆置重於普之利益，俾士麥任意修改，幾乎全部訂正，此項修正案，實爲後日媾和前約之基礎。

時，普軍以近迫維也納，確信不久將使奧爲城下之盟，以爲遲遲議和，於普最利，故普王威廉一世，令俾士麥在談判中，儘量多提利於本國之條件，奧國若不承認，即決心拒絕議和，遂向拿破崙提出要項如次。

一、先使奧國退出德意志聯邦，以爲媾和談判之前約。

二、普之境界，由普自由區劃之。

三、依照普之意見，改組北德意志聯邦同盟。

四、什列斯威與好斯敦，不待言須割讓於普。

普國於提出右列要項之際，同時附言，若邀承諾，則着手媾和談判，否則斷然謝絕。

拿破崙雖以此種要求，甚屬不當，但恐目前認爲失當而予以謝絕，不特媾和難望成功，而且法普又非交兵不可，不得已，對於普之要求，表示同意，而通告奧國政府。

奧國披閱之下，亦大不滿意，對於退出德意志聯邦同盟一節，尤爲極感痛苦，蓋就哈朴斯布爾古家而言，實屬事關重大，痛苦難堪也，惟事已至此，早遲總須同意，於是，佛蘭西斯約塞夫帝，遂決意於七月二十日，忍氣吞聲，表示承認。

此項條件，既經奧帝承認，普奧兩國，即於二十二日正午，約定停戰五日，休戰之約，一告成功，奧帝即派卡羅利伯爵及布倫烈男爵爲全權委員。赴尼可斯堡之普軍大本營，談判正式停戰與媾和之前約，普王亦以俾士麥伯爵及毛奇上將爲全權委員，在普王威廉一世面前，舉行談判，結果，於二十七日，雙方簽定正式休戰及媾和前約，惟以意大利亦交戰國之一，理應經意承認，因計算時日，將停戰期限，延長至九月二日，並相約自九月二日起，休戰四星期。

於是，普遂將媾和前約，分送意大利，取得意之承諾，在未締結正當和約以前，佔領波希米亞及摩拉維亞，至九月三日，普奧意三國，乃在布列古之旅社中，締結和約，三方簽字，至是，普奧間多年之糾紛，爲

之消失，而所有軍隊，亦於一八六六年九月二日，完全撤退矣。

普王統一德意志聯邦

普奧戰爭結局後，普欲以哈諾威，黑斯選帝國，那里及法蘭克福獨立府，併入版圖，八月十七日，俾士麥在普國議會中，提出擴張版圖案，經議會贊成後，普即決定以之併入版圖，什列斯威好斯敦羅因堡三公國，亦根據戰爭前後與奧締結之條約，歸入普國版圖，於是，戰前面積不過十二萬七千三百五十平方英里之普國，戰後竟一躍而為十六萬平方英里，人口亦增至二千三百萬人。

同月，普國更與美克楞堡，什未林及其他十餘聯邦政府，締結攻守同盟，結果，來因河以上之聯邦各國，殆皆締結此種條約，而惟普之馬首是瞻，其中不與普國聯合，而未加入北德聯邦同盟者，則為羅伊斯。薩克斯買林根及薩克森王國，未幾，羅伊斯攝政嘉羅林公主，亦加入同盟，薩克斯買林根，至九月二十日，白隆哈德公遜位後，新公喬治，亦改變前公之方針，加入同盟。

至於普國與薩克森之和約，雖躊躇頗久，然至十二月二十一日，亦告締結，薩克森亦加入北德聯邦同盟，且與普國另行簽定條約。

至是，北德聯邦，皆已加入普之同盟，霍亨索倫家（普國王室）從此統一德意志聯邦，而居其元首之位，此實一八六六年十月事也，惟德意志帝國，雖由普國王室霍亨索倫家之第一帝威廉一世，建設成功，然世界大戰而後，霍亨索倫家，結局亦遭廢除，而德國目前，亦已推倒帝制，改建共和，由此觀之，一國一家之盛衰，不勝感慨係之矣。

英法戰爭目次

英法戰爭之原因

法國革命後世界之形勢與英國之決心

英法海軍勢力之比較

英法海戰之狀況

乃爾河口之海戰

一八〇五年塞耳曼之役

塞爾曼之三帝戰

特拉發爾海戰

英法戰爭之終局

英法戰爭目錄

英法戰爭

英法戰爭之原因

在論述英法戰爭之先，有一述法國革命之必要，法國前參加美國獨立戰爭，曾投効莫大資財，然結果毫無所得，反使財政紊亂，日趨困難，因此內閣屢次更迭，無法維持政府之威信，國王路易之性格，雖稱溫良，但怯懦而無果斷，故國論益趨沸騰，貴族、僧侶、平民三族，互相仇視，尤以盧騷等之過激民權論者之輩出，大使思想界風靡，甚至貴族中亦有高唱民權論者，故國家之紛擾，實不可名狀，此時若不變更政體而使社會狀態一新，則法國之安寧，終難期望矣。

於是政府乃於一七八七年即召集國中名流，欲喚起此等名士之愛國心，以振救王國財政之破綻，但開會結果，此等議員皆不願放棄其特權，而與平民同樣負擔國稅，因此政府徒然曝露財政之紊亂實狀，以示財政之整理，終於無望而已，但政府此時，如不得到新稅源，則不能救燃眉之急，即欲利用大聲疾呼之民權論者，以剝奪貴族及僧侶之免稅特權，而決定一七八九年五月五日召開三族會議（即貴族、僧侶、平民三族），但見全國人心已大動搖，一致申訴現世弊害之痛苦，期望根本推翻，以圖革新，開會之初，三族對於票決權，即大起衝突，而僧侶所謂高僧與村僧之間，恰如貴族與平民間之關係，前者極其安逸而驕奢，後者則沉淪於非常困窮之中，衣食難保，因有此種狀態，所以同族之間，亦欠和衷，屢次因利害而起衝突，以是村僧私心同情於平民，常懷待機以圖報怨之心理。

又貴族議員中，所謂舊家名門與新貴族之間，亦如高僧與村僧之互不相容，即舊家名門之貴族，擯斥新貴族，不屑與伍，所以新貴族與舊家名門貴族之間，亦難和衷共濟，此為不得已之趨勢，然而此時籠罩法國全土之哲理思想之發達，致使貴族間民權論者輩出，亦勢所必然也，但亦有欲利用此時機，以擴大自己之權勢者，同族間已呈乖戾之象矣。

因此政府欲貴族與僧侶結合以當平民之企圖，終難達到目的，然而一方平民議員，則能使全級力量一致，在其數量上，意氣上，及實力上，均已凌駕缺乏和衷之兩族，而勝敗之數，已不待贅述矣，與高僧互相敵視之村僧，則左袒平民議員，而平民議員於議場中，遂可控制最大多數，六月十五日，即以四百九十一對九十之絕大多數，把握收界，自稱國民議會，篡奪立法大權，以號召天下矣，時已至此，法國政府，無論任何手段，亦無法平息被此大眾喚醒之大波濤矣，此時雖尚未能完全將三族之議員聯合，但至十九日，貴族、僧侶二族中之欲連台平民之無派，共同志白四十九名，已伏定脫離政府而投歸於平民議員——即國民議會矣，其與此反對之貴族及抱不滿之高僧議員，與宮庭寵臣內外呼應，欲迫國王用武力壓迫國民議會，反使平民之惡感更為激昂，而終告失敗，更暴露土朝之權勢，已微弱無力，故不滿之貴族、高僧議員，嗣亦不得已而讓步矣，時機已過去，斯時即以國王之威嚴，政府之實力，而欲再施完全上下和衷之協定政策，已不可能，蓋感情之激發，非以條理所能抑壓者也。

噫！是即惹起二十五年來，相繼暴戾虐殺，及歐洲大戰亂之原因，損失幾百萬生靈之法國革命之導火線也，然而法蘭西王朝之不幸，不僅此也，天災頻人，連年凶荒，尤其前年全國受降雹，被害極大，農作無收

，國內糧食缺乏，平民小民，日趨困弊，因求食而成暴民，其餘波遂侵脅至於城市矣。

此時驕激極端之民權論者，卽一轉而爲革命壯士，多數暴民，受其言論之嗾使，到處剽掠強奪金穀，并焚燒富豪邸宅，強迫官府，狂呼「減低穀價」、「予吾等以麵包」等口號；其暴戾實無法壓制矣，是時有王族奧爾列安公者，因與王妃安亞納有深仇，亦與國王路易不相融洽，奧爾列安公之素性怯懦，無霸者之器量，但因其爲王族與資本家，後遂爲民黨所利用，奧爾列安公當此國家危急之秋，爲小怨而忘社稷，且迷於一身之利慾，遂投身叛逆而爲其中樞矣。

現王族之投身革命，正如於革命之猛火中，更濺以萬斛之油，而使火焰忽然冲天者，勢所必至也，又近衛兵一團亦參加革命，爾來士卒陸續投効叛民，實勢實不可當，政府亦懼其勢力，不敢採取斷然手段，所以革命之暴動，乃以非常之速力急轉直下矣。

此時多年受民衆愛戴之首相勒凱爾，因受宮廷派之排斥而被罷免，國民大爲激昂，擁奧爾列安公爲黨魁，大呼：「吾等革命之機已熟，宜執干戈拚死以完成革命大業」。

時適德國備兵馳來，襲擊此等叛民，忽演起一大衝突，情形極爲紛亂，叛民不能抵禦，將欲潰亂之時，法蘭西近衛軍一隊一千二百餘人，急來援助，當將備兵擊退，國民以在國難之際，將其外敵掃盪，感動歡呼，近衛在國民歡呼聲中，履入奧爾列安公之巴列羅亞爾官邸，此乃革命最初之動亂也。

當時王朝中深恐人民服兵役後，與兵士叛從，共通聲氣，從中起事，而以厚餉引誘毫無利害關係之外國人，以爲備兵，當此內地騷亂之時，卽擬以此備兵抑壓暴民，但此無異予國民攻擊政府之口實，甚至使國民

懷抱如與外敵作戰之惡感情，益增其反抗之情緒。

凡警察國家，乃爲國民之義務，而負擔此種名譽，亦爲國民之權利，故招用外國之傭兵者，其弊害則不堪枚舉，然當時之歐洲君主，則往往因爲與國民利害不同，遂難信賴其國民，其所以如此，雖迫於事勢，亦不得不察也，法蘭西國民因多年弊政，上下皆陷于困憊之苦境，國民皆希望得一大改革，當過激之民權自由論最盛之時，首先援助美國之獨立，以實見民權論之成功，及此次事變，更知官兵之不足畏矣，彼等民權特者益增加其勢力，至國民議會之實權終爲其掌握者，亦勢所必至也。

暴徒漸次增大其勢力，於六月十四日，攻陷巴斯其爾巴利（係一古城，收容國事犯之監獄，）但政府恐違背民意，不敢加以罪責，至十月國王一族，更爲叛民所強迫，由凡爾賽移至巴黎，至翌年一七九〇年底，民心始畧鎮靜，但政權則已全歸國會，而國王則不能保持其昔日之尊嚴矣，國王路易屢次受辱，忍無可忍，遂於一七九一年六月，偕同一族脫出巴黎宮廷，欲走入在法國東境之勤王軍隊中，但至中途被叛民發見，再被護送回巴黎，但以民心之已離棄，彼雖被送回巴黎，途中國民未有一以歡聲相迎者，在鹵簿之前數步，有一馬上士官，大聲向民衆呼曰：「諸君請勿脫帽！」足見革命之大勢，已經決定，而王者之權威，則掃地無餘矣。

法國革命後世界之形勢，與英國之決心。

此次法國革命運動，其波及頗大，歐洲國民，尤其是君主，對此甚爲注視，其間奧德兩國君主，曾合於俾爾尼滋（沙基索尼一村落）以商議如何處置法國之事態，一七九一年八月二十七日，兩君主曾增聯名發表

類似宣戰之宣言曰：

「法國現下之趨勢，實爲歐洲君主所共同憂懼者，望列國君主與奧德兩國君主協心努力援助法國，使之不受絲毫任何拘束，能以己意確立王政基礎，以全王室之威嚴，與法國人民之安寧……」其尾端更附言曰：

「……列國君主若共同援助法國，則奧德兩君主不惜出動軍隊」於是兩國即在列國之先，下令出師，以布蘭思克（奧將）爲普軍五萬，奧軍六萬五千，及法國勤王黨軍七千之司令，以與法國革命軍鏖戰，即於翌年一七九二年七月三十日，向法國境內進軍，此乃英法交戰之第一步也。

當時英國有名政治家彼得欲以政治的和平政策，以休養民力，不願干涉他國，故對於普奧兩國之宣言不樂於贊同，但法國內部之狀況，益陷於危險，法國議會對於歐洲君主之聯合，欲訴於列國國民之同情，於一七九二年十一月一日發出布告曰：「無論任何國民，苟欲伸張自由，法國政府可用兵力以應其請而援助之。」如前所述，英國政府本欲避免戰爭，而不贊同普奧兩國之宣言，但至法王路易已被停職，幽閉於古城中時，英國即召回該國之駐巴黎大使歸國，並派遣使者向法國駐英大使告以「由已失政權之君主所任命之大使，英國難以承認。」事態至此，愈趨嚴重，本年十二月，英國更決定對法開戰，十二月十五日，法國議會又再發表更過激之宣言曰：「凡民政軍，能侵入之諸國現政府，均可顛覆之。」至翌年一月，法國共和政府，峻使刺客暗殺路易十六矣，此舉更使列國君主憤怒，尤其使戰否未決之英國，斷然下開戰之決心，而英法兩國之親善，遂以斷絕，同時法國政府，亦不得不與全歐君主爲敵矣。

路易十六被害之消息，一傳到英國，英政府即命法國大使回國，而法國共和政府，亦發對英宣戰布告，時爲一七九三年二月一日也。

英法海軍勢力之比較

英國之海軍力，雖爲世界之冠，但國首相彼得整理財政，大減現役艦數，所以在開戰最初一年間，其活動之準備，尙不充分，一七九二年度，在英本國現役之戰鬥艦，僅有十二隻，其人員不過一萬六千餘人，惟英國國會至開戰之六星期前，鑒於英法之情況，已趨險惡，始增加海軍人員至二萬五千人，但比諸參加美國獨立戰爭之人員，尙不足四分之一，而在地中海及殖民地之戰艦，竟無一艘矣。

惟至一七九三年初，可用於巡洋之戰鬥艦，實已達一百二十隻之多，英本國因其爲一海國，航海業極盛，而技術亦非常發達，故能隨時應緩急之需要，但戰艦雖已有相當準備，而召集水手，非常困難，英國海員因散佈於世界各地，不易集中，現值開戰之期，現役艦已漸次集合，忽成一大勢力，英政府先以二十五隻組織爲海峽艦隊，以豪卿爲司令，使其巡防自其防地之英國海峽，至非尼斯特爾岬之間，更以同數軍艦組織地中海艦隊，以福德卿爲司令，又派遣十二隻軍艦於東、西、兩印度，更以二十五隻軍艦爲豫備隊，留守隊波滋馬司及布利磨斯二港。

英國之戰鬥準備，如是非常困難，然法國之海軍，亦因連年內亂，消耗殆盡，卽當此危急之秋，其所恃之大軍港土倫連同海軍，亦爲叛徒所占領，而與英國共事矣。

故英國當海軍之戰鬥準備時，固然非常困難，而在此困難時日中，未曾遭逢法國之迫害者，實大幸事也。

英國之領土，殆散在於各地，保守既極困難，而其人口對法國之二千五百萬，僅有一千五百萬之少數，所以海軍雖多，而陸軍較法國則甚微弱，如與法國開戰，則無採取攻勢而侵入法國內地之力量，反之，法國則因其位置於大陸之關係，為欲使英國屈服，以得到最後勝利，則非借重陸軍不可，而英國若欲抵抗法國之陸軍，如無其他大陸軍國與之聯合，則難以制勝，但英國則因其陸軍之精銳，總得免遭法國反擊，且其資財豐富，常為聯合軍之樞軸，故得因托拉發爾卡之海戰，能控制法國，而完成其使命。

此次法國革命之騷亂，已蔓延於全歐，如前所述，先有奧普兩君主之奮起，茲又造成英法戰爭，俄國亦於政界上與英國締結條約，列國中之小弱國，亦幾完全左袒於同盟軍，而法國則不得不以全歐洲為敵而戰矣。

法國對外環境，已如上述，其內部各黨派之軋轢，亦愈演愈烈，甚至互相虐殺，已成暴戾時代，不滿法國議會之法國勤王黨諸帥，有加入聯合軍者，此時法國由首都至邊境，悉陷於混亂狀態，諸叛者續出，人心惶惶，而將帥反公然附敵以反對議會，其崩潰之期，恐將不遠矣，此時當道之過激者，欲以一大英斷處此國難，即於四月十二日，變更保安委員會之組織，原保安委員會規定二十五名，公開會議之決議國事，現在改為九名，會議時嚴守秘密，禁止一切旁聽，其對於國家事務，無論如何處置，均以絕對權限而實行，其權力實在國會之上，此乃世所謂之「法國九人獨裁政治」者是也。

當法國內部如此紛擾之時，其國境之防衛，又大被擊破，國難愈趨嚴重，接近比利時國境之昆第城，於七月十二日，被聯軍占領，及二十八日，其誇為堅牢無比之瓦蘭新要塞，亦相繼失陷，其他各地，均被聯軍

襲擊，其危急不可終日，然其所以不亡者，以有英傑拿破崙故也。拿破崙鼓舞諸軍，大有擊破聯軍而席卷全歐之勢，此時英國則有勇將納爾遜，其在海軍之勢力，亦有如法國拿破崙之於陸軍，彼能振作海軍士氣，大破法國海軍，使拿破崙以陸戰所得之政治上權利，損失無餘，得以抵償，所以論英法戰爭，不能置此二英傑於不論也。

對英法戰爭，若欲細述陸海戰之全般，以紙面限制，不能盡述，茲僅述可以左右兩國運命之托拉發爾卡海海戰，并記述在此戰前後之英法及聯合國之狀態如次：在未述本事之先，有比較英法兩國海上勢力之必要，英國在開戰當初，有戰鬥艦一百十五艘，法國有七十六艘，而英國之砲數，總共八千七百十七門，法國六千〇二門，但法艦之砲，口徑多比英國較大，而彈量，則英國為八萬八千九百五十七斤，法國為七萬三千九百五十七斤。英國之砲數雖多，但其彈量優於法國者，不過六分之一而已。

英法海戰之狀況

如前所述，法國革命之騷亂，竟使英國蹶起，而以此為樞軸，造成英法戰爭，又使英國起用失意英雄納爾遜為阿卡滅木弄艦長，阿卡滅木弄艦，於四月下旬，出泰晤士河，至史比得赫得，以屬於英國地中海艦隊，在雄將福德將軍指揮之下，此艦隊係以十一艘編成，平時以保護商船之使命，游弋於海峽之近海，今英法開戰，即於五月下旬武裝，向基布拉爾達爾出發。

基布拉爾達爾位於西班牙半島東南端之岬角，為地中海門戶之要塞地，又為英國之海軍根據地，英國地中海艦隊到達此地，作各種整備後，於二十七日，福特將軍，即統率向法國海軍根據地土倫出發矣，土倫有

法國艦隊三十隻，但其中十七隻，準備航海，停於港外，其他有巡弋艦以下二十艘，實爲法國艦隊一大優勢也，但國內自由平等之思想，亦已侵入海軍部內，將校與士卒之間，缺乏和衷，毫無秩序，其勢力甚爲薄弱，英國艦隊，即乘機於七月十六日一到達土倫，即着手封鎖其港口，開始攻擊。

時法國內部各黨派之軋轢已極，暴虐盛行，其影響及於各地，即土倫亦盛起暴動，大行虐殺，內部如此狀態，外則受英艦隊之猛烈攻擊，土倫市民，大感痛苦，但土倫曾受過王朝時代海軍之盛事餘波，勤王黨極多，故再復王政，在冊立路易十六之子的條件下，此歸降於英國艦隊，於是英國艦隊，即進入港內，占領其圍繞土倫之諸要塞，及獲得港內之船渠，與三十隻戰鬥艦，感船艦不足之英國，又忽然增加一大勢力矣，此乃英法海戰之最初情形，時一七九三年七月之事也。

英國地中海艦隊司令福特，一占領土倫，即遣納爾遜至拿波利及特利諾（督爲意大利小邦），藉守備新領土名，請求兩君主借兵一萬，因納爾遜之外交奏效，借兵之要求成功，英國愈佔優勢，納爾遜本有天稟之才能，英邁果斷，尙不失英雄本色，然後來因溺愛而喪其節操，大爲世人排斥之基因，即由此時發生，蓋彼與哈密爾頓夫人，即於是時相識者也，彼以機智胆畧，得司令官福特之信用，在占領土倫之後，不久即被遣至他地矣，然納氏在土倫得哈密爾頓夫人之優遇，未嘗稍去諸懷，法國國會，一聞土倫投降英國，即欲遣加爾特將軍大舉攻擊，後議員中有一沙利塞者，因與波拉巴爾特家爲舊友，而推拿破崙爲砲兵司令，拿破崙雖年事尙少，但一爲土倫追討軍砲兵司令，即到土倫巡視攻城諸隊，觀察彼我地勢，若佔領突出港外之拉谷拉斯地方，而由此地一齊射擊，則土倫必能復歸我法國之手，蓋拉谷拉斯爲瞰視港內最要害之地也。

拿破崙即以二萬五千大軍，於本年十二月十六日夜，開始攻擊土倫，時寒威凜烈，皮膚殆裂，且大雨淋漓，更使法軍難以開進，但受青年士官，未來之大英雄拿破崙所鼓舞，死傷雖大而不屈，遂將土倫之銷鑰給谷拉斯砲台佔領矣，拉谷拉斯爲拿破崙眼中之一大要害，佔領此地後之法軍，早以爲土倫必歸我手，即拿破崙一佔領拉谷拉斯後，配列砲兵於緊要地帶，大向停泊於港內之英艦，施行砲擊，英艦尙未向其應戰，而砲煙冲天，港內已成黑暗世界，激戰至數時間，拿破崙指揮法國之砲兵隊射擊，極爲猛烈，英艦終於不敵，於十九日退却矣。

英國艦隊在退出之前，本擬將造船所，及其他一切不能攜帶之法國船破壞，但因爲當時各砲台，皆爲法軍所佔領，未能達其目的，甚爲危險，且若稍事猶豫，則有港口被敵封鎖之危險，遂惶惶逃出港外，而未能充分達到破壞之目的，只焚燒法艦七隻，奪得三隻而逃港外，於是法國軍艦，只剩十五隻矣，但此十五隻軍艦，乃爲後來法國艦隊之有力中堅，使英國艦大爲不安，其後不久，因西班牙脫離同盟軍而歸附法國，英國艦隊，遂被追逐出地中海外，英國國民，對於此次失敗，向海軍大加攻擊，但此英國之恥辱，乃使其於乃爾海戰，下至大決心，而於乃爾河上，擊破法國之艦隊。

拿破崙占音土倫之後，不久即被任爲意大利軍砲兵司令，時列國軍隊，迫臨法國四境，奧大利欲將沙爾基里亞軍隊合併，侵入法國，法國即以老將達密爾比翁爲總督以抗之，此即所謂意大利軍者也，拿破崙於一七九四年三月，一到其本營所在地尼斯，即巡視法軍全線，定其進擊之方策，欲以一部扼守亞爾布旗之險峽，全軍移取攻勢，總督達密爾比翁對此方策，甚贊成，並運用之，遂大破敵軍，奪得大砲六十門，及彈藥，

糧食無數，於是法軍士氣大振，拿破倫之信望漸顯矣，後因鎮壓巴黎暴動有功，任留守軍總督，其力漸可左右政府，以其聲望日高，遂成爲全法國之統帥，但彼此時，尙以一青年士官，馳騁於戰場也。

失却土倫後之英國艦隊，其策源地喪失，不得不漂泊於洋上，但福特未幾，即率艦隊至在土倫東方數里之耶爾，但此地並非良港，尤以陸岸之關係，不足以防禦法軍，故有佔領哥爾西加島之計劃，福特即予納爾遜以若干軍艦，命其封鎖哥爾西加並佔領之。

納爾遜先佔領在該島西北端之山夫倫佐灣，以爲根據地，同時，福特亦陷耶爾灣以爲根據地，而法軍乃退至該島東岸之巴司加，據城以對抗，英軍圍攻四十五日，始得佔領。

法國至拿破倫任留守軍總督，其策戰乃大變，而極佔優勢矣，一七九四年三月，法國土倫艦隊，爲援助在意大利平原中之法軍，及接濟軍器糧食起見，賀達姆即率全艦隊出動，英艦隊司令福特亦於阿卡木滅弄之外，以六隻小艦，歸納爾遜指揮，使其援助在意大利之奧軍，七月十七日，納爾遜艦隊，俄然與以十七隻編成之法國艦隊，相會於利比頁拉海上，納氏看見法國大艦隊，知衆寡不敵，急即折回向山夫倫佐退走，法艦尾追至耶爾島附近，稍事衝突，法國僅捕得一艦而結束此次戰爭。

在意大利平原，與奧軍對抗之法軍，至與西班牙講和之後，即以此方面之兵力，利用於該地，十一月下旬，勢力大增，襲擊奧軍於羅亞洛，大激戰之後，遂破奧軍，奧軍因此放棄利比頁拉全土，過阿伯乃因山，退至喜得孟特。

從此以後，法軍勢力大增，更至拿破倫任意大利軍總督後，即以連戰連勝之勢，襲斷意大利全土，拿破

倫在意大利之大勝利，其效果極多，法國因此戡定大陸之戰，併吞比利時，幾已征服全歐，英國現在歐洲，幾無一強大者爲其同盟，完全處於孤立狀態，於是法國因以大拿破倫之出現，卽不顧其他各國，一意征服意國，英國之請求和約談判，亦不接受，藉以激昂民論，而執行征英之方策，先以六萬軍隊編爲一軍，以拿破倫爲總督，欲一舉飛越海峽，直擣英京倫敦。

當時英國之陸軍極少，無法防禦如此大軍，況爲名將拿破倫所統率，英國大爲恐慌，於此卽盡將全艦隊，集結於卡其司及布勒司特之間，而地中海艦隊，則在卡其司港外，抵禦西班牙艦隊，海峽艦隊，則在布勒司特及其他各地，準備將法國軍隊中途擊破，斯時英國政府，以急於防禦法軍之侵入，而無暇兼顧地中海，故一七九七年之間，地中海中，未見有一隻英國艦隊也，當時英國，不特未有克服法國之慾望，只以能否防止法軍之侵畧，爲其焦慮之點矣。

在此期間，拿破倫遠征埃及，難戰苦鬥，正將征服埃及全土之時，適看見英艦送來之新聞，始知在歐之法軍敗北，及國內內訌大起，有土崩瓦解之勢，卽嘆息曰：「意大利已非法蘭西所有，百戰得來之邦土，竟一朝爲他人所奪取，嗚呼：此佞辯空論之徒，（指法國國會議員）竟陷法國於災厄，吾焉得不救耶？」於是決意作歸國之準備，以克列伯爾（法將拿氏部下）爲埃及軍總督，率其股肱將士，由亞力山大利亞出發，十月七日，到達富勒鳩斯港，趕回巴黎，時一七九九年十月七日也。

乃爾河口之海戰

英國地中海艦隊，爲欲防止法國軍隊之侵入倫敦而封鎖卡其司，但爲時太久，士兵倦怠，無以安慰其無

聊，因此即憂慮士卒間，漸將發生不穩狀態，艦隊長賈威斯，即欲鼓舞士氣，乘勢大事攻畧卡其司，以誘敵出，但西班牙艦隊，竟無意進出，因之納爾遜，乃想利用此機會，襲擊加那利羣島中之特利富頁島之首府山打庫拉滋城，而掠奪西班牙之運輸船，此時納氏，得到西班牙貨船，由馬尼拉入港，現在山打庫拉滋港內之情報，即奮勇統率戰鬥艦四隻，及其他二艦，與陸軍一千，於七月十五日，向加那利出發，而於廿一日晨到目的地，即以小艇載陸戰隊登陸，佔領該市東北之高地而行急擊，因該地爲烏瞰市內之要害高地，若占領該地，則不難使其降服也。

部署已定，於廿一夜半，正擬用小艇登陸至臨近陸地之時，強風忽起，加以潮水逆流，尙未上陸而天已明，掩擊之計不能施，至午前九時左右，其一部雖得上陸，但因法軍發出警報，極力抵抗，故終未得逞，再行上船，徒然歸艦矣。

於此納爾遜之計劃，完全失敗，勝算已不可期，但以未曾一擊而徒然歸來，爲最大之恥辱，因此再準備夜襲，二十四日夜半，以一千陸戰隊，乘小艇出發，納爾遜先擬由防波堤登陸，進奪其砲台，時正黑夜，激浪打岸，至小艇近堤，法軍竟不之覺，惟準備登陸之時，敵軍忽然奮起，砲彈如雨，向其射擊，英軍冒險奮鬥激戰，遂陷防波堤之砲台，但當時又受該市之牙城及高地猛烈砲擊，英軍死者無數，致不能前進，納爾遜大怒，右手提起長劍，正欲一躍上堤之時，一彈飛來，貫通其肘，流血如注，幾至昏倒，幸得救助，以繩帶縛其創口，乘小艇送還本艦，因此英軍之苦戰，終至不利，不能不退却，納爾遜攻擊特利富頁之計劃，終歸失敗，甚至失其右腕，於八月十六日歸卡其司矣，然艦隊司令賈威斯將軍，固未嘗加以責備也。

英國爲急於防備內部，不暇兼顧地中海方面，但一七九七年十月廿提督，擊破法國同盟國之荷蘭艦隊，大挫法國氣勢，英國內閣，即乘勢派遣其一隊於地中海矣。

時納爾遜激戰於特利富頁，失其右腕，歸國療養，亦已痊癒，即於四月三十日，到達卡其司，投效地中海艦隊賈威斯軍，同時，法國亦決集中兵力於海峽沿岸，準備起大兵征英，及在土倫編成一軍，遠征埃及，但此事甚爲秘密，其艦隊出發後許久，始爲世所知，然法國海軍，正積極準備者，不知何時洩漏，爲英政府探悉，賈威斯亦並非不知，但區區風說，未能知其正確，於是賈威斯，即命納爾遜，率戰鬥艦去地中海，偵探其出師準備之動靜。納爾遜，於五月二日由卡其司出發，十七日，到達土倫附近，但尙未得知法國之動靜，翌十八日夜，俄然暴風來襲，將納爾遜之旗艦旗桅折斷，後由其他僚艦援助，投錨於山隆耶特洛島之一港，加以修理，拿破倫就乘機以三萬兵力，由十三隻戰鬥艦護送，十九日晨，由土倫出發，中途將雪洛亞及哥爾西加等之兵合併，以四百餘艘運輸船，向埃及開行。

納爾遜在此危機切迫之時，平心靜氣，只急於修理戰艦，至廿八日，尙未知道拿破倫，已於十九日朝，率大軍由土倫出發，當時特羅布利其奉賈威斯之命令，率戰鬥艦九隻，及途中所加二隻，於六月七日，到達納爾遜之處，於是納爾遜之小艦隊，忽然成爲一大艦隊，而賈威斯，予納氏之命令，已非爲偵察敵軍，而爲追擊法國之大遠征隊而予以殲滅也，納氏遂統其一大艦隊，向哥爾西加島南端之哥爾夫岬進發，積極搜索法國遠征軍之後而追逐之。

納爾遜追逐法軍，六月二十日，通過密機拿海峽，二十二日，到達西西利島之南端時，遇着由馬爾達開

來之一艘遮洛瓦船，其船長向納氏告曰：「馬爾達，已於本月十五日爲法軍佔領，法軍僅留守兵於該島，而於十六日出發」矣。但此爲虛報，拿破倫至十九日尙留於該島，而納爾遜亦得拿破利之報告，知爲虛報，此時納氏之頭腦，已陷於五里霧中，多方考慮之後，以爲法軍最後目的，必在埃及，即乘順風向亞力山大利亞進發，於廿八日，到達該地之中海，但不見法艦形影，又使納氏迷惑，其實拿破倫正率軍隨納爾遜之後也，而聰明之納氏，竟不之覺，急性之納氏，已不能暫停此地，刻即向北航行，沿小亞細亞而進，納氏又歸西西利島，積載軍需品，再到高爾夫，及知該地及其西方，未有法軍開來，於七月二十五日，再由西西利島，向亞力山大利亞進發。

但至八月一日，遙見亞力山大利亞之尖塔後，忽然發見林立於港內之帆檣，但未見有敵艦，納氏大爲失望，至此日午後一時四十五分，乃得到一英艦報告，在亞力山大利亞東方之阿布基爾港內，有法國戰鬥艦，納氏之追躡法艦，經入週間，不得知其目的地，曾千辛萬苦，彷徨於五里霧中，屢次失望，今接到此報，乃大爲欣喜，但因在十五哩之遠距離，至到達該地時，日已沒落，入夜乃開始戰鬥，然英國艦隊諸將校，皆不明該地之地理，但納爾遜甚爲性急，毫無召集各艦長以審議之猶豫，此時納爾遜以爲前來亞力山大利亞時，只追縱法軍，而未偵察近海之地形，深爲遺憾，如普通之將帥，於此時，或先將敵封鎖再偵察地形，後而靜定攻擊之部署，但納爾遜則在瞬間決定攻擊方策，再不能讓時機過去，即乘急風向法艦追擊，此於足見納氏之性格也。

拿破倫一到埃及，即命布魯耶提督曰：「此地若不能防止敵艦，則可率戰鬥艦赴高爾夫，然布魯耶并非

不知此地不適於防禦，但以爲英艦必不至再來，七月八日，即率諸艦赴阿布基爾灣，而拿破倫登陸之後，即忙於陸戰，不能督勵戰艦，而艦隊則以英艦之不至再來，毫無準備，於是軍規紊亂，所謂自由平等之思想，已陶醉下層士卒，抵抗士官之惡弊，益加激昂，軍官之命令不能行，全隊紛騷已極，而適值納爾遜所率精銳之攻擊，勝敗之數，不待卜矣，此時法艦隊乃以提督布魯耶所乘之旗艦奧利安號（百二十門）位置於中央，其前後有八十門之艦二艘，在西端置先頭艦於阿布基爾島之東南十一哩半之處，各艦以距離五里呎之順序，順風向東南伸長，由第九位艦稍向海濱灣曲，作成鈍角形。取單縱陣形碇泊，惟接到發見英艦報告時，其水兵因登陸至三哩遠之地方取水，故未能即刻歸艦，至英艦通過阿布基爾島將行人灣時，布魯耶大驚，忽即召集將校會議，照原碇泊之位置應戰，但布魯耶未嘗思及敵軍之將侵入其內側，只作外側而發砲之準備，而未慮及內側之大砲，堆積各種船具，有礙其使用也。

納爾遜先命作戰鬥準備，並統率十一隻（十五隻中，留三隻有預備隊。）順風向東開進，時白浪翻飛，盪滌岩岸，航路之危險，不限於一方面，因之就一面以教導艦先行，以測水之深淺，一面通過阿布基爾島海面，轉卽向南行進，時以夕陽西下，遠射法艦，海波如虹，其悲壯實莫可言喻，當此千載一時之良機，而特羅布利其所乘之軍艦，竟誤擱淺灘，雖百方挽救，至翌日午前二時，終未奏效，不得已捨置此處，僅以作爲後來二艦之航路標幟而已。

英艦漸次前進，至知法艦之隊形時，納爾遜卽命諸艦衝其先頭及中腹，納氏則進至先頭入其內側，爲欲由內外挾擊，先以先頭之四隻，入其內側投錨，開始猛擊法國之先頭二艦，法之先頭艦格利耶號之艦橋，忽

被摧折，他艦亦悉受英艦砲擊，法艦隊已陷於苦戰矣。

法提督布魯耶因其認爲最安全之先頭艦，受猛烈之攻擊，尤以受由預料不到之內側夾擊，大爲驚慌，茫然不知所措，忽又有英艦二隻，來法旗奧利安號之右側投錨，又一艦在其旗艦後尾之八十門艦之右側投錨，施以砲擊。而該二艦瞬爲砲烟所籠罩矣，時已入夜，四顧闐然，戰場悉成暗黑世界，英艦爲夜中便於友艦識別起見，揭揚白旗，並以四個紅燈爲友艦之標幟。

向法艦之二隻英艦，其勢力既比法艦懸遠，而距離又甚近，所以大受損害，對法艦奧利安號之伯爾列羅芬號，忽然大破，桅檣悉倒，死傷無數，殆不能戰鬥，即將錨索切斷，駛出列外，而沿敵艦隊列漂泊，且受敵艦一齊射擊。其慘狀實不忍目睹，其水兵六百餘名中，死者五十名，傷者達二百餘名，其爲標識之紅燈，亦被粉碎，彼我不能識別，在暗中茫然漂泊。

此時爲預備隊之英艦三隻，聞砲聲即急馳戰場，其中之一艦史威福特修爾號，即投錨於法旗艦奧利安號之外側，開始砲擊，其他之第二艦亞力山大號，亦同時到着奧利安號之內側，而其第三艦利安達號，亦在奧利安號前頭之佛蘭克林號之內側艦首投錨，法艦中央隊之旗艦及其他各艦，因以大军艦之勢力擊退英艦二隻，不久轉受新銳之三艦砲擊，忽陷於惡戰苦鬥之境，但至午後九時許，奧利安號忽火焰冲天，暉映港內，爲各艦注視目的，英艦一見此火焰，更奮勇砲擊，火焰更蔓延不可撲滅矣。

當時在奧利安艦上之剛勇提督布魯耶既受二創，而左脚已爲砲彈之破片所折，但猶力疾指揮，不肯讓人移至艙內，而在火焰焚起之半點鐘前，從容就死於此戰場矣。

奧利安號火焰極其猛烈之際，艦上橋桁索具，悉被焚燬，艦隊已爲烟焰所籠罩，但勇敢之法兵，仍猛烈砲擊，殆如不知災害之迫身也，既而操縱大砲之下甲松，亦已延燒。

時英艦方面納爾遜正負傷橫臥，忽聞奧利安號焚燒之情形，即強上甲板觀之，經此八週間之辛苦，其素志今始得，其胸中當不禁欣快，但其惻隱之心忽起，不忍坐視法兵之慘死，即下小艇至奧利安號，救起尋將沉溺之法兵。奧利安號火焰益盛，遂於九時四十五分，與其天地崩裂之音響，共同沉沒於海底矣，而此時兩軍皆爲其音響所驚，始暫中止發砲。

時明月東升，輝映埃及初秋澄澈之天空，照耀淒愴的波濤。無限傷懷，而艦首相並之五隻法艦，乃投降於英矣。佛蘭克林號亦於此夜半降伏，在海戰劇烈之際，法少將威爾紐布指揮後隊，乘暗夜率四艦脫出港灣，遙逃海上，大爲世所非難，獨拿破崙則毫不追咎，於是有名之英法乃爾海戰，爲英國海軍所全勝矣，又納爾遜此戰負傷，一時似不能起，但後僅失一眼，竟得恢復健康。

此次乃爾海戰，可謂爲英法兩國盛衰之分野，一時歐洲大陸屈於拿破崙之威武，與英國斷絕同盟，茲英軍大勝於乃爾海戰，又激起全歐洲之同盟熱，又因此一戰，地中海再歸英國之手，其艦隊分散各地，援助濱海諸邦加入同盟，而法國風靡全歐之名將拿破崙，及其最精銳之軍隊，則在埃及，因其艦隊全滅，與本國斷絕連絡，而陷於苦境矣。

拿破崙在埃及得知本國危急，即憤然離開埃及，歸至巴黎，已如前述，彼至巴黎，乃厲心於內政，鎮壓暴徒，充實兵力，再出兵於意大利之野，大破奧軍，使奧國與英國之同盟斷絕，致納爾遜由乃爾海戰所得之

第二聯合軍瓦解，再使英國孤立，拿破崙爲欲使歐洲諸國組織反英大同盟，遂握法國全權，且登帝位，而收內治外交於一手，發揮其天賦之天才，拯救陷於萎靡不振之法國，其聲名則如旭日高昇，耀映全歐矣。

一八〇五年塞耳曼之役

大陸列國君主屈於拿破崙之威武，雖已一時停止干戈，但見拿破崙之野心勃勃，欲乘勢擴大領土，貪得無厭，大感不安，尤以俄羅斯帝國，常欲乘機擴張其聲名於全歐，但見其國民受法國革命思想感染，漸次高倡自由民權論調，恐遂惹起大亂，大爲憂慮，因之欲借戰爭以轉變國民之心理，而使其革命思想消滅。

一八〇四年，拿破崙即指且疆公爲謀反黨與，而犯其中立權，在其獨立領內，將且疆公捕縛而暗殺之，於是列國對拿破崙之暴戾行爲，大加非難，俄國與奧國提出激烈抗議，認爲法律上之殺人罪而大起論爭，又普魯士亦與列國共同憤慨拿氏之專橫，但未能單獨抗議，此時英國卡金通內閣崩潰，彼特再承其後而組閣，於是英國外交即開始大活躍，翌年四月，英俄兩國先結條約以防止拿破崙所企圖再施之蠶食策畧。

英俄結約之後，拿破崙亦不稍斂其鋒，竟於本年五月，即意大利王位，並於六月併吞日諾亞矣，於此，俄帝即遣特使赴奧大利及普魯士游說，援助英國組織第三同盟軍，準備侵法，奧大利即誓欲在法國革命之時，率先動兵加入同盟，後以法國當塞耳曼諸侯確定領土之時，法國以仲裁爲名，削除奧國，以圖法國利益，且併吞意大利迫害其領土，奧國大爲憤瞞，即參加英俄同盟，瑞典，拿波利亦加入，英國乃計劃供給軍資，迅速舉事，以打破拿破崙之征英策畧。

奧國一面佯示別出他意，以欺騙拿破崙，一面祕密整理戰備，但拿氏早已看破其形勢，預有所防備，毫

不驚懼，正欲待時機之到來，大事掩擊，拿破崙爲欲實行預定之侵英計劃，先命威爾魯（海軍總督）北進，併合布勒司特艦隊，以擊英國艦隊，而開侵英之道，但威爾魯奉命北航，却爲英艦隊所阻，目的不能達，意氣挫折而南逃，拿破崙乃覺海軍力不足，難以達到侵英目的，即決心中止侵英，而乘同盟軍戰備未整時，大行擊破之，惟第三次加入同盟軍者，爲英，俄，奧，瑞典，拿破利五國，其兵力約有四十五萬，其所訂計劃，則爲北方，以俄，瑞典及英軍之一部，共四萬，侵入荷蘭，在意大利，則以奧將憂魯率八萬大軍，渡過阿基修河，向倫巴爾吉推進，英俄兩國之兵，則由拿破利登陸，而與該地軍隊合併，有三萬大兵，即行北進，以抵禦法軍，奧將麥克，亦率八萬大軍，進至打尼卜河上流，及占領其支流依勒爾河之陣地，又俄將克瓦佐夫及品克佐點，則各率六萬大軍前進，應援奧將麥克，如此同盟則以在打尼卜河上流之麥克軍隊爲旋回軸，而使意軍前進作激烈攻擊，經台洛爾及瑞茲爾而由其東南方侵入法國。

法國軍隊，共有四十萬，其中有三十萬已加入戰役，拿破崙乃以十五萬爲征英軍，而以十五萬守備國內及國境，茲以征英政策中止，即計劃部署三軍，以抗三道之敵，先在北方以步兵數營隊，補充兵，海軍兵，及國民軍等，編成一個監守隊，以備敵軍由荷蘭登陸，南方則在意大利，以五萬兵編成一軍，以上將馬塞那指揮之，又在拿破利之二萬法兵，亦奉命中止守備而北進，與馬塞那軍合併，而拿破崙則自領二十萬軍，侵入打力卜河，一舉進攻奧都，此三十萬法軍，皆爲前年曾建立殊功之精銳部隊，士氣極爲激昂，但有必勝之期望。

斯時奧國爲美國所催促，不待同盟諸國整理戰備，俄然即令麥克前進，於九月十日，麥克統率其大軍越

過國境，侵入巴利亞，沿依勒爾河，占領烏爾木，而以該地爲防禦陣地，拿破崙一接到此報，即欲乘其全軍尚未集中完畢而擊破之，親率本軍向達鈕吾河急進，在麥克所率之奧軍與俄軍之中間突入，遮奧軍退路而迫其降，更進而擣奧都維也納，用以參加此策戰之法軍，有二十餘萬，此大軍乃自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二日之間，由海峽沿岸之屯營出發，分爲各軍團前進，經過百七八十哩之路程，至九月二十五日，完全集中於來因及馬因兩河畔者也。

各部隊到達預定地點，及其準備已竣後，拿破崙即於十月三日開始，按其預定之計劃動作，漸次使其正面向右，七日，全軍到達打尼卜河畔，而占領其北岸，此地爲奧將麥克佈置陣地之烏爾木河下流，茲一擊而奧軍之退路遂被遮斷矣，此時法軍爲二十萬，所麥克軍則不過八萬，麥克看見此大軍突然出現於下流時，大爲狼狽，即欲急轉方面，據達鈕吾河以防之，但時已遲矣，六日晚，法軍一隊通過在烏爾木下流十五哩地方之德那窪伯爾橋梁，而陸續向河之南方前進，法軍既掠奪各處之橋梁，於八日，全軍盡渡河，而麥克腹背受敵，不得不腹背兩面作戰矣，但法軍已將烏爾木包圍，麥克與外方之連絡，完全斷絕，無法可施，只有打開一條血路逃走，別無他法，但各路完全被塞，無有可以逃走之血路，其中戒備畧疏者，祇有通北方波頁米亞之一條路，即欲由此路突出，在十一月十一日，奧兵二萬五千之決死的奮勇戰鬥，乃有名之阿爾巴克激戰也。

當時，此地法軍之師長糾朋，僅以七千人守備，雖法軍如何猛勇，亦因衆寡不敵，忽爲奧軍所破，糾朋見奧軍乘勝前進，乃出一策，佯示敵軍以如大軍到來之模樣，忽令諸隊悉行展開爲散兵，而擴張正面，取攻

勢前進，而奧軍以爲法軍兵寡，然忽見其伸長戰線於眼前，誤認有大軍應援，遂因士氣沮喪而退却矣。

如此法軍乃得糾朋之機智敗敵，而安然將其擊退，且連續在各處擊破奧軍，猛烈追擊，十三日，拿破崙乃至烏爾木將其包圍，十四日朝，法將勒，率一師以掠奪橋梁，攻擊克爾新梗，敵兵一萬六千，雖死力防戰，但亦不能抗止乘勝之法軍。終於退却，因此勒，乃再移至打尼卜河之左岸，翌日（十五日），拿破崙更親自臨陣，部署諸兵，攻擊烏爾木，當時暴雨二日，泥濘沒膝，法軍猛烈追擊，奧軍困憊已達極點，法軍亦同樣爲飢餓與寒氣所苦，致陷於困難，但拿破崙親自與士卒共嘗艱苦，大使士氣鼓舞，遂得勝利，至十七日，麥克開城乞降，三萬大軍，皆繳械而降，有奧軍一萬五千人逃走，拿破崙即以一萬五千騎兵追躡其後，大破之，是役，共殲滅奧軍八萬，而法軍死傷，僅不過二千五百餘人。

塞耳曼三帝戰

法帝拿破崙將其當面之敵擊破，更欲攻陷奧都，已進入距敵陣地二百里之地，但爲保持與後方之連絡起見，留極多軍隊於各地，二十萬大軍，逐次分割減少，現前進之軍隊，僅餘五萬人，即第四，第五軍，及米由拉之騎兵一軍而已，以米由拉所統率之騎兵爲先鋒隊，十一月十九日，拿破崙之大本營，乃移至布利雍，拿破崙恐若再前進，則兵力益減而陷於危地，即欲在此決戰，爲欲誘敵出擊，即先故意表示其兵力之薄弱，在布利雍設施防禦工事，偵察其周圍之地勢，而選定適要戰場，以待敵來擊。

時聯合軍雖得俄軍之新加入，及普魯士之加入同盟，但亦不肯輕易出擊，蓋其正待夏魯侯之一軍由匈牙利進出，以迫法軍之右側也，但至二十七日，奧帝乃遣使者向法軍請和，此時拿破崙已知俄軍正積極集中於

奧爾予茲，即變其態度而拒絕之，於是同盟軍即決心進擊，欲先向法軍左翼前進，因斯時普軍之行動尙未定，遂忽變更策畧向右翼前進。同盟軍之來擊，乃拿破崙之所希望，拿破崙即將第一，第三，兩軍調來戰場，並一方面欲誘敵前進，佯示恐懼退却之狀，命其前哨退却，且遣軍使赴俄軍大本營請和，此乃使敵人不加注意，及偵察其動靜之計劃，但同盟軍，則以爲法軍必因不能抵抗新銳之敵軍而請和，而未料及已中拿破崙之詭計也。

在此時間，法國之第一，第三軍，已依時到達。共有六萬五千人，而同盟軍則有俄軍八萬餘，奧之二萬五千，俄奧二帝，均在軍中指揮，蓋彼此三帝，皆親臨陣地指揮作戰，此所以名爲三帝戰也。

同盟軍依俄將克基佐夫之畫策，分爲三縱隊，右翼與中央取防禦，以左翼隊攻法軍之右翼，以圖遮斷維也納之退路，竟中拿破崙之計矣。拿破崙十二月一日拂曉，登山視察敵情，時俄軍距法軍之右翼，僅一哩餘，漸次迂迴，有出其右翼之傾向，拿氏見敵中其計，大爲欣喜，發聲曰：『在明天日未沒時，吾將殲滅敵軍。』意氣昂然，如已得到勝利。於是法軍乃將右翼撤退，使正面成爲短形，以開敵軍深入之道，同盟軍則以爲法軍倉皇退却，即乘勢趨來，拿破崙早已洞察同盟軍之計畧，乃取攻勢防禦，以待其進擊右翼而伸張戰線時，即由中央突擊，斷敵爲兩段，而再行攻擊之，於是負有中央突擊重任之第四軍，即於二日拂曉，秘密開始動作。渡過前方之滋爾得巴谷小河流，潛伏於凹谷中，山上僅派出哨兵以待時機，時戰場一面適爲朝霧所籠罩，兩軍接近不能發見，乃法軍之幸也，不久霧散，天氣晴朗，此日正爲拿破崙即位之紀念日，似將在此紀念日立一武功以示慶祝，拿破崙奮勇作戰，馳馬往來於諸隊之間，激勵士卒，諸將士大爲感奮，且慶

祝拿氏卽位紀念日，脫帽連呼萬歲。此時同盟軍，已全軍開始動作，左翼縱隊無暇顧及其地勢之不利，卽下達糾頁特河之凹谷，殺到陣於丘上之法軍陣地，法軍據險防戰，而同盟軍竟恃衆猛攻，渡其爾得巴谷小河流前進，但各隊行動缺乏一致，死傷甚衆，此時法軍之左翼，亦被奧軍猛攻，法將蘭芝，努力防戰，不使其侵入陣地一步，同盟軍此時對於兩翼之激戰，已疲於奔命，而中央則漸形薄弱，拿破崙賭時機已到，卽命潛伏於中央之斯爾第四軍，突出擊敵之中央，時午前九時，斯爾率兩個師，登布拉紫雲村之山崗，衝敵左縱隊之右翼，一擊而破之，忽將同盟軍切斷，同盟軍之左翼隊，本欲由此方攻擊法軍，反爲法軍突擊，大爲狼狽，進退維谷，此時在法軍左翼之蘭芝，乃乘機採取攻勢，騎兵米由拉之一隊，亦向右襲擊之，同盟軍不支，遂向奧俄兩帝之大本營所在地敗逃。

俄國近衛騎兵，欲使中軍與左翼軍回復聯絡，奮然衝擊法軍，而將其一隊擊破，拿破崙賭此，卽令伯爾納爾德率法國近衛騎兵抵之，遂演成兩近衛騎兵之壯烈戰，戰數時間，俄騎兵大敗，大砲旗幟，多爲法軍所奪，陷於全滅之慘狀，而伯爾納爾德全軍，亦乘機加以攻擊，向同盟軍大本營奧斯特爾尼茲進迫，時午前十一時也。

法軍所預定之中央戰，大得勝利，勇氣百倍，敵軍大敗，尤以同盟軍之左翼隊爲最悲慘，三面受擊，逃去無路，多數投入湖中，時湖水冰結，一部雖得徒涉，但法軍砲兵猛加攻擊，結冰忽被破壞，溺死湖中者，不下數千人，右縱隊亦大敗向奧爾矛茲退却，至午後一時，同盟軍幾完全敗滅，僅有一小部向罕牙利，及其他一部向莫拉比敗走，拿破崙更乘機追擊，使其全滅至不能再起，是日之戰，因彼此三帝皆在戰場，故稱爲

「三帝戰」。後拿破崙以同盟軍二帝，設大本營於奧斯得爾尼茲，故又名「奧斯得爾尼茲」之戰，是役同盟軍死一萬五千餘人，被捕虜二萬，失軍旗四十五支，大砲百八十六門，而法只死八百名，傷千五百餘。

當時拿破崙年僅三十七，權威智畧，皆甚充溢，其部下名將勇卒亦甚多，文臣亦甚得人，法國之隆盛，已達極點，然在陸上盛極一時之法國，而在海上則正相反，負擔拿破崙侵英計劃之威爾魯艦隊，以烏爾木開城之翌日，在特拉發爾爲英將納爾遜擊破，而拿破崙之侵英策畧，竟成泡影，而英法間二十餘年之戰爭，始告終息。

特拉發爾海戰

納爾遜在乃爾海戰時，負致命之傷，至失掉一眼。後在海上與暴風激浪相戰，又二年有半，嗣以病軀不能停留海上，乃將艦隊之責任，交與昆奧尼斯，而請假歸國休養，時一八〇五年八月十九日也。此時，拿破崙見大陸各國之形勢，益形不穩，乃欲決行其久懷之侵英策畧，先將爲聯合軍盟主之英國消滅，然後使各國懾伏，即命威爾魯北進，與布勒司特艦隊聯合，一舉襲擊海峽，以開侵英之道，當時法國艦隊有威爾魯之戰鬥艦二十九隻，在費羅爾及坎特姆之戰鬥艦二十一隻，在布勒司特合併成爲五十隻之大艦隊，如氣候適宜，則法國掌握海峽霸權，亦不爲難也，拿破崙乃欲合併此二艦隊而大行其侵英策畧，但英國有昆奧尼斯率其能力卓越之戰鬥艦三十四隻，在布勒司特海面，以監視法艦隊。若法艦隊合併出動，必在此處遭英艦隊之攻擊，威爾魯尙未敢輕易動作，惟以屢受拿破崙之催促，遂率戰鬥艦二十九隻出動，英艦隊司令昆奧尼斯得報後，即以戰鬥艦十八隻，由加爾達統率，向費羅爾方面進發，以防法艦，而彼則自以十七隻封鎖法國布勒司特

艦隊，加爾達乃率艦追躡威爾魯之艦隊。

惟威爾魯以英艦隊現分爲二隊，法艦雖佔優勢，但以未能充分探明敵情，終覺難以應付。生怯敵之心，竟不願可以左右侵英策畧之重大使命，而捨應取之北方進路，轉向南方加基斯駛去矣。於是拿破崙所希望之良機遂失，拿破崙聞此消息，憤恨不已，大罵威爾魯之無能，無如良機已失，不可挽回矣。

英將哥林烏得，僅以戰鬥艦三隻，在加基斯從事警戒。二十日，威爾魯之艦隊一到，即遙避航路以警戒之，威爾魯不敢追躡，而入港投錨。惟此夜英艦一隻來會，再過三日，地中海之英艦，又四隻來會，共已有艦八隻，但仍覺兵力單薄，哥林烏得即計劃率此八艦，監視法艦隊，不使其進入基布拉爾達爾以內。在斯時之形勢，法艦隊亟應於此時舉其優勢之艦隊試行一擊，以振奮其士氣，乃爲得策。無如威爾魯未敢出此一舉，以致坐失良機，僅以艦隊庇護陸上之砲台，圖苟安一時，此誠最大之失策也。

英將加爾達，奉昆奧尼斯之命，率戰艦十八隻，隨法艦之後，三十日到達港外，於是英艦隊遂成爲二十六隻之大艦隊矣，哥林烏得乃指揮全艦隊嚴重封鎖，及監視法艦，而法艦益失其自由矣。

又納爾遜請假歸後，休養於密亞通自宅，茲以法國艦隊迫近，英國人心動搖，國民皆屬望於納氏，而納氏亦決心在此國難時期，欲大有作爲，遂再起力疾出征，此次上陸後僅二十五日，於九月十四日，又爲旗艦威克托利號上之人員，——地中海艦隊之司令官矣，當納氏自英本國出發時，首相彼特及閣僚，親送至艦上，共同午餐而別，英國官民，亦盛大送行，翌十五日晨八時，威克托利號即起碇向戰地進發矣。此次納爾遜爲最後之出陣，乃料想不到者也，納氏於廿五日，到達尼斯明港外，即函請英公使館爲艦隊募兵，二十八日

，到加基斯港，即合併於英國艦隊，後有英艦由本國開到，共合成爲三十三隻之艦隊。

納爾遜置本艦隊於加基斯港西南五十哩之地方，並出七隻哨艦，配置於該港附近，警戒法艦，其中間更置以戰鬥艦編成之二個小艦隊，使其與哨艦取連絡。

法國艦隊，除在加基斯者之外，尤有戰鬥艦六隻，在加爾達基那，並皆將出動，納爾遜得報後，即不能不作相當準備，惟英艦隊有一部份，已分別遣至基布拉爾達爾，現能從事戰鬥者，僅二十七隻，每六艦分爲一小隊。

一方面，法國艦隊亦接到拿破崙之命，即刻開入地中海，此報達到法艦隊時，正是納爾遜合併於地中海艦隊之前一日，即九月二十七日也，威爾魯接拿破崙命令，即以翌日順風即可開航奉答之，但至翌日，見納爾遜率三隻戰鬥艦到來，威爾魯知英艦形勢已變，大爲考慮，即在艦上開軍事會議，各將校皆謂出動不利，惟威爾魯個人則始終固執拿破崙之命令，決心開航，衆將校不得已而從其議，彼之所以明知危險而斷然進航，實有一原因，蓋彼前次奉拿破崙之命北進，反而南航，致使法國失去重大之良機，使拿破崙不滿，並聞有令其離職，而以露西利替任之風說，故此次奉拿破崙之命後，即決心借此一戰，一洗以前怯懦之污名，其寄於海軍大臣德克勒之書中有云：『縱令司令長官之職被革，亦決心停留於一艦隊司令官之下，洗雪過去之污名。』所以此次決然有『若明日風順，即可出航，』之奉答也。

在敘述此次戰爭之先，有將兩軍兵力畧一述及之必要，法國艦隊全部，有三十三隻，其中十八隻，爲法國軍艦，十五隻，爲西班牙軍艦，即西法聯合艦隊也。此外尚有巡弋艦若干，統歸法國提督威爾魯指揮，又

英艦亦有三十三隻及巡弋艦若干，其中六艦，常往來於基布拉爾達爾，不參與戰鬥，故能實際從事戰鬥者，僅有二十七隻。

法國艦隊中，有四隻爲三層甲板之軍艦，有大砲百門至百三十門，其有大砲百三十門以上者，爲當時世界海軍中最大者，英艦則有七隻爲三層甲板，有砲九十八門至百門，而其他則不及法國艦隊，惟法艦隊雖在數量上武裝上均凌駕英艦隊，但其能力則遠不及英艦，蓋法艦隊當其成爲十隻內外之艦隊時，其運動已常欠整齊，若操縱此三十隻以上之大艦隊，更難取一致之行動矣。

反之，英艦隊之各艦長，多爲積有經驗，及屢建殊勳者，尤以古今無雙之英雄納爾遜指揮，其策戰上已駕法艦之上矣。

威爾魯在寄書於海軍大臣之次日（十九日），得順風即開始進航，但不久風即止，此日僅送十二隻於港外，早爲英艦隊之哨兵所見，午前十時，納爾遜得報告後，彼爲欲遮斷敵艦之侵入地中海，即向南航進，至翌二十日，法艦隊堂堂三十三隻，並首出港，先受南西之風，向北行進，後向西轉，即指海峽直進而出海矣。

此日晨，風力甚強，尤以豪雨淋漓，英艦隊雖已接近海峽，因四面朦朧，一物不能見，有一巡弋艦來報，敵在北方，至下午天漸霽，巡弋艦始能發見敵艦隊，知法艦隊正向西進航，納爾遜接報告後，即對所集周圍之少壯士官曰：『在今日或明日中，汝等必爲多幸之日。』兩艦隊在是夜終夜操帆，法艦隊欲占領進出海峽之好位置，英艦隊又欲遮斷其進出，惟在二十日，兩軍皆發見其本艦隊之姿勢、

惟至二十日之夜半，僅有極微之西風，至翌日黎明，兩艦隊始互發見其艦影，此時法艦正作五列縱陣向

南行進，由西班牙提督谷拉威納統率，各以六隻編成在上風之二列，爲預備艦隊，但其隊形甚不適於作戰，此隊形乃由卡基斯。出發之後，因天氣朦朧，恐其相離，始取此隊形，現天已放晴，威爾魯即揭起：『開右舷作戰門行列』之信號，當隊形變換時，谷拉威爾提督，已被所統率之十二隻爲先鋒，而使其旗艦立於戰鬥縱隊之先頭，所以法艦三十三隻戰鬥艦，乃成爲單縱陣，其全長徑有五哩，更難取首尾一致之行動矣，蓋預備艦隊者，乃處於上風地位，本擊一受敵攻擊，卽應開來救援，茲既出至戰線之先頭，則此大艦隊幾全無預備艦矣，此時英艦隊則在法艦隊之西方十哩乃至十二哩之地方，艦首向北進航，而爲此次海戰名稱之特拉發爾岬角，尙在離此處十哩乃至十二哩之東南方也。

午前七時二十分，納爾遜先下戰鬥命令，分爲二縱隊，予哥林烏德以十四艦，其餘十二艦，由納氏自行統率，此兩提督各置其旗艦於先頭，向敵前進，一方面，法提督威爾魯至午前九時，知戰鬥已不可避免，且預料必敗，欲以卡基斯作退路，而急將全艦隊反轉，惟諸艦之操縱不如意，其行動，至十時，始將艦隊首尾完全倒轉，而向卡基斯進航，時卡基斯遠在艦隊之東北二十哩，英艦隊則分成二縱列，各艦取一哩之間隔行進，納爾遜掛其勳爵士星章於胸前，昂然立於旗『甲板上，有人顧慮其燦然之服裝，將爲敵人射擊之目標，而欲以此告之，但以恐觸其怒，不果。

斯時，法艦隊隊伍，完全混亂，其單縱陣，則彎曲以凹部面敵，提督威爾魯在八十門艦之托由省特爾號，而作置於自先頭起之第十二位，而法艦隊中最大之西班牙四層甲板艦山基西馬托利尼達特號，則在其前面行進，又亞拉烏那中將，則在西艦山打那號，位置在自比省特號起之第六位，卽自先頭起之第十八位，西班牙

牙提督谷拉威納，則在後尾。

納爾遜欲先擣敵之中堅，切爲兩斷後，圍擊其全艦而破壞之，彼即直向北省特號，哥林烏得則直向山打那號突進，哥林烏德所乘之雷亞爾尼溫號，係最近建造者，有銅板護其艦體，比其他舊構造之僚艦迅速，遂單身進入敵陣，將入敵之射程內矣，此時納爾遜乃揭其有名之信號曰：『英國期望諸君善盡其任務。』惟哥林烏得對於形式向不拘泥，此時正焦慮如何攻擊旗艦山打那號，忽見此信號，即厲聲曰：『此爲無用之信號，吾等應作之事，已知之矣。』但不久聞對此信號之歡聲，由各艦傳出，彼又大爲欣喜，忽然彼所乘之艦，受山打那號之後續艦弗寇俄號之射擊，此爲是戰之第一砲彈，時當正午，戰鬥旗乃高揭於兩軍之檣頭，單身入敵地之雷亞爾尼溫號，則忽爲法艦射擊之目標，陷於孤立無援之地，此時英國之後續艦，則遠在後方射程之外，但哥林烏德泰然立於彈雨中，本艦尙一彈未發，十分鐘後，漸次接山打那號之艦尾時，已裝就二彈之舷側砲兵，始開始射擊，山打那號全艦，悉被掃射，死亡四百餘人，其壯烈莫可言喻，納爾遜遙見此狀，嘆息不已，此時羅亞爾利威列號再回溯接近敵艦，至彼此幾可相接之處，大事攻擊，但被敵艦四面猛擊，頗陷於危境，惟不久英國之後續艦隊，亦已相繼進入，哥林烏得艦隊遂切斷法艦隊爲兩段，進入已落下風之法艦隊十六艦之間，而左右攻擊，在此混戰之際，各艦平時訓練之精粗，即可以決其勝負之數，現英艦當此危急之時，而能互相援助，取一致行動，反之，法艦則操縱不能如意，各艦分離，而不能相援，左右頻被要擊，而山打那號以外十六艦，幾完全破壞，或被捕獲，得逃脫者，僅四艦而已。

納爾遜之旗艦威克托利號，因哥林烏德之後續艦，加入戰鬥，約十五分鐘後——即午後十二時半，已進

入射程內，時敵之砲彈，已如雹霰落於甲板上，帆桁被傷，帆布破壞，致進行遲鈍，但威克托利號，則未曾發一彈，惟不久納爾遜之秘書官，爲敵彈所斃，其代理秘書，旋又爲敵彈所斃，威克托利號尙不顧一切，直向威爾魯之旗艦比省特號迫近，敵軍知納爾遜擅長於衝擊，卽向納氏之旗艦猛擊，威克托利之艦輪，忽被擊破，及配列於艦橋上之水兵八名，亦皆被擊，納氏仍毫不回擊，一意趨近法艦。

午後一時，威克托利號，卽接近其目的之比省特號，然敵有三艦相密接，無可衝擊餘地，納爾遜艦隊，乃欲突貫而入，遂橫過比省特號之艦尾，此時彼此兩艦之距離，僅三十呎，威克托利號之突出桁腕，已將法艦之編索掠去，其接近程度，可想見矣。

此時威克托利號，卽開始以重裝彈（二個彈）向比省特號猛擊，該艦自艦至舳，悉被掃射，將士死亡者，不計其數，大砲二十門，亦被擊碎，其慘狀實不忍睹，於此威克托利號乃將攻擊敵旗艦之任務，讓與後續艦，而向右前進，向法之配砲七十四門之艦列島達布爾號襲擊，但該艦中有陸戰隊一隊，用小槍射擊，使英艦應戰頗感困難，尤以法艦配置射擊位置於該艦之高處，俯射英兵，死傷甚多，且二艦互相接近，而兩艦之兵士，乃互相用小槍亂擊，現惟以兩軍之兵器而決勝負矣。

此時，納爾遜與艦長哈德，均在後甲板上，卽與敵反對側之舵輪附近，而在法艦列島達布爾號橋上之狙擊兵，卽在二人之頭上三十呎之處，猛行射擊，此二人斯時之危險，正如立於斷頭台上矣，若非英軍之能迅速射殺此法軍之射手，則二人終難免一死矣，惟二人或爲戰鬥之喧騷所掩蔽，或以其久經行陣，故不介意，如毫不知其危險之迫身者，雖然納爾遜忽被狙擊矣，哈德大驚，將其抱起，彈丸命中納氏之左肩，貫通其背。

及背髓，而破其動脈，血流如注，納氏知此爲致命之傷，即令人運至艦長室，自身只委託於看護卒，而命軍醫治療其他傷兵，在納爾遜負傷之前後，英將校及兵卒死者甚多，甲板上似已無人，法艦陸軍見之，乃欲乘機突入英艦，而英軍拚死抵抗，死傷不可勝計。

此時英艦得密勒爾號，乃由他側突入列島達布爾號艦內，威克托利號僅得脫險，但其時帆檣鋼索等，已悉被破壞，不能進航，只茫然漂泊於海上矣。

現法艦隊中堅之三艦，被英艦密集彈之射擊，其旗艦比省特號遂先投降，提督威爾魯成爲俘虜，後法之最大艦山基西馬托利尼達特號，及列島達布爾號，亦皆爲英艦逮捕，而法國軍之中央，乃生一大空隙，成爲兩段，被勇敢之哥林烏德號包圍轟擊，開戰後，僅二時餘，而此戰之大勢已定矣。

納爾遜在艦內頻呼哈德，哈德正在甲板上奮鬥，將決勝敗之時，本不能離開甲板，但不得已暫離開甲板而訪納爾遜於病床，紀氏先問戰況，哈德曰：『我軍大勝，已獲敵艦十三隻，必能達到閣下之預定數二十隻。』納爾遜聞之曰：『勿使英艦一隻降敵。』哈德乃決然接受，納爾遜已知其死期益近，但聞英軍勝利，爲之大喜，哈德俟納氏囑託遺言於其篤愛之哈米爾登夫人，及遺族後，即再上甲板，并將納氏受致命傷而不能指揮之事，向哥林烏德報告，及傳達其永訣之辭。

嗚呼，鐵腸石心之英雄納爾遜，竟不能抵抗一粒子彈，遂於四時三十分，在艦內永眠矣，時戰鬥之勝敗已決，納氏得見其任務完了，亦歡然瞑目矣。

西班牙提督谷拉威納在戰線之後，大蒙損傷，知事已不可爲，遂於四時四十五分，率其集中於附近之軍

艦十一隻，向卡基斯逃走，但在其最後之二隻，卒爲英艦所捕。

是役，法艦隊係以三十三隻戰鬥艦，由卡基斯出發，現被捕者十八隻，其遠逃海外之四隻，亦於翌月四日，爲英艦所捕，故此役，法國損失之軍艦，前後共二十二隻，尤超過納爾遜臨終時所說：『若不捕獲二十隻，則不滿足』之數。而逃入卡基斯之十一隻，亦大半損壞，是役，法國大艦隊，可謂全部殲滅矣。

至翌二十二日，英艦乃引捕獲之艦十三隻，向西進航，但中途威爾魯之旗艦比省特號，在卡基斯港外附近，坐礁破壞，即將其放棄，又擊斃納爾遜之列島達布爾號，則於是夜與殘餘之百五十名勇士，一同沉沒於海底矣，至二十四日，法國誇爲世界最大之山基西馬特利尼達特號，亦已沉沒，其他破壞已甚之軍艦，則逐次放棄，僅有四隻，如此英法傾其全性命之特拉發爾海戰，遂爲英國勝利，而拿破崙之策劃，大爲失敗，遂以決英法之興廢矣。

特拉發爾敗報，到達拿破崙時，正爲彼在奧大利之野連戰連勝，得意絕頂之時，忽聞此報，對於彼之全局，影響甚大，此其所以憂惶無措者也。

英法戰爭之終局

爲拿破崙睫上之瘤的納爾遜，已於一八〇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在特拉發爾海戰中死亡，拿氏之勁敵雖去，但法國海軍大受挫折，已不成軍，拿破崙欲再在海上與英國爭霸，已不可能，惟此時拿破崙在歐洲之野，大破奧俄軍，而使其乞和，雖海上大敗，但法國之勢力，仍益趨堅強，爾來十年之間，拿氏雖能攻伐大陸，席捲全歐，然英國之勢力，則確立不可動，現拿破崙欲予英國以打擊，則祇有封鎖大陸，而撲滅英國商業之

一途，此即有名之拿破崙大陸封鎖條令也，彼在野時，大肆倡導自由平等，自彼稱帝，即欲併吞全世界，茲又斷行獨裁政治，全歐人民，苦於此大封鎖之禁令，忽成爲國民全般之怨府，怨嗟之聲四起，於是，英國乃得乘機大事煽動大陸各國，使其多年怨恨，得以消除，此大陸封鎖條令，非特英國之痛苦，乃爲大陸諸國之痛苦，尤其是荷蘭最蒙其弊害，荷蘭王路易波拉巴爾德，爲拿破崙之弟，但不忍以一國之王，爲幫助其兄之政策，而使全國民痛苦，極力向拿破崙抗爭，欲解其禁令，但未有有效，因此彼即拋棄王冠，夜半祕密逃出宮城，乘平常之馬車，而往奧大利去矣，一家尙不堪其壓制，至捨王位出走，拿破崙之專橫，可想見矣，世人已漸痛恨拿破崙之淫威，誹謗其政令，尤其是大陸封鎖，使庶民苦惱更甚，而攻擊之者益多矣，但拿破崙則恃其權勢，對言論，出版，大加壓制，所以法國似已回復舊時王政時代之專制政治矣，拿破崙在其王政時代，與志士共同論難攻擊之主旨，現時完全忘却，而發此暴令，以壓制人民之自由者，雖云在政策上所採之手段，然其致失敗之因亦即在此，不禁爲拿破崙惜也。

曾幾何時，英國煽動俄國以抗法，英大助俄軍，誘法軍出至俄領而大破之，拿破崙霸圖已空，喪失三十萬大軍而歸巴黎，已覺左右不可共事，恐陷於圍墻之亂，遂吞恨去位，四月十一日，簽約而遷至其生地哥爾西加島迤東之厄爾巴島矣，時一八一三年四月也。

法國革命以來，二十有餘年，英法連年戰爭，其他如俄國、奧國、西班牙等大陸諸國，或時聯英，或時聯法，以互相爭戰，迄無寧歲，至拿破崙棄去帝位，始告終結矣。

其後拿破崙再由厄爾巴島脫出，逐新帝再即帝位，但已無如以前之權勢，最後滑鐵盧之戰，使百戰百勝

之軍神拿破崙，一敗塗地，欲渡美而竟不果，遂被移至聖海倫那矣。

拿破崙被囚於酷熱如焚之孤島，日受無情警吏之苛察，有豪放自尊性格之拿破崙，其何能堪，僅三人隨行，飲食起居，皆不如意，終年鬱鬱，健康漸受所害，遂於一八二一年五月五日長眠矣，嗟呼，英雄末路，何其悲愴乎！

惟經十九年後，至一八四〇年，法蘭西國民，奉此長生於本國之大英雄拿破崙之遺命，迎其遺骨，於是年十二月，以盛大儀式改葬於巴黎。

美國南北戰爭

南北戰爭之原因

北美合衆國，自獨立以來，由佛蘭克林等之努力，設立中央政府，以調和於各州之間，中央政府之主權，在管理關於全國之政務，各州政府，則管理各該州內之政務，以期互相提攜，使州與州之間，人民與人民之間，均無何種不平等之存在，較合衆國獨立之初，即一方面有尊重中央政府權力之「菲德拉利司特」(黨派之名)派，一方面又有視各州權力比中央政府爲重之新黨派，是即現在共和黨與民主黨之鼻祖也。

當時在極南諸州政治家首領中，以向各州主權，在各州而不在中央政府，多主張以各州政府置於中央政府之上，而希望假甲之權力，以箝制乙之權力者，亦不在少數，此等黨派中，又有兩派。一爲誠心如是主張者，其他爲由一種不平等而作如是主張者，前者乃醉心於奸猾之加爾芬(北美政治家)所倡之「州權」說，後者乃假公濟私，忽視國家之利益，而圖自身之利益，假黨之權力，以遂其野心而洩其不平者。

如上所述極南諸州之政治家，多主張主權在於各州之意見，北部諸州人民之主張，則完全與此相反，但表面尙表示希望聯邦仍舊堅固之態度，所以北部之政治家，常採讓步主義，表示分讓政權於南部政黨之首領，而利用此假面具，以謀自身之利益，即表面尊崇合衆國之憲法，裏面則圖謀個人之私利也。

其後因北部諸州漸顯獨立之意見，而表示奴隸廢止之希望，南部政黨之首領，恐其政權失墜，及犧牲其私利，遂對北部之動靜，極力加以警戒，甚至極力主張各州主權之說，以欲顛覆盟約政府爲脅迫，要之，

不外乘北部人民尊重盟約政府——即中央政府——之心理，用脅迫手段，使其屈從南部，而聽其指揮之一種用意也。

然而當時北部之人口，非常增加，加之來自歐洲多數之移民，因而其權力，大有凌駕南部之狀態，南部深以為患，遂增加奴隸州之數，（奴隸州者，為奴隸制度存在之州，南部諸州，幾全為奴隸州。）以謀得權勢之平衡，用各種策畧之結果，在一時期中尙能達到其目的，其與墨西哥交戰，攫得特克沙司之地，以增加一個奴隸州，又曾企圖脅迫西班牙，賣其克山巴之地，更謀廢止米索利——利——契約條例，而取列布拉司加及堪札司兩部落以為奴隸州，北部之人民，見南部漸次增加其領土，大為驚恐，遂謀防禦之策，雖自米索利契約條例廢止，堪札司已加入為奴隸州，然卒賴自由論者（希望廢止奴隸制度者）之努力，將北部之人民，盡量移往於該地，以人民之投票，決定為自由州（未行奴隸制度之州，北部諸州多為自由州。）但其得成為自由州，亦非一蹴而就，曾經幾許之鬥爭，始獲達到此次決定之實行，當時鄰近之奴隸諸州，為防害北部人民之移住於該地，曾互相稱兵，演過流血之慘劇，自斯時起，南北兩部之感情，已逐漸分裂，而至於利害完全相反之境地矣。

如前所述，共和黨之產生，實在此次鬥爭之際，蓋為欲防止奴隸制度之更形擴大，始有是種組織之成立，創立不久，即有相當之勢力，具有足以與歷史最久，而最有力之政黨相對抗之力量矣。

共和黨組織成立，於一八五六年六月十三日，在費府菲亞特爾菲亞開會員大會，推選有名探險家約翰察爾司弗利孟德為大總統，弗利孟德為南加羅來拉州人，就其住居，應屬於南部之人，因其反對奴隸制度，遂

入於自由州，但彼對其由於南部合衆國憲法所得之權利（即南部在各州主權之掩護下所得之奴隸制度），尙希望不受任何干涉，蓋只非難此種制度之更爲擴張而已。

當時民主黨，亦推選詹姆士·布克南爲大總統，兩黨遂起激烈之競爭，南部諸州，除密利蘭德州以外，（註：該州係推選菲爾摩西）均指定布克南爲候選人，結果，布克南當選，屬於民主黨之勝利，布克南既就大總統之職，美合衆國人民，曾竊盼彼能謀諸黨之調和，實現公平之政治，殊事實與期望相反，不惟不能調和諸黨，且致反對黨之共和黨，極口對彼加以非難攻擊，黨爭更有益形激昂之傾向，然當布克南就大總統後，南部之政黨首領，頗有極爲得意者，當初選舉熱烈競爭之際，南部黨人，曾作如是暴言：「如共和黨之候補者當選，奴隸諸州，即貫激其主張之主權，與聯邦脫離」云云。雖出於一時昂奮之脅迫的言語，當時南北兩黨間競爭之激烈，可想見矣。然失望往往起於意外，當南部之政黨，正慶祝其勝利之際，共和黨之勢力伸張，幾如旭日之昇，其在堪札司州鬥爭之結果，不特使南部增加奴隸州之企圖絕望，更使奴隸制度之弊害，漸爲有識者所了解，而痛論非難之矣，共和黨首領，表示斷然抵抗之意志，以威脅南部，南部方面，大爲驚恐，有欲主張白黨之威勢，而公然訴諸黨派之偏見者，又有着着進行瓦解聯邦之準備者，南部之新聞紙，盡量宣傳聯邦分離之利益，以誘惑南部之人民，使其斷絕對於聯邦之好感，其首領更互相連結，以謀實現顛覆聯邦之企圖，當時大總統布克南之政治的感情，與南部之政黨首領相同，故自南部政黨首領中選出多數內閣員，布克南因重用彼等，其自身之政治的意志，漸被彼等蠶食，亦未介意，於是如財政、陸海軍、內政，外交等要職，均直接或間接入於南部黨人之掌握中矣，如是逐漸進步，竭力不使北部政黨發覺其計劃，甚至以國

庫供南部之用途，派遣數艘兵艦於海外，分配無數之兵器於南部諸州，以作揭反旗時之準備，其內外之官吏，亦儘量登庸其黨人，然一方共和黨之勢力，並不因此失墜，依然日益增加，大有壓倒民主黨之傾向，南部首領，睹此更爲憤懣，遂決意與聯邦分離，而公然着手抵抗北部之準備，於是南加羅來拉州首先發難，於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在該州之衆議院議會，有：「我南加羅來拉州與其餘奴隸州，應即着手南部同盟國之組織」之決議，託各州知事報告此主旨於南部諸州，並大事鼓吹，故諸州亦表示贊同，於是遂即續着手是項準備矣。

迨一八六〇年，南加羅來拉州之有名政治家密敏賈爲該州之委員，至瓦——幾里亞州，利其孟德作一場演說，謂合衆國之憲法，實缺乏保護南部諸州之力，故若欲永久維持聯邦，不可不更求有力量者以代之，出此項論調者，不僅彼一人，即同州之有血性政治家，亦曾作此類演說，是故明於觀察者，已憂慮禍患之將起起。

當此時，大總統布克南之任期，尋將屆滿，已迫於新大總統選舉之時期，民主黨之國民會，遂於四月二十五日開會於南加羅來拉州之却爾司頓地方，推選出馬薩鳩塞州人卡列布·庫遜 (Caleb Cushing) 爲大總統，嗣以人民之中有不慊於彼所演說之政綱者，遂別組所謂南部會者，於五月三日再開大總統選舉會，以議論紛紛，未有決定，又於六月十三日民主黨之國民會，再開會於巴爾基摩亞，經極度大論爭之結果，又分爲二派，大半數退席後，由少數者投票結果，推選出依利羅依司州人史特芬·亞羅爾特、達古拿司 (Stephen A. Douglass) 爲大總統，亞拉巴馬州人彭家敏，費波脫力克爲副總統，其大半數之退席者，又推選現任副總統

建達基州人約翰，加伯爾布列金里吉 (John C. Breckinridge) 爲大總統，及阿利根州人約賽夫、奈恩爲副總統，又有其他稱爲憲法同盟之一派，於五月九日，開會於巴爾基摩里亞州，推選忒勒司西州人約翰、伯爾爲大總統，及馬薩鳩塞州人越德瓦德越威特列爲副總統，以上爲南部之選舉運動，又北部國民之共和黨，於五月十六日，開會於支加哥府，推選依利羅依司州人阿布拉哈姆林肯 (Abraham Lincoln) 爲大總統，密因州人罕里巴爾哈墨林爲副總統，各黨各派，曾有如上述之猛烈運動，結果，於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十一月六日之選舉，勝利卒歸於北部國民之共和黨，林肯當選爲大總統。

大總統佈告宣戰

林肯當選爲大總統，南部諸州，忽下退出聯邦之最後決心，蓋南部諸州，在未選舉之先，即公言若此次大總統不出自本黨，必斷然退出聯邦，如南加羅來拉州實爲其主倡者，該州在諸州中佔最有力之地位，執南部諸州之牛耳，又諸州中最重奴隸制度，實無與匹儔者，又無如該州之嫌忌輕蔑北部商人者，同時該州又爲極熱心之分離派，始終極力主張分離，所以一聞林肯之當選，即向諸州大事鼓吹，努力於其分離運動，更脅迫密利蘭德州，瓦幾里亞州，北加羅來拉州等著奴諸州，必出於聯合於北部或聯合於南部之一途，決不許其採取中立態度，其如是脅迫此三州者，蓋知此三州一經脅迫，必與南加羅來拉州聯合故也。

在南加羅來拉州，當林肯當選大總統之六星期後，即十二月十七日，在却爾斯頓開民衆大會，宣告正式廢止一七八八年所制定之合衆國，現行憲法之承認，並鳴砲慶祝，民衆整隊參謁加爾宏 (Calhoun) (註：合衆國之政治家，南加羅來拉州民主黨之原首領，一七八二—一八五〇年) 之墓，當日並休假一日，以示慶

祝，於是南加羅來拉州之國民會，派遣委員數名，至華盛頓府之中央政府，提出如下之要求：「我州既已經退出聯邦，則凡在於州內之中央政府之城砦，武器，及其他之財產，均應移於他州。」此等委員，曾與中央政府相約，在談判未得結果之前，雙方應嚴守和平，禁止一切亂暴之舉動，雖有此要約，終發生一件之動亂，即當時有安達生少佐者，與衛兵七十人，為中央政府保守却爾斯頓港的之一小堡壘摩脫爾脫里城砦，曾向政府請求援軍，陸軍大臣弗羅依德恐此種舉動，益激起分離黨之憤怒，未許其請求，安達生未得許可，遂自動攜其糧秣兵器，移駐比較堅固之薩姆他城砦，因之，南加羅來拉州之人民睹此，以為中央政府破壞盟約，大起非難，陸軍大臣弗羅依德為欲免除彼等之非難，曾嚴命少佐撤退戍兵，少佐竟抗命不從，因之南加羅來拉州之委員，向中央政府提出從速撤兵之要求，若不實行，即中止其餘之談判，而大總統布克南對此躊躇不能決，經過數日，始回答如下：「認可南加羅來拉州之獨立與否，須由國會議決，非由大總統所能決定，又安達生少佐之獎懲，亦為余權限以外之事」云云。南加羅來拉州委員等，聞此不勝憤激，曾向布克南送達意含侮辱之書面，主張安達生之舉動為有罪，而大加責難，然布克南又答覆該委員等，謂彼等之書面，不在答辯限內，於是激起南加羅來拉州委員之憤怒，即時辭去華盛頓府，以為安達生之舉動，顯係表示敵對行為，遂奪該州內之其餘城砦，更建築數處砲壘，以攻擊薩姆他城之準備。

迨至一八六一年一月五日中央政府，以汽船載運援兵、武器、糧食等，送往薩姆他城，當此船將解纜之際，布克南政府之內政部部长，竊以此消息密透於南加羅來拉州，此船到着，即被砲擊，此船為商船，無大砲之設備，對其攻擊，毫不能抵抗，不得已遂退却，不得入港，南加羅來拉州尚不以此為滿足，欲乘勢進迫

薩姆他城，卒以委員之勸阻而中止，但同時曾有：「如有企圖援助薩姆他城者，即認為對我等宣戰。」之言，但中央政府，對之亦莫可如何，因此國內不民，對大總統布克南失其信任，大加非難，極希望新大總統林肯之從速就職。

當斯時之中央政府，所以使南部諸州得脫離中央政府之好機會者，此乃合衆國政治之缺點所致，蓋大總統之選舉，乃在前任大總統之任期中舉行，而新任大總統當選後，大底經數月方始就職，如此次之選舉，林肯乃於上年十一月當選，至翌年三月，方始就職也。

此時，其政府縱爲強有力者，然在此新舊交替，舊任尋將卸任，新任尚未就職之期間，對於政務，難免鬆懈，因而減少政府力量，此爲當然之事，強有力之政府，尙如此，在力量薄弱之政府，其影響當然更大，現布克南政府，在平時力量，已甚薄弱，當此交替時期，更呈萎靡不振之象，新對於南北分離之危機，如何處置，實一籌莫展，布克南對此危機，亦無斷然處置之魄力，僅向國會報告事態之經過而已，然國會中有詰發松蒂威斯其人者，對南加羅來拉之主張，大表同情，彼佔於南加羅來拉州，及其他南部諸州之立場，曾作如下之論調：「無論何州，均有要求中央政府撤去各州內駐軍之權利。」又瓦幾里亞州選出之議員密孫，亦有如下之論調：「大總統爲實行法律，得在任何州內」，用陸海軍法律規定，應不適用於南加羅來拉州，「贊成是種論調者不少，尤以在院外者爲多，遂於一八六一年二月，集合南加羅來拉州、覺幾亞州、亞拉巴馬州、秘士石壁州、魯易加拉州、弗羅利達州等六州之人民，於亞拉巴馬州之孟特哥墨里，以合衆國憲法爲基本，制成六州之憲法，組織成一新同盟國，選舉當時之名人詰發松蒂威斯爲大總統，及覺幾亞州人，亞力山大、

司基賁司爲副總統，六州既組織同盟國，復介紹中州加入同盟國之組織。

在先南加羅來拉州，當未倡分離之前，在中央政府任職之南部人，常阻礙中央政府之作用，以企圖顛覆其基礎，就中以陸軍大臣弗羅依德爲最熱心之一人，彼曾由北部之軍械庫，運搬十萬以上小槍，及旋條槍於南部，又將軍隊之大部份，使統屬於祝溫庫斯將軍之下，而將軍又竊將部下之兵，及軍械、糧秣，並由國庫取出一百萬元以上款項，交於分離黨之手，弗羅依德，不特對於陸軍有如此非法舉動，其對於海軍亦取同樣之政畧，將船舶之大半，移於遼遠之地，其殘部存者，令其指揮官，悉以供南部之用，此種作法，姑不問南部之人民，是否有與北部分離之權利，假令退一步言，決定其有此權利，但在弗羅依德之立場，其非法行爲，乃決不能寬宥者也，何則？彼爲政府之陸軍大臣，即濫用其在官之權力，而謀顛覆其所供職之政府故也。

當此時，大總統布克南雖爲一國之元首，以內閣閣員之奸計，及處於諸黨輕蔑之環境中，且常有被暗殺之虞，彼完全處於孤立地位，而不能充分活動矣，反顧布克南自身其所取之態度，亦不可謂爲正當，蓋在當時，彼若以爲不應容許南部諸州之分離，則亟應設法阻礙其武力之發達，或以政治，或以兵力，促南部諸州人民之反省，若應容許彼等之分離，則應取和平政策，使其安穩分離，使兩者維持親交國之關係，布克南計不出此，優柔寡斷，一若居於旁觀者之地位，事態之演變至此，不可謂非由彼之失策所致也，然細考當時之實情，亦不可盡非難彼一人，應一半歸咎於國家制度之缺點，即如新大總統已經選出，而舊大總統依然在職之慣例，致發生新舊交替時期之鬆懈，亦一大原因也，總之，布克南大總統，在當時，爲大總統中最被非難之一人，想爲讀史者所首肯者也。

在一八六一年三月四日，林肯就職之期，傳有企圖暗殺者，林肯爲避免危險，遂微行抵華盛頓府，在史科特將軍之軍隊保衛之下，舉行就職典禮，當時南北分離之危機，已迫眉睫，欲維持平和，已至絕望，南部之人民，捨棄其職業投入陸海軍者，日益增加，多數願與同盟國同其運命，雖不可謂南部人民全體均希望分離，即南北兩黨之領袖中，亦有欲盡量謀避免兵禍者，不過就全般而論，南部人民，已具欲達分離之目的，不惜訴諸武力之決心矣，至北部人民，則均以和平爲主旨，中央政府官吏，亦欲尋各種機會，努力避免戰亂，反之，南部方面，新同盟國則甚活躍，招募兵丁，籌集軍費，日夜急於交戰之準備，呈緊張之氣象，南部交戰之準備，既經完成，即先集義勇軍於南加羅來拉州之却爾斯頓及弗羅利達州之彭沙哥拉地方，將却爾斯頓之軍隊，約七萬五千人，歸鮑爾卡指揮，鮑爾卡爲法國人之後，當時住於魯易加拉州者，當彼就任司令之後，即築砲台於薩姆他城砦之前，以作砲擊之準備，至三月間，新同盟國，派遣數名使節至華盛頓府，要求面會大總統林肯，大總統拒不接見，由當時內閣中最有勢力之大臣俄西德接見彼等，謂：「政府並不承認君等有官吏之資格，故大總統謝絕諸君之面會。」彼等謂：「大總統既拒絕余等之面會，余等不能不認爲對余等開戰之宣告。」言畢，即拂袂辭去，於是南北兵端遂啓矣。

斯時，薩姆他城砦攻擊軍之司令鮑爾卡，先遣使勸守將安達生來降，安達生不許，即命出擊，自却爾斯頓之諸城砦及砲台，開始向薩姆他攻擊，時爲一八六一年四月十二日，午前四時半也，守薩姆他之兵，不過七十餘人，子彈，糧食，均已缺乏，受七萬敵人之包圍，苦戰達三十四時間，並無恐懼之色，但因其兵營屢被砲轟着火，戍兵已陷於窒息之狀態，不得已，安達生乃降伏，南軍爲保全其面目計，許其自動退去。

交戰後第一戰，南軍獲勝之消息，達於全國，南北人民，均極其激昂，戰爭空氣之熱烈，如注油於猛火，倏即蔓延於全國，南北兩部內黨派之區別，幾已全部消滅，其陣線僅顯分為南部人民，北部人民兩部而已，即如共和黨內之南部人，皆左袒於分離派，又民主黨之北部人，皆互相團結，作北部政府之聲援矣。

大總統林肯，遂於此時公布南部征討之宣戰書，國民之富於愛國心者，均競應徵兵，不久，即組成三十萬義勇軍之一大集團，又當將自北方召集軍隊，以防衛華盛頓府之時，適值密利蘭德州之人民，預定出發，參與南部行動之軍隊，將通過巴爾基摩亞之時，為賤民所襲，傷亡甚多，不得已，遂入華盛頓府，以當防衛之任，因此密利蘭德州已與南部諸州隔斷連絡，亦不得已變其初志，而與北部合作矣。

又大總統在發表徵兵布告之時，同時發表封鎖南部諸州各港之布告，此布告之發表，實為中央政府之一大錯誤，蓋在萬國公法有：「政府不得封鎖本國之港灣，其得封鎖者，惟敵國之港灣」之規定。今合衆國政府，既封鎖南部之諸港，正遂南部之希望，換言之，即不啻承認南部為獨立國家也。

當此時，瓦幾里亞州，亦公然與北部分離，而左袒於南部，瓦幾里亞州為華盛頓（合衆國第一任大總統）許發松（第二任大總統）馬迪生（第四任大總統）等之出生地，為合衆國建設最有力者，故其退出聯邦與否，實處於兩難之境，不過在利害關係上，人民多以左袒南部為請，遂不得不與南部同盟國聯合矣，自瓦幾里亞與南部聯合之後，特基沙司州阿堪禮司州北加羅來拉州忒勒司西州等四州，亦相繼加入於南部同盟國，南部同盟國，遂移其新政府於瓦幾里亞州之利其孟德府，於是南北兩黨，竟毅然分離，推動百萬大軍，而正式交戰矣。

南北戰況

瓦幾里亞州，在哈巴司。富貢里有軍械庫，孟魯城砦，及維富克之海軍營所等，乃中央政府之最重要地區，瓦幾里亞州之人民，自與合衆國分離，當然注目於是等重要地區，所以瓦幾里亞州民，首先即奪取哈巴司，富貢里之軍械庫，惟當時守庫官吏，於退却之際，已將軍器之大半，加以破壞，故州民占領該地後，亦無所獲，其次又進行孟魯城砦及維富克海軍營之奪取。該海軍營所有大砲二千門，與多數之彈丸，爆裂彈，與軍艦十二艘，當瓦幾里亞州民大舉襲擊之時，海軍營所所長馬哥西上尉。雖有兵士一千餘名，對於州民五百餘，並不抵抗，僅沉沒軍艦二三艘，即將營所及兵器之全部，讓渡於民兵而退去，合衆國之國會，深以此舉動爲怪，將其交付審判，結果，對該所防衛之疎忽，判決爲布克南及林肯政府之過失，又孟魯城砦，前臨金沙比克灣，及鳩姆斯河，爲中央政府之重鎮，且爲堅固之城砦，在瓦幾里亞州人民舉兵之初，即欲奪取，但以中央政府，在本年五月，即以兵一萬三千名，任該城砦之守備，所以未陷入敵手，若該地被瓦幾里亞州所奪，則中央政府，勢必陷入於空前之困難。但此城砦之能以保守，不謂非中央政府之僥倖也，該城砦爲巴脫拉將軍部下之精兵。當守備之任。

當交戰之初，即有南軍將大舉攻擊中央政府所在地華盛頓府之說，後果由南部進迫該地，至今瓦幾里亞州又已加入南軍，則華盛頓府益陷於危境。故中央政府，於四月十九日，急調馬薩鳩塞州之第六旅，以當該地防禦之任，又該地乃北部之要塞，與瓦幾里亞州僅隔一波特馬克河相對，如一旦有事，實危險萬分，故即刻着手在附近之阿昆頓高地，及亞力山陀利亞建築砲台，以作嚴重之防禦。

至同年七月，南北兩軍，對峙於波特馬克河之南岸，南軍三萬餘人，爲鮑爾卡將軍指揮，北軍約四萬，爲馬克特威爾將軍指揮，但其部下之兵卒，尙未熟練，且不知軍隊之紀律，其士官亦多爲缺乏經驗者，必須經相當時日之操練，始克作戰，爲迫於事勢，必須早日出發，不得不即刻進軍，以冀萬一之僥倖，南北兩軍，均分其全軍爲二師，本隊向東，其他之一師，分爲二旅，每旅約士兵八千名，北軍爲巴達松指揮，南軍爲將司東指揮，遙向西進，兩軍相對，約隔五十哩，南軍之師部，接近於鐵道線路，甚便於運輸，在北將馬克特威爾之計劃，將令巴達松遮斷將司東軍之進路，彼則自率兵以攻擊鮑爾卡將軍之兵，然因屬於巴達松部下之彭西爾，蛙里亞之義勇軍，在其約定期限以外，拒絕參與戰爭，因此困難，遂使其計劃歸於泡影，巴達松不得已，由戰線退下，馬，特威爾，遂不得不單獨抵抗將司東及鮑爾卡二軍矣。

當時南軍之將司東，率其全軍，來援鮑爾卡之本軍，馬克特威爾，遂乘虛於七月廿一日清晨，開始攻擊南軍之右翼，大敗之，再欲進擊之際，被南將賈克孫所率瓦幾里亞兵擊退，北軍卒被賈克孫之兵阻止，不克前進，激戰數次，兩軍正酣戰之際，南軍將司東之奇兵，突由西方馳至，向北軍之右翼，施以猛烈攻擊，北軍不支，遂退却，是役南軍得大勝。

自南北戰爭方開始，南部同盟國之大總統蒂威斯，即發表緝拿私船的命令，在北部大總統林肯，亦取復讐手段，發表封鎖南部諸港之令，當時，北軍之軍艦，不過四十二艘，而其中完全可用者，僅一艘而已，但至本年終，已突增編二百六十四艘之多數矣。

在交戰之第一年，海陸軍聯合戰，共有二次，其第一次，在比加羅來拉州，哈特拉司灣之諸城砦，爲北

軍所陷，其第二次，由北軍之副艦長鳩賁度將軍，及夏滿任指揮，奪獲在南加羅來拉州羅亞魯，根特蘭司港之諸城砦，及沙窪拉河口之台比島，此後羅亞魯港，遂爲北軍之策源地。

當時，英法二國不以南北戰爭爲單純之內亂，視南部同盟國爲一個之交戰國，與合衆國視爲同一之位置，所以南部人民，竊屬望於外國之援助，以密孫及司來得爾爲英法兩國之使節，二人由封港脫出，秘密乘英汽船陀輪陀號，欲取道哈望拉前進，忽被北軍軍艦探知，山，加司頓之艦長威爾克司，追及陀輪陀號之後，卒將兩使節擒獲，護送於合衆國，英國大爲憤激，將啓英美間之兵端，合衆國政府，當以威爾克司艦長之處置不當，釋還兩使節，遂得無事，在此狀態中，交戰第一年之一八六十年，已到年底，翌午，南北戰事更爲猛烈。

南北戰爭第二年南軍之戰況

當一八六二年之初期，北軍出動約五十萬人，南軍約三十五萬人，其戰爭之第一年——即一八六一年，交戰尙無一定之步驟，及至本年，兩軍作戰，已定大體之目標，北軍作戰之主眼，爲以下之三綱。第一，打開秘士石壁河之通路。第二，封鎖南部諸州之諸港，第三，攻畧利其孟德府。南軍則固守哥羅木帕司，亨利城砦，脫勒爾省城砦，及其他堅固要塞，並緊布防禦線，北軍則決定沿屯勒司新河以切斷其中央，據哈勒庫司將軍之戰畧，以顧蘭德將軍率兵七萬，副艦長德福自凱洛率軍艦數艘，以進向亨利城，亨利城砦，爲南軍基爾舫，率兵二萬，當守備之任，原來亨利城砦並非若何牢不可破，只以守將基爾舫之死力抵抗，故久不能拔，當基爾舫在交戰中，以其本軍馳赴脫勒爾省城砦之時，北軍艦長福德，即率軍艦向該城砦猛烈攻擊，卒

爲南軍擊退。但南軍以兵二萬對七萬之大軍，知衆寡不敵，欲突破北軍之重圍而出，遂決死向北軍陣線猛衝，當時，北軍之大軍爲顧蘭德將軍指揮，其部所屬，又有老練之勇將史密司上校，所以南軍如何捨死，欲突出重圍，終不得逞，反被北軍擊退，守兵之一部份，竊乘小汽艇夜遁，其餘殘兵，悉降伏於北軍，時一八六二年四月十六日也。

北軍此次勝利，俘虜一萬人，獲小兵器二萬餘件，又占領建達基州之全部，及忒列司西州之大半，使南軍退出其防禦線五十哩，自此北軍遂佔優勢，繼續戰勝而前進。

最初，南軍保守當秘士石壁河右岸之新馬德利德，及當左岸馬德利相對之第十島，北軍之副艦長福德，砲擊該島三星期之久，尙未奏功，北軍之將波蒲，欲渡秘士石壁河援助，以施行猛攻之際，暴風雨猛然而至，又以對岸之地有南軍砲台數個，配置其間，卒未能渡河，計劃由脫勒爾省與彭度之間，穿一運河，其長十二哩，寬五十呎，竣工之後，先由此運河送船數艘至第十島，最後又開軍艦二艘，以攻擊敵之砲台，斯時波蒲已渡過秘士石壁河，以突擊敵之背後，南軍對此，以兵七千迎戰，戰鬥十分激烈，奮戰數小時後，該地卒爲北軍佔領，時自四月七日起，十日之間，該地遂全入於北軍之手矣。

南軍自本年以來，繼續敗北，但在西部尙取攻勢，自北軍佔領第十島之日，同日，兩軍又在西部開始對抗，兩軍均分其全軍爲二隊，北軍本隊，歸顧蘭德指揮，南軍本隊，歸鮑爾卡指揮，北軍之別隊，爲厄頁爾指揮，南軍之別隊，爲將司東指揮，南軍鐵道交通甚便，早已取得聯絡，乘北軍尙未取得聯絡之先，將司東遂率小軍向顧蘭德之軍攻擊，此時南北軍各四萬餘，兵數適相匹敵，四月六日清晨，南軍整隊向森林中前進

，出其不意，襲擊北軍之陣營，北軍狼狽敗走，南軍士氣振奮，益加追擊，北軍背臨大河，無路可逃，進退維谷之際，顧蘭德遂激勵士卒，向河岸突進，集合部下之砲兵，又集合殘餘之步兵於周圍，不許退却一步，決死以抵抗南軍，斯時南軍欲向北軍攻擊，必越過一深谷，谷水甚多，淤泥甚深，涉過甚困難，北軍見此機會，遂令砲兵一齊集中，向南軍砲擊，北軍軍艦，又向河中前進，以砲擊南軍之背面，南軍腹背受砲擊，漸感困難，能越過深谷者，甚爲少數，斯時，南將將司東中敵彈而倒，南軍更爲失勢，而北軍又得坏頁爾所指揮之援軍二萬趕至，其勢力忽然增加，南軍遂一變而呈敗象矣，兩軍相持入夜至七日，戰況與六日相反，北軍轉爲優勢，南軍則益陷於窮境，南將鮑爾卡竭力指揮全軍，欲以挽回頹勢，終不可能，激戰數小時後，南軍不得已遂向柯林斯退却，但南軍此次戰敗退却之際，秩序仍未紊亂，是役，北軍死傷，合計約一萬三千六百六十一人，南軍死傷約相等，此二日間之戰爭，名曰：「西羅之戰。」此戰之後不久，南部同盟國之政府，已知米索里及阿堪札司之不能維持，遂拋棄該地於北軍之手，將所有軍隊開赴柯林斯，集合於鮑爾卡軍之下。

北軍以西羅之戰，博得大勝，更乘勝壓迫南軍之戰線，以軍艦數艘，進於秘士石壁河之下流，擊敗南軍之鐵甲軍艦隊，自柯林斯遂擊南軍，而占領彼維城砦，北軍之軍艦，更前進擊破滅姆肥斯港頭之小艦隊，而畧取該港，又占領滅姆肥斯及却爾斯頓間之鐵道，更奪取建達基州與西忒列司西，又自滅馬費斯經過柯林斯，幾占領至茶打魯卡之全線，此時坏頁爾將軍，正銜顧蘭德之命，急進以攻擊茶打魯卡，該地位於覺幾亞州之西境，在屯勒司西河之上流，爲鐵道西南線之中心，爲極重要之地區，南軍欲遮斷此全線，不使北軍侵入

，所以南將之布拉克將軍，首先即向魯易斯威爾之方向進軍，本來南軍曾兩次由此線路退却，前次北軍再度進出該地之時，北將哈勒庫司追擊南軍，進至柯林斯方面，因其素性謹慎持重，率軍正徐徐前進，尙未到着柯林斯，南將鮑爾卡即潛行退却，因之南軍方面，以鮑爾卡之行動卑怯，大加非難，旅以布拉克將軍代之，南軍甚銳意奮激，切欲雪敗北之恥，重新集結多數之援軍於布拉克將軍指揮之下，故斯時茶打魯卡之堅固，誠爲南軍前所未有，又該地可通之路，卑濕泥濘，進軍甚爲困難，布拉克將軍之兵，正抵抗北將坏頁爾之兵，其他之二軍，即汪董將軍之兵，與布來司將軍之兵，正抵抗願蘭德將軍之兵，而又先企圖自柯林斯擊退屬於北將羅塞克蘭斯部之二萬以上之兵，然南軍所有兵數，雖超過北軍之上，但尙爲北軍大敗，傷亡無算，北將願蘭德乘勢進軍於威庫斯巴谷，更欲得第二勝利之際，時南將汪董將軍，正擊破北軍於河里，史布林谷斯之地，北軍損失，在二百萬元以上，願蘭德因受此掣肘，遂不得不中止前進，不久，北將夏滿欲努力向鴉佐河與威庫司巴谷之間前進，亦被南軍擊敗於基卡梭之地。

迨至入秋，戰況完全大變。從來之南軍，完全立於防守之地位，但現在決襲擊西部，及海濱附近之北軍，蓋南將布拉克得援軍之後，已得襲擊在建達基之坏頁爾軍之自由，所以襲擊該州者，其目的在奪取該州所蓄藏之金與穀，且欲使北軍不能進出於秘士石壁河上，更欲乘勢迫建達基州加入南部同盟國，着手此計劃後，即先令屬於摩昂及覆列斯忒兩將部下之騎兵前進，兩將乃饒勇善戰，屢著武功者，斯時，布拉克之兵約共五萬，一方北將坏頁爾之軍，得願蘭德及其他之援軍，合計在十萬以上，故布拉克在伯力威爾之一戰，卒以衆寡不敵，而戰敗退却。

是時，合衆國政府，以坏貝爾將軍奏切，不如預期之速，遂以維塞克蘭斯代其指揮之職。羅塞克蘭斯就職之後，即集諸軍於雅西威爾，欲從該地進軍與布拉克大戰，而布拉克亦北進至於馬福里司波羅，兩將之計劃，正相吻合，於十二月三十一日，兩軍開始大戰。

是役，羅塞克蘭斯之戰畧，乃將左翼軍力加強，以攻敵軍較弱之右翼，一方布拉克之戰畧，亦畧與此相同，甲乙優劣相同時，惟制機先者可以獲勝，布拉克幸能制機先，嚴陣以待，當北軍之右翼，欲突擊南軍之左翼，正渡史河通之際，南軍急向之開始攻擊，北軍突遭攻擊，幾致敗北，北將雪嶺達爲老練之將官，剛勇出衆，督率士卒，抵死奮戰，以待羅塞克蘭斯軍隊之到來，南軍之攻擊，極爲激烈，凡激戰四次，北軍卒不支而敗北，傷亡甚衆，多數之槍砲，爲南軍所奪，經二日後，即一八六三年一月二日，布拉克再向北軍開始攻擊，然多不能進展，反屢被擊退，屢進屢出，終不得手，後竟不得不拋棄侵入西部北軍領地之計劃，是役，傷亡幾達全軍之四分之一，南北戰爭中之最激烈者。

海戰及東部之戰

一方在秘士石壁之下流，北軍之海軍，更博極大之勝利，北軍之海軍，當初似甚軟弱，一正式交戰，即著著進步，成爲一大勢力，如以前之攻畧羅亞魯港，於戰爭實有甚大關係，蓋羅亞魯港之城砦，乃位於却爾斯頓沙窪拉海岸上之一城砦，爲防守此地區最緊要之地區，北軍原欲沉載石之船舶數艘，以封鎖該港，後又中止，蓋以該港爲南部貿易最緊要之良港，不忍遽加破壞，非以天下之利益爲重之政府所肯爲也。

其次，北軍之所企圖者，在由艦隊長發拉卡特攻畧新阿爾蘭斯，以遮斷南部諸州與秘士石壁河下流之連

絡，該地爲南部作戰上之重要地區，但南部同盟國對於該地之防衛，甚爲鬆懈。北軍艦長發拉卡特於是年初春，率四十餘艦之大艦隊，與巴脫拉將軍部下之陸軍會合，以奪取該地。至四月間，已進入秘士石壁河口，而以臼砲艦數艘，停泊於沿河岸堤防之樹蔭中，又以十三吋之爆裂彈，繼續攻擊，爲防船泊入港而建立之賈克生城砦，及畢勝忒，菲力卜城砦，達六晝夜之久，實放射爆裂彈一萬六千八百餘枚，隔該地三十哩巴里直地方之家屋窗戶之玻璃，多被震壞，水中之魚類，接續浮上水面，其激烈可想見矣。

南軍方面，則豫將船舶數艘，加以連鎖，以閉塞海峽而防礙船舶之通行，故北軍欲前進，不得不先切斷此種障礙物，以打開軍艦之通路。於四月廿四日午前三時，漸把障礙除去，愈近城砦，開始砲擊。南軍雖由海岸上之諸城砦及諸砲台，連發砲火以施防戰，但北軍毫不介意，仍向彈雨砲烟中挺進，忽與南軍之艦隊遭遇，遂演成大激戰。南軍之艦隊十二艘，悉被破壞，遂大敗。北軍更乘勝前進。至於新阿爾蘭斯地方，施行猛烈攻擊，尋將該地陷落之際，防守該地之洛威爾司令，已知不可支持，遂將多量之汽船，帆船，及其他軍用品，用火焚燬，使不爲敵用，北軍發拉卡特，更指揮艦隊，攻擊諸城砦之背後。南軍遂降，更溯河而上，占領巴頓霧支及那支節支而與上流之北部艦隊聯合矣。

此南北戰爭之爭點，在於利其孟德府，所以北軍計劃，以波特馬克軍自半島進入，自華盛頓府乘船而下，合特馬可河，約十萬大軍，由孟魯城砦上陸，以四月四日，向約庫蕩緩徐進軍，在約庫蕩長互十三哩之地，由南將馬谷爾達僅以兵五千人防守，即北將馬克蘭斯將軍，亦不能測知敵之用意，而不敢冒然出擊，於由華盛頓府開來之砲兵隊到後，始將該城砦三重包圍，結果，南軍以五千之兵，抵抗北軍十萬之衆，保守月餘，

使北軍大受重創，南軍卒因衆寡不敵，而退出該地。

另一方面，南將將司東爲不使北軍遮斷其糧道，曾遣後衛兵於威利亞姆斯巴谷諸砦，以資防守，在該地遂起激戰，南將福加指揮後衛兵防戰，達九小時，卒因北軍增援，猛烈襲擊，遂以不支，乘夜逃往利其孟德方面，北軍追之，至於距離利其孟德七哩之地點，利其孟德市一時現恐慌之象，南部同盟國之國會，因之停開會議，北軍有襲取該市之可能，當時，北將馬克蘭斯知有南軍部隊，在於哈羅窪柯陀好司地方，若不擊退該地之南軍，則有被遮斷懷特好司南金谷之鐵道上聯絡之虞，更有遮斷馬克特威爾將軍所率自弗勒德里庫斯巴谷前進之三萬援軍之虞，所以馬克蘭斯不能不有所顧慮，遂命其部將波達攻擊哈羅窪柯陀好司，經猛烈戰鬥之後，南軍以衆寡不敵退去，此地得手，馬克蘭斯之憂慮一掃矣，斯時，南北兩軍均預期一大激戰即在目前，各呈極緊張之象，尤其是北軍切望馬克德威爾之來援，不啻大旱之望雲霓，然南將將司東將軍最富於機敏之才，當然不許北軍之逐漸增援，遂制其機先，命賈克孫將軍從雪南陀亞谷進軍，以迫脅華盛頓府，賈克孫奉命後，即得依衛爾將軍所部之兵萬餘人來會，兵力大振，即從雪南陀亞谷向史陀拉司巴谷之磅庫司急行，北軍避其威勢，爭先逃走，一日急走三十五哩，渡河陀馬克河而逃，南軍乘勢向華盛頓府前進，時華盛頓府恐慌異常，大總統林肯，依照戰時規則，管制鐵道之交通，更命令北部諸州之各知事，即送民兵以防衛首府，並命滯留弗蘭克林之福勒孟忒及哈巴司富頁里之彭克斯，以及弗勒德里庫斯巴谷之馬克德威爾，捕拿南將賈克孫，但賈克孫行動之機敏，遠非三將之所及，彼見三將之來，即速急退去，當退去之時，將所經過之橋梁，道路，盡行破壞，福勒孟忒於六月八日，跟蹤追彼於庫洛司基司灣，終不能達目的，北將西魯布於翌

日攻擊勒巴布力克港，反遭賈克孫還擊退却五哩以外，賈克孫遂得從容破壞橋梁，退回雪南陀亞谷，賈克孫固知所率一萬五千軍隊，難勝北軍三將所率六萬之衆，其所以取如斯迅速行動者，乃欲阻遏馬克德威爾之軍與馬克蘭斯軍之聯絡，又欲威脅華盛頓府以解利其孟德府之急也。

一面，馬克蘭斯將軍越過基加合米呢突進其左翼之軍，適遇暴風雨來襲，該地原甚卑濕，茲以風雨，道路化為泥濘，進軍甚爲困難，又以基加合米呢小河，變爲一片汪洋，幾不可渡涉，南將將司東乘此機會，率大軍攻擊此孤立之左翼，勢甚猛烈，北將沙木拉率兵渡其所架之橋，以攻擊欲占領該橋之南軍，使兩岸之南軍，不能取得聯絡，南軍猶力戰，冀欲取得聯絡，時南將將司東已負重傷，又因薄暮，本日遂休戰，翌日晨，南軍復開始猛烈攻擊，不幸將司東於是日午後因傷殞命，南軍失其指揮者，遂呈瓦解，四方潰走。

斯時，南軍另舉李將軍爲元帥，切望立於攻擊者之地位，南部騎兵將領史鳩亞特，以六月十二日，率精銳騎兵一千五百人從事畧奪，先着手奪取至懷特好司之鐵道沿線之糧食以焚燒之，更迴旋畧奪北軍之周圍，達目的後，遂歸回利其孟德府，北軍之馬克蘭斯亦欲前進，以福加爲偵察隊，使其進軍於利其孟德附近，卽此時忽風聞南軍之奇兵出現，北軍猶在探察虛實中，賈克孫忽發現於哈羅窪，柯陀，好司，附近，欲遮斷北軍與懷特好司之聯絡，使北軍不能進軍於利其孟德，召還福加之軍，復決定變更其根據地於約克河至吉姆斯河之間，馬克蘭斯既決定變更根據地之後，尙未側面進行之前，南將李，卽集全力於左翼，以六月二十六日清晨，攻擊在麥加里庫斯威爾之北軍右翼，但爲北軍抗拒未得逞，天明，更向更斯米爾進攻，該地亦爲北將波達固守，終日防守架設於基加合米呢之諸橋，使敵不得渡，入夜，盡將橋梁焚燬，方始退却，是夜——卽

六月二十八之夜，南將李推知北將馬克蘭斯之進軍，即速送縱隊，以遮斷彼之退去線。又南將馬庫爾達，以二十九日，在沙衛基斯車站攻擊北軍之後尾。但北軍能終日保持其位置，至夜，尚能繼續前進，十日，北軍乘北軍過富勒沙司田屯之際，欲遮斷其進行，亦未能達目的。北軍在此繼續進行中，頻受南軍之襲擊，且在非常酷熱之沙塵中，士卒皆極其疲勞，是夜，幸得於暗夜中，銜枚在馬耳灣之丘上集合。此馬耳灣丘爲一形似圓形劇場之高原，在其左右，層列砲台，在其左方，以砲艦數艘，以資防守。七月一日，南將李猶欲通過此處，但爲北軍強烈抵抗，毫無進展，於是北軍乃得列隊退至哈利公司、南新谷，是役，勝利屬於南軍，北軍之傷亡甚多，由於砲艦之保護，始得集合於詹姆斯河上，集合後，人數減少甚鉅，大總統林肯不得已，乃再有三十萬兵之募集。

經以上大戰之後，利其孟德之圍得解，南將李欲乘勝進兵近迫華盛頓府。該府之防衛司令波浦，陣於達比丹，又馬克蘭斯將軍，將其所率軍隊移於亞克依亞小河，以屬於波浦將軍之麾下，以嚴重防備李之來襲，此時李以利其孟德已安全無虞，遂率軍進向波浦，向前急進，欲在波特馬克之軍未到增援以前，大敗波浦之軍。

當此之際，賈克孫以八月九日，大戰北將磅庫司於西達山，大破之，但彼知此位置終不能長久維持，遂轉變方向，與李將軍合併，進向波浦。波浦知大敵將至，遂布陣於拉邦洛克之後，將其本隊以防前面之敵，南將賈克孫奉李將軍之命，先攻擊波浦之右翼，時即賈克孫先越過梭羅—費阿卡卜，達到於波浦軍之背後布力斯忒車站之時，八月二十六日也。

北將波蒲見南軍分爲數隊，欲乘此機會，以攻擊賈克孫軍，因波特馬克軍之不易來援，其企圖遂歸於畫餅，反被賈克孫軍擊破，不得已，集其殘軍於盧堡南之舊戰場，與南部之全軍作戰，今以寡不敵衆，且全軍疲勞，加之糧食缺乏，莫可如何，乃決意率其殘軍退守華盛頓府，將欲退却，又被南將李之兵追擊，北軍已陷於進退維谷之境，九月一日，遂與南軍訂約於匡基，訂約之結果，以才幹之勇將二人——即史其溫司將軍與基阿勒將軍——爲質，交付於南軍，以免危難，斯時，北軍既損失多數之官兵，兵器，及糧秣，更使南軍開達至華盛頓府之通路，該府益陷於危境矣。

南將李如是博得勝利，如破竹之勢，渡波特馬克河，進入於密利蘭德州，更再該州招募義勇軍，北軍方面，馬克蘭斯再任波特馬克軍之指揮，收拾瓦解之兵，再向攻擊南軍之路，偵知南軍秘密，獲悉南將李已分兵爲若干隊，並偵悉彼之左右只一小部隊，遂欲追擊，卒追及於沙武司山，李將軍已覺其分軍之失策，遂渡安期達木小河而回歸以前途徑，又派士卒促各分隊前來集合，斯時，若北軍速向李將軍攻擊，彼必致一敗塗地，幸北將馬克蘭斯猶豫一日，未遽加以攻擊，在此期間，賈克孫已大破北將買耳司上校一萬五千之衆於哈巴司富頁里，現已開到此間，遂得轉危爲安。

北將福加，以拂曉開始攻擊南軍之左翼，同時，北將邦賽德亦乘此良機，撤去橋梁，以攻擊其右翼，斯時，北軍人數在八萬以上，南軍則不足其一半，北軍攻擊極其猛烈，南軍固不屈守，激戰數回，福加受傷，北軍忽大亂，遂被驅逐，時兩軍均有援軍開到，北軍方面，有邦賽德來援，惟以其來援過遲，不能挽回敗象，後以日暮停戰，翌晨，南軍已失其蹤跡矣，蓋李將軍已有在前夜涉波特馬克河而退去之計劃也。近來南北

軍六週間，經數度激戰之結果，北軍得到勝利，推進於瓦幾里亞，於是乃獲免南軍之來襲，尤其可免華盛頓府之危險，此時大總統林肯，乃斷然公布其解放奴隸令矣，解放奴隸令者，與分離州之奴隸以自由之命令也。

此時馬克蘭斯將軍已被罷職，而以邦賽德將軍代其任，彼先由架設於弗勒德里庫司、巴谷之數所卅橋，涉過拉巴罕洛克，以十二月十三日，開始向該府背面所有之數堡壘攻擊，然以南軍陣於石壁之後，居高臨下，以砲火猛烈攻擊北軍，北軍將被擊破之際，幸已日沒，得免於濫殺之害，在此極短時間，北軍死傷竟達一萬五千餘人，翌日，僅率殘兵逃歸首府。

南北戰爭第三年兩軍之戰況

本年兩軍之戰畧，亦與去年無大差異。北軍之總數，實不下七十餘萬人，南軍尚不及其半數，故林肯大總統見勝敗之勢已判，遂於本年初，實行奴隸解放令矣。斯時，北將顧蘭德尚欲繼續成功，打開祕士石壁河之通路，但未能如意，數週間，欲由此處進擊其北方威庫斯巴谷以打開通路，終徒勞無功，遂決意變更方向，自祕士石壁河之西岸前進，率軍艦數艘，經過砲台下，駛過威庫斯巴谷都下，更擊敗正在進軍中之南將邊巴通之軍於義卜生港，時一八六三年五月一日也，又北將顧蘭德探知南將將司東來援邊巴通之軍正行進中，急挺進賈克孫地方，遮斷兩將之聯絡，以右翼牽制將司東，又以左翼將邊巴通逐回於威庫斯巴谷，顧蘭德更追其兵畧，以五月十四日擊敗將司東之兵於賈克孫地方，更西進，於十六日攻擊邊巴通於茶姆比翁山之陣營，遂占領該地，於十七日，追擊於比谷布拉克河之陣營，大破之。如是渡過祕士石壁河，僅於十七日間，即

閉塞邊巴通於威庫斯巴谷之堡內，顧蘭德前後攻擊該地二次，以南軍頑強抵抗，不得已，遂決定掘壕作戰，一見守兵，即施以砲擊，彈丸遍飛於全市，住民多掘穴潛伏以避危險，南軍雖奮力防戰，十七日後，漸陷於窮境，以七月四日，降於北軍。於是北軍欲打開秘士石壁河通路，以將南軍分爲前後兩段之目的遂達矣。

一方面，北將羅塞克蘭斯將軍，在七月，率軍六萬人，進向南將布拉克之軍，欲以遮斷其聯絡，布拉克大恐，以九月八日退出茶打魯卡，羅塞克蘭斯更進軍追擊布拉克，布拉克以得到援兵，遂猛烈回擊，羅塞克蘭斯之軍，頓呈紛亂之象，幸免於難，而集結於一處，以抵抗南軍，兩軍相對陣於期加摩卡地方，時九月十八日也。

十九日，兩軍又開始大戰，不分勝負，至二十日正午，戰鬥猛烈，斯時，南將龍庫司特林乘北軍左翼之虛，突進猛攻北軍之中堅，及右翼，欲應援其左翼之際，隊伍忽開始散亂，南軍見勢更施猛攻，北軍不支，大敗，時大將羅塞克蘭斯，激勵士卒，欲挽頹勢，但兵潰如洪水，挽救無效，遂敗退蟄伏於堡內，南軍更進擊，占領俯瞰全市之諸山，以遮斷北軍之通路，北軍堡內糧食，忽告缺乏，危急萬分，此時顧蘭德奉命指揮秘士石壁之師，即赴茶打魯卡，其局面乃大變，彼取得各地之密切聯絡後，又行前進，脫馬氏曾一度急擊，以十一月二十三日，畧取窩卡特洛浦，二十四日，福加父命該軍攻擊陸庫奧特山上之堡壘，並留止於其高地之上，爲南軍猛烈攻擊，越斜坡而追之，演一大激戰，時谷中雲霧充滿，咫尺莫辨，至翌晨福加進於米肖拉利山脈之南，又夏滿始終自北方猛烈砲擊，顧蘭德自窩卡特洛浦之陣營，進窺前南軍之戰線，知其微弱，不能抵抗兩翼之攻擊，遂命脫馬氏一軍攻其中堅，然送達此命令之使者，忘却顧蘭德所命之策畧，脫馬氏

築砲台於米肖拉利山脈之麓，向斜坡之有工事處，施以砲擊，因與顧蘭德之命令，全相齟齬，脫馬氏忽陷於困戰，但非凡之顧蘭德，即將錯就錯，改向南方之全前面，大施攻擊，南軍對此防戰，越過岩石深谷而登於高所，諸線悉斷，遂大敗逃走。以上係西部之戰况也。在東部方面，北將邦賽德以弗勒德里庫司威爾之戰之失敗，由福加代其任，時一月二十六日也。

一方，南將龍庫司特林向忝勒司西出發，然僅率軍六萬，以當波特馬克軍十萬之衆。此在北軍實一好機會，遂命令塞其威克將軍，攻擊弗勒德里庫司巴谷之堡壘，本軍則溯流上拉巴罕絡克河之上流，以占領基甘塞洛爾司威爾附近之俄爾達勒斯，斯時李將軍恃樹林之森密，足以掩閉進軍，冒險在北軍之前面，分調其軍隊，在北軍前面，則佯示立即大戰之形勢，暗令賈克孫率兵二萬，取十五哩迂道，出於敵之陣後，卒然大敗。由森林中出現之北軍，是夜，北將福加爲避免南軍詳知其所在，乃變更其位置，但李將軍翌日仍繼續對北軍加以攻擊，北軍逐漸敗退後方，於是南軍遂占領匡塞羅爾好司之地。

斯時李將軍欲施最後之攻擊，準備完成之際，北將塞其威克即涉過拉巴罕絡克河而畧有弗勒德里庫斯巴谷，正欲向南軍後陣攻擊之時，李將軍得此報告，即引還以應付此方面之新敵，於是兩軍大戰，自夜達旦，南軍攻擊猛烈，勢不可當，北軍遂辟易，渡河退却，李將軍又推進，欲與福加接戰，至則福加早已逃去矣，李將軍乘戰勝之勢，企圖攻擊北部諸州，以迫華盛頓府之城下，選拔南軍中之精銳，作充分準備之後，遂下雪拉脫亞河而涉波特馬克河，進向恰姆巴司巴谷，北軍又沿布溜橋與紹司山之東邊，以尾追李軍，但李將軍預料及北軍司令達爾米得，必斷其通過路線，而遮斷其與利其孟德軍之聯絡，所以遂向巴爾基摩亞威脅，向

東前進，使達爾米得爲防衛該使，退去一方，以讓其通路。

南軍正自恰姆巴司巴谷向基吉巴谷之西方進行之際，不意與北軍之騎兵遭遇，此時雙方均有援兵開到，激戰達數小時，北軍不利，遂退却，是夜，各軍乘月光整頓軍勢，以準備明日之戰，翌日，——七月二日午後，南將龍庫司特林向北軍之右翼，施以初度之大攻擊，欲占領立特爾，拉溫得，脫布（山之名），北將西克爾斯誤占達爾米得將軍以作戰線之前面，南軍自此遙張兩翼，環繞彼之周圍，漸登至立特爾拉溫得脫布之頂上時，即與北軍奧能之部下一旅相遭遇，——該軍係由北軍遣來，欲以破南軍之計劃者，北將西克爾斯被南軍追擊，逃於塞滅脫利橋，固築根據於該地，又南軍之一將依衛爾攻擊北軍之右翼，遂占領卡爾布司山上之一地位，翌日七月三日午後一時，李將軍突然向塞滅脫利橋上之西克爾斯軍攻擊，兩軍激戰，亘二小時之久，此時南軍分砲兵爲二線，自森林中整隊進行，亘一哩之長，北軍睹此威勢，毫不懼怯，尙鼓勇俟隙突擊，南軍隊列忽亂，但尙勇往邁進，毫不退却，兩軍密接作戰，尸橫遍地，均毫無懼色，南軍雖奮勇抵抗，但以被北軍左右攻擊，衆寡不敵，遂敗走，此三日間之激戰，北軍之死傷者，實達二萬三千人，南軍傷亡，亦畧相等，南將李將軍再涉波特馬克河陣於拉比旦山之背後，以休養其兵力，此戰之結果，南軍北進之志望，因以稍殺矣。

此時交戰之第三年，已到年底，第四年初兩軍之概況，亦與上年無大差異，兩軍均一進一退，最後之勝利，屬於何方，尙難分曉，北軍在本年稍變更指揮軍隊之策畧，即鑒於從來各軍之獨立運轉，欠缺相互一致，今以爾蘭德將軍爲總司令，改取一致之行動，以期使南軍之諸軍，不能互相援助，改竊此策畧之結果，四

年之下半年，北軍益佔優勢，南軍方面，連失勇將，兵力益形微弱，交戰第四年終了，及第五年，北軍博得大勝，戰局遂以告終。

南北戰之終局（和平）

交戰至第五年，戰爭之終局，分明已在目前，北將夏滿自沙窪拉河向南將將司東之方向北進，與顧蘭德將軍合併，欲對南將李將軍，作最後之大攻擊。又北將雪利担率軍十萬出發雪南陀亞，以破竹之勢，而切斷破壞當於利其孟德北方之鐵道諸線。而位置於比達司巴谷前方之北軍戰線內，又北將威爾孫，率騎兵一萬三千，通過阿拉巴馬及覺幾亞，在麥根保守自西方瓦幾里亞之退去線，北軍史通曼又自忝勒司西以五千騎兵，過阿勒卡里山脈而至北加羅來拉州，以待瓦幾里亞之動靜。

當此時，夏滿在沙窪拉休息其士卒一個月後，三月上旬，即進軍於北方，途中經幾許小戰，其前衛已進至五十哩以上之前方，其他之六萬軍，分爲四縱隊而行進，雖受敵前後包圍，且在左右受騎兵及匪賊之劫掠與襲擊，剛勇之北軍，毫不解意，以二月十七日，占領哥崙比亞，當晚焚燒其全市幾成灰燼，在該軍後尾之南軍却爾斯頓軍大懼，未交一戰，翌日即退却。

南部之政府，爲避此洶湧之勢，命將司東集合潰散之兵，以抵抗夏滿軍之前進，然在衛利司波羅及賁東渭爾激戰數回之後，卒被逐退，夏滿乘將司東引退軍至拉勒之際，爲欲與史柯支費爾德及特利相會合，前進於哥爾波羅，至史柯支費爾德係自威爾盛頓來此，特利乃自牛傍而來者。

三軍會合後，十萬餘之北軍，擁聯邦之國旗，聲勢浩蕩，沿牛魯堤而進，夏滿赴彭度市與顧蘭德將軍協

議最後之戰畧。

斯時，南將李疊遭大敗，已陷於愁慘之悲境，現彼之惟一希望，在去利其孟德而與將司東軍合併之一點，蓋如此則戰爭之命脈，得暫時可以維持故也，而北將顧蘭德爲欲阻障南軍之聯合，欲先迫李投降，一如往昔迫南將邊巴通之投降然，終未得手，李反決心攻擊顧蘭德之陣線，其用意一在掩護軍隊之退却，一爲可以逃避顧蘭德方面之攻擊點，所以向左方輸送其軍隊，若彼之策戰，得以實行，則可以防北軍之接近其左翼，決心之後，遂攻擊史特德曼，然不幸李將軍之計劃，全歸畫餅，反損失其所部五千人中之三千人，且被北軍奪取其外營之一部，於是李將軍并陷於顧蘭德將軍之掌矣。

北軍於三月二十九日，又進軍開始攻擊費浦，弗克司，當時北將雪利担率騎兵九千人之外，尚有步兵數縱隊，自顧蘭德之左翼出發，以期迂迴突擊李之陣地，雪林担欲掩閉其進之計劃，遂以騎兵繞步兵而進，以大軍進向於費浦弗克司之南軍背面，前後夾擊，南軍五千人，因腹背受敵，悉爲北軍所擒，此戰之結果，李將軍之位置，益形危險，至四月二日晨，北軍於午前四時，卽以大軍開始總攻擊其全前面，至正午遂破壞南軍之防禦線，捕虜數千人，南軍於是夜，退走比達司巴及利其孟德，北軍於四月三日晨，占領南部共和國之首府，過去四年間之血戰，北軍所希望之目的遂以達矣。

斯時，南將李將軍雖有拔山蓋世之勇，已知時勢不利，僅率其殘餘，悄然西行，以求一避難之所，然北將顧蘭德今以戰勝之威勢，率衆窮追，又以雪利担——所謂不知休息之饒勇，亂擊李將軍之左右翼，南軍氣力沮喪，無心作戰，尤以糧食缺乏，以樹皮，草根，及冷水充飢止渴，以延其生命，慘狀不可言喻，又以北

軍極力窮追，無瞬息之休息，寢食俱廢，疲勞已達於極點，此時雪利坦繞向李將軍之前面，以遮斷其退路，李軍處於進退維谷之境，然猶激勵士卒，奮勇抵抗，其部下亦不願饑渴之苦，及心身之疲弊，捨死爲良將李將軍犧牲，全軍奮死力抗抵，以至於身體痲痺，不能動彈。

顧蘭德將軍乘此時機，致書李將軍，勸其降伏，李將軍不得已含淚從其勸告，以一八六五年四月九日午後三時，在阿波馬特庫斯柯特好司附近，表降服之禮，北軍盛大慶祝，歡聲雷動，於是亘前後五年之南北戰爭，遂以閉幕，全合衆國領土已底定矣，南部大總統蒂威德欲潛逃海外，由南方出走至覺幾亞州之阿溫司威爾時，被北軍追獲，以監禁於孟魯堡內，時一八六五年五月十日也。

大總統林肯之被暗殺與南北戰之結果

戰爭終局後，天下泰平，萬象騰歡，博得大勝之北部人民，固歡欣鼓舞，即南部人民，以久苦於戰禍，一旦清平，亦比戶稱慶，當此之際，突發生晴天霹靂驚人之事件，即大總統林肯竟被一狂夫狙擊殞命之事件也。

時一八六五年四月十四日之夕刻，大總統林肯及其夫人與數友人，至福德劇場，正觀劇之際，突爲約翰衛列斯布司 (John Wilkes Booth) 所狙擊，彼憎林肯大總統爲一壓制者，決意爲國家打倒此壓制者，潛入劇場乘隙狙擊，正中要害，爲時人事不省，急送於鄰近之醫院施以救治，至翌晨，卒因傷重殞命，於本月十九日舉行葬禮，將其遺骸葬於史布林菲爾德，林肯死後，由副總統約翰孫代之，爲合衆國第十七代之大總統，約翰孫亦爲不亞於林肯之英傑，當其就任之始，即發布告於民衆如下：

第一、南部諸州之人民，得恢復合衆國人民之權利。

第二、直接或間接與叛逆有關係之人，除下文所明記者外，均大赦其罪，而恢復其一切財產權，但奴隸所有權，及由於大政府之法律所沒收之財產，不在此限。

第三、前項之人，已蒙大赦，並恢復其財產權者，應守憲法及在戰爭中所制定之關於奴隸解放之法律。

第四、左列之人，不得享大赦之特典。

A、曾任同盟國政府之外交官者。

B、爲應援叛逆，而捨棄合衆國之判事地位者。

C、爲應援叛逆，而捨棄陸軍上校以上，海軍副艦長以上，及合衆國國會議員之地位者。

D、爲迴避征討叛逆之任，而辭去合衆國海陸軍人之職，或已提出辭呈者。

E、當合衆國之文武官爲南部之俘虜時，用違法之處置而虐待之者，又爲援助叛逆而去合衆國者。

F、參與叛逆之各州知事。

其他分爲六項布告，同時合衆國行政院發表一命令，謂：大總統布告中所謂誓約，得在合衆國委員中之文武官之前行之，或在未參與戰爭之州行之，或在部落之文武官，由合衆國政府賦與監誓權者之前行之，又監誓之官吏，應將誓約者，所寫之誓約原文，送呈行政院。

又曾任戰爭中反逆諸州之文武官者，不得再行任用，所以大總統約翰孫命令在南北加羅來拉州，覺幾亞

州，弗羅利達州，阿拉巴馬州，秘士石壁州，特基沙司州等州另設臨時政府，且由已蒙大赦者，不同意於南北分離者，選舉議員，以開州民大會，又命令改正各州之憲法，依新憲法選任地方官及職員，大總統之命令頒布之後，南部諸州之人民，無不遵從，并蓋印於誓約之上，其誓約文爲：

美國人民應爲左列各件之誓約：

一、予決不對合衆國戰爭。

二、予決不對於與合衆國戰爭之人故意援助，或獎勵。

三、予決不應與合衆國交戰之政府，或臨時政府之聘，或有應聘之意思。

四、予應盡力量所及，以對內外之諸敵，而支持保護合衆國之憲法。

其他三項從畧，最後一項曰：「上帝臨鑒！予決不違背誓約！」

大總統發布此誓約之後，南北戰已完全終局。至十二月，開第三十九次議會於華盛頓府，全國各州之議員，均會集於華盛頓之大會，已有五年未曾舉行，此次開會光榮之各州議員，備受市民之歡迎，並鳴砲爲國會之開會與美合衆國全體慶祝。

日俄戰爭目次

日俄戰爭之原因

日俄外交之折衝

日俄戰爭之戰況

日本陸軍在鴨綠江渡河，與九連城之戰

日軍由海陸兩面，攻擊旅順

奉天之陷落，與日本海海戰

日俄媾和

日俄戰爭 目錄

日俄戰爭

日俄戰爭之原因

中日甲午戰後，日本侵佔遼東半島，俄國認爲擾亂東洋和平，於一八九五年五月，說合法德，忽組三國同盟，迫日以遼東半島，乃須歸還中國，日本不得已，卒於五月十五日，下詔公布交還遼東，回顧當時，俄之舉動，實亦有其作用，蓋俄國南下政策，乃彼得大帝以來之國是，其所以不惜投資億萬，建築西伯利亞鐵道者，亦不外企圖向太平洋進出，俄之所欲，實根據多年以前所定之遠大政策而來，馬關條約以前，駐日俄國公使許托羅娥，業已早有表示，當時俄國，一方面，因中央亞細亞之交驩，一時不至破裂，一方面，見前清老弱殘廢，出人意表，認爲時機已至，當日本將佔遼東之時，已不能耐，而躍躍欲動矣。

因此，日之佔領遼東半島，實與俄國以干涉之口實，結果，俄以迫日還遼之舉，向前清要求重大報酬，一八九六年五月（清光緒二十二年四月），在俄京莫斯科，訂立所謂中俄密約，同年九月下旬，又復締結關於滿洲鐵道之契約，此項契約之主旨，即在企圖延長西伯利亞鐵道。橫貫滿洲，以求可代海參崴之不凍港，一切費用，計五百萬兩，實際皆由華俄道勝銀行負擔，當時中俄密約，雖未經公布，而中東路之建築，實爲該約之結果，自是而後，滿洲殆爲俄國之勢力範圍矣。

當是時也，德以艦隊，開入膠洲灣，要求租借，而俄國軍艦，亦突然駛入旅順，企圖要挾，先是，德於開始運動以前，曾以佔領膠洲灣之意告俄，俄國未嘗表示反對，今俄見德開始運動，心中大爲不快，蓋膠洲

灣者，一八九五年冬前清曾許俄於冬季停泊軍艦，而俄貪得無厭，得寸進尺，竟欲由冬季，一變而為一年，由一年而樹百年之計劃，一方面，甚至風聞將與前清協商，欲以膠洲灣作軍港，約定派遣技師，投資興築。至一八九八年一月初旬，德之要求既遂，事實上，膠洲灣已歸德有，於是俄國，口稱維持前清現狀，而欲以旅順為定期停泊場，預占地步，以備不虞之地點，時前清為清償甲午賠款，欲募外債一億，俄國見前清難募，要求一手承辦，欲藉此在清廷方面，大占勢力，以推進其經營之步驟，適清之外債，已由英德承辦，俄之野心。又不免為先發者所制矣。

於是，俄遂以德國獨占膠洲灣為口實，要求租借旅順大連，旅順大連者，遼東半島之咽喉也，一旦為俄所得，則俄即可掌握遼東之實權。而危及滿洲之運命，結果，日英兩國，亦將直接受其影響，故英國首先提出抗議，頗為強硬，其東洋艦隊，竟在渤海灣，盛行示威，駐俄英國公使鄂孔諾爾，亦與俄國政府折衝，力求貫徹抗議主旨。

當日李鴻章，因從前拒絕俄國要求時，已知借英實力，不能救急，且鑑於俄有德法為其後援，日本不與英國同盟，亦自信不能抗俄，深恐拒絕俄之要求，中俄必將發生戰事，清戰而敗，則俄之要求，更不止此，於是，對於俄之要求，全部承認，於三月二十三日，互相締結條約，至是，俄遂達其目的，得一不凍港，以為西伯利亞鐵道之終點矣，當時，俄國所得之港，不特為貿易港，且得一位於渤海灣之門戶，而為天險無比之大軍港焉，旅順軍港，世所企望，其價值，今更無庸贅述，但俄國獨占旅順大連，破壞東洋和平，人所共認者也。

滿洲無論由任何方面言，皆爲遠東問題之發源地。過去，日本認爲戰勝者當然之權利，欲佔遼東半島，俄法德三國無端以爲擾亂東洋永遠之和平，出而干涉，日即舉以還前清，今俄既租借旅順大連，建築中東鐵路，而一九〇〇年，拳匪之亂，又復乘機，派兵滿洲，存心佔領，當時華北駐軍，列國皆決於秩序恢復後，即行撤去，獨俄國則縱令滿洲秩序恢復，亦無撤兵之意，蓋俄之派兵滿洲，非爲克復和平，實欲擾亂和平，企圖佔領而出兵者也，因此，俄之經營滿洲，益告就緒，羽翼既成，大有不可動之勢矣。

當是時也，晴天霹靂，震愕東西，此無他，英同盟是也，日英同盟，係一九〇二年一月十日，由兩國全權代表，在英京倫敦簽訂，二月十二日，公表於世，當時，日本全權代表，爲駐英公使林董，英則以當時之外交部長郎思東爲全權代表，日英同盟之目的，實欲在滿洲方面，抑制俄國，自日英締結同盟而後，遠東時局之形勢，爲之一變矣。

當日本之佔據遼東也，俄曾謂日妨害東洋和平，今俄因拳匪之亂。竟佔滿洲，而無所忌憚，且既以虐殺劫奪，領有滿洲，俄猶傲然自得，聲言由俄犧牲多數人民，以血換得滿洲云。

拳匪亂後，一九〇〇年八月十四日，列國救護北京使臣之目的，宣告全成，拳匪亦經掃平，俄縱兇惡獯暴，爲免列國對於佔領滿洲之疑惑，亦不得不暫時遮掩世人之耳目，於是，俄國政府乃以假面具，於八月二十五日，發表宣言：闡明其對於拳匪事變善後策之態度，關於佔領滿洲，則謂不過一時之佔領，無論俄國如何辯解，在俄未撤兵以前，決不能確立滿洲之秩序，且俄之無道，一朝不改，則他國行動之障礙，亦決無已時也。

拳匪之亂既平，清帝復歸北京，和平克復，不容滿洲獨在動亂不安之狀態中，於是時也，日英同盟，宣告成立，俄自不能安然自若，在滿跳梁，惟我獨尊，結局，果由俄國極力讓步，締結退還滿洲條約，欲藉此糊塗一時，以掩世人之耳目，是約於一九〇二年四月八日，由俄國與清廷簽訂，即日發生效力。

俄雖結滿洲撤兵條約，許以滿洲主權還清，此不過見日英同盟成立，世界輿論反對，不得已，欲敷衍一時，以欺世人耳，結局，俄固未嘗履行是約也。

一九〇二年十月八日，爲第一期由盛京撤兵之日期，屆時，俄國不過僅盛京省內一部分之俄兵，其主力部隊，則乃在吉林，蓋俄之撤兵，不過僅將兵畧上毫無關係之部分，移至重要地點而已，未嘗履行撤兵之賞也。

第一期所撤之兵，漸次向朝鮮北部移動，斯時，修築旅順要塞，建造青泥窪市街，而俄國在滿洲方面之各項經營，亦已大半竣功矣，一九〇三年四月八日，又爲第二期撤兵之日期，俄國苟有遵守國際信義之誠意，自應將盛京省內第一期未撤之殘部，及吉林省內全部之俄兵，悉行撤退，乃屆期不過移動一部分之駐兵，且俄不特不實行撤兵，反向清廷提出撤兵之附帶條件，聲言若不予承認，則難撤滿洲之兵。至是，俄之假面具，完全揭去，而橫暴無理，非遂其慾不止之真面目，昭然顯露矣。

所謂當時俄國向清廷提出之條件者，即要求置滿洲於俄國保護之下，而閉鎖之，俾俄得獨占其利益是也，俄國此種要求，實破壞門戶開放，與領土保全，且違反俄國一九〇〇年八月十五日之宣言，與一九〇二年四月八日之撤兵條約，日英美三國駐華公使，紛紛警告清廷，俄猶一再宣言否認，以欺列國，及形勢漸非，

俄始撤回此項要求。

一九〇三年六月俄國陸軍部長苦魯巴金東遊日本，六月下旬，回旅順後，即召集旅順會議，決議各項要案，而俄國對於遠東之緊要問題，亦由此決定矣。

日俄外交之折衝

當時，俄使聶沙，自旅順會議閉幕，即回北京，祕密上書慶親王，謂：「無論列國如何干涉，俄國鑑於東三省之現狀，目下斷不能撤兵，因此，就自然之形勢言，日俄惟有一戰耳」云。俄雖威嚇清廷，無如日英美三國，對於俄在滿洲侵佔主權，閉塞門戶，獨占利益，不能默視，三國公使，再三警告清廷，慶親王傾心俄國，有承認俄國要求之意，於是，形勢益趨迫切，大有間不容髮之勢矣。

先是，日本一九〇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召開御前會議，元老，首相，及各省大臣，皆出席，討論外交上之重要事項，決定日本對俄之態度，令駐華公使內田，向清廷再提出嚴峻之警告，結果，決定直接與俄交涉。其間，俄帝親任亞歷塞夫上將為遠東總督，授以俄國在遠東行政，外交，及軍事上之最大權力，從此俄在滿洲之橫暴，益形進步，其威嚇政畧，更加一段壓力矣。

一九〇二年八月十一日，日本對俄開始直接交涉，當日，日本政府令栗野公使，提出次列條件，以為協商之基礎：

- 一、相約尊重中國與朝鮮獨立，及領土保全。
- 二、相約維持各國商工業，在中國與朝鮮之機會均等主義。

三、俄國承認日本在朝鮮之優越利益，日本承認俄國在滿洲經營鐵道之特殊利益，且互相承認在不背第一項主義之範圍內，爲保護上述利益，得採取必要之處置。

四、俄國承認爲朝鮮之改革與施行善政，予以助言及助力，屬於日本之專權。

五、今後，縱延長朝鮮鐵道至滿洲南部，以接續中東路及山海關牛莊線，俄國不得阻礙之。

當時，日本爲謀交涉進行便利起見，欲在俄京直接與俄國當局商議，俄則以俄帝外遊爲理由，始終拒絕，且要求移至東京交涉，於是，日本外務大臣小村，乃於九月六日，在外務省長官邸，與俄國駐日公使羅振首次會商。

至十月三日，俄國對於日本政府之提議，始提出對案，拒絕維持各國商工業在華之機會均等主義，要求承認滿洲沿岸，完全不屬日本利益範圍，關於朝鮮方面，則對日本之自由行動權，加以種種之限制，日本對於俄之對案，亦一一提出修正意見，小村與羅振，前後會見十次，其間，日本召開元老會議四回，而日俄兩國之危機，則漸次迫切矣。

十月三十日，日本政府，對俄提出確定修正案，迭次促俄答覆，俄仍一再遷延，至十二月十二日，始覆日本，覆文中，竟刪去關於滿洲之條項，全然作爲關於朝鮮之協商，對於不得以軍器上之目的，使用朝鮮領土，及中立地帶各點，俄仍維持從前之主張。

會日本召集第十九次議會，衆議院於奉答勅語文中，奏聞外交喪失時機，十二月十一日，衆議院奉命解散，至二十一日，日本政府，要求俄國再加考慮，關於朝鮮，希望俄國刪除使用領土之限制，對於中立地帶

一節，則以俄既不贊成跨及滿洲，主張朝鮮方面，亦不設置，一九〇三年一月六日，俄國答覆，關於朝鮮，依然維持從前主張，不過僅對於日本及他國，在滿洲方面，根據其與中國所訂之現行條約，而享有之權利與特權，表示不加防礙而已。

日本藉口俄之答覆，未曾涉及滿洲之領土保全，認為對於中國之領土保全，毫無價值，乃堅持其修正案，於一月十三日，再請俄國重行考慮，迭次促俄答覆，俄不特不覆，且併答覆之日期，亦不指定。

於是，一九〇三年十二月，日本即對俄備戰，至明年一月十一日，中日，日美，兩通商條約批准後，更得有力之後援，一方面，俄則雖經日本迭次催促，仍不答覆，且於曠日持久之間，修其戰備，頻以軍需品向遠東輸送。

二月四日，日本召開御前會議，決議為自衛計，亦開始自由行動，五日，電令駐俄日使栗野，通告與俄斷絕交涉，栗野遂準備率使館人員，離開俄京，且以下列公文，而致俄國外交部長藍斯都夫。

鄙人以日本皇帝陛下特命全權公使之資格，遵奉本國政府之訓令，茲對全俄羅斯皇帝陛下之外交部長閣下，提出左列通告，無任光榮。

日本帝國政府，為剷除日俄關係上將來發生糾紛之各種原因，業已用盡一切協和手段，迄今毫無效果，日本帝國政府，為遠東鞏固永久之和平而發之正當主張，與穩妥無私之提案，亦未邀俄國政府加以考慮，目前對俄國政府之外交關係，因此失其價值，故日本帝國政府，決意斷絕此種外交關係，鄙人亦遵本國政府之命，決於八日，率使館人員，離開俄京，合併通告，即希查照為荷。

栗野之通告俄國外交部長，爲一九〇四年二月六日，正日本外務大臣小村，在日本國內，與俄國駐日公使羅振會見，告以斷絕國交之日也。

日本既與俄國斷絕國交，二月八日夜半，日本艦隊，卽向旅順口外進發，九日未明，兩國海軍，首先在旅順港外接觸，最初一戰，日本海軍卽使俄國戰鬥艦四艘，巡洋艦四艘，完全喪失戰鬥能力，而獲大勝，同日，日本瓜生少將所率之第四艦隊，亦在仁川海面開始戰鬥，俄艦資利亞克，傷亡艦長以下四百餘人，日艦大勝，無一死傷。

於是，日皇遂於十日，下詔宣戰，當時日本內閣，由內務大臣桂太郎兼首相，其餘則爲海軍大臣山本權兵衛，農商大臣清浦奎吾，大藏大臣曾彌荒助，外務大臣小村壽太郎，陸軍大臣寺內正毅，司法大臣波多野敬直，遞信大臣大浦兼武，文部大臣久保田讓。

同日，俄帝亦下詔宣戰，詔中畧謂：「日本不待接到我政府最近覆文中之提議，卽通知與俄斷絕商議及外交關係，此種外交關係之斷絕，並非卽爲表示開始軍事行動之預告，而日本政府，竟令水雷艇，突然襲擊我在旅順砲壘外側之艦隊」云。當時俄國，以日本艦隊在宣戰之前日，卽行進攻，頗欲以挑戰之責，加諸日本，而列國，則多責其艦隊之懈怠，笑其對於日艦夜襲，未爲之備也。

時，日本因軍機有統一之必要，急令全國各師師長，齊集東京，二月十二日，在參謀本部，召開全國師長會議，會議一日，卽告閉幕，翌日，各師長卽各歸防地，嗣以時局進展，更設大本營於宮中。

日既與俄絕交，兩國已在旅順口外交戰，俄國駐日公使羅振，遂於八日，撤去東京霞關俄國使館上所揭

之國旗，不得已，離開久住之日本，羅振在日有年，深知日本實情，愛好日本風土，日本朝野上下，莫不諒其苦衷，十日午後三時，日皇派典禮處長三宮，日后派副女官香川，至俄使館，慰問羅振夫婦，厚賜有加，翌日，日本紀元佳節，日皇賜宴列國公使及文武百官，俄使獨不得與其列，是夜，俄使即偕夫人及其女公子，率全部館員，於九時十分，由新橋車站，向橫濱出發，離日本而去矣。

駐俄日使栗野慎一郎，亦於二月十一日下旗，與使館人員，一同離俄，前往柏林，其他駐紮俄國境內之日本領事，亦皆先後離開任地，首途回日，居住俄國領土內之日本國民，亦各離開其居留地，時海參崴俄人，見國交斷絕，即以無賴華人爲傀儡，擅入日僑住宅，破壞窗戶，掠奪物品，亂暴達於極點，官憲不加保護，悲慘情狀，匪言可宣，其他旅順牛莊等處之日僑，在避難途中，亦爲猛惡之俄人所襲，行李財物，皆被強奪，婦女則被捕去，橫加侮辱，其橫暴無道之行爲，實可憎也。

日俄戰爭之戰况

俄艦自日本艦隊最初攻擊旅順，大挫其勢力後，即全部蟄伏旅順口內，已無出戰之勇氣與能力，因之，日本聯合艦隊，欲先閉塞旅順港，封鎖俄國艦隊於港內，試行間接射擊，以寒敵胆，編成首次閉塞隊，由各艦選拔決死勇士七十七名，以有馬中校爲總指揮，二月二十日拂曉，載七十七勇士之閉塞艦隊，即由聯合艦隊之集合地出發，時旭日初昇，照耀海上，艦幢巨船，林立而列，全部人員，皆在船上相送，勇士胸中，感慨交集，旋即離別母艦，徐徐破浪而去。

二十四日午前三時三十分，日本乘載決死隊員之特別運輸艦隊，遂以天津丸居先，由老鐵山下，沿海岸

向港口突進，俄軍由上陸以探海燈照射，砲擊益爲猛烈，而決死勇士，不望生還，毫無畏色，依然猛進，居先之天津丸，未達目的地，即沈於老鐵山東方，其次之報國丸，方入港口，以俄軍砲擊，極爲猛烈，指揮官廣瀨少校，認爲實行之時機已至，乃對火藥，作點火之準備，與船員十六人，同登小舟，會敵彈射來，命中機關部，瞬息之間，火藥爆發，起火而沈，如是，五隻船體，竟得閉塞港口之一部分，而七十七勇士，亦改乘五隻警備之水雷艇，脫離死地，全部生還，首次之閉塞，雖不得謂完全，然使俄軍胆寒之效果，則至爲偉大也。

日本艦隊，因閉填旅順之壯舉，使俄軍胆寒後，三月九日午後五時，即在橫於港口東方之白尾島東南，與分爲甲乙兩隊之驅逐艦分離，向威海衛海面進發，同夜，日本驅逐艦隊，以襲擊俄艦之目的，向旅順港外前進，甲隊以海軍上校淺井正次郎爲司令，午前四時三十分，進至老鐵山之南，與約六隻之俄國驅逐軍接觸，日俄宣戰後，最初之激戰，即由此揭幕。

當時，日之甲驅逐隊，遭遇俄之驅逐艦六艘後，居先之白雲朝汐二艦，即以全速力，橫斷俄艦隊列，最後之霞曉二艦，則以信號不通，脫離隊列，未幾，曉爲俄艦六艘包圍，預備機關部，爲敵彈擊穿，曉不稍屈，發射砲彈，中一俄艦，其艦欲與曉衝突，猛進而來，曉艦機敏，忽轉舵，巧於回避，俄艦計劃，竟成畫餅，旋曉艦以六號砲急射，俄艦大受損傷，逃入港內，此外，朝夕與霞，亦與俄艦三四艘，摩駘而戰，猛烈砲擊，損其汽罐，俄艦起火敗去，此種驅逐艦與驅逐艦之接戰，實肇端於日俄海戰，而爲世界大海戰史上所未曾有也。

至於乙驅逐隊，則以曙艦居先，向港口前進，將入港內，發現俄艦二艘，即邀而擊之，戰鬥一小時後，俄艦一艘逸去，一艦名斯特列噶列齊號者，爲日軍所捕，當時俄將馬嘉羅夫中將，接到斯特列噶列齊號瀕於危急之報，欲救之，親乘諾威克號，與巴康號一同出港，見日本巡洋艦隊，接近港外，中途折回，駛入港內，十日，日本主力艦隊與巡洋艦隊，於午前八時，到達旅順海面，先由巡洋艦隊，即時向港口正面前進，以掩護驅逐艦隊，繼而主力艦隊，則在老鐵山砲台附近肉搏，由午前十時，至午後一時四十分，砲擊俄軍，殊爲猛烈，巡洋艦之一隊，復至大連灣外，對港口三山島之俄國建築物，實施砲擊，以破壞之，午後六時，日軍各部隊，中止戰鬥，在預定地點集合後，即各自駛去，此三月十日攻擊旅順最初之激戰也。

三月十日，旅順激戰後，俄將馬嘉羅夫，修理殘敗艦隊，鼓舞士氣，欲待機一戰，二十二日，日本主力艦隊與巡洋艦隊，到達旅順海面，派一部分，駛往鳩灣方面，以富士及八島兩艦，對港內間接射擊，實施威力偵探，砲擊中，俄艦漸次進出港外，午後二時，乃中止間接射擊，時俄軍戰鬥艦五，巡洋艦四，驅逐艦十，皆在砲台下，常欲誘致日本艦隊。

初，俄艦之出入，因首次閉塞時沈沒之報國丸，相當感覺障礙，現在俄軍移動該船之位置，已能自由出入，於是，日本海軍，又認爲有決行二次閉塞之必要，而特別準備，以千代丸、福井丸、米山丸、彌彥丸四艘，爲二次之閉塞艦，募集閉塞隊員之際，上次之決死隊員，皆以任務未畢，懇求參加，上次未曾參加之勇士，亦願負此重任，爲國捐軀，司令長官東鄉，無法取捨，商諸幕僚，結果，將校則由上次勇士中選拔，士兵則採用新志願之勇士，總指揮一職，仍以有馬中校擔任，選定閉塞隊員六十五人。

出發之前日，東鄉司令長官，召集有馬總指揮以下各閉塞隊員，各幕僚，及二三艦長晚餐，到者百餘人，席間，東鄉司令長官舉盃祝此壯舉，有馬總指揮起立答謝，答詞中有：「成功則敢誓無疑，惟再會難期耳」等語，悲壯之情，溢於言表，滿座爲之感動，二十六日向旅順港外進發，海上濃霧密布，得免俄軍照索，閉塞隊員，前進益急，至二十七日午前三時，爲俄軍探海燈發現，同時，被俄軍猛烈砲擊，將士皆存必死之心，於彈雨中向港口突進，有馬中校所乘之千代丸，在黃金山下，即自行爆沈，其次廣瀨小校指揮之福井丸，則由千代丸左側，稍向前進，即爲俄軍魚形水雷所中，對爆發藥實行點火而居艙內之杉野上士陣亡，廣瀨少校與各船員改乘小舟後，不見杉野，復至本船，搜索船中，不見杉野形影，不得已仍回小舟，登舟後，心中不安，又復返船搜索，如是者三次，會波濤洶湧至福井丸之上甲板，該船瞬息之間，即將沈沒時，廣瀨少校，手持地圖，坐於右舷，栗田機關士坐於左舷，管沼一等信號兵坐於其前，不意巨彈忽然劈空而來，命中廣瀨少校頭部，身墜海中，殘留小舟中者，不過銅元大之一片肉塊與鮮血班班之地圖而已，嗚呼，廣瀨之死，可謂壯烈矣。

此外，第三由森中尉指揮之彌彥丸，則出福井丸左側投錨，自行爆沈，第四由正木上尉指揮之米山丸，則到達稍遲，將入港口，正木上尉，右腕爲敵彈貫穿，島田中尉亦負重傷，由鹽谷上士指揮機關士，卒達目的地，欲自行點火爆沈，會俄軍水雷命中船腹，忽告沈沒，當時，正木上尉雖傷右腕，猶抱重傷之島田中尉，登小舟，以負傷之右腕掌舵，勇士氣魄，亦悲壯矣。

二次閉塞之結果，旅順人口，異常狹隘，船艦出入，障礙特甚，而馬嘉羅夫中將，仍令船艦出港，欲當

日本艦隊，四月二十三兩日，日本艦隊，乃開始第二次之攻擊，猛烈激戰之後，俄國艦隊司令長官馬嘉羅夫陣亡，官兵六百餘人溺死，俄艦慘敗。

旅順口之俄國艦隊，雖以旗艦沈沒，司令長官陣亡，完全屏息，不復有出戰之勇氣，然旅順掩護俄國艦隊之要塞，則天險無比，不易進入，故就日軍方面言，唯有誘致俄艦出與港外與閉塞港口二法而已，會日本陸軍之活動亦已接近，不得不求所以使遼東沿岸海上安全之策，於是，遂決行第三次之閉塞。

但此次俄軍有一、二、兩次之經驗，防禦極嚴，既整頓各種之防禦設備，若攻擊準備，不至毫無遺憾之程度，而欲以毫無武裝之商船，闖入此種危地，實古今戰史上未曾有之壯烈事業也，日軍所選勇士，皆存必死之決心，總指揮林三千雄中校，乘新發田丸，十二艘之閉塞船，同於五月一日午前五時，由根據地出發，至二日夕刻，不幸東南強風忽起，怒濤如山，沖擊舷側，各船動搖，無異水上木葉，舷側平舟，動輒將為波臣召去，各船進航，頗極慘澹，於是，林中校與參謀遠矢上尉商討，遂於午前十時半，下令中止閉塞事業，命赤城艦通傳各艦，赤城之信號，為怒濤妨礙，不能完全通達，各艦竟至因此一時不知方向。

閉塞艦隊中，未得中止事業之信號者，皆於三日午前二時，先後到達旅順海面，是時，居先之三河丸，以全速力，向港口突進，佐倉丸從之，俄軍見日船突進，即使港口附近敷設之水雷爆發，并以強力之探照及猛烈之砲火，極力防禦，三河丸又復突進，破港口防禦線，闖入港內，在中央之良好位置，投錨爆發，佐倉丸亦在港口尖岩附近，投錨爆沈，繼而遠江丸、江戶丸、小樽丸、相模丸、愛國丸、朝顏丸等，亦向港口邁進，俄軍誓死防禦，猛烈砲擊，敷設水雷，四面爆發，光景悽慘，極為壯烈，而日船勇進不屈，遠江丸先與港口防備衝

突，船首東向，爆沈其處，港口半部，殆遭閉塞，江戶丸到達港口，將欲投錨，指揮高柳，即被射穿腹部而死，由永田中尉代理指揮，就地投錨爆沈，其他小樽丸相模丸，亦進入港口，自行沈沒，愛國丸則在距港口約五英里處，中敷設水雷而沈，指揮官附內田弘及機關長青木好次以下，八人行方不明，朝顏丸則以損壞舵機，未到港口，即爆沈於黃金山下，上述八隻之中，五隻進入港口後，始行沈沒，因此，旅順港口，最低限度，巡洋艦以上之艦船，已不可得而通過矣。

第三次之閉塞，因天時變化，與俄軍增加防備，較諸一、二、兩次，極爲慘烈，從事掩護收容之各艦艇，極感困難，閉塞隊員之傷亡亦夥，尤其是小樽丸相模丸佐倉丸朝顏丸四隻之船員，全部行方不明，未能收容一人，此外，生死不明者，達八十名之多，其中在旅順上陸，奮鬥而死者，亦不乏人，不過日本海軍，藉此第三次之閉塞，可謂達其目的矣。

日本陸軍在鴨綠江渡河與九連城之戰

日本海軍之偉功，已如上述，當海軍既握制海權，殄滅旅順大敵爲期不遠之時，日本陸軍尙未與俄正式交戰，一決雌雄，是時，始由朝鮮北部，追擊俄軍，渡鴨綠江前進，欲收九連城於掌中焉。

五月一日，海軍方面，正決行第三次閉塞旅順之壯舉，是日午前七時，先由虎山下之近衛砲兵，開始戰鬥，俄軍砲兵，由腰溝高地應之，俄軍砲彈，雖頻在日軍頭上爆發，而日軍砲兵三倍於俄，瞬息之間，即令俄軍爲之胆寒，在此次砲戰中，九連城之俄砲兵，砲擊黔正島之日軍陣地，向中江台前進之東北砲兵應戰，數十巨砲，一時集中，榴霰彈落地揚烟，曳火彈從天散火，較諸上述砲戰，尤極壯觀，俄軍以前日砲戰，大

受損失，第二軍團長石齊將軍，既告負傷，師長卡西他林斯基將軍，亦帶傷落馬，全軍將士，無力勇戰，因此，摺鉢山之俄軍砲台，全爲日軍砲彈破碎，九連城背後奄奄一息之俄軍砲台，勢力漸次衰微，射擊之數，亦漸少矣。

在此次砲戰中，日兵保持肅靜，漸次勇進，左翼戰線，先出灤河本流之渚，中央之近衛戰隊，亦與左翼連絡勇進，是時俄軍步兵，集合灤河右岸，見日軍前進，卽開始射擊，日軍步兵極力應戰，槍砲之聲，轟動山野，砲彈黑烟，遮蔽天空，兩軍力戰奮鬥，勝負猶不易決，誠大激戰也，是役，雙方傷亡均夥，惟俄軍位於山陰，不見其多，日軍則完全橫臥於平砂之間，不覺令人戰慄耳。

午前一時，日軍左翼第二師，先入灤河，涉深達胸部之急流，向右岸突進，我軍恐失此天然塹壕，竭力防戰，左翼戰線，日兵之死於水中與生死不明者，爲數甚夥，向中央前進之近衛部隊見狀，奮然而起，向本流之渚突進，更欲涉灤河，突入右岸俄軍陣地。

近衛師正在徒涉灤河之際，腰溝之俄砲兵，復向日軍散兵線，猛烈砲擊，日近衛砲兵，一面爲掩護左翼戰線之前進起見，掃射九連城高地之俄軍陣地，同時，一方面又與腰溝之俄軍砲台，對戰苦鬥，會日軍右翼之山砲隊，出現於灤河左岸高地，以砲擊援助近衛砲兵，俄軍始由山上退去，嗣以退却路線，日軍前進步兵遮斷，俄軍遂棄砲車而逃。

日軍近衛師第一團第二團之一隊，亦向榆樹溝前進，追擊由山路潰走之俄軍，俄軍益形狼狽，傷亡無算，此外，左翼谷川上校所部中，稱爲北越部隊之島田中校部，則據強硬堡壘，深掘塹壕，努力防戰，無如兩

軍戰線，甚爲接近，日軍砲兵陣地發射之彈丸，竟爆發於咫尺之間，因此，陷於混戰狀態，其中如仁平營者，一剎那間，竟死八人，傷二十人，是時，堅守九連城之俄軍，亦自知不能再守，自午前九時左右起，即開始退却，遺棄兵器傷亡，向蛤蟆塘方面潰去。

於是，日軍乃以第十二師，向大樓房方面追擊，近衛師向蛤蟆塘方面追擊，第二師，向安東縣方面追擊，又以預備隊由遼陽街道前進，於午前九時，佔領由安東縣經老古溝至梨樹溝全線，在蛤蟆塘附近之戰鬥，最稱激烈，先是日軍右翼之第十二師，早已越驪河，進迫俄軍左翼，其一部更分道而行，向夾河子前進，與近衛第二兩師，三面圍攻俄軍，至是，俄軍雖據素稱險要之九連城，其砲兵約二連，竟喪失人馬大半，且以閉鎖機之重要部分，已被破壞，自知不能抵抗，在城頭高揭白旗投城，於是，日軍遂佔領該地，移第一軍司令部於九連城中，時一九〇四年五月一日午後五時三十分也。

日本第一軍佔領九連城後，即繼續派遣軍官斥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馳往鳳凰城，五月三日起，兩軍斥候，開始小戰，至六日，日軍竟以騎兵及一部分步兵，佔領鳳凰城，至是，東三省境內，似無俄軍蹤跡者。

一方面，日本以第一師（師長，中將貞愛親王），第三師（師長，中將大島義昌），第四師（師長，中將小川又次）三師人，組織之第二軍，於第一軍佔領鳳凰城之前一日，即五月五日，在遼東半島之一角花園河口登岸，此時，日軍又將重到積怨十載之遼東半島矣，第二軍之一支隊，上陸後，六日，即破俄軍，佔領普蘭店，破壞鐵道電線，以遮斷該處與旗順之交通。

一方面，日本陸軍上將野津道貫所率之第四軍，則以少將上原勇作參謀長，由軍艦扶桑筑紫平遠濟遠等護衛，於五月十七日，變更最初在蓋川與熊岳城間上陸之計劃，開始由大孤山附近方向完全相反之海岸登陸，時值罕有之良好天氣，上陸之迅速，出人意料，二十日，早已在大孤山北方王家屯附近，圍攻出現之俄軍騎兵，瞬息之間，擊潰俄軍後，又復前進，與俄軍激戰於遼東半島之金州及南山，接戰十六小時之久，僅就日軍方面言，傷亡已達四千二百零四人之多，誠有史以來罕見之激戰也。

詳言之，即五月五日，在金州半島上陸之日本第二軍，翌日佔領普蘭店，十六日，掃蕩十三里台之俄軍後，已扼金州城之咽喉，於是，該軍乃定攻擊金州城之作戰計劃，五月十六日，由旅順街道及貔子窩街道，分二路前進，其前進隊，在十三里台之高地，布置隊伍，與俄砲兵作激烈之砲兵戰，戰約三小時後，卒藉步兵肉搏，擊退俄軍，佔領九里底至練家屯一帶高地，在可以瞰視金州城於腳下之處，選定陣地。

至五月二十五日午後六時，攻擊金州城之命令，傳達各隊後，即以小川中將所率之第四師爲右翼，大島中將所率之第三師爲左翼，中央之第一師，由伏見宮貞愛親王親自指揮，全軍則由奧上將統率，氣吞金州與南山，將士勇躍，開始攻擊。

當時，日軍雖合枚而進，無如途中犬吠，竟被俄軍發現，俄軍燃點白熱電氣，以爲暗號，忽然之間，南山之俄砲兵，即向日軍，開始砲擊，時爲二十六日午前一時，天氣驟變，雷雨交作，雙方困難，皆達極點，平時頑強防守之俄軍，對於此種淒慘可畏之天氣，亦告退避，於是，日軍工兵一營，乃乘機進至金州城外八百公尺處，構築便於步兵展開之掩堡，自午前五時三十分左右起，第一師之工兵，向金州城之東門，第四師

之工兵，向南門，各自選拔勇敢決死之兵，輕裝裸體，攜帶火藥，接近城內，從事破壞，一方面，第一師之工兵，又以斧鋸，破壞鐵絲網，至午前八時，東南二門，忽然先後爆破，日兵蜂擁而入，大接戰後，卒佔領金州城焉。

未幾，雨止霧散，南山之俄軍陣地，如在指顧間，是時，深入金州灣內之日本砲艦，亦與陸軍協力，極力援助砲擊，兩軍砲擊，頗爲猛烈，俄將石特塞爾中將，關於當時之報告中，曾有：「日軍砲火，尤其是日本砲艦之砲火，業已粉碎金州之砲座，使之化爲烏有矣」等語。由此顯見當時日軍之砲擊，曾予俄軍以致命傷矣。

是時，小川中將所率之第四師，先舉全師，乘機突入，繼而第一第三兩師，亦將不利之形勢，置諸度外，決死奮起，全線一舉，而向將告崩潰之俄壘肉搏，雖屍積如山，血流成河，不敢稍退一步，越屍飲血，勇氣百倍，卒掃蕩南山俄軍，至午後七時，完全佔領各處砲台後，歡呼之聲，震動天地，旭日之旗，各處飄揚，是役始於前日夜半，終於是日日沒，交戰時間，實達十六小時以上，日軍傷亡，合計四千二百零四人，由此可見接戰之激烈，日軍因此一戰，獲俄砲六十八門，其他槍彈等戰利品無算，俄軍所恃爲難攻不下之金州南山，僅一日之間，即完全爲日軍佔領，而日本封鎖遼東半島南部之宣言，亦於五月二十七日，以東鄉聯合艦隊司令長官及海軍大臣山本權兵衛之名義公布矣。

當時日本滿州軍，逐日進展，第一，第二兩軍，及在大孤山上陸之第四軍，各先頭部隊，皆正在攻畧各處要塞，以破竹之勢，向北進攻，第三軍又由乃木上將統率，正在包圍旅順要塞。

戰線既如此發展，同時，保持各軍統一，亦最爲重要，因此，日本滿洲軍總司令部，乃由日皇特任元帥，陸軍上將，大山巖爲總司令，以兒玉陸軍上將爲總參謀長，率少將福島安正少將井口省吾等幕僚，於七月六日，由日京向遼東半島之一角進發，當時，第一軍有黑木上將，第二軍有奧上將，第四軍有野津上將，加以第三軍又有乃木上將，日本滿洲軍之將領，皆爲日本之英傑，大可與俄軍總司令苦魯巴金，一鬥智畧，決其雌雄也。

日軍由海陸兩面攻擊旅順

七月二十三日，俄國殘敗之旅順艦隊，一度企圖逃出，旋又潛伏港內，靜待時機，嗣以旅順背面，日本陸軍之攻圍進步，入八月後，益爲近迫，乃以窮鼠嚙貓之態度，於八月十日，全部艦隊，一舉企圖脫逃。

八月十日午前八時三十分，日本哨艦得知，即報告旗艦，謂：「俄國艦隊，大舉出港矣。」旗艦當即召集各艦，分別部署，一同以慎重沈着之行動，力誘俄艦至港外，午後零時三十分，俄艦已進至距旅順口外三十海里之海面，計戰鬥艦烈托威展以下六隻，巡洋艦三隻，驅逐艦八隻，從以病院船，作單縱陣，向南前進。

日本海軍東鄉司令長官，爲極力使日軍減少損傷起見，採用畫一大圈，漸次遠圍俄艦之策，午後一時，日本艦隊，邀擊俄艦於遇岩附近，兩軍既互相接觸，日艦三笠首先發動，各艦相繼開始砲擊，俄艦應之，戰鬥忽趨激烈，至午後三時，暫告中止，午後四時以後，又復開始戰鬥，是時，俄艦針路，轉向東南，日艦三笠，實施追擊，俄艦即以主力，向三笠集中猛攻，砲彈落於三笠之前後左右，三笠有東鄉司令長官與各幕僚

，督勵部下，士氣大振，其他日艦，亦奮戰猛攻，午後七時三十分左右，戰鬥益臻激烈，日艦之十二英寸砲彈，命中俄之戰鬥艦資埃列威齊號，該艦忽向左舷傾斜，其他俄艦見狀，深恐衝突，向左右退避，且各異其針路而行，八時三十分，日暮夜暗，俄之巡洋艦及驅逐艦，乘機利用其快速之速力，向四方離散，東鄉司令長官，命驅逐艦與水雷艇追擊，日艦在俄軍探海燈照射之中，冒險突擊，結果，俄軍戰鬥艦六隻之中，五隻全被破碎，旗艦烈托威展，損失最大，戰鬥力完全喪失，時日艦砲彈，命中俄軍旗艦之司令塔，司令長官維多格提中將，及參謀長，皆僅遺一足於艦上，遺骸悉墜海中，至是，俄軍艦隊，完全喪失戰鬥力，四分五裂，復向旅順口內逃去，惟各艦破損甚大，不能再用，此有名之黃海激戰也。

日本海軍，既在黃海大顯威力，閱四日，即八月十四日，日本上村艦隊，又迎擊俄國海參崴艦隊於蔚山海面，破之，俄之海參崴艦隊，實可稱為俄國破壞人道的精神之權化，以海參崴為根據地，出沒於日本海，迄今日本商船之遭其毒手，而沉淪海底者，有常陸丸佐渡丸等二十餘艘之多，日人對之，極為怨恨，村上艦隊，對於此種狂暴而無人道之艦隊，認為非加懲罰不可，追擊三次，未達目的，將士切齒扼腕，睥睨海參崴者數月，迨八月十四日午前五時，俄艦三艘南下而來，欲與其旅順艦隊會合，村上艦隊，迎之於蔚山海面，擊沉其旗艦露西亞號等三艘，且使其發生火災，全部覆滅，亦快事也。

一方面，俄國旅順艦隊，自八月十日，黃海大戰，被日軍擊破後，已毫無出戰之勇氣，且以各艦破損甚大，喪失戰鬥能力，戰後屢遭日本水雷艇隊夜襲，至十二月，竟陷於全軍覆沒之慘狀。

當日本海軍正顯威力之時，其陸軍亦於八月十九日，向旅順開始總攻，當時旅順危機，雖幾度甚囂塵上

，結局苟延半載，不易陷落，蓋旅順爲東洋第一要塞，俄國認爲難攻不下。日本以爲作戰中心，歷來遼東各地之激戰，莫非救援旅順與陷落旅順之企圖，其間，八月十一日，日皇下諭，令各軍極力使旅順要塞內之非戰鬥員，得免砲火慘害，由參謀總長，元帥，山縣有朋，訓令滿洲軍總司令遵照，總司令大山，即以參謀山岡爲軍使，對俄軍傳達日皇意旨，勸其投誠，俄方拒之，日軍乃開始激烈之總攻擊焉。

八月十九日，日軍右翼隊，攻擊右板橋北方標高一七四高地之俄軍，午前二時三十分，奪取該地之大部分，俄軍頑強抵抗，前後向日軍前衛線，反攻兩次，皆被擊退，日軍之中央隊及左翼隊，又復互相連繫前進，於是夜，佔領八里莊附近，經王家房北方高地，及王家屯附近，至小孤山西麓全線，八月二十日清晨，更繼續砲擊，午後零時三十分，右翼軍奪取標高一七四高地後，繼續攻擊椅子山方面之俄軍，俄軍在盤龍山東砲台前面，及東鷄冠山北砲台前面等處，敷設通有電流之鐵絲網，中央隊，與左翼隊，努力破壞之，日軍因日來，攻城砲，及海軍重砲射擊之結果，形勢大爲良好，而上述之二砲台，亦顯已破壞矣。

是時，左翼隊破壞鐵絲網後，即乘東方未白，向東鷄冠山北砲台，開始攻擊，全軍冒雨猛進，至午前八時左右，奪取該砲台東南約二百公尺處之中間堡壘，嗣以俄軍由北鄰堡壘，射擊側背，不能維持，不得已始行放棄。

至八月二十二日午前九時，中央縱隊第九師，突入盤龍山東砲台，正午左右，奪取其三分之二，俄兵藉複郭頑抗，且由西砲台，猛烈速射，情況頗爲慘憺，中央隊，得預備隊二連增加後，即冒猛火，一氣突進，奮戰激鬥，遂佔領西砲台，未幾，盤龍山東砲台，亦落日軍之手，二十四日，日皇下詔慰問，勅語如次：

開始攻擊旅順以來，晝夜與彼死守堅城之俄兵肉搏，卒拔其二壘，益圖奮進，據報甚慰，惟時值炎熱之季，連日轉戰困苦，不勝軫念，朕深信爾等將士勇武，尙望益加奮勉，以竟全功。

當即由攻擊軍司令乃木上將，奉答如左：

在旅順，本攻擊各役中，攻畧敵人，所獲有限，仰蒙特賜優渥勅語，不勝恐縮之至，今後臣希典等，自當益加奮勵，仰酬聖旨，謹此奉答。

九月十九日午後一時，日軍先以攻城砲，及海軍砲，開始砲擊，午後六時以後，開始攻擊龍眼北堡壘（苦魯巴金砲台），水師營南方堡壘，標高一七四東南高地，及標高二〇三高地，翌日，佔領苦魯巴金砲台後，更於午前九時四十五分，至午前十一時四十五分之間，佔領水師營南方之四座堡壘，至午後五時左右，又復佔領標高一七四高地東南之二堡壘。

至於標高二〇三高地，則爲旅順要塞之天險，前有椅子山太陽溝之各砲台，歷歷在望，而日本包圍軍，傾其主力攻擊之松樹山，二龍山，東鷄冠山等處之各砲台，亦俯瞰無遺，不特可望東西兩港，而且可以俯瞰新舊市街，及白玉山，黃金山，饅頭山等處之各砲台，就日軍言，苟能佔領，利莫大焉，在俄軍方面，則該地最關重要，一旦失守，旅順莫保，故傾其死力，從事防備，防禦之嚴，他無比倫。

佔領二〇三高地，既爲日軍之一大任務，而包圍軍之全勢力，亦集注於此，自九月二十日第一次攻擊以來，第二次，第三次之攻擊，亦告失敗，十一月二十六日，日軍第四次總攻，各縱隊皆以前面各砲台爲攻擊目標，使用主力攻，擊右縱敵亦以左翼爲主力，砲擊松樹山砲台，結局，仍難攻下，未達目的。

日本包圍軍，雖以部隊代兵團，幾度試行突擊，結局，常受俄軍頑強抵抗，猛烈反攻，不特未達目的，而且每次突擊，損失甚大，不過日軍損失，同時，俄軍亦受損失，俄雖屢次擊退日軍，而勢力則逐漸滅殺，日軍有見及此，雖迭遭挫折，不肯屈服，自始至終，期望貫徹素志，於是，乃以第七師大迫兵團之一部，即總預備隊奧田上校所率之第二十七團，試行最後之突擊。

十一月二十九日，夕陽將沒，奧田上校部，即在山麓，部署隊伍，預定七時，突擊俄壘，是時，立於先頭者，爲酒井少校所指揮之部隊，先頭部隊，既以迅雷疾風之勢，奪取俄軍第一散兵壕，更追擊俄軍，陷其第二散兵壕，旋即向山頂砲壘肉搏，時，俄軍或以炸彈石塊頻擲，或以機關砲步槍亂射，更由松樹山赤坂山之各砲台，集中砲火，頑強抵抗，常放光彈，以觀測日軍行動，防禦日軍，不遺餘力，而日軍之決死勇士，則皆欲貫徹目的，竟冒猛烈敵火，踐踏戰友遺骸，驀然猛進，突入俄壘。

時，奧田上校，中彈陣亡，不得已，由吉井上尉，擔任指揮，該上尉如瘋如狂，一意率領突擊部隊奮鬥，幸疾風忽作，所投炸彈，悉中俄兵，俄軍既因此大受損失，復以自己所投之彈爆炸，砂烟大起，陷於苦戰，一方面，吉井上尉，又以洋油注於米袋，點火向俄壘投擲，藉疾風之力，悉落俄壘中，瞬息之間，火陷濛濛，包圍俄壘，俄軍不堪其苦，漸向壘外逃避，日本突擊隊，遂乘虛鼓勇，突擊俄壘，卒驅逐狼狽殘敵，佔領二〇三高地，時十一月三十日午前八時也。

日軍既佔領二〇三高地，即着手防禦工事，以備俄軍反攻，十二月一日以後，俄軍不甘放棄此天險無比之要害，屢以精銳兵力企圖反攻，竭盡其力，以圖奪回，由一日至五日之間，日軍亦在不安之中，努力防戰

，至六日晨，俄軍自知終無恢復之希望，不待日軍攻擊，自行放棄掩堡而退，於是，二〇三高地，遂全部爲日軍佔領，而東鷄冠山二龍山松樹山等處之各砲台，亦相繼落於日軍之手，今也，旅順之陷落，迫於眉睫，稍一猶豫，則旅順市街，即將化爲慘憺戰場，俄軍堅守八月，日軍封鎖，日趨嚴密，爲時既久，糧食彈丸，無由補給，俄軍兵力日漸滅殺，要塞內之房屋，多爲傷兵呻吟之所，守將石特塞爾，雖屬頑強，今亦莫可如何，一夜，召集諸將，商議後事，皆相顧潸然泣下，歔歔嘆息而已，無一言者，於是，一月一日，石特塞爾遂以親筆函致包圍軍司令乃木上將，表示投誠。

及旅順開城之約既成，休戰之令一下，全軍即在和平春風之中，不勝歡欣鼓舞之至，而各處飄揚得意之日旗，則與黃金山上萎靡不振之白旗，對比之下，適相反對，一月四日，石特塞爾將軍要求一見日軍司令乃木上將，乃木諾之，五日會於水師營，東西兩雄，聚於一堂，此實千古雙絕之紀念日，世界戰鬥史上光榮不朽之一頁也。

至十三日，日軍舉行入城儀式，乃木上將及各師師長，率各師官兵，由舊市街，威風堂堂，入新市街後，在乃木上將檢閱之下，舉行全縱隊分列式，軍容壯絕，達於極點，至是，遼東各地，日旗飄揚，東西海上，不復有阻日軍者矣。

奉天之陷落與日本海海戰

旅順之陷落，既如上述，一方面，北進之滿洲軍，亦漸次推進，卒於一九〇五年二月下旬，包圍奉天，是役，戰線綿亘三十餘日本里，約合一百二十公里，兵力總計九十萬人，兩國運命皆集於此，誠日俄戰爭中

此
页
缺
页

此
页
缺
页

此
页
缺
页

此
页
缺
页

此
页
缺
页

此
页
缺
页

再具情電呈，表示決心，一方面，對於二十八日之會議，要求俄方延期，以待日本政府之覆電，乃日本政府之覆電與上次毫無差異，仍令小村忍辱屈服，成立談判。

當時，日人金子男爵，奉日本元老之密命，參與媾和問題，疎遠小村，直接與美國大總統交涉，自是而後，小村雖具全權代表之資格，實際，不得不隨時仰承日本政府與元老之指揮矣。

小村既受牽制，甘為政府元老之傀儡，決心締結屈辱條約，在最後之會議中，小村提出大讓步案，其大要如左：

一、從前所提媾和條約基礎條項十二條之中，關於第五條之庫頁問題，日本帝國僅要求割讓該島南半，其北半則無條件歸還俄國，但在該島南半，不設軍備，且在宗谷海峽，亦不築壘，完全開放。

一、第九條之賠償軍費，全部撤回。

一、第十條之交付中立港內俄艦，及第十一條之限制俄國遠東海軍力，上次曾以俄國收買庫頁北半為條件，宣言撤回，現在不附條件，完全撤回。

一、供給俘虜費用，互相賠償。

徵德接到小村公文後，見日方如此讓步，出人意料，一時茫然，不知所措，旋以日本但求割讓庫頁南半，許之，於是，兩國全權代表，乃就既決各項，作成議定書依照前約，以法文作成日俄媾和條約，由雙方全權代表簽字，和議遂成。

一九〇五年十月十六日，日皇下詔恢復和平，於是，日俄戰爭，宣告結局，兩國和平，仍復原狀矣。

日俄戰爭

歐洲大戰爭目次

歐洲大戰爭之原因

交戰各國之情形與德國之誤算

歐洲大戰之戰績

法之苦戰與舉國一致

聯合軍最後之總攻擊

休戰條約之締結

歐洲大戰爭 目錄

歐洲大戰爭

歐洲大戰爭之原因

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午前，歐洲突然發生一驚天動地之大慘劇，此無他，即奧國皇太子斐迪南大公與其妃索非亞之被刺，慘死於奧領波斯尼亞首府塞拉約佛是也。

是日奧太子偕其妃，訪問波斯尼亞首府，由伊利茲溫泉到達塞拉約佛車站後，即赴該市中央之非利頗威齊練兵場閱兵，既畢，驅車至市政府，出席該市歡迎會，道出亞塔爾河畔，市民堵列，大示歡迎，一人忽由羣衆中，向太子汽車投擲炸彈，中後車，傷侍從武官，公妃受驚，欲作歸計，太子不甚介意，仍往市府出席，會既告終，公妃及其他侍從武官，皆以由原路歸，殊屬危險，請改道，太子欲往醫院慰問途中炸傷之武官，不待已。仍由原路驅車赴醫院。

當時，塞拉約佛雖爲波斯尼亞首府，實際不過山地之一小都會，市內道路，異常窄狹，加以市民歡迎太子，密集道路兩側，交通尤爲混雜，太子汽車通過，無論如何，勢必緩行，當與太子偕其妃驅車至某街轉角時，車近人行道，駛行尤緩，一學生裝束之青年，又突然而出，投彈行刺，未炸，兇手復以手槍擊太子頭部，中咽喉，次中公妃胸腹，二人同時斃命，秩序大亂，兇手爲數萬民衆包圍，當揚被捕，旋交警察審訊，知兇手名普林切布，塞爾維亞籍之學生也，先炸太子者，爲一排版工，名喀勃利諾維起，亦塞爾維亞人，行刺後，躍入米爾雅卡河中，企圖逃逸，被警察與羣衆包圍，亦當場就逮，據事後調查，當日舉凡皇太子所經之

處，道傍樹上，藏彈無數，而鐵道沿線，亦復發現同樣炸彈，由此，可知此次事變，實有遠大計畫，斐迪南大公夫婦一入其地，即無異蠅投蛛網，鮮有不喪失其生命者矣。

此次之變，即以奧太子夫婦遇刺而言，已屬重大事件，況計畫遠大，不無背景，故當時一般人士，莫不以國際關係，或將因此發生危險化爲慮也。

當時，兇手皆爲塞爾維亞人，普林切布雖自稱爲無政府主義之信徒，爲斷行其理想而出此下策，但兇手等皆自認其所用之武器彈藥，概從塞爾維亞首府培爾格拉德得來，當夜，在塞拉約佛市內，身任波斯尼亞州會議員，而在州內素有勢力之塞爾維亞人，亦以有關是案被捕，由以上各點觀之，此次事變，內容複雜，決非單純也。

當時一般人士，深信此等兇手，必有隣國爲其背景，暗中指使，供給械彈，所謂背後之隣國，其爲塞爾維亞，自不待言，惟塞爾維亞政府，則謂此種悲慘事變之發生，要亦奧國舊日警察制度不良，不與人民真正自由之結果，口吻之間，似以爲此次何變，當然發生，無足爲奇也。

在奧則認爲非藉此種機會，發現證據，從嚴警戒塞爾維亞不可，努力偵查之結果，果發現首謀要犯，在塞爾維亞國內，奧塞關係，忽瀕於危，入七月後，謠言盛行，維也納及柏林之股票市場，日漸暴跌，歐洲天地，已爲暗雲所蔽，而人心恟恟矣。

七月二十三日，奧國政府突致最後通牒於塞爾維亞政府，提出要求十有三條，限四十八小時以內答復，其大要爲：（一）塞爾維亞政府中之高官，及其他有力之社會方面，與此次暗殺案有關係者，爲數不少，業已

證實，應由塞爾維亞政府從速審問處罰，并許奧國政府派員監督審理。(二)罷免參與陰謀之文武官吏。(三)由國王下令戒飭軍隊。(四)禁止一切排奧運動等項。限七月二十五日午後六時以前答復，此種最後通牒，在塞異常感覺困難，蓋國內若有關係人犯，自應由本國搜捕，在本國法庭審判，此獨立國所以爲獨立國之權利也，今奧要求派員監督審理，且干涉其他內政，實爲目無塞國獨立之不法言動，塞雖弱小，既以獨立國自居，當然不能許之也。

二十四日清晨，塞爾維亞政府，一面用電話急奏俄皇，一面向奧要求延期答復，奧國政府不許，至二十五日午後，塞爾維亞政府乃委曲求全，對於奧之要求，十條完全承認，其餘三條亦附條件承認，奧接復牒後，仍不滿意，即令駐塞公使下旗歸國，但未嘗即時宣戰，派兵襲塞，至二十七日，塞兵首先砲擊奧軍，奧猶未下決心，故當時歐人，皆以爲奧無真心作戰之覺悟也。

奧之所以遲遲不決者，蓋恐一旦對塞宣戰，勢必與俄交兵，理無勝算，雖云奧俄交戰，德國理應助奧，然當時德國，表面上又極冷靜，大有不易動員之勢，泰晤士駐柏林之通信員，甚至大書特書謂：「德國確實正在誠心爲和平努力」云云，情勢如斯，此奧之所以不易斷也。

至二十八日，奧國突然正式對塞宣戰，全歐見戰禍來臨，異常驚恐，乃奧雖布告宣戰，仍無實戰消息，加以最關緊要之德國，始終沈着冷靜，大有不易出動之勢，德之憲法，規定進攻他國，必須經其上院協贊，是時德國上議院，亦無召集開會之模樣，一方面，倫敦英蘭銀行之利息，從來不過三厘，三十日，忽高至四厘，翌日，一躍而爲八厘，甚至達到一分，此種現象，爲數十年來所未曾有，顯示歐洲形勢，頗屬重大，但

一方面，亦可視為戰爭不致發生之反證，蓋戰爭第一必需金錢，世界上握錢包之口者，實為英蘭銀行，今英蘭銀行提高利息，金錢即將融通不靈故也。

殊不知天下事有出人意外者，自奧太子遇害以來，沈着冷靜之德國政府，竟於世人不知不覺之間，着着整其戰備，二十九日夜間，德皇在和茲達姆宮中，召集陸海軍當局及首相白托曼何威錫外交部長雅果武等，舉行御前秘密會議，三十日，即遽急召集上議院，而危機益告迫切矣，是日午後，柏林某報，即載德已下令動員，德政府力加否認，令該報即時更正，同時，特由外交部長，用電話通告駐英法等國之德國大使館，聲明報載與事實不符，而德國絕未動員之說，亦頻由柏林電報，傳至日本，實際，七月三十日，德國未嘗動員，迨三十日夜間，德國突稱在西部之斯特拉斯堡舉行預定之陸軍演習，砲聲隆隆，轟動遐邇，亞爾薩斯洛林等地之一切橋梁，概行派兵守備，德雖未下動員令，即此亦可顯見德之戰備既整矣。

德既決意一戰，其活動之神速，無異電光石火，三十一日，即要求俄國解除業已着手之動員，限俄十二小時答復，同時，要求法國表示態度，限法十八小時決定答復，俄法置之不理，限期既過，德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瞬息之間，派兵侵入永久中立國盧森堡，威脅法國邊境，更侵入斯特拉斯堡對面之法國利塞勒合爾鳩地方，此外，又疾驅大軍，入永久中立國比利時，二日，以大胆令人可驚之通牒，致比利時：謂「若許德軍假道，即德國自當尊重比利時之獨立，與領土之保全，否則以敵國相待」。限比十二小時，即三日午前七時以前答復，及至三日午前八時，德復再向比利時宣言：謂「德國自認為必要之處置，當以武力實行之」。於是，德軍遂長驅而入，比利時弱小不敵，乃訴於英法諸國，請求援助，以圖維持其領土。

所謂永久中立國者，根據四隣強國間之條約，除遇外敵侵入而外，禁止自動與他國戰爭，有引誘戰爭危險之同盟條約，亦不許締結，其領土之保全，與獨立之維持，則由列國保證之國家也，所謂保證者，即列強互相負有不侵其中立之義務之謂，若強國而欲併吞此種小國，則列強勢力，即失均衡，強國之間，大起衝突，此當然之現象也。

今德之於盧森堡與比利時，既與列強相約保證其中立，竟目無條約，派兵侵入兩國，實不能不謂為傍若無人，蹂躪歐洲公法之行動，列強焉能緘默不言，英法俄對於橫暴之德國，起而問罪，固屬當然，而德國一旦動兵，現在亦唯有訴諸武力，於是空前未有之大戰亂，從此揭幕矣。

交戰各國之情形與德國之誤算

此次之戰爭，既由奧塞問題而來，則俄國助塞，大戰即應爆發於俄奧之間，乃最初竟由德法決戰，亦云奇矣。本來俄法一八九〇年締結軍事協約，德若侵入俄國，法即助俄，德若攻擊法國，俄即援法，閱五年，始結同盟，相約不僅以兵力互相援助，且互相以資力援助，故奧塞問題發生後，俄國出而助塞，先有俄奧之戰，德國發兵援奧，法亦動員助俄，此自然之順序也。乃事實與理想完全相反，俄奧尚未交兵，德軍已入法境，而德法大戰，遂首先爆發矣。

至於英國，則自拿破崙時代以來，即以法為假想敵國，海軍戰備，始終以法國為目標，而置其主力於面英吉利海峽之朴次茅斯或得溫頗提方面，以備法國，迨一九〇四年，英法協商，始告成立，法國承認英在埃及之勢力，同時，英亦承認法在摩洛哥之勢力，兩國感情，從此和好，其間，俄亦與英接近，從來冰炭不

相容之英俄，亦漸和睦，結果，英國於一九〇七年，與俄締結協約，決定兩國在波斯方面之勢力範圍，自是而後，英法俄之關係，日臻親密，不數年，三國即成立協約，與德奧意三國同盟對峙，而維持歐洲均勢之局。

奧德之間，一八七九年，即成立同盟，密約俄若侵奧，德即助奧，德受其他強國威脅，奧即助德，此處所謂其他強國，即指法國而言，迨一八八二年，意大利恐與法戰，加入德奧同盟以備法，於是，德奧意三國同盟，遂與英法俄三國協約，互相對峙矣。

至於俄與塞爾維亞之關係，則以塞國王室自古有二，一曰卡拉格鄂爾古威齊家，一曰鄂布列諾威齊家，當時，鄂布列諾威齊家之亞歷山大一世遇害後，即由卡拉格鄂爾古威齊家繼位，奧俄始終各擁一家，互鬥陰謀以爭勢力，俄奧衝突，勢當然也，時俄奧皆欲擴張勢力於巴爾幹半島，塞實不啻為俄之哨兵，代俄警戒奧之南下，而防止奧國伸張勢力於薩羅尼卡，俄塞關係如此密切，而奧又為俄之敵國，塞為奧國蹂躪，俄國豈能坐視哉。

列國之關係，既如上述，故奧塞宣戰，俄即助塞與奧宣戰，德亦助奧與俄宣戰，英法助俄，歐洲列國，遂陷於大戰之旋渦矣。

初奧國致塞之最後通牒，顯然侵害塞國主權，俄國抗議，奧仍固執，迫其實行，嗣見形勢不佳，遽變態度，與俄法英三國政府公約，宣言決不侵害塞之主權，對於最後通牒之要求，洩露自願讓步之意，德若真心愛好和平，即當歡迎奧國此種反省，力加援助，以促進不穩之解決，乃奧國尚未確實決心，猶望和平解決，

而德意於八月一日，突以最後通牒致俄法，遽急挑戰，顯見德對大戰，早具決心，而世人之非難德國，亦良有以也。

德之所以如此遽急發動者，實以俄國極力擴張軍備，素欲以大兵進出巴爾幹，深恐俄之軍備完成，德將不免於難，故欲藉奧塞問題之機會，乘俄軍備尙未完成，予以重大打擊，當時德國，以爲乘俄戰備未整，突然攻之，即可成事，俄國擴張軍備之說，雖甚囂塵上，德見俄與日本戰後，元氣尙未盡復，以爲極力恐嚇，俄必屈服，據開戰後英國外交部長愛德華古烈與駐外英國大使往來之文書觀之，德國最初以爲俄無戰備，因而推測俄國必無戰意，此實德國賢明政治家最大之誤算也。

當時，不獨德國政治家以爲俄無戰意，即七月將終，形勢益趨迫切之際，奧國駐德大使，亦向英國大使斷言歐洲全般之戰爭不致發生，而舉俄無戰意，且無作戰模樣爲理由，英國大使，更謂柏林人士，亦多有此見解云。

德國政治家，不特對俄觀測錯誤，即對於英國之態度，與比利時之戰備，亦莫不觀測錯誤，當時德國誤解政治家，尤誤解英國自由黨政府之政治家，以爲英國無論如何犧牲，決無勇氣參戰，德縱侵畧法國，蹂躪比利時，結局，英國亦不過旁觀而已，德之所以如此誤算者，大約不外根據當時駐英德使李錫諾威斯公爵關於英國政府之報告，一方面，又見英國政府誠心誠意，欲維和相平至最後之一瞬，遂輕率速斷，以爲英國無論如何，必守中立也。

七月三十日，風雲益臻險惡，英國深恐德法不尊重比利時之中立，由外交部長訓令駐法國兩國之大使，

要求兩國政府表示意志，法國答復，表示除因他國業已破壞，不得已作適當之處置而外，法國斷然尊重比之中立，德國外交部長雅果武，則稱：「非請示皇帝與首相後，不能答復」。英國駐德大使，以英國要求即時答復促之，德國外交部長復：「謂「皇帝與首相答復與否，實屬疑問，何則，若予答復，則開戰時作戰之一部，即將因此暴露，而必然陷於不良之結果故也」云。英國接到此項答復，正德國對俄法提出最後通牒之日也。

是時，英國商船在漢堡爲德扣留，消息傳至倫敦，八月一日，英使向德國政府抗議，結果，由德國外交部長約定即時釋放，其事遂寢。八月二日，據英國駐比公使報告，德軍已侵入盧森堡大公國，至是，德之侵犯比利時中立，昭然若揭，四日，德果對比利時提出威嚇的要求，英國政府據報，遂下開戰之決心，同日，通告比利時，英國當與俄法協力，爲比抵抗德之侵畧，而保證比利時將來之獨立，與領土之保全，時英國駐比公使報告，德軍侵入比利時領土，小部隊進迫列日，勸比投誠，比已拒絕，於是，英國政府不能再忍，遂於是日夜間十二時，對德提出最後通牒，要求德國對於尊重比利時中立一節，決定答復，同時，隨即轉入交戰狀態。

至是，英國態度與德國政治家之觀測，完全相反，而德之作戰，亦因之根本推翻矣，當日，英國若果如德國政治家之所料，而保守中立，則德以其優勢之海軍，專襲法之海岸與船舶，而令敵國大受損失，固不待言，且可掌握北海與大西洋之海上權，而獲得由海上輸入糧食，軍需品，及其他一切物資之自由，立於優勢之地位，以從事戰鬥，不幸英國大出所料，援助敵國，致德之計劃，忽然瓦解，其優勢之海軍，不特不能襲擊法之海岸與船舶，且被英國海軍壓迫，竟至歸於無用，而蟄伏本國海岸，所有海上權，悉爲敵國海軍奪去。

，卒陷於不能由海路輸入一物之窮境，此就德國言，實屬最大之痛苦也，威廉二世雖號稱聰明智慧，卒爲君側羣小所誤，喪失德國疆土，僅以身免，亦云慘矣。

歐洲大戰之戰績

當大戰之將起也，德之政治家與一般軍人，莫不以爲定操左券，確信不疑，故德有縱與全歐爲敵，亦必一戰以顯身手之決心，而德皇之果斷與勇氣，尤非他人所能企及，德既決心轉戰歐洲三大強國，則海上陸上，對於敵人，皆不稍寬假，其作戰計劃，首在攻法，欲先破法，然後回兵以對俄國，嗣以法於德法交界之防備異常堅固，非短時間所能攻下，於是，德乃改道，向盧森堡及比利時進兵，欲從法國防備比較薄弱之北方國境，猛然突進，二日晨，德軍一隊到達盧森堡國境之瓦塞比利古與勒米錫後，即渡摩塞爾河之架橋，侵入盧森堡國內，同時，德之武裝列車，亦載軍隊數萬及其軍用品，向其首都盧森堡突進，至是，一八六七年，英法普奧意俄和比八國，在倫敦簽訂之尊重盧森堡中立條約，遂爲德軍蹂躪矣。

德軍既入盧森堡首都，即占領各機關，恣意破壞，極盡殘酷之行爲，所有村落叢林，亦以戰爭目的，悉行伐毀，瞬息之間，盧森堡大公國，竟化爲修羅之場，未幾，德軍復分二隊，一向法境急進，一向比境進兵，侵入比國之德軍，八月三日，向德比交界之河亨移動，四日，德以最後通牒致比政府：謂「法軍既在法比交界之基衛附近集中，破壞中立之尊嚴，德國亦當採取不得已之手段，旋即遽急侵入比境，既達列日要塞前面，即先強求守將勒曼開城。

比王見外患迫切，遽急召集臨時議會，頒悲憤之勅語，作激烈之演說，畧謂：「際此國難嚴重之時，不

可不有武裝抗敵，作最大犧牲之覺悟，吾人爲擁護我國領土之至上福祉，更不可不以發揮應有之勇氣與一致，對敵實行抵抗，爲吾人之義務。比王述其悲痛之決心既畢，議員皆舉兩手，以表贊成，繼而首相朗誦德之最後通牒後，復謂：「（前畧）對於侵犯中立，應以武力抵抗，德之提議，非犧牲國家名譽，斷難承認也。」云。首相既報告業已拒絕德之要求，於是，議會當即一致決議支出軍費八千萬圓，一方面，陸軍部長除召集預備兵後備兵而外，更將應於是年入營之徵收兵，提前召集焉。

當時比利時之國防，在東部之牟斯河沿岸，有列日要塞，更向西南溯河而上，於牟斯河與桑布爾河會流處，有那牟爾要塞，而堅實無比之安特渥普要塞，又遙居其後，是三要塞者，乃歐洲吳鄂邦（十七世紀法之築城大家）以後著名之築城家布利雅爾蒙將軍多年心血之結晶，而比利時藉以守其中立之堅城也，德軍無謀，輕視此種堅城，雖有攻城砲而不用，僅以步兵強襲，比軍藉堅壘強柵，激烈抵抗，德軍傷亡忽達二萬五千餘人，軍團長亦告陣亡，卒向比國提議休戰一日，當列日防禦戰正酣之時，比王亞爾白特雖云年幼，其對比軍頒布之勅語，則實屬悲壯，令讀者自然奮發，茲舉其一節如左：

我將我卒，席查誓謂：「哥爾人中，比利時人最稱勇敢」。此豈非汝等比利時人民之軍隊足以自誇之光榮耶，今大敵當前，勿忘汝等正爲汝等之祖國，爲汝等被敵威脅之本國而戰，我佛郎得人，汝等莫忘黃金拍車之勝利，我列日之瓦隆於，汝等現在正居於名譽之地位，尤應記念佛郎蒙之六百人。

我將我卒，朕欲立於汝等之陣頭，現在正由布魯塞爾來矣。

列日要塞之比軍，得比王激勵，益爲奮發，因此，堅城守備，益臻堅固，優勢德軍（約二軍團總計十二

萬餘人），無論如何盡力，始終不易攻下，至九日，德軍自知難陷列日要塞，乃採遙爲包圍之策，另由其他各道進兵，五日着手攻擊，二十日前後，列日要塞始告陷落，因此，德軍遲至二十日以後，始得佔領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至其大軍入法，則在八月末矣。

因此，德軍侵入法國之計劃，根本推翻，比利時頑強抵抗，既出人意表，德軍侵入法境之時期，遂較預定大爲遲延，結果，法國得於其間完成動員，英俄之遠征軍，亦得加入戰線，就中動員集中最感困難之俄國，亦竟得以大兵由國境推進，一方面侵入東普魯士，一方面侵入奧之加里西亞，此實德軍誤算，輕視比利時國境防備，有以致之也。

初，德軍之計劃，預定三四星期，即可侵入巴黎。乃八月下旬，猶未能出比利時，至八月底，始得侵入法境，此實德國之大誤算也，同時，德軍對英法俄協約軍，比較善戰，大傷聯軍，而卒不免國家解體，大爲慘敗者，實以中法爲比軍所阻，使其侵入法國之計成爲割餅所致，而列國之獲勝，飲水思源，亦皆受賜於勇敢的比利時國民之奮鬥，比之豐功偉績，誠可以誇耀天下也。

法之苦戰與舉國一致

當時，俄國陸軍戰時可以立於第一綫者，雖約計二百萬，砲五千門，然大部分動員而集中於德奧國境，約需一月之久，非至八月二十八九日左右，動員集中，不能完成，法軍可以立於第一綫之人數，亦約二百萬，動員集中，需時二三星期，非八月十五或二十日以後，不能完成，而當時德之計劃，又首在破碎法國，最低限度，亦須大予打擊，然後回兵以攻俄，故俄軍動員需時一月，法即覺得不可恃，反之，德軍二百三十萬

，擁砲六千門，更有奧軍相助，若德留三軍團或五軍團之兵，守其東方國境，奧留少數兵力，以對塞爾維亞，其餘主力部隊，概置諸加里西亞，專防俄國侵擊，則德軍即可以壓倒的勢力對法，關於此點，七八年來，法國參謀本部，即大爲苦心焦慮，惟望英軍援助，以爲補救，故法之集中計劃，已預定英軍地位，一切運輸準備，亦莫不由英法兩國商定也。

比利時以蕞爾小國，破德軍計劃，是後國內雖被德軍蹂躪，然死守列日要塞，達二星期之久，結果，使法得於德國大兵未入法境以前，完成其動員集中，比軍之功，誠不可不謂爲偉且大矣。

其間，費賚起元帥所率之英國出征軍團亦已開到，英法聯軍在總司令霞飛將軍統率之下。欲迎擊德國由比利時南下之大軍，於比利時國內而大破之，英法聯軍之第一防禦線，遂在比法交界，首先激戰，砲聲隆隆，轟震遐邇，兩軍皆利用最新之武器與戰術，奮鬥力戰，嗣以聯軍缺乏統一，漸露敗色，德軍乘虛猛攻，至八月下旬，聯軍之第一線，卒爲德軍所破，而由左翼軍開始退却，於是，德軍益占優勢，士氣大振，猛烈追擊，聯軍不得已，退至亞密安、拉斐爾、拉翁、蘭斯、沙隆、維多利爾、佛蘭索亞等地之第二防禦線，德軍更乘勝壓倒聯軍第二線，猛烈攻擊，第二線亦漸受壓迫，各處要塞，悉落德軍之手，至是，優勢之德軍，已逼近巴黎，壓迫而來矣。

當時，德軍常壓迫聯軍之左翼，開始旋回運動，欲向東北國境之威爾丹方向壓迫而包圍之，與由南方面埃比那爾之國境而來之奧軍，互相呼應，着着侵入，德軍之勢力，實可畏也，及俄軍動員準備完成，由其背後進攻，不得不分一部分，開往德國東部，以禦俄軍，於是，德軍至九月中旬，即漸次失其勢力，逐漸開始

退却，最初之攻勢軍，竟不得已，一變而爲退却軍矣。

但法國政府，九月二日，不得已，竟遷都於南方之波爾多，四十三年前，巴黎被普軍包圍，法國政府亦設分政廳於此，元來法京巴黎，偏於北方，敵軍一越國境，巴黎即在指顧之間，由距離言，巴黎與北方國境之間，不過約三百四十英里，比之列日要塞，更與巴黎不過相距二百英里，德國大軍既陷列日，突破國境第一防禦線，向第二防禦線壓迫而來，其距巴黎不過僅僅七十英里內外，法之遷都波爾多，亦不得已也。

最初法於大戰，發動過遲，當七月下旬，奧塞風雲漸急，俄國躍躍欲動，歐洲各國首都，莫不神經過敏之時，法國大總統安家烈適偕內閣總理及外交部長，訪問俄國，歸抵丹麥之白爾特海岸，據外交次長亞白爾費利由無線電報告，大驚，遽急歸國，七月二十九日，始抵巴黎，因此，其間法政府與聯合國，未能充分疏通，法亦不能決定斷然處置，而法之發動，亦隨之落後矣。

厥後，形勢蓋趨迫切，比國國境，已被德軍佔領，法乃於八月一日，實施全國動員，時，外交次長亞白爾費利與內政次長賈克爾，皆被召集出征，衆議院六百名議員之中，亦約有二百五十人，應召動員，八月三日，內閣總理衛威亞尼解除外交部長兼職，新任前內閣總理資麥古爲外交部長，已則監理一切國事，八月二十七日，比利時國境大戰正酣，衛威亞尼內閣一度辭職，旋即改選，由法國第一流政治家，見國難嚴重，翻然放棄從來之政爭，互相攜手，獻身國家，以愛國之至誠，組織舉國一致之內閣。

改選之結果，衛威亞尼仍任內閣總理，曾任內閣總理而不亞於衛威亞尼之政治家，加布利洋、李頗、資麥古輩，皆加入閣員之列，即此已可見新內閣網羅政界明星，足以惹人注目，而以季佐以後，長外交最久之

德卡塞任外交部長，以對於法國陸軍功績最多之米爾蘭任陸軍部長，尤使法國人心，爲之益壯。

此外更強人意者，則爲舉國一致，互相團結，從來此輩政治家，黨派各別，政爭不絕，反目嫉妬，殆若仇敵，今急進派衛威亞尼與鄂噶留爾一黨之內閣，竟決心與素相衝突之溫和派首領布利洋、米爾蘭等，互相提攜，合同社會黨素來聲明在單獨組閣以前，決不加入其他任何內閣，現任該黨領袖休爾格特及馬塞爾桑巴二人，亦已放棄此種主張，而與其多年之政敵，互相攜手，由此顯見當日法國政治家，見國難嚴重，皆有翻然中止國內政爭，捐除從來偏見，一致團結，以當國難之覺悟也。

聯合軍最後之總攻擊

比利時戰線，及英法俄參戰初期之情況，既如上述，厥後，德軍戰況，日陷悲境，其司令部之窮狀，實出聯軍總指揮法國福煦元帥想像之外，當時，福煦由直覺想像德軍困難，逆料絕對的最後勝利，不久必歸聯軍，深信德軍早遲必向聯軍提議休戰，當即着手研究休戰條件，及其他各項問題，先是，福煦欲乘此種機會，益使德軍陷於窮迫，遂將各處聯軍之新月形進出戰線，益加擴大。

一九一八年十月六日，福煦用電話勸告英軍司令特庫托，繼續攻擊佛蘭得爾方面，至遲希望在十月十日以前，表現新攻擊之效果，以便英法兩軍，最後努力。

福煦之第三次總攻擊計劃，即由聯軍窮追德軍，而向亞爾登奴方面驅逐之，先分攻擊部隊爲左翼，中央，及右翼三方面，由各方面向亞爾登奴方面進出，中央及左翼之英法聯軍，勢力極大，所向奏效，福煦益欲令其前進，十月十日，對於黑古及白丹兩將軍，下關於攻擊之命令如次：

現在三方面之攻擊，正逐漸順利展開，經愛振河與牟斯河中間，而進出於康布列西方之中央部隊，成績尤爲良好，攻擊軍實有一舉而向比國蒙斯前進之必要，因此，爲奪回利爾地方起見，應與比國攻擊軍協同行動，爲奪回塞爾地方起見，更應與愛振牟斯河中間之進出軍，協同行動。

聯軍續攻佛蘭得爾，十月十四日，大奏效果，十五十六兩日，繼續前進，卒掃蕩德軍戰線之一角，而佔領托爾可安、路白伊、利爾附近一帶，福煦尙欲乘勢，突進比境，令美將拔新古，急派有戰鬥經驗之美軍二師，馳往比國方面，援助攻擊。

厥後，侵入比國之法國軍隊既多，保持此等軍隊之聯合統一，遂感必要，於是，乃組織特別部隊以當其任，而以波蘇德將軍任指揮，是卽比利時國內法軍之大將也。

是時，亞爾登奴方面之美法兩軍，容未能表現充分之效果，福煦乃命白丹將軍實地詳查戰況，講求改善軍之法，美將拔新古聞之，率其他將領一人訪福煦，報告美軍大受損失，并謂此次失敗，實非福煦元帥戰畧之失敗，乃完全爲美軍本身之失敗。本來美軍皆未受充分之訓練，毫無戰鬥之經驗，所謂烏合之衆，自不能與實戰數年之德軍抗也。

閱二日，拔新古更編成二個新軍團，參加戰鬥，福煦命令此等新銳軍，迅速與法之第四軍團一致行動，參加攻擊，十月十六日。拔新古再訪福煦於捧捧城，面陳美軍戰況不佳，請求福煦直接指揮。

十月十九日，福煦再集諸將，商議開始總攻，決定關於攻擊德軍之三大進路，（一）比利時方面之攻擊軍，以比都布魯塞爾爲目的前進。（二）中央之英軍，由法國第一軍團援助，向基衛前進。（三）右翼之法國第四

第五兩軍，與美國第一軍布一共同戰線，而向麥切爾與師丹方面進出。至十二月二十一日，福煦更以有關攻擊之詳細說明書，交付美將拔新古及法將白丹，厥後，美軍努力奮戰，結果，遂由亞爾登奴森林中，掃蕩德軍全部，佔領古蘭朴列谿谷，法軍亦得與古羅軍保持聯絡，於是，福煦更令此等法美軍向瓦節本查希北前進。

聯軍逐步進出，魯登道夫之不安，益漸增加，嗣以聯軍由左右兩翼突擊，驅逐德軍至比利時，國內交通不便，丘陵起伏，地多森林之亞爾登奴，於是，德軍危險達於極點，而退却益感困難矣。

一方面，福煦更擴張攻擊戰線，猛進不已，見德軍危困，認為良好時機，決定實行其新方策，與以最後之打擊。

德軍素以最有力之軍隊，集中於其右翼與中央，左翼洛林方面，極為薄弱，在福煦之觀測，若向洛林方面突擊，必可一舉而陷美茲及薩爾堡，此等地方既陷，即可突出來因沿岸，而遮斷德軍大部隊之退路，於是，福煦遂決心開始突擊洛林方面

十月二十日，福煦致書白丹將軍，明示其突進戰線，令一部進出摩塞爾河沿岸，其餘部隊，則由隆規及盧森堡，向薩爾谿谷方面進出，白丹奉命後，即着手準備，旋以美軍數師參加法軍有力部隊，開始向洛林進攻。

厥後，各處聯軍大為進展，捧捧城在指揮上已感不便，乃移總本營於桑利，桑利就直徑言，接近巴黎，惟道路頗迂回曲折，距離相當不近，且為古代都會，房屋多形形色色，具備各時代之樣式，當時，聯軍即以

建於該地一隅之路易十六世式之宏壯房屋（爲一婦人名白古拉德者之私產）爲總本營，周圍庭園廣大，古樹參天，室內爲福煦及其他將校之辦公室，福煦則另行租屋居住。

翌日夜間，福煦乘專車赴比視察戰況，二十二日，在榜奴與比皇同進午餐，會談戰況，二十三日，歸桑利後，法國大總統安家烈及美將拔新古等，皆訪福煦，會商要公，白丹將軍亦提出關於進攻洛林之說明書，晉謁請示，福煦檢閱說明書，一一加以訂正，當時，白丹之計，欲從摩塞爾河西岸進兵，福煦認爲不可，改由東岸進攻，對於其他重要事項，亦有所指示。

從此美法兩軍，着着進攻，就中芬嘉將軍所率之第十軍團及翟拉爾將軍所率之第八軍團，素以精銳著名，美軍得六師人之支援，猛勇前進，欲斷德軍退路，時，德軍皆在戰線防戰，該處地方之德軍，不特寡弱，且極疲憊，因此，洛林戰線，亦卒爲聯軍突破，十一月上旬，德軍不得已，遂由美茲及特翁瓦那爾撤退，福煦一面鼓勵白丹進攻，毫不與德軍猶豫，一面於十一月五日，親赴戰線，不顧全軍軍容如何，力言迅速跟蹤追擊，實屬緊要，竭力鼓勵全軍。

一方面，在比利時戰線，則由特庫托將軍，統率比皇麾下之比英法各軍，於十月三十日，由佛蘭得爾，向比都布魯塞爾前進，收服比國領土四分之一，赫古元帥所率之軍隊，又於十一月一日，大勝德軍於桑布爾河，向蒙奴及摩巴鳩方面進出，沿途攻擊各地要隘，俘虜敵軍二萬餘人，佔領大砲四百五十餘門，多布勒、翁伯爾兩將軍所率之軍隊，亦由興登堡戰線迂回，向休買及基衛突進，古羅將軍，則率法國第四軍團及美國第一軍團，突破愛振河與牟斯河之中間，所向大勝，卒布戰線於牟斯河一帶，聯軍見德軍大部隊已漸次

退却，乘勢追擊，益加猛烈。

當時，法英比美意諸國聯軍，全線約共二百餘師，戰況達最高潮時，皆遵福煦指令，活躍前進，誠壯觀也，反之，德軍之總司令部，則早已陷於絕境，各處戰線，發生破綻，不能保持連絡，竟至勢將潰亂，而聯軍之猛攻洛林戰線，尤顯為德軍之致命傷，至是，德知事不可為，認為以其最後若任數十萬人為聯軍俘虜，而以慘酷大敗結局，不若甘受聯軍要求之條件，與列國講和，最為良策，德國政府既抱此種意見，於是德軍遂電福煦，請求休戰，而數年以來，干戈不息之歐洲天地，亦漸現和平之曙光矣。

休戰條約之締結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七日午前零時三十分，德國政府突然致電福煦元帥，提議休戰，其文如次：

福煦元帥閣下：

德國政府根據美國大總統之忠言，得知閣下權限，可以接見德國政府代表，通告休戰條約，用特將德國關於提議休戰之全權代表姓名，通報閣下，望即指定地點，俾得通過法軍戰線，同時，就人道之上見地言，并希停止戰鬥為荷。

電末，載德國全權代表葉柏根及其他人員之姓名，福煦接電後，於同日上午一時二十五分，復電許之，并指定德國全權代表等，先到摩巴休、拉、卡白爾、基茲街道之法軍前哨，該地先為德軍佔領，嗣由法將多勒布收復，福煦規定德國全權代表一行到達其前衛後，即由該軍導至會見地點。

十一月七日午後四時半，福煦由總本營所在地桑利出發，乘專車赴預定地點，途中在康白留畧停，旋抵

距該地約六英里之魯通得小車站，該地爲一小邑，位於康白留市與索阿松市中間之勒古爾森林中央，福煦既決定與德國全權代表會見於此，乃由車站，築支線致森林中，設月台二，一歸聯軍人員使用，一供德國全權代表一行之用。

福煦元帥一行，計法國方面，除參謀長衛幹將軍，魯丹節少校，米悅利少校而外，爲傳令將校二名，翻譯官二名，英國方面，則爲衛米斯提督，郝樸提督及將校二人，一行在車中作成休戰條件原稿後，卽由祕書用打字機繕正。

一方面，德國全權代表一行，七日午後五時，抵法軍戰線，九時，由法軍之一上尉導至距拉卡白爾一英里之鄂多羅小部落，稍憩，復至拉卡白爾，旋改由多布勒將軍之參謀布爾彭布塞少校領導，換乘法軍汽車，更由翁布烈將軍領導前進，於八日午前一時半，抵特爾尼耶後，卽乘專車逕向魯通得進發。

德國全權代表一行，爲首席全權代表葉柏根及鄂柏隆道夫伯爵，溫特飛爾德將軍，王師羅上尉，格耶爾上尉，與翻譯官赫道夫上尉等，由法國騎兵少校席郁之隨車招待，車入月台後，席郁之少校，先下車晉謁福煦，請示會見之時間，福煦指定午前九時正，在福煦之專車中會見。

鐘鳴九下，德國全權代表葉柏根，卽率一行人員下車，步入聯軍代表專車中預備之會議室，先與法軍參謀長衛幹將軍相見，畧道寒暄，依次入席，卽由衛幹赴總指揮室，報告會議之準備，業已完成，福煦乃赴會議室，其他聯軍代表從之。

福煦行至會議室前，卽止步環顧室中，舉手爲禮，德國全權代表答禮，福煦進至室中，全體入席就座，

是時，室內室外，沈默無聲，旋由福煦先問德國代表之資格，德國首席全權代表葉柏根操德語答之，謂爲德國政府特派之全權代表，且向福煦提出委狀，福煦遂攜德國代表之委狀，偕衛米斯提督退至別室審查，衆人起立送之，其間肅立以待，未嘗就座，未幾，福煦復入會議室，立於席前，謂德國代表曰：「君等此來，目的何在」。

葉柏根答曰：「欲知聯合諸國對於陸海空三軍休戰之提議耳」。言舉，由拉拍休翻譯後，福煦曰：「余無可提之議」。鄂柏隆道夫伯爵謂福煦曰：「元帥閣下，余等之來，實欲向閣下，要求可爲聯合諸國承諾之休戰條件也」。福煦又以彼無條件爲答，衆皆杳然，時，葉柏根檢點懷中文件，取出一文書讀之，文中：有「根據美國大總統來文，福煦元帥有可以提示休戰條件之權限」等語，於是，福煦乃從容而言曰：「然則君等要求休戰乎，若要求休戰，則將聯合國方面可以接受之休戰條件，提示諸君，亦無礙也」云。福煦之所以如此者，蓋不滿意德國代表不要求休戰，即談休戰條件也。

旋由葉柏根與鄂柏隆道夫先後聲明，要求休戰。福煦乃謂德國代表曰：「如是，則請爲君等說明聯合諸國政府所協定之條件」。言畢始就座，衆人亦隨之而坐，繼而衛幹將軍朗讀條件，同時，以一份交葉柏根參考，朗讀時，衆皆傾耳靜聽，歷一小時讀畢，葉柏根即將條件納於懷中。

是時，溫特飛爾德起立發言，謂：「休戰條件，內容，現在余等雖已知悉，但實有通報本國政府，請其逐條詳細審議之必要，因此，希望與以相當之猶豫期間，在此猶豫期間，爲避免流血之慘劇起見，尙乞飭令全戰線休止對敵行爲」云。福煦答曰：「本人不過受任於聯合諸國政府，協定此等條件，而欲明瞭聯合國政

此
页
缺
页

此
页
缺
页

東抵康白留，市民熱烈歡迎，寺鐘亂打不息，蓋三日前，市民得到德軍提議休戰之消息，已手舞足蹈，歡聲震地，休戰中之兩軍聞訊，亦喜出望外，今見休戰成功，其歡喜欣慰，自非言語所能形容也。

衛幹將軍步出車站，將登汽車，即被雲集之羣衆包圍，歡呼之聲，震動遐邇，甚至有歡喜之餘，倚其肩而泣者。士兵見火車一到，即大呼：「是元帥之專車也，元帥之專車也」，圍繞專車，欣喜雀躍，嗣知福煦不在，不勝失望，有要求福煦房內瓶中所插之花者，布塔爾上尉取而與之，彼等即分飾胸間，得意揚揚，遊行市中。

一方面，簽訂休戰條約之消息，至傳巴黎，巴黎全市，亦爲祝砲聲與寺鐘之聲所轟動，各家門窗，遍懸國旗，市民歡喜雀躍，遊行市中，士兵與人民，不問男女老幼，皆歡呼狂舞，樂而忘形，慶祝休戰，法國國民爲四年有半之國難，備嘗辛苦，今聞凱歌之聲，手舞足蹈，樂而忘形，亦應有之現象也。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7969B

歐洲大戰爭

二四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月 印五〇〇册

世界十大戰爭

空軍軍官學校印

雲南開智公司代印

集



75
1.50

25

000287